裁军谈判会议

CD/787
Appendix II/Volume III
28 August 198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附 录 二

第 三 卷

1987年会议逐字记录

GE.87-63435

CD/PV.405
14 April 1987
CHINESE

裁军谈判会议

第４０５次全体会议的最后记录

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４日星期二上午１０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　席　　M·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GE. 87-60598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４０５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幕。

按照我们的工作方案，会议今天开始审议议程项目７，题为“放射性武器：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遵照议事规则第３０条，愿意这么做的成员可以提出同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

由于１９８７年谈判会议第一期会议将于本月底闭幕，我谨提醒大家注意联合国大会在其第四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的第４１／４２１号决定，其中联大就裁军谈判会议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除其他外特别建议“……方案的制定工作应在１９８７年裁军会议开幕时即重新开始进行，以求在该届会议第一期会议上完成这一任务，并在当时向联大提交一份完整的方案草案”。 众所周知，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主席，墨西哥大使加西亚·罗夫莱斯正全力以赴，争取早日完成方案草案。 但是，如果我们想满足联合国大会的要求，并且根据第４１／４２１号决定促进完成综合裁军方案，则需要各国代表团更加积极地进行合作。 为此，最好不要重新提出经过多年的艰苦谈判已达成协议的问题。

我谨通知各位成员，如裁军谈判会议第４０３次全体会议所宣布的，我想在本次全体会议结束时把载于ＣＤ／７４５号文件的审议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进度报告第１３段的建议提交裁军谈判会议，供其作出决定。

今天，我还要就为了建立适当的组织结构以解决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２的实质问题所进行的磋商的结果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报告。

在今天的发言名单中，有联合王国、日本、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法国的代表。

现在，请发言名单中的第一位发言人，即联合王国代表克罗马蒂耶大使发言。

克罗马蒂耶先生（联合王国）：

作为与你密切共事多年的同事，我看到你担任本会议的主席感到十分高兴。

你在本月主持了我们的工作，表现了你常有的那种幽默感和通情达理。 由于我上个月没有机会，我现在还要向莱丘加·埃维亚大使表示感谢。 他在主持会议期间表现得果断有力。

在本届春季会议开始时，我曾以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离任主席的身份讲过话。我愿借此机会感谢所有对我在担任那一职务时所作努力给予慷慨赞誉的人。

今天，我愿相当广泛地谈及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中的问题，尤其考虑到我国首相最近对苏联的访问。

我们在这个领域中的态度已反映于撒切尔夫人3月30日在克里姆林宫圣乔治大厅举行的欢迎她的宴会上的讲话中。 我已经在上个星期把她讲话的全文以及她接受苏联电视采访的讲话内容非正式地散发给会议全体成员。

撒切尔夫人在其讲话里说道："我们愿意寻求较低水平的军备安全的原因不外是：因为我们要维护北约联盟的统一，以及我们希望东西方之间取得更大的安全。我不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可以一蹴而就。 更行得通的作法是一步一步来，但我们必须把每一个协议对我们总体安全的影响时刻记在心中"。

撒切尔夫人在讲话里还明白地解释了联合王国政府为什么不放弃核武器提供的安全。 她说："事实是，核武器存在着，而制造核武器的知识亦无法抹掉。 常规武器一向未能慑阻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均证明了这一点。 两次大战还表明，即使只使用常规武器打战，战争也是非常可怕的，而核武器不仅慑阻了核战争而且也慑阻了欧洲常规战争。 世界要想消除核武器可能是个梦想，但人们不能把可靠的防御建立在梦想之上。 在目前东西方之间存在的信任和信心无法扩大的情况下，世界上如不存在着核武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会更加不稳定，更加危险"。

有时候会听到人说，我们对自己的安全过分担忧，对别人的善良意图缺乏信心。然而，言词本身并不能抹掉事实。 事实是，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依然牢牢不动地以我们为目标。 这些力量，既有常规的，又有化学和核子的，远远超过纯粹为进行防御的需要。 除此之外，有关国家的记录表明，只要它认为符合自己的利益，便对弱国使用强大的武力。 这种情况不会一下子改变。 因此，我们继续把安全寄托于我们认为在过去四十年来已成功地保障了它的东西，这乃是唯一的谨慎之举。

继续维持安全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将继续朝着较低水平的力量和军备，既包括常规的又包括核子的和化学的，这一目标努力迈出实际和现实的步子，包括在可能时把某一整类的武器消除。 我们应注意双方立场比较容易接近的领域，而不是注意对我们的安全可能构成不利影响的那些难以实现的幻想。 目前要在这些领域中取得真正进展，前景比任何时候都看好。 因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撒切尔夫人访问莫斯科期间双方同意，如要取得进展须明确订定轻重缓急，一步一步地进行工作。 双方同意这些重点应包括：一项有关中程核武器的协议，并附有严格的核查以及对短程系统的限制，紧接着立即进行全面解决短程系统的谈判；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早日举行削减常规军备的谈判；战略核武器削减５０％。 当然还有一些重要领域，我们仍存在着分歧。 例如：我国以及我们的北约盟国认为我们在任何远程及中程核武力协议中有权把苏联的某些较短程系统列入，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 我们还认为战略核武器削减５０％这件事不需要与战略防御计划连在一起。

在这方面，撒切尔夫人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些建议，为的是在战略防御方面较可预测。 实现这一点的办法是同意一项详细定出双方预定研究计划的时间表，并承诺在一定时期内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 双方还表达了对核威慑的不同看法，这有助于双方更好地了解对方的主要安全考虑。 我们要指出一点：苏联维持着庞大的核武库，想必是作为威慑之用，但它还要坚持削减武库的举动必须与另一方达成协议在多边基础上来实现。

然而，正如撒切尔夫人从莫斯科返回后在下院讲话时所说的，“我不低估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之间依然存在的分歧。 但是尽管这样，我们的会谈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确同意，要在军备控制方面取得进展必须先明确重点，逐步地进行。 至于什么是重点，我们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已是有用和积极的一步。

另外，正如撒切尔夫人在访问期间所强调的，苏联领导层在国内发起的变革是受我们欢迎的。 更大程度的开放、“改组”以及民主化是取得更大信任和信心之径。 这会改善军备控制进展的前景，亦会改善其他领域进展的前景。

现在我要具体谈谈本会议正在审议的议题，先谈取得最大进展的化学武器问题。我们欢迎厄克于斯大使在担任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职务时所表现的技巧和精力。他知道，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全力支持他担任主席而承担的工作。 我们也支持从事着井井有条的工作的三位协调员，涅文于斯先生、马赛多先生和Krutzsch 博士。 我们赞赏本届会议期间在芬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举行的讨论会对这一领域所作出的实际贡献。

作为对谈判的贡献，联合王国向会议提交了一系列文件，内容涉及公约的不同方面。 有几个是关于核查不生产的，一个是关于需要在公约之下建立的组织的结构，最近的一个是关于质疑视察的。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长伦顿先生去年7月提出的条约第九条案文现在依然有效。 戈尔巴乔夫在撒切尔夫人访问莫斯科期间曾向她确认，苏联基本上接受英国的办法。 苏联在这一领域，如同在一些其他领域那样，表明了比较愿意考虑有效核查问题，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这是朝着建立国家之间的信心而迈出的重要一步，而这种信心对我们的公约来说是基本的。

我们就核查问题所作的工作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下一步就应就公约草案的其他领域进行实际工作。 尤其是我们必须解决如何为公约的有效执行作出规定的问题。 现在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在第八条下设立的组织需要在公约一生效时就能发挥功能。 有必要即刻就能提供视察员以进行初始视察，对审报进行评价以及对储存和生产设施的销毁提供有效的国际监测。 根据公约的第六条民用化学工业某些部门的核查工作也有必要在尽早进行。 根据第九条进行质疑视察则需要有一批训练有素的视察员。 这个组织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接受并核对缔约国所申报的数据。 有必要设立一个所有缔约国都对其具有信心的有效组织。 为实现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得考虑如何招募、训练人员以及如何装备和支付费用。

另有必要就如何管理第六条下的不同的物品目录以及它们同该组织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工作。 建立一个修订目录的机制也是必要的。

有一点我们也绝不能忽视：公约如果有效就必须是全面性的。 如杰出的美国代表最近所提出的疑问那样，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国家表明它们是否拥有化学武器？

英国代表团曾多次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们愿再表明一次。 联合王国于１９５０年代片面地放弃了化学战能力。 我们认为，正如撒切尔夫人和戈尔巴乔夫先生在莫斯科同意的那样，缔结一项有效的化学武器公约是最优先的事项之一。

关于核禁试项目，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本会议的特设委员会未能作出任何实际的工作。 这至少意味着我国代表团提交的有关这一议题的技术文件，最近一份是ＣＤ／６１０，并未能得到充分审议。 现在看起来至少绝大多数会议成员认为，从程序上讲向前迈进的最好办法是制定一项非谈判职权范围，这就会使解决有关核查和范围的未决问题的工作得以进行。 范围的问题同样极为重要，因为我们认为全面禁试必须包括一切核爆炸，不管声称的目的是什么。

在大家对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问题僵持不下之时，我们特别欢迎地震专家特设小组不断作出的有关地震监测的宝贵贡献，以及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主持的有关活动。 我们期待着进一步的二级试验，这方面的道路现在已经扫清。 我们希望，如有可能，会议里的所有各组国家都参加这项重要的实际工作。

我们也欢迎目前在美国和苏联之间进行的有关核试验事项的双边讨论。 我们希望这些讨论能尽快为双方在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时取得的明显协议的进展扫清道路，使之最后形成逐步的解决方法而从批准《级限禁止试验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是本会议议程的另一个重要项目。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连续第三年能够就这一议题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而且今年比往年还建立得早。 我们祝愿普列赛大使担任主席的工作顺利。 我国代表团再次希望能为检查问题的法律、政治、战略和技术方面的准备工作作出较大的贡献。 加拿大政府计划5月份在蒙特利尔举行一次讨论会，我们对这一实际贡献表示赞赏。

放射性武器是我们议程上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项目。 我们高兴的是我们的一贯意见，即和平核设施的另外防护问题和传统意义上的放射性武器问题最好分开来解决，现在看起来被普遍接受了。 这一点本身当然不会解决两方面的任何未决问题，特别是和平核设施所涉及的复杂问题。 但是我们希望在梅斯泰大使的老练领导之下，在这两个重要的议题上都有可能取得并行不悖的进展。

《综合裁军方案》也是一个缠绕着我们多年的议题，但我们希望现在终于到了大家作出长久不懈的努力的最后阶段。 我们认为各方既已都明显地表现出善意和灵活性，要以普遍接受的方式解决未决的问题应该是可能的。 果真如此，这项成就要归功于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坚持不懈努力和耐心。

由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引发的《综合裁军方案》这一议题，使我想到了定于明年召开的第三届特别联大。 我们期待着这一届大会，并打算为其工作作出具有建设性的积极贡献。 我们认为这届大会的召开将具有一个较好的国际背景，并且比以失败告终的第二届特别联大具有更多的现实和实际精神。 在值得讨论的议题上，包括削减常规力量，现在有更多的共同点；关于要应用的原则，包括真正有效的核查以及遵守，也是如此。

在第三届特别大会之前，实际上即在今年晚些时候，将举行裁军与发展会议。我们希望这个会议能对有关问题，包括增加区域安全以便减少发展中国家军备开支的重要性，作出现实的估价。

我想提一下另一件在本会议之外发生但总是同我们这里的工作相关的事情，即将闭幕的去年9月召开的生物武器公约审查会议设立的专家会议作出的工作令我们感到极大鼓舞。 我们希望这有助于加强对该公约的信心。

主席先生，由于你和你的两位前任的努力，会议今年有了个良好的开端。 现在往前看，除了已取得的成绩外，我们希望消极安全保障特设委员会能找到一个自愿当主席的人，我们愿意与他一道探讨对这个项目是否可以作更多有助益的事。我们也希望再次有可能就项目2以及项目3（也是在今年）举行非正式的全体讨论会。我们认识到这不是令人人满意的理想办法，但至少会使我们议程上的这些项目得到某种程度的审议。

正如前几位发言者已经指出的那样，本会议的活动和议程将接受未来特别联大的审查。 当然，本会议只能现实地就存在着共同点的议题进行谈判。 但同时，也有一些项目，进行实际的工作和一些实质性工作也是可以的；我们应该寻找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序性办法，使这成为可能。 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我们的工作能否对裁军过程作出积极和实际的贡献，完全要靠我们自己。

主席：

感谢杰出的联合王国代表克罗马蒂耶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表示的赞扬。我现在请杰出的日本代表Yamada 大使发言。

YAMADA 先生（日本）：

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本会议4月份的主席。 以你的经验和技能，你无疑能使我们成功地结束本会议的春季会议。 我还想借此机会对中国范大使和古巴莱丘加· 埃维亚大使在分别担任本会议主席期间所做的卓越的工作表示我们热烈的赞赏。

今天，我想就载于第CD／745号文件中的审议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进展报告发表一些意见。

首先我向小组主席、瑞典O· 达尔曼博士表示敬意，因为他正进行献身和卓越的工作，汇集有关国家地震专家的专门知识，以便为我们高度优先项目，即项目1－核禁试提供重要的科学基础。

我高兴地从达尔曼博士4月2日提出的进展报告中获悉，现代地震数据交换系统的设计和试验方面已取得了重大进展。

特别令人鼓舞的是，特设小组原则上已对这种现代系统的设计或主要构成部分达成了一致意见，这种系统的基础是加速交换所有有关检测信号的所有可得地震资料－波形和参数资料，以及国际资料中心日常利用所有资料。

我从达尔曼博士的报告中得知，特设小组正在制订现代地震资料交换系统的细节，有些细节涉及地震学方面新的突破。

我肯定，裁军谈判会议所有同事都和我一样希望我们能尽早地听到科学专家在这一方面的工作获得富有成效的结果。

当我们对科学专家的工作满怀希望的时候，我愿提请本会议注意特设小组进展报告中所载的一些重要问题。

该报告表示："小组一致同意，国际资料中心应该对参加国开放设施，使其自由方便地得到任何资料和分析结果。 重要的是，国际资料中心资料库结构应该允许参加国方便和自行地得到以及摘抄资料"。

我认为，这项开放原则以及自由和方便得到资料的办法是我们完成建立现代国际地震资料交换系统这一任务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导原则。

就我国而言，这也是指导日本对于这一富有价值的国际任务作出贡献的基本原则。

我们极为重视建立和扩大二级或波形资料交换的合作性全国调查网。 自从我们在１９８６年3月为此而提出建议以来，我们成功地得到１６个国家参加这方面的工作，自从去年１２月以来，调查工作一直在进行着。 我高兴地向本会议报告，由于参加国表示出强烈的兴趣，在资料方面的进展是令人鼓舞的。

在科学专家特设小组上个月开会期间，日本专家Suehiro博士同包括西方、不结盟、社会主义和其他集团在内的１８个国家的同事们合作编写了一份题为"波形资料交换合作性国家调查的进展"的报告，报告已作为第GSE/JAPAN/26 号文件提交给特设小组。 在这一方面，我对加拿大政府去年１０月举办了一个有关资料交流的非正式讨论会表示赞赏，这个讨论会在促进我们共同工作方面发挥了宝贵的作用。 我们还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特设小组开会期间组织了一次有益的和有意义的现存国家设施的示范表演。

正如第GSE/JAPAN/26 号文件所提到的那样，在这些合作性努力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方面已经出现明显和积极的迹象。 除了现有的１６个国家以外，其他一些国家也已表示愿意在将来参加这项工作。

我欢迎广泛参加我们任务的前景，同时强调我国代表团希望尽可能多的国家认为应当参加这些工作和类似的工作。

第CD/745 号文件中需要注意的另一点是在为特设小组计划大约在１９８８年进行的二级资料交换大规模试验作准备工作时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 这种大规模试验提供了重要的目标，以便使特设小组可以朝着这一目标加强和集中其工作。同时重要的是，在进行试验时，它应该在通过一系列准备性试验谨慎计划的基础上

进行。 因此我完全支持特设小组所采取的分阶段的方法，这首先需要进行一些双边试验和多边试验。 我肯定，我刚才提到的合作性调查将作为这种多边试验的一部分而发挥重要作用。

我在2月10日的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实现全面禁试以及我们热诚希望本会议尽早恢复有关这一议题的实质性工作。 但我不得不对本会议在这一项目上的无所作为表示遗憾。 今天我并不想重复阐述我认为会促使今年重新开始这一长期被停止的工作的条件。 我只想说，这种条件仍然存在，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充分利用这些条件的集体意愿。

在过去两个月中，一些代表团就这一议题作了发言。 让我们正视围绕着这一议题的政治现实。 然后我们才能够公正地预料本会议今年能够取得什么成果以及不能够取得什么成果。 让我们牢记，特设小组只有在得到广泛赞同的这一议题的概念基础上，而不是根据其职权的措词在实质性和实际工作方面取得进展。

主席先生，牢记这一点，请允许我再次保证我国代表团在议程项目1下的重要工作方面进行充分合作。

主席：

我感谢杰出的日本代表Yamada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 现在我请杰出的罗马尼亚代表Dolgu大使发言。

Dolgu 先生（罗马尼亚）（译自法文）：

主席同志，首先我与前几位发言人一起在您担任裁军会议主席之际向您表示我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特别感到满意的，因为您代表着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传统上与贵国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并在各个领域中进行合作。 我相信，凭着您的才智和外交试验，我们的工作应可在这一需要所有各方作出新努力的时期内取得非常积极的进展，从而确保在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的具体结果方面取得有效进展。 同时我还要向杰出的古巴大使，莱丘加·埃维亚大使，

在担任三月份会议主席时所作出的杰出努力表示我们衷心的赞赏和热烈的谢意。

两个月前我在会议全会上提交了罗马尼亚代表团就本届会议议程的问题的全面看法和提议。

自从那时以来，建立一个无核世界的新的可能性已经出现。 苏联已表示愿意就消除欧洲中程导弹的问题单独缔结一项协议，与双边谈判所包括的其他问题分开。很自然，我们欢迎这一决定，尤其是因为我国一贯认为，消除在欧洲的中程导弹是在所有优先考虑问题中最应优先考虑的问题。 几天前苏联指出，它愿意就欧洲近程导弹问题开始谈判。 苏联与美国之间仍在继续对话，舒尔茨先生现正访问莫斯科。 所有这些迹象都使我们相信，人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在苏联的建议以及美国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之上，不久就会真正有可能达成解决这一问题的协议。 正如杰出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Von Stulpnagel 大使所强调的，“早日缔结一项协议将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军备控制努力的严肃性和可信性”。

自从雷克雅未克会议以来，对这样一项协定已经有很多人表示了看法。 其中之一涉及到核武器的威慑效果。 至于我们的观点，我想指出，我们非常怀疑这种效果。 在Chernobyl 事件发生之后，任何一方使用核武器都会导致大家都无法接受的后果，包括诉诸于这些武器的一方。这个事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言而喻了。 在这种情况下，核武器怎能作为一种威慑工具呢？ 我们认为，安全问题需要一个新的解决办法，但排除核方面的选择。 我们认为消除核武器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在这方面，２０００年可能已离我们很近了，要达到这一目标绝不是难以达到的乌托邦。 在维护各国安全利益方面，从客观上说这是一个现实的目标。

核裁军只能逐步地实现，当然同时要尊重各国的安全利益。 但我们认为，如真要开始一个核裁军过程，所采取的措施不仅应能减少某一个特定领域的军备，同时也应能削减整个核武库，目的是将它们彻底消除。 如果某一类武器减少了或消除了，但同时另一个领域的武库水平却提高了，其结果只会维持或甚至增加核对抗的水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忽视确保在尽可能低的一级上的军事平衡这一目标。

根据这些考虑，我不得不再一次指出，我们认为继续进行核试验是毫无理由的。核查现有武器的可靠性，进一步改善这些武器，研制新型的和新系统的武器，这是我将在以后谈到的问题，都不可能成为有效的理由。 提出普遍暂时停止试验，以及在裁军会议上进行有关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国际条约的谈判应是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极为紧迫的目标。

根据这些考虑，我要特别强调，我国代表团对于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的讨论情况感到遗憾，事实上是感到失望。 我们并不认为，一项具体的谈判任务应成为建立能够为实质性讨论提供构架的结构的必要条件。 同样，我们也不同意下一观点：即我们只要考虑到几个具体方面的实质性问题。 我们认为，大家公认会议工作与其他谈判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这些限制毫无关系；本会议作为裁军领域内的唯一多边谈判讲坛，有权、也有义务审议和谈判禁止核试验问题的各个方面，或其日程上的任何其他问题。

关于议程项目2和3，核裁军与防止核战争，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鉴于目前的形势，应继续作出努力以就某些工作结构达成协议以及继续从实质性问题的整个复杂性的角度出发审议这些问题。

前几位发言人、特别是杰出的荷兰代表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已强调指出，为了消除核战争的危险，我们应同时采取行动以防止任何战争，即使是常规战争，因为战争在目前情况下，其毁坏程度将会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大。 这是不需加以证明的一个真理——特别是两次世界战争都是在欧洲大陆上爆发的，也是在欧洲两派军事对立集团进行面对面的对抗，欧洲也是毁灭性武库最集中的地方。 为了减少对抗的危险和紧张与不信任的根源，从核裁军过程本身来看，削减常规武库对欧洲大陆的安全具有关键重要性。

削减以外的另一个选择只能是从数量和质量方面将事备竞赛转移到常规武器领域。 正是为此原因，罗马尼亚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赞成对裁军问题采取全面和全球的解决方法，这样随着核武库的削减，也应考虑逐步削减常规武器，以及为拆除军事基地和从外国领土上撤出军队而制订一个时间表，减少军事集团的活动以

及同时将它们解散，不在其他国家边境上或国际水域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我还要简单谈一下议程项目5，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在这一领域就大家对各种问题也表示了不同观点：什么是空间武器？空间军事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哪个国家在任何一个特定的领域内最先进？新型空间武器到底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它们是否具有破坏稳定的作用？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专家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认为，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是否想让军备竞赛扩张到外层空间，我们是否想让它在陆地上升级。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否想只让空间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而用于和平目的。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真正想使各国的努力带来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就应该对第一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对第二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我们期待在这些问题上得到这样一种回答是合理的吗？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之所以难以回答，因为迄今为止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所创造的每一个新的可能绝对还没有不是用于军事目的的。 我们作出下面这一结论看来是合乎逻辑的：只要有可能研制和部署空间武器，这就将从而变得不可避免；但我们不同意这种宿命论的推理。 的确，我们不同意空间武器的研制将成为消除核武器的一种手段或唯一的手段的看法。 相反，这种行动反而会促进外层空间和地球上的军备竞赛。

我们不同意这种宿命论的观点，因为我们的经验本身就是使我们能够保持乐观的理由。 我想到这样的事实：细菌武器已被禁止，我们希望成功地禁止化学武器，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话也是大多数国家、特别是苏联和美国，都接受应该禁止核武器的看法。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努力打破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从而消除其所有对和平、增长和发展的极为有害的一系列后果呢？为什么我们不努力通过禁止这种新类型的武器—— 空间武器—— 而走一条捷径，以防止这些武器得到研制，防止它们威胁安全，以及我们每一个国家的生存，防止它们吞食掉今天如此需要的广泛的资源，以便进行向着新的文明的过渡呢？ 这种文明是以其他技术根基、其他的消费模式、其他尊重环境的形式为基础的。 即使无法或无有野心成为空间大国的国家也不能对这种新的军备竞赛的绝对灭难性后果莫不关心。 在我们这个越来越相互

依存的世界上，其效果将会影响到各国人民、不论是大国、强国还是小国或弱国的人民。

正在进行的谈判表明要使我们摆脱化学武器和核武器是极为困难的。 为什么要给我们的后代留下摆脱这些武器的大包袱呢？这些武器在几十年后将使天堂也变为真正的地狱。 从技术和政治立场上看，禁止尚未存在的东西比禁止已经存在并被视为一种威胁的东西要绝对容易得多。 这就是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应视为其工作基础的中心思想。 这也适用于大规模毁灭性新式武器的整个概念，包括放射性武器。

关于将外层空间只用于和平目的的问题，现在正是我们应开始实际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就象讨论海洋法问题那样。 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曾说过，人类只给自己提出那些他完全能够解决的问题。 现在空间的情况就是这样。 苏联和美国是空间大国。 其他国家具有或正在获得相应的工具，而绝大多数国家仍无力参加空间竞争。 我们是否要不得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即人类征服空间的历史是否也要通过殖民帝国的时期？不，我认为不是。 世界再也不象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世界了。各国已认识到它们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它们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它们对空间的利用感兴趣，到现在它们也应该在这个论题上发表意见。 本着这个精神，我要重申罗马尼亚关于编写关于外层空间只用于和平目的以及设立一个其任务是确保这一目标的执行的国际机构的国际条约。 打下所有必要的法律基础是重要的，以便使外层空间毫无疑问地属于人类的共同遗产，这个遗产专用于和平目的，从而应受到保护，不受到任何军事竞赛。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已在杰出的意大利大使Pugliese大使的主持下开始工作，它呼吁该委员会对实现这一毫无疑问是极为重要和紧迫的目标做出有效贡献。

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象许多其它代表团一样，我们也欢迎苏联代表团在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４日、１９８７年2月１７日和１９８７年３月５日的发言中所表示的新的立场，这些发言旨在促进为某些关键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法：申报化学武器储存，及其核查，民用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国际现场视察，包括质疑性视察。我们还欢迎最近由苏联宣布的新的措施、特别是停止生产化学武器和开始为销毁储

存设立设施。 这些是帮助建立信心和促进公约的缔结的重要步骤。

我们认为，根据会议休会期间所取得的结果，我提到的新的建议和所有代表团的意愿，已取得了卓越的成果，特别是在会议的第一期。 因此感谢特设委员会主席，瑞典的Ekeus大使阁下和小组协调员Nieuwenhys先生、Macedo先生和Krukzsch博士的个人的能力与忠诚，由于各国代表团的贡献，在草拟有关化学武器储存的第四条及其附件方面、在澄清有关民用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的第六条及其附件的某些内容方面，以及有关咨询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第八条方面已取得巨大进展。

非常重要的是应尽早得到我们各首都的批准，以便就还未解决的问题取得相互可接受的解决方法。 同样重要的是，各国有责任避免在这一阶段采取可能会使谈判和就有关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的重要实质性内容达成协议的步骤复杂化或缓慢下来的任何行动。

要求各国放弃它们的安全利益是不合理的。 但是要求放弃对这些利益和如何保护这些利益的某些看法是可行的。 如果我们不尽早就安全问题采取新的办法的必要性达成协议，我们可能达成其他协议，毫无疑问这些协议对国际气氛也是有所助益的，但这样我们将不能够避免人类所面临的致命危险。

主席：

我感谢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以及对我的国家所说的客气话。 现在我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纳扎尔金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译自俄文）：

苏联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向秘书处提供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4月10日在布拉格的发言中有关外交政策部分的内容，以作为裁军会议的正式文件分发。 今天我想介绍一下该文件。

苏联领导人在位于欧洲中央、我们盟国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发言中谈及了范围广泛的问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包括了各有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平等和相互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加深相互影响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还详细地阐述了在范围最为广泛的各个问题上在欧洲进行广泛合作的必要性。

发言还对苏联的国内问题、失职和失败之处进行了坦率和尖锐的分析。 他指出了苏联进行结构调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苏联人民生活更好，坚定地确立社会组织和社会正义更高的水平，戈尔巴乔夫还强调，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将是保证这一结构调整的“发动机”。

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一些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与其国内政策紧密相联系的，是以国内政策为基础的。 一个客观的观察家绝不会看不到这一联系。 目前苏联正在进行的汹涌澎湃的民主化和开放进程的表现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旨在于寻找到解决战后多年来一直积累下来的错综复杂的军事和政治问题的新的主动行动。 我满意地注意到杰出的联合王国代表克罗马蒂耶大使在简介撒切尔首相访问我国情况的发言中对上述过程所表现的理解和积极态度。

戈尔巴乔夫在其发言中明确地阐述了苏联在限制军备竞赛、建立信任和发展合作的一些最为迫切的问题上的立场。 他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建议，包括对裁军谈判会议议程的建议。 今天对任何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均不是处于被动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正积极主动地为和平和全面安全而奋斗。

苏联深信，核战争是可以预防的，而且战争的威胁是可以削弱的。 产生这一信念的原因是世界日趋广泛地认识到核冲突将毁灭一切以及雷克亚未克所出现的各种机会。 苏联仍然承诺寻求双方可以接受的有关整个复杂的核裁军问题的解决方案。 当然，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即苏联和美国应该推动核裁军的进程，并使这一进程摆脱僵持不动的情况。

苏联为重申愿采取决定性步骤以在5年中削减一半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在10年中完全消除这些武器，（当然，其条件是反弹道导弹条约得到严格地遵守和不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众所周知，苏联最近提议就一项中程导弹协议展开谈判，并

分别达成协议和立即签署。 在核裁军问题中，这是一个最接近于解决的问题。是否可获得解决主要取决于美国以及其盟国是否愿达成协议。

目前苏联正在采取一个新的重要步骤：苏联建议，为促进中程导弹协议的签署，应该开始讨论有关在欧洲大幅度地削减和全面地消除短程导弹（５００公里至1000公里的射程），而不同中程导弹谈判结果进行任何挂勾。 双方将承诺在谈判期间不增加布署这一类导弹。

一旦签署了中程导弹协议，而不论关于短程导弹讨论的进展如何，苏联将在与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撤出其驻扎这两国的导弹。这些导弹是对付潘兴ＩＩ和巡航导弹布署的反措施。

核裁军是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核心项目之一。 不幸的是，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未能取得进展。 由于会议许多成员国所采取的许多立场所产生的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我们已经指出了上述这些原因。 因此希望，我们在双边领域的新的建议将对裁军谈判会议具有促进作用，并将导致该会议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人类的生存取决于这一问题。

人们经常听到、包括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听到下一指责，即由于无法解决核查问题，因为指称苏联不愿意接受重大的核查措施，因此不能在核裁军问题上实现巨大的突破。 事实不是如此。 戈尔巴乔夫在布拉格的发言中再一次阐述了苏联对核查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世界各国可以再次看到，在核查问题上，苏联准备尽最大的必要努力，以寻找出解决办法。

与会者均认识到苏联就核查禁止化学武器、禁止核试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其它事项未来协议的遵循情况所提出的具体建议。 苏联的核查概念包括一系列军备和武装力量。 自然，苏联亦适当地注意到其他国家就核查所提出的建议并且参与联合审议核查的最有效的形式的工作。 我再说一遍，我们认为，如果要真正限制、削减和消除军备、武装力量或者军事活动的话，核查是各项有效协议的关键部分。

由于根据苏联的新建议，我们所谈的是关于消除欧洲所有等级的核军备的问题，

关于从质量上新观点探讨遵循未来各项协议的核查问题。 苏联赞成在这一领域采取最为严厉的限制措施。 包括现场视察在内的补充核查应包含在削减以后所剩余的导弹和发射架，既包括现役的也包括在所有其设施—— 试验场、制造工厂、训练中心等等的导弹。 视察人员也应该可以进入第三国家的军事基地。 大家应该认为，苏联关于旨在削减核武器的核查措施的建议也可用于解决会议议程项目2下的多边谈判的核查问题。 苏联始终赞成展开这类谈判。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发言在解决防止核战争问题（会议议程项目3）方面寻求相互可以接受的方法上提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设想。 苏联认为，在欧洲即使“常规”战争也将具有毁灭性。 这不只是因为目前的常规武器比过去具有更大的毁灭性，而且也因为在欧洲约200个核电厂和广泛的化工厂网络，这些设施一旦毁灭将使整个欧洲大陆不适生存。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以及希望欧洲避免出现军事灾难，苏联建议通过采取措施削减和最终消除战术性核武器并大幅削减武装部队和常规武装，以便防止突然袭击的可能性，急剧地改变上述这一局面。 朝向这一方向迈出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执行华沙条约国1986年6月11日通过的布达佩斯方案。

苏联赞成在欧安会的工作范围内讨论欧洲裁军问题。 目前苏联提出了在维也纳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所有参与国外交部长会议的问题，以便就开始进行旨在于在欧洲大幅削减战术性核武器、武装部队和军备的谈判作出决定。

为此，苏联赞成纠正由于武装力量某些部分的发展出现的不平衡现象，但其办法不是通过落后者进行增加武装力量，而是由领先者削减武装力量。

我们认为在欧洲降低军事平衡的工作是一个通过国际核查和现场视察以及交换武装力量和武器数据，逐步将军事平衡维持在恰如其分的水平的工作。

在中欧建立一个无核武器走廊的措施也有助于达到加强欧洲安全的目标。 苏联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此问题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此问题发出的呼吁，并准备在对等的基础上从这类走廊中撤出其所有的核武器系统，并保证这一走廊的地位。 如能执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关于使巴尔干成为无核、

无化学武器地区的建议这也将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在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上，目前已经确立了必要的先决条件，以便我们得以在今年找到解决悬而未决问题的办法以及起草一项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公约。

苏联把迅速地最终确定普遍全面禁止化学武器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之一。 从这一目标出发，苏联最近已经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具体倡议，旨在于确立必要的条件加速和加快有关该公约的谈判。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其布拉格的发言中宣布了苏联在这一方向所采取的部分步骤。 苏联已经停止生产化学武器。 苏联在其国界之外没有化学武器。 苏联已经开始建造消除化学武器储存的特别设施。 一旦签署一项国际公约，这一类设施的建造将使苏联能够迅速地裁减化学武器。 我愿在此感谢杰出的罗马尼亚代表 Dolgu 大使今天对我们采取的措施所表示的赞扬。

苏联是出于化学武器公约将于１９８７年付诸签署肯定的预测，而采取这些步骤的。 自然，这需要各国目前就开始采取实际措施，以准备履行它们将认为作为未来公约缔约国应有的各项义务。

关于其它真正的裁军措施，苏联寻求有关消除化学武器以及这些武器生产的工业基础的最为严格的核查制度，包括国际核查。 在这一做法的基础上，我们准备寻求有关保证所有缔约国都遵循该公约和在这些国家中建立信任的问题双方可接受的方案。 我满意地注意到联合王国对我们在有效核查未来公约遵守情况所采取的措施表示了积极的态度。

我想再次强调，苏联一贯赞成就在今年迅速制定公约，它将继续尽其最大努力，保证有关消除化学武器库的协议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现在应由美国和北约各国显示其政治意愿、现实主义和高度的责任感。 然后，１９８７年将开始普遍和全面的化学武器裁军。

上述这些是苏联代表团在裁军谈判会议中分发苏共中央总书记载有限制军备竞赛、裁军和建立信任的重要新建议的发言时，所希望阐述的观点。

最后，关于联合王国大使克罗马蒂耶就撒切尔夫人访问苏联的结果的发言而言，我愿指出，我们同意他对莫斯科的会谈的重要性的估计。 会谈对双边关系和国际关系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 在欧洲和整个世界所显现的新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一个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西方大国与我们之间的持续对话。 这一对话允许就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域性冲突及其它重要问题和—— 某些特别具有讨论兴趣的—— 裁军前景，畅述各自的观点。 对话可深入地比较双方立场和澄清各方的意图。

谈判说明，尽管联合王国对达成协议的方法仍持保留态度，但双方均已认识到解决中程导弹问题的重要性。 今天我说过，克罗马蒂耶大使告诉我们，在伦敦他们正继续研究我们的新建议中。 在莫斯科谈判期间，双方均表示愿意消除化学武器，减低从大西洋至乌拉尔在欧洲的军事对峙，扩大赫尔辛基的进程以及通过政治手段，促进区域性冲突的解决。

就国际发展这一主要问题来说，各国仍原则上持着不一致的看法。 我们看到，苏联领导人确认，完全不赞成只有依赖核武器才能进行国际事务和确保国家安全的这种立场，尽管该立场鼓励核武器的研制，然而却充满着核灾难的危险性。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必需保持核武器，所谓的核威慑的理由，永远不能接受。 我们从未听见过赞成这一点的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 确实，我们不能将我们的外交政策建筑在幻想之上；我们同意这一点，但该政策能够，也必须建立在勇气之上。我们对未来的看法是一个无核、无暴力的世界，一个没有绝对模式的世界，一个建立在信心和信任之上的世界。 在莫斯科会谈中，这一论点加上其他论据直接向撒切尔夫人提了出来。 主要的一点是，以实际行动为这一世界而奋斗；当然，只能是逐步地实现，但我们决不应忘记这主要的目标。 最近，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才在其发言中再次表示了这样的决心、这样的态度。

主席：

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的发言，现在我请我名单上最后一位发言人、杰出的法国代表莫雷尔大使发言。

莫雷尔先生（法国）（译自法文）：

以西方国家集团外层空间协调员的身份发言，我想答复4月9日星期四我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针对本集团提出的关于本集团对项目议程5下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案的意见。

我想首先说明，我们并不想延长有关“措施”这一词的争论，这种争论只会对我们实质性工作的质量产生不利影响，但是由于西方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被人说成是无法解释的，我将在此重复你们所知道的内容。

首先我们并不反对在我们工作期间审议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措施的建议。

第二，我们认为这一词本身并没有什么难题，我们最先强调，这一词在本会议去年报告有关部分中出现10多次。

第三，西方集团在通过特设委员会1987年职权时同意确认，如同1986年一样，审议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措施的建议应是委员会工作的一部分。

鉴于这一点，如果要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但我们希望不会如此，辩论应只讨论这种“措施”在我们工作中的地位。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完全明确和合理的分歧，然而这种分歧不应该妨碍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讨论。 本会议对这一问题并无共同的最后立场。 作为西方集团，我们唯一关心的问题是，避免在这一问题上作过早的判断。

另外，在有关项目5下特设委员会工作方案问题上，有些国家表示，有人利用程序问题来妨碍我们实质性的工作。 我们并不赞同这一意见；每一个集团都提出了工作方案草案。 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无法推动我们工作的进展，我们的工作现在是以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为基础的。

最后，我们怀疑在此公开提到导致在联合国大会范围内起草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单独决议的非正式交换意见是否合适。 同样，对一个在导致产生本决议的磋商中发挥特殊作用的代表团，即意大利代表团的杰出工作提出疑问是否合适。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我们实际上提到另一个讨坛即联合国的论坛。 难道有必要提醒大家在第一委员会里所进行的磋商的条件与我们这里所进行的磋商条件是不

同的？在纽约，没有一个集团委托协调员阐述该集团所确定的立场。 各国代表团仅表示良好的意愿，并努力使各种观点更接近，以便达成可获得国际社会最广泛支持的决议。

主席：

我感谢法国代表的发言，今天发言名单到此结束。 是否有其他代表希望发言？我看没有人要发言。

在这次会议开始时我宣布，我准备提请本会议就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第三十三届会议进度报告第１３段中所载的提案作出决定。根据这一提案，特设小组建议其下一届会议应定于１９８７年７月２７日至８月７日召开，并注意到从秘书处所收到的关于会议服务可能性的资料。 如果没人反对，我们认为本会议通过了第CD/745号文件第１３段中所载的提案。

就这样决定。

主席：

现在我是否可以转谈另一个议题？在这次全体会议开始时，我已经通知你们，我将于今天向你们报告有关如何开始议程项目２工作的问题所进行磋商的结果。现在我通知你们，有些代表团希望在我初步定在下星期四的会议实际召开之前有较多的时间。 根据这一情况，我将尽快提出召开非正式会议的新日期。 我将继续同各集团代表进行磋商，并仍然希望能够找到大家可相互接受的安排这一会议的办法。我坚定地认为，我们现在完全应该在我们议程上最重要的项目—— 核项目的审议方面采取某些步骤。 我还想告诉本会议，有关建立一个非正式小组以便就改进本会议有效职能的问题开始工作的磋商现已经顺利进行。 我认为，我们现在已能够尽早召集这一小组。 ２１国集团已提名墨西哥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和印度Teja大使；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已任命匈牙利梅斯泰大使和苏联纳扎尔金大使。 中国范国祥大使也将是该小组的成员之一。 至于西方国家集团，我将邀请加拿大比斯利大使和澳大利亚巴特勒大使参加该小组的创建活动。 我还想提到，许多成员表示，

小组应每隔大约六周就工作的进展情况向本会议非正式会议提出报告。 我们将按照提出的建议开始工作。 小组成员将很快得到关于召开其第一次会议的消息。

在我宣布散会之前，我想再问一次是否有任何代表希望发言。 杰出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要求发言。

罗泽先生（德意志共主共和国）：

主席同志，我非常仔细地聆听了你关于我们议程项目2的宣布。 我想借此机会重申我国代表团的希望，即关于这一项目的工作可以很快开始，我想鼓励你尽一切努力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很快地达成一致意见。 我非常赞赏你至今为了寻求解决方法而所作的努力。

主席：

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我请他相信，我将继续同各集团进行磋商。我将同各协调员进行磋商的第一个议程项目是明天下午的议程项目2。 是否有其他代表希望发言？既然今天没有别的事项，我准备宣布全体会议散会。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订于4月16日星期四上午10点召开。 会议到此散会。

上午11点45分散会。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06
16 April 1987
CHINESE

第四百零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于1987年4月16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米·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GE. 87-60605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４０６次全体会议开幕。

首先，我高兴地欢迎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博胡斯拉夫·赫努佩克先生阁下。我相信，诸位会记得，赫努佩克部长去年六月访问裁军谈判会议时曾向我们讲过话。今天他将首先发言。 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古斯塔夫·胡萨克博士给我们来函之后，赫努佩克部长在捷克斯洛伐克主持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时又出席会议，再次证明我国重视裁军问题以及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论坛的重要性。

根据我们的工作方案，委员会将继续审议题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这类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议程项目７。 根据《议事规则》第３０条，任何成员均可提出与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在我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有捷克斯洛伐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

我现在请我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博胡斯拉夫·赫努佩克先生阁下发言。

赫努佩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主席先生，首先，使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些天来，在裁军谈判中正出现许多新的、有力和活跃的动力。 这一重要的会议正在我那具有丰富经验和公认领导才干的同胞主持下进行．我祝愿您发挥出巨大的创造力，成功地履行您的职责。

这是我在１０个月之内第二次与诸位见面。 我这次来，是为了向诸位表明我们对国际局势和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国外交部长委员会上届会议中探讨的各项裁军问题的看法，并特别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星期五在布拉格提出的一系列极为重要和鼓舞人心的建议进行评论，这些建议实质上涉及了极为重要的问题，它们彻底驳斥了苏联威胁这一神话，从其整体来看，它们表明争取和平和安全的努力已进入一个新的和意味深长的更高阶段。

事实上，这些建议是对欧洲公众舆论和西欧近几周来对短程导弹和化学武器的不平衡状况不满作出的直接反应。 它们整个涉及减少核冲突危险这一核心问题。它们包括为在日内瓦举行的苏美核武器和太空武器谈判提供新的动力。 这些建议反映了，苏联愿意采取最坚定步骤，在5年期间将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50%，并在十年期间完全销毁这些武器，但其条件是，《反弹道导弹条约》应得到一贯遵守以及不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

为促进毫不拖延地就欧洲中程核力量这一当今最为重要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们在布拉格发出建议，建议着手就削减并随后销毁射程为500－1，000公里的导弹进行谈判，而又不将这一问题与中程导弹问题的谈判或结果联系在一起。 如能就此签署一项协议，那末，不管关于战役－战术导弹的谈判情况如何，经由我国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同意，将从我国领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上撤走作为在西欧部署潘兴2式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报复措施而部署的导弹。

应对所有这些进行严格核查，但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布拉格发表这番言论后，核查已不再是裁军进程中的一个问题了。 事实上，我们已在根本上从方法和概念的角度再次审核了这些问题。因此，必须以一全新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我们着重强调，包括现场视察在内的核查必须包括削减后的导弹以及发射设施，这意味着不仅包括已作好战斗准备的导弹和发射设施而且还意味着包括在诸如试验场、工厂和训练中心等所有其他设施中的导弹和发射设施。 视察人员还必须有权视察另一方设在第三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 要使我们确信协议得到严格遵守，就必须这样做。 我想重申，在我们这一方，解决核查问题不存在任何障碍。 顺便提一下，我们通过在联合国大会上届会议上就此方面提交的提案即表明了这一点，在该届会议上，由于各有关国家直接参予，通过协商，已就这些重要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理所当然，这种解决办法的基础必须是对等、平等和不损害任何一个参加国的安全。

因此，关于削减和销毁欧洲各类核武器的问题，从遵守将来协议的角度来看，核查问题在性质上明显具有新的意义。 实际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核查已确实成

为一种维护安全的最为重要的途径。 因此，我们主张，将来在此领域制订最为严格的措施，但条件是，我们不应乐于为核查而核查，而应致力于为履行双方在核裁军各阶段中承担的义务而进行核查。

根据布拉格提案，我们当前搞的基本上是“零点方案”，所有北约国家的政府多年来一直主张这样做，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突然，一些政治家甚至整个政府均想抛弃这一做法，认为它不切合实际。

最近，莫斯科宣布，苏联愿意在关于中程导弹的协议中承担义务，在很短和明确规定的时间内，比如在一年之内，销毁其所有的战役战术导弹，拒绝达成这样的协议将违背裁军进程的目标。 能说的话都已经说了，事实上，我们说的比人们期望的甚至还要多一些。 因此，一方要求在近程核武器方面重整军备，而另一方却单方面销毁所有这类核武器，这极为危险，而且极不合理。

我们认为，在达成一项将大大有助于促进欧洲和全球安全以及可能成为裁军分水岭的协议方面不应该存在任何障碍。 如果我们北约的同事们具有成熟的政治意愿，如果他们言行一致，如果他们既不回避消除一词，也不想对潘兴导弹进行技术调整的话，事情就好办。

苏联领导人在布拉格发表的另一项重要声明是，苏联已停止制造化学武器，它未在其领土以外部署这类武器，它已开始建造供销这类武器的一所特别工厂。 在此方面，我愿在本论坛上再次强调，我们特别重视禁止及销毁化学武器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本会议谈判中的一项重要优先议题。 我要强调指出，最近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外交部长委员会会议本着尽力在今年制订一份有关的国际公约的决心审议了这一问题。 目前解决这一问题具有现实前景。 但为此目的，我们必须寻求特别在做出合情合理妥协方面采取其他必要措施。 我们已从我们一年前在销毁制造化学武器的工业基础方面采取的措施中获得了经验。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列出去年秋天关于确实核查不在民用部门制造化学武器的提案。 我们还可以以最近提交的关于公布化学武器库存并列出其地点以及关于核查的各重要方面的各项提案。

我们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道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化学武器问题进行了对话。我们认为，这具有积极的意义。 使这一对话更为有力并富有成效将会有助于在中欧消除化学战的威胁并有助于在世界各地禁止这类武器。

但人们必须知道，消除化学武器不会是一个自动的过程。现在仍存在发起一轮的和危险的扩充化学军备的危险。

因此，人们不能同意所谓“双重解决办法”，简而言之，这一办法要求销毁化学武器，但却同时要求部署二元武器。 隐藏在关于所谓的化学武器有限和纯粹威慑能力的理论后的自私立场也无益于欧洲的安全。 人们也对相互视察制度产生了疑问，它在一些国家实行的标准比在另一些国家中更为严格。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就已出现的情况作出反应，部长委员会从莫斯科联合呼吁各国以及本会议：不要采取会阻碍缔结公约的措施。 不要在外国领土上部署化学武器并将其从已部署的领土上撤走。 这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其他的所有大陆。总之，如果一方面寻求最佳解决核查这一复杂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却准备更新化学武器，使核查变得更为复杂，这是不符合逻辑，也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我们相信，沿华沙条约国和北约国的接触线设立一无核武器走廊，可大大有助于减少欧洲军事对抗。 它开始可以包括各成员国边界线两侧１５０公里左右，以后则可以包括整个中欧地区。 当然，需要对此进行充分核查并作出保障。 本月初，我们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道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交了这样一份提案。 我们这样作是为了改善我们地区的军事——政治局势。 这一提案扩展了我们关于区域军备控制措施的概念。 它还是对著名的帕尔梅委员会建议的反应。 这样，我们又一次为进行最为迫切的对话提供了机会，它可遏制狂热的军备竞赛，但又不用做出任何特别的努力。 因此，它也便于别人作出建设性的答复。

在此方面，我们极为赞偿苏联提供的支持及其保障和尊重这一走廊的无核地位以及从该地区撤走所有核武器的意愿。 这意味着从该地区撤走所有核武器，其中包括撤走核地雷、战役—— 战术导弹和战术导弹，核大炮、作为运载系统的战术打击力量的飞机以及大量具有所谓双重用途的可使用核武器的反弹导弹道综合系统。当然，条件是在走廊的北约一方也不能布署核武器。 我们全力支持在我们大陆的

其它地方、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和北欧设立类似区域的建议。

关于减少欧洲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水平的问题，我去年6月提到的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会议提出的一系列建议仍然有效。 我们相信，斯德哥尔摩会议不仅通过具体和具有军事意义的协议加强了欧洲各国的信任和安全感，它也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巨大的潜力，必须扩大和利用这一潜力。 在华沙条约国部长们于莫斯科发布的题为“为开展全欧进程和使维也纳会议圆满结束”的声明中，我们明确宣布我们赞成就在那里（即维也纳）进行这项工作，以着手进行第二阶段的工作，以便设立一项全面的包括建立信任和保障安全的先进措施以及明显减少军事对抗和裁军的体系。 这是一个如何最后解决在斯德哥尔摩未得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的问题。 它也是一个如何在欧洲从质量上讲采取新的建立信任、安全和军事—— 战略稳定的措施问题，这些措施需要在全欧会议的所有成员国的参与下采取。

除此以外，还在布拉格提出了召开参加全欧进程的成员国外交部长会议的重要建议。 拟议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这次会议。 在那里，在着手广泛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时，可审议并通过这项决定。

因此，我们所说的建议是灵活的。 它足以消除人们对任何一方所谓的常规优势—— 不管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的常规优势—— 的任何忧虑。 同时，它还能促进综合解决裁军问题。 这些建议是以苏联著名的1986年1月15日建议为精神消除世界上的核武器和暴力的切实可行的方案，苏联这项提案是使人类免予在核灾难中毁灭的行动计划。

我们华沙条约国和北约各国自然而然地应在减少军事对抗进程中担当主要作用。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为履行我们所负职责，我们已采取了各项具体措施。 我可以指出我们最近向北约成员国发出了呼吁，应宣布停一年或两年时间增加两个集团中各国的军事开支。 我还可举出我们前些时候提出的关于召开华沙条约和北约军事和政治代表会议的建议。 很遗憾，我们的同事们当时未能利用这一机会。

现在已在维也纳出现了新的因素，华沙条约和北约成员国之间进行了非正式磋商。 我们认为其目的是制定各方均可接受的办法，就在整个欧洲大陆削减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问题进行谈判。 但在这一进程中还应适当注意，位于大西洋和乌拉尔山之间的地区还包括中立国和不结盟国家，另外还十分需要打破关于削减中欧武装部队和军备的维也纳谈判的僵局，并利用已获得的经验。 还应认识到，必须通过适当减少、而不是增加军事潜力解决在任何领域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平衡状况。

我们希望本会议以更深入和全面的方式审议核裁军问题。 在这里探讨削减和销毁这些武器的具体方式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在充满核危险的世界，未能进行这类谈判，难道不是一件令人吃惊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吗？尽管从未有人能驳斥谈判是优先中的优先。 我们将支持任何可供进行现实和富有成效的谈判的任何组织安排。 确实，必须由美国和苏联发起裁军谈判进程。 但迟早其他核国家和其盟国以及其他国家也将有必要加入这一进程。 鉴于本会议的成员构成情况，它最合适为实现这一进程创造先决条件。

对于就禁止试验核武器达成协议这一极为重要的工作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很少有什么问题象这一问题一样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 这在苏联暂停试验核武器的５６８天中表现得优为明显，这是最大限度的表明其负责任和良好意愿的有力的行动。 这现在仍然有效，人们仍可利用这一机会。 由于暂停试验核武器，已有实际证据表明，核查程序极为可靠。 本会议议题之一便是进一步改善这些程序问题。因此应立即加紧努力制定一项全面条约。 应立即就有关谈判机构的职责达成协议，并立即着手具体解决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期望本会议在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方面也能进行更大的努力。 目前正就关于外空的法律体制问题进行分析。 我们认为，要使这类分析有效，就必须尽早就防止在外空布署武器的措施问题作出切实的结论。 首先，应禁止反卫星武器和进攻性太空系统。 可在本论坛上就其定义达成协议。 正如苏联所提议的那样，也可设立一负责核查不在太空设施中布署任何武器的国际监察机构。 我们相信，如本会议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将大大有助于实现太空和平的目标，这也是在世界上消除所有核武器的一种方式。 我们相信，它还将促进进行建设性努力，寻找现

实地解决以美国推行的战略防御计划为主的所谓太空防御问题。

我们还主张大大加快拟订综合裁军方案，以便在本世纪末为解决裁军谈判进程问题，有力地采取有目的的、有系统的办法，但这类谈判必须要充分符合其优先次序。

我们是在认真讨论防卫准则、核威慑概念以及整个军备的作用的这一气氛下审议裁军问题的。

主张核威慑理论的人现在叫的越来越响，以使人们不仅对裁军的必要性，而且甚至对裁军的可能性都产生疑问。

然而，他们的论点是建立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威胁着要发动战争这样一种大家非常熟悉的错误的前提之上的。 如若不是采取核保障政策，那就肯定会爆发战争。

这种说法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 我也许可以再次指出，好战是与社会主义性质完全不相符的。 但很自然，当今世界的现实不允许我们将信任和安全建立在意识形态准则的基础上，更不允许建立在武力原则的基础上。 因此，我们要问：摈弃战争不是比阻止战争更好吗？如果我们都知道我们已共同决定消除核武器并最大程度地限制其它武器而不会爆发战争，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是更好吗？这是毫无疑义的。 障碍何在？障碍就在于有人相信核威慑无所不能。 这只是扩充军备并从中谋利、包括从战略防御计划以及类似的“威慑”或“反威慑”中谋利的借口。这是阻碍裁军谈判会议审议工作取得进展的主要因素。

这促使我们更深刻地考虑我们的做法和方法是否足以满足这一新的和富有活力的，然而却充满危险的时代的需要，并继续呼吁所有其他人也持同样的想法。 这还要求人们有勇气去打破狭隘的民族或集团利益的界限，真实地叙述自己的活动。这就是人们经常谈论并要求的开放的实质所在。 是的，只有通过这一方式，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审议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的各种办法，并寻求新的、更为有效和更为合理的解决办法。 我们一直坚持这样做，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访问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在莫斯科举行的外交部长委员会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再次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也实行这一政策。 我们期望其他国家以及本会议也这样做，是可

以理解的。 但遗憾的是，本会议在有些方面仍未尽职。

正如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在其本月初送交本会议的贺词中指出的那样，我国“极为重视这一会议，并自设立这一会议一开始就积极地参与其工作，为加强和平、促进国际安全和稳定以及限制和阻止军备竞赛而进行努力已构成我国既定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目前，我们和我们的盟国一起提交了旨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减少军事对抗和在裁军谈判中取得成果的新的具体提案。 我们还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提案。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改善国际关系。 最近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这些积极因素明显的正在扩展壮大，并已开始影响目前的世界局势。 在裁军领域，在展现真象的时刻也可感觉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它们变成了检验其领导人政治家成熟程度及其政治意愿的因素。 让我们首先回顾雷克雅未克会谈，还有斯德哥尔摩第一阶段会议的成功，在维也纳举行的欧安会续会开幕，“新德里六国”的活动，在哈拉雷得出的结论，已开始就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面体系进行了多方对话，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取得了某些有希望的成果。

但总的来说，因为有的国家试图通过扩充军备赢得单方军事优势，国际关系尚未脱离不稳定和对抗的危险区。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尽力呼吁本会议扭转其审议工作。 本会议有独特的机会这样做。 我们是在开放气氛越来越浓的情况下提供这一机会的，它有助于促进信任和相互了解。 因此，我们面临新的机会。 这是欧洲的机会，也是全人类的机会。 错过这一机会将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我坚信，所有与会各国将表现出足够的政治决心，在此关键阶段协助达成具体协议。 我们相信，新的政治思想将能普遍战胜仍在外交政策中作祟的种种僵硬的陈规旧习，使裁军事业最终走出死胡同。

日内瓦会议在此进程中可起主要作用。 为此，我祝愿诸位取得成功，并充分准备为在这些谈判中取得积极的成果而以建设性的方式进行工作。

主席：

我感谢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的重要发言及其对主席的美好致词。现在我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纳扎尔金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原文为俄文）：

主席同志，苏联代表团最热烈地欢迎参加今天会议的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博胡斯拉夫·赫努佩克同志。赫努佩克同志的到会及其发言，表明了捷克斯洛伐克对裁军谈判会议里正在进行的谈判所给予的重视。

苏联代表团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赫努佩克同志的发言。他清楚地并具有说服力地概括了捷克斯洛伐克对于限制军备竞赛，对于裁军，以及对于加强和平、安全与信心的立场。这些紧迫问题其中许多同我们会议的工作直接相关；对这些问题的这样广泛的评述进一步证明了捷克斯洛捷克在同其《华沙条约》盟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密切合作之下寻求的外交政策的生机勃勃的性质。

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近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访问和他同G.胡萨克同志的会谈，证明了我们两国在对国际形势、趋势以及我们因而面临的任务的估价上是一致的。

《华沙条约》成员国共同议定的关于裁军、加强和平与广泛国际合作的政策反映在着眼于达成满足所有国家利益的协议的具体倡议上。

《华沙条约》成员国，正如１９８７年3月２５日外交部长委员会莫斯科会议的《公报》所强调的那样，将同其他国家一起，设法建立一个国际和平与安全综合体系，加深所有领域里的合作—— 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人道主义的—— 并开展建设性对话以期建立这样的体系。

社会主义国家赞成采取综合的处理办法来审议裁军问题，以便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消除同武装力量和常规军备的裁减以及相应的军事开支的裁减一起进行。《华沙条约》成员国最近向北约国家提议，在对等的基础上，宣布一年或

两年暂停这两个联盟成员国军费的增长。这一建议将有助于就裁减欧洲武装力量和常规军备开始实质性谈判，为随后讨论有效裁减军事开支的问题创造必要条件并有助于建立信任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改善。我们的希望是，北约国家能积极和迅速地响应这一建议。

《华沙条约》成员国外交部长会议作为单独文件通过的《关于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声明》强调，所有华约国把迅速完成有关彻底地、全面地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会谈，看作它们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声明》呼吁所有国家为迅速缔结这一议题的公约帮助创造必要的条件。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4月10日在布拉格讲话中提出的关于化学武器的倡议，把这一呼吁变成了具体行动。我们希望苏联采取的这些步骤将有助于在化学武器谈判参加国之间建立信任。我们也期望别的国家加入这一进程。

为了确保取得决定性进展，达成有关消除化学武器库的协议，现在特别需要的是所有谈判参加国表现出政治意愿、现实主义和高度的责任感。

美洲和西欧那些国家的行动不能不引起关切。它们一方面对化学裁军作出承诺、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谈判，而且完全知道谈判已进入高级阶段，另一方面却在制定并通过化学武器生产的计划。这样作，从政治和实际两方面来看，都是找不到理由的。人们不禁要对这些国家的实际政策产生疑问 — 它们是致力于一项公约，还是在设法积聚化学武器？

苏联极为重视对裁军协议的遵守的核查问题。在真正的裁军措施进入实施之际，核查便成了确保安全的主要手段之一，赫努佩克同志在今天发言时已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我们关于核查的倡议，连同其他国家的建议，使消除障碍、制定一个相互接受的核查公约遵守情况的制度成为了可能。苏联的这些倡议考虑到了我们的谈判伙伴，包括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这样作，至少是要驱除西方国家的疑心，促使它们的代表就有效国际核查问题进行坦率和真诚的对话。我们注意到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国家，对于未来核查制度的若干方面表达的积极想法。

质疑视察问题现在是禁止化学武器谈判中的中心政治问题。它贯穿整个公约，因而不解决这个问题公约里的许多条文就难以订定。

我们高兴地指出，在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最近访问莫斯科期间我们同联合王国就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讨论表明，双方的立场是接近的，甚至在一些方面，包括质疑视察，是吻合的。载于CD/715文件中的英国建议是达成折中解决办法的基础。我们认为应把这个建议作为协议的基础，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

在我们看来，英国建议的核心是关于提出替代性措施的可能性的想法。我们认为，这个办法会给整个质疑视察制度带来必要的灵活性，同时可解除普遍所关切的问题，即质疑视察应是防止和发现违犯公约条款行为的有效手段。

我们注意到，美国代表团在4月17日的发言中宣布，美国不再反对讨论替代性措施。我们欢迎这一变化。同时，美国却继续辩称，替代性措施在某些情况下是无法实行的，例如在怀疑对方隐匿了化学武器储存时。汉森大使4月7日说道："显然，视察员只有视察了储存库后才能确定里边是不是有化学武器"。他还请苏联代表团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可用什么样的替代性措施。

关于这一点，我可以这样说。我们认为，如果怀疑隐匿了储存，能提供满意答案的替代性措施是可以找到的（很自然地，假如完全无法视察储存库的话）。起码有一点人们不能排除：如果被质疑国向质疑国提供了可解除其忧虑的资料，那么质疑国是会满意的。还有一点：众所周知，化学武器储存的特点之一是，它们需要系统的维护，需要利用化学制剂对弹药状况和容器进行监测，还需要有预防和保护措施。化学武器储存设施需要有通风系统，特殊的排水、空气过滤和污水处理装置，监视仪器，等等。

有鉴于此，对可疑地点从外面进行观察，可以看作可能的替代性措施。这种观察可以发现同维护化学武器储存有关的活动和维护人员及环境的保护系统的存在。在设施四周和处理装置附近搜集空气和流出物样品，可以提供确切的资料，说明化学武器储存是否存在。另外从外表上看，也不能排除在储存设施内自动采样的可能

性。这些办法可以在谈判中讨论。具体情况不同，可能的替代性措施可以不同。因此看来，被质疑国能够找到证明自己遵守公约的办法（当然，假如它没有违犯公约），即使它不同意让视察员进入储存库。

当然，在讨论替代性措施这个想法时会出现一个问题。这就是：如果质疑国和被质疑国不能就视察程序达成协议或者不能以令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分歧，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程序？这就是所谓的“最后发言权”问题：归根结底应该由谁决定视察如何进行？

一些代表团认为，质疑国应有“最后发言权”。我们则认为，这样解决过于简单，实际上不利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无助于解决分歧状况。按照英国文件中的设想解决这个问题才更为恰当，也就是说，如果质疑国认为被质疑国提出的替代性措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后者继续有义务向质疑国证明它遵守了公约义务。

把这样的一条规定，即视察程序的“最后发言权”应属于质疑国，列入公约，无助于达成相互接受的解决办法。这是因为质疑国便不大愿意同意替代性措施了。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质疑国只需要等待就行。它可以一直等到提出并议定替代性措施的期限到期。这时视察就得依它原先的要求照样进行。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会有关于替代性措施的认真讨论，提出这类措施这个想法本身也就成了疑问。

如果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质疑视察在所有情况下应是完全自动的，那么我们仅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拒绝接受视察意味着违犯公约。但这样的结论可以证明是误导的，因为主要问题—— 被怀疑的国家是不是有化学武器 —— 仍然没有解决。说到底，这才是我们的任务，而不是单纯在形式上指控一国违犯公约的规定。我们认为，这种纯粹形式上的指控，尤其是被滥用时，可能削弱公约，破坏其权威性。

我们认为，一旦证明不可能就替代性措施达成协议，那么同问题有关的所有事实和缔约国的所有建议应提交给一个将在公约之下建立的国际权威机构审议。该机构审议了所有情况以后，将评价每一方的申述，并经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后有权判定是否存在着一起不遵守公约案件。我们认为，对于替代性措施真诚地进行谈判应作为公约规定的义务之一。

质疑视察还有一个问题：在质疑视察这一机制中是否应设立一个机构，由它来决定一次具体的质疑是否有道理以及视察是否应该进行？换句话说，是否应该有一个起过滤器作用的机构？

有些国家担心，如果没有“过滤器”，就会有滥用提出质疑的权利的可能性。我们完全理解这些国家的担心。美国文件（CD/500）提出的事实调查小组，可能意在充当这样的“过滤器”。人们不禁会想，这样的机构，其构成和决策方法如此不民主，是不大可能得到裁军谈判会议谈判参加者的支持的。我们倒是愿意让执行理事会充当“过滤器”。同时，苏联代表团认为，《公约》里是否需要有一个“多边过滤器”，不是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谈判参加者认为公约不应为任何“过滤器”作任何规定，如果象英国文件中所说，质疑视察应由一个技术秘书处执行，不牵涉执行理事会，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这样的安排，条件当然是同质疑视察有关的所有其他问题得到解决。

我想强调的是，对于苏联代表团来说，质疑视察程序中基本的一点—— 顺便说一下，和公约里的所有其他要素一样—— 是缔约国必须有完全的平等，不能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形式的财产的任何歧视。我们认为，提出质疑、进行视察以及评价结果这三者的程序应把《华沙条约》国家和北约国家置于平等位置，给它们以同等的权利和机会。我们确信，任何背离这一规定的行为都会使遭受歧视性待遇的国家的安全受到损害。

迅速制订彻底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现在有着良好的条件。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上提出的所有建议，可以说，今年解决未决问题的必要前提条件已经有了。我们赞同阿尔及利亚 K. 阿瑟纳大使4月2日所作的对谈判现状的估价：“在未来公约的一些重要方面还有待于达成协议，但这不应阻碍我们实现缔结这项公约的目标”。相当数量的国家赞成今年把公约最后制订下来。这些国家有澳大利亚、联合王国、埃及、印度、肯尼亚、荷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里兰卡以及其他国家。苏联同其他《华沙条约》成员国一起认为，1987年可以并且必须标志普遍、彻底的化学裁军的开始。消除化学武器，一劳永逸地消除它对全人类的威胁—— 这一真正的机会不应错过。

这里，我完全赞同赫努佩克同志的话：消除化学武器同积聚二元武器这样一种“双重”解决办法是不能接受的。 这种为化学武器的所谓的威慑性质辩解的作法，不能不严重损害谈判。

今天，我愿再提及一个问题。 昨天，根据《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二次审查会议的决定举行的该《公约》缔约国科学技术专家会议，结束了工作。 1972年在我们的论坛准备的这项《公约》，现在依然是唯一的禁止了整整一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真正裁军措施。

这次会议的工作是谈判一些具体措施，为的是在《公约》缔约国之间建立信任和开展在和平利用生物学研究成果方面的合作。 总的来说，我们对会议的结果表示满意，尽管，依我们看，获得的协议可以更广泛些。 不管怎么说，已经取得的结果—— 关于就某些研究中心的活动交换资料的协议，关于感染性疾病异常爆发时相互通知的协议，关于扩展科学家之间的联系的协议，关于鼓励发表研究成果的协议—— 都将有助于在《公约》缔约国之间建立信任，提高公约的效用。

我们打算继续积极努力，提高《公约》的权威性，特别是通过加强《公约》遵守的核查制度来实现这一点。 我们这方面的建议，其中包括制订一项适当的附加议定书和为此目的举行一次特别会议的建议，以及关于广泛地建立信任措施和全面开展生物学领域的国际合作的建议，仍然有效，我们邀请《公约》的其他缔约国继续进行实际的有结果的对话。

最后，我愿强调，裁军谈判会议正面对着一项严重任务；世人期待我们达成真正的协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发有必要加强我们的共同努力。 就苏联代表团来说，我们将继续竭尽一切努力和精力，以便在裁军领域里取得重要的实际成果。

主席：

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 我现在请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中国代表范国祥大使发言。

范国祥先生（中国）（原文为中文）：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本月主席。 捷克斯洛伐克和我国有着友好的关系，我对此感到高兴。 你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你的才干、智慧和幽默，定能推动本会议春季会议取得新的进展。 我们刚才听了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赫努佩克阁下所作的重要发言。 我们感谢他能抽出时间再次来日内瓦，祝他在此访问期间愉快。

我还愿借此机会感谢上月份主席、古巴的莱丘加·埃维亚大使的工作。 他处事稳重、干练，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各位杰出的同事对中国担任二月份主席期间所作的努力，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我国外长不久前来裁军谈判会议发表讲话，受到大家热情的欢迎。 我谨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主席先生，今天，中国代表团愿就第四项议程化学武器问题作一发言。

禁止化学武器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重视的问题。 世界各国为争取全面禁止这种野蛮的武器进行了长期的努力。 联合国大会曾多次通过决议，促请裁军谈判会议早日制订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这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和愿望。 但是，令人关切和不安的是，在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签订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武器被使用的事件仍时有发生；不仅现有的庞大化学武库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且，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化学武器的生产和改进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使各国的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 这一切都增加了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公约的紧迫性。

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裁军谈判会就化学武器问题进行了多年谈判，已经解决了有关未来公约的许多问题，并已拟出了一部分具体条款。 现在，制订公约的工作开始进入关键性的阶段，如果各方能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则余下的属于技术性的细节就不难得到解决。 许多代表在发言里都表示希望谈判能在今年取得重大进展，并对富有经验和进取精神的瑞典厄克于斯大使再次担任特委会主席感到高兴。 我们对此抱有同感。 我们赞赏他为推动谈判进程所作的建

设性努力，预祝他的努力产生积极成果。 我也愿对他的前任英国克鲁玛蒂大使和波兰杜尔班斯基大使所做的有益工作表示感谢，并对几位能干的协调员的辛勤努力表示赞赏。

未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基本目标是消除这种可憎武器对世界人民的威胁。因此，公约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消除现有的全部化学武器储存及其生产设施。 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有义务对其储存和生产设施进行宣布销毁，并接受国际现场视察。这方面，我对有的代表团在一些长期有争议的问题上表现的妥协精神和灵活性表示欢迎。 关于销毁次序问题，中国代表团曾建议，为了各国的安全应首先销毁毒性最大和最危险的化学战剂，并提出了“库存当量”的概念和计算公式，以期从技术上来促进销毁问题的早日解决。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我们希望通过进一步的磋商和谈判，能较快地对有关化学武器的销毁和相应的核查问题，拟定各方所接受的具体条款。 显然，销毁问题的妥善处理将会对其他问题的解决产生有利影响。

在消除现有化学武器储存的过程中以及在储存和生产设施全部销毁以后，还需要设法防止生产新的化学武器。各缔约国有权为和平目的研制、生产、以其他方法获得、保有、转让和使用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同时也有义务不将这些化学品用于公约所禁止的目的。因此，民用化工企业不生产化学武器问题也是未来公约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缔约国对公约的信任和公约的有效性。近几年来，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相继对非生产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工作文件。 这对化学武器特委会的讨论是有帮助的。 经过去冬的会议期间磋商和今年一月续会，特委会已经初步拟出了与公约有关的各类化学品的清单及其相应的核查制度。 不久前，特委会又讨论了修改清单的方式、核查的频率和定点核查等问题。 通过讨论，澄清了问题，明确了分歧所在，有利于今后的工作。 现在，我愿谈谈中国代表团对非生产问题的一些看法。

我们认为，为了保证民用化工企业不生产化学武器，各国的化工企业有必要接受国际监控，包括现场视察。 监控和核查措施既要有效，又要合理和可行。 有

效是指措施足以防止企业将化学品转用于武器目的，确保公约有关条款得到遵守；合理是指措施不应超过必要的限度，以致损害企业的合法利益，影响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可行是指这些措施能为各国所接受，而且不化费过多的人力物力。 总之，应尽可能以较小的代价来获得较大的核查效果。

在讨论中，以上的基本思想为许多代表团所赞同。 大家认为，只有那些能力超过一定限度、可能对公约目标造成危险的设施才有必要接受国际核查。 大家还同意，那些生产和使用列入清单的关键前体的设施应接受例行性的国际现场视察，而那些生产具有广泛民用用途也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化学品的设施可实行数据报告制度。

在制定对生产和使用关键前体设施的具体核查程序和确定核查频率方面，我们认为需考虑以下情况和因素：

一、应确定重点核查对象，避免平均使用力量。 由于非生产核查涉及的面较广，涉及的设施数量较多，为了提高核查效果，注意效益，应把核查重点放在那些对公约目标构成较大危险的设施上。 为此，应通过谈判，区别不同的化合物，商定一“极限值”，凡是在“极限值”以下的设施，对公约目标造成的危险很小，可排除在例行性现场视察范围以外，仅需进行数据报告。

二、根据设施所生产的化合物和设施本身的特点来确定现场视察的频率和强度。从设施生产的化合物来说，凡是生成的最终产品的毒性越高，生成公约所禁止的化合物（即化学战剂）越容易，则对公约目标造成的危险程度越大。 至于设施本身的特点，它包括广泛的因素，为了便于确定核查频率和强度，应对各种有关因素区别主次，以主要的因素为依据，次要的因素仅作参考。 在设施的特点中，对生产关键前体的设施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设施的能力，对使用关键前体的设施来说，使用数量是主要因素。 因此，我们认为，确定核查频率和强度的主要因素应是：最终产品的毒性程度、设施的生产能力和使用数量。

三、应尊重企业的合法利益，保护商业、技术机密。 这方面涉及不少因素，包括人（视察员）和技术等因素。 就核查方法来说，应注意使对企业的核查范围

适度，主要着眼于可能转用于武器生产的部分，而不应过多涉及企业本身的工艺技术问题。 对生产关键前体的企业，核查范围应限于从最直接的原料到生产出该化合物为止，对于使用关键前体的企业，应限于从该关键前体开始到生成与公约无关的化合物为止，而不是生成最终产品的全部过程。

关于生产具有广泛民用用途也可用于武器目的的化学品的设施，这类设施的数目很多，化工产品的数量很大，而这些化学品对公约目标造成的危险较小。 因此，在报告数据方面，不必采取过于繁琐的做法，避免对企业造成过大负担。 在有些情况下，企业在生产流程中生成与公约有关的化合物后，对此化合物不予分离，立即进行下一步化学反应，生成公约不予限制的化工产品，则该企业无需报告数据，因生成的中间体不分离、不计量、也不储存，无法进行申报。

对实行数据报告制度的设施是否需进行“定点核查”问题，各方存在不同意见，我们认为，这些设施所生产的化学品大部分是一些关键前体的原料，只要对生产或使用关键前体的设施规定有效的核查制度，就可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化工企业生产化学武器。 这个问题究竟如何处理为好，可继续讨论。

我们认为非生产核查问题虽然比较复杂，存在着一定困难，但是经过努力，是可以规定一套既有效，又不损害化工企业合法利益的核查制度的。 同非生产核查问题相比，质疑性核查是一个难度更大的问题。 因前者涉及的是在正常情况下进行的例行性视察，而后者涉及的是在异常情况下进行的特别核查。 迄今，在质疑性核查问题上的分歧还未能弥合。 我们希望通过多种形式和各种渠道的磋商和谈判，终将能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从而扫除通向公约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化学武器的销毁、非生产核查和质疑性核查是当前谈判中悬而未决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予以优先处理。 但是，除此以外，也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有待处理。其中之一是定义问题，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一些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都感到现有的化学武器定义存在缺陷，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需要进一步审议。 我们愿意同各国代表团一起磋商和探讨，以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中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及我们两国关系所表达的善意。

现在我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希大使发言。

罗希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同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布胡斯拉夫·切诺佩克同志前来参加裁军谈判会议感到特别高兴。 我们极为认真地听取了他的非常有意义的讲话，我们特别感谢他使我们了解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最近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访问结果，而这一访问过程中提出了进一步面向未来的有效裁军措施建议。 顺便说一下，几天前布胡斯拉夫·切诺佩克和我国外交部长奥斯卡尔·费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会晤就是围绕这些建议进行的。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他对本会议的呼吁，即所有在这里派有代表的国家应当在这一决定性阶段表现出愿意达成具体协议的必要的政治意愿，应当树立新的政治观念，和裁军事业应当最终摆脱目前的僵局。

今天我国代表团愿就议程项目2提出一些看法。

雷克雅未克会谈已把人文主义的理想或—— 如某些人称之为—— 一个没有核武器世界的梦想提高到了现实政策的高度。 苏联1986年1月15日公诸于世的方案以及在冰岛首都提出的建议制定了将要遵循的道路。 虽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了意见一致，但是并没有产生协议。 尽管如此，雷克雅未克还是带来了一场争取裁军和国际安全的新的强大运动。 一些人讨厌它，另一些人则以不安和忧虑的心情看待它，然而我国代表团同意那些认为这一新的势头应该迅速化为实际行动的见解。 下一个应当采取的重要步骤是缔结一项消除欧洲所有中程导弹的协议。我相信它一旦产生必将会强有力地影响整个核裁军进程，其影响将远远超过条约的实际内容。 一种有利于国际安全的新形势将会出现，使全世界对于目前正在这一领域中进行的双边谈判的成功所予以的极大关注更加可以理解。 因此，我们关于不应当用人为的障碍阻碍通往可能理解的道路，特别是不要在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最

近在布拉格和莫斯科提出具有深远意义建议的时候这样做的呼吁应该视为善意和作出让步的另一表现。 就在过去的几天里，缔结一项关于中程导弹的条约还是苏联和美国紧张谈判的主题。 我们欢迎就加紧这一条约谈判所达成的一致意见。

所有国家应当把尽最大努力支持这一行动视为自己的职责。 牢记着这一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苏联取得一致意见后，已经明确宣布，一经签署有关中程导弹的协议，无论如何都将消除部署在其领土上的远程战区核武器。

我已经荣幸地向本会议转达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克·昂纳克先生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先生的信件。 在此之后两国政府官员已经初步交换了意见，其间双方表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均毫无条件地赞成从欧洲撤除中程导弹。 显然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武器的改型或改装而是要裁军和销毁核武器。

正是围绕这一内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才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提出了立即开始就中欧建立无核武器走廊谈判的建议。陈述这一建议的主要理由的声明包含以下这一段落："中欧无核武器走廊可以极大地促进拟议中的关于减少和消除留下的战区核力量的谈判。 同时，可以加速为减少欧洲军队和常规武器问题找到一种解决办法。"

因此，我国极为重视苏联准备从这一走廊撤除其核力量并保证和尊重无核武器走廊地位的声明。 当然，北约也应当从这一拟议中的区域撤走那些武器。

为使人类免除核战争的灾祸，必须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在下次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将详细阐述关于议程项目5的立场。 由于该问题与议程项目2有关，今天我愿说下列话：1985年1月，苏联和美国保证"制订旨在防止空间军备竞赛和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竞赛，限制和减少核武器以及加强战略稳定的有效协议"。这一保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承认的方针，而现在也已经反映在各项联合国的决议中了。 无论如何看待它，这一保证都排除了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并且把严格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作为一个绝对的必要条件。 所以，它完全符合于应当专为和平目的利用外层空间而不应将它变为新的一轮军备竞赛场所的普遍要求。

然而战略防御倡议完全违背了这一保证。 “星球大战”概念不仅威胁到军事稳定和增加了战争的危险，它还成为大幅度削减核武库和最终将其消除的协议的主要障碍。 那些维护这一战略的人歪曲地描述了战略防御倡议的性质和对另一方行动和本意的无端指责。 全世界仍然执著地问着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目的是要推动我们星球上的裁军进程，如果战略防御倡议假设要保护的那些武器会在这一进程中销毁，那么为什么还要用武器充塞外空？事实是，对这一问题没有令人信服的回答，除非承认其真实目的包含争取军事优势和用第一次核打击能力或用来自太空发射的新型武器威胁另一方。

尽管谁也不能无视于防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将多么深刻地影响到所有国家的命运，然而一些国家继续拒绝在本会议上进行多边谈判。 但是我国认为，没有理由在这一特殊情况下放弃双边和多边谈判必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这一原则。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信守第一届专门谈判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反映的协商一致意见。 本会议的职权和责任正是产生于这一协商一致。 为了和解和努力使事物向前发展，我国代表团愿意附和召开非正式全体会议的建议。 我们希望，在这些会议上，所有代表团将作好准备，有系统地讨论有关的问题，并且致力于交换观点，谋求和解和争取实际措施。

我国代表团正是根据这一想法愿就非正式会议中一个可能出现的议题简要地发表看法。 我要说的与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以及核裁军方案的各个阶段有关。 我国代表团到时还可能散发一份关于该问题的工作文件。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第５０段(a)和(b)分段规定，停止核武器的质量发展，停止所有这种类型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生产和停止使用于武器用途的裂变物质的生产。执行这些措施正是议程项目２第一部分所要求的。

一项全面禁止核试条约将会在制止质量军备竞赛的努力中发挥中心作用。 这一事实已经在上述《最后文件》第５１段中得到了普遍承认。 苏联在１９８６年

1月15日提出争取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建议时以及在雷克雅未克补充修订这些建议时都考虑到了这一协商一致意见。 无论寻求什么样的临时解决办法，例如，限制爆炸试验的数量和当量，都必须以彻底禁止试验为目的。

与双边活动并行的是需要加倍多边努力。 裁军谈判会议是这方面的恰当场所并且具有这样的职权。 根据议程上的项目1，我们应该迅速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就禁试条约进行实际工作。

谈到停止质量和数量方面的核军备竞赛时，还有一些其他建议也值得考虑。例如，那些旨在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建议，旨在不在无核武器国家的领土上装置这类武器的建议和放弃选择在无核武器国家另外部署核武器的建议。

《最后文件》第50段(c)分段涉及到核裁军这一词的原意，该段呼吁“制定一项全面的，分阶段的方案，在商定的时间范围内，只要可能争取逐步和均衡地裁减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储存，直至其最后和尽早彻底消除”。

因此，《最后文件》规定了一项任务，它与双边和多边谈判必须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这一原则完全吻合。 为了以一种极为实际的方式处理这一任务，比较理想的是，用一种能为各方接受的方式为我们所指的“核武器”下一个定义。 这种定义也必须包含有关的运载工具。 还需要解决由双重能力运载工具造成的问题。此外，必须澄清“消除”这一词。 鉴于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给我们的教训，似乎有必要确定“消除”是否总是等同于实际上的消除，或者，也有转为和平用途的可能性。

主席同志，承蒙你的允许，我愿意谈谈50段(c)分段中提到的一项核裁军计划的各个阶段。 苏联去年1月15日提出的建议和雷克雅未克建议为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为这些建议为全面裁军道路上的每一阶段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和具体措施。 换句话说，我们所谈的正如常常要求的那样，是一种环环紧扣的措施。 计划的各个阶段应当是双边和多边行动的结合这一事实需视为对以前建议的一项重大改进。

关于不同阶段所要采取的可能的核裁军措施，可以讨论以下内容，例如：

第一阶段（以下一个5年为期）：作为最初步骤消除苏联和美国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并且把苏联亚洲部分和美国领土上的这类武器的弹头限制在100个；

在签署中程导弹协议之后，立即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撤除远程战区核武器；展开有关消除战区核导弹的谈判；苏联和美国战略武库削减50%；严格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继苏美之后对所有核试验实行多边暂停以期促进缔结一项禁止所有核武器试验的条约。

第二阶段（以第一阶段之后的5年为期）：消除苏联和美国的战略武器；消除苏联和美国剩下的中程武器；冻结其他核武器国家拥有的所有核武器并且着手削减和消除这些武器的谈判；消除所有核武器国家的战术核武器。

第三阶段（到2000年完成）：消除所有剩下的核武器和执行进一步措施，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必须找出这些建议中没有明确包含的特殊类型的核武器，例如海基巡航导弹和被看作是战略核武器，但并不属于这类或那类谈判范围的核武器，以便在方案中为它们制订足够的条款。

若要制订出这一方案，毫无疑问，负有特殊责任的核武器国家必须本着建设性的精神进行合作。 然而，其他国家也要有机会作出自己的最大贡献。

主席：

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现在我请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发言。

艾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意说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一个与巴基斯坦保持友好关系国家的代表主持本会议的工作。 深知你的能力和在裁军领域中的广泛经验，我确信你能够最为熟练地指导我们的工作。 我还愿意赞扬你尊敬的前任，古巴的莱丘加·哈维亚大使上个月主持本会议时的有效方式。

由于这是我在１９８７年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我愿对我们的新同事，阿尔及利亚、巴西、法国、意大利、日本、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表示虽为时欠晚，然而确是热烈的欢迎。 我国代表团期待着与他们进行密切的合作。

我们还愿意向美国代表团就唐纳德·洛维茨大使不幸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他是一位朋友和同事，也是他的国家的一位很好的代表。 本会议将会长久地感觉到失去了他。

今天早晨我们还以极大的兴趣聆听了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的重要发言，我们感谢他出席本会议。

上个月我们庆祝了自１９６２年３月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一次会议开始后从未间断过的多边裁军谈判２５周年纪念。 回顾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有一件事没有改变。 核禁试问题仍然是议程上的最为紧迫的项目。 首先这就反映出停止核试验在核裁军进程中所占有的首要位置。 其次，它也反映了尽管多年来在许多国际论坛上进行了讨论和辩论，但是我们仍然未能取得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有人说过在裁军领域中没有其他问题成为如此众多的研究和讨论的主题。 事实确是这样。 然而，今天全面禁试条约的前景比起１９６２年显得更加暗淡。

对于全面禁试将会产生的有利结果，我几乎无庸赘言。 这是人们太熟知的了。禁试将会极大地减慢新型核武器及其系统的发展。 它将便更多的国家获取核武器变得困难。 它将创造出一种良好的有益于其他核裁军措施谈判的政治气氛，从而为停止核军备竞赛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需要通过试验保证现存核武库的可靠性的说法在我们看来，技术上是说不通的，政治上也是难以接受的。

裁军谈判会议关于核禁试的讨论读起来令人感到遗憾。 从１９７７年到1980年这三年中，本会议被告知说当时进行中的三边谈判是取得进展的最好途径，而多边谈判会干扰三边会谈并使其复杂化。 然而，１９８０年以后，没有恢复三边谈判。 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３年设立的工作组以空泛的讨论告终。 这是很自然的，

由于脱离核禁试的宗旨和范围单独讨论核查问题，很难期望条约会取得什么进展。自１９８４年以来，一直未能就该问题设立一个附属机构，这是因为一个国家集团反对赋予该机构适当的职权。 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职权问题继续妨碍着设立一个有权对核禁试协议的所有有关方面作实质性审议的特设委员会的努力。 我们认为，由我国代表团共同提出的联合国大会第４１／４６Ａ号决议，为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多年来，核查问题被用作为拖延核禁试条约谈判的借口。 这种借口再也不能接受了。 今天，可核查的禁试不存在技术或科学上的障碍了。 我们欢迎苏联表示愿意接受最严格的核查，其中包括现场视察，和利用地震学中的所有成就。 科学专家小组在为设立一个核查禁试的可靠国际地震监测网奠定基础工作方面完成了值得称道的工作。 特别令人感到欢心的是小组的最近报告，它在设计和试验一个基于世界不同地区地震台网的国际数据交换系统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有了必要的政治意愿，所有国家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是一项现实的和可达到的目标。 而另一方面，有些人却争辩说，只有到创造出不再需要依赖核威慑的条件时，才能实现核禁试；而这些条件只有在通过一整套核领域和常规领域里的意义深远的裁军措施之后才能出现。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仅使人无法信服，而且使人感到不安，因为正是这个把核禁试辩解为核裁军进程中最后一步的集团，断言核威慑为维护欧洲和平与稳定的唯一手段。

一些代表团欢迎争取核禁试的“部分”措施建议。 我国代表团支持这种措施，条件是在事先确定的时间范围内，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禁试保证情况下，通过这些措施。 在目前情况下，最有意义的临时措施就是暂停一切核试验，直至缔结一项全面禁试协议。

我们一向极为密切地注视着美苏关于核试验的双边会谈。 我们经过慎重考虑，认为美苏任何关于在逐步措施中减少核试验数量和当量的双边协议都远远不能满足我们面临的目标，而且可能事实上产生相反的结果。 允许在商定和确定的时间距离内，在商定的威力范围内进行核试验的部分禁试条约不会防止这种武器的质量改

进，反而会比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更难核查。 此外，批准在准许的当量范围内和准许的间隔情况下的试验还会无限期地推迟全面禁试目标的实现。 同时造成取得进展的虚假印象。

核试验的谈判对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有利。 本会议可能无法代替或重复苏联和美国正在进行的双边工作，但是作为裁军领域中的唯一多边谈判论坛，它有权了解这些会谈的情况。 因此，我们呼吁从事会谈的两国按照1977年到1980年三边谈判的做法，向本会议提供联合进度报告。 如果不能制订联合报告，它们应当考虑分别向本会议报告会谈的进展情况。

全面禁试条约与不扩散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任何进一步拖延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注定会破坏防止核武器向其他国家扩散的努力。 巴基斯坦的不扩散保证不比任何国家差。 我们不仅支持所有这类措施，而且还采取了我们自己有助于这一目标的一些主动行动。 除了我刚才详尽阐述的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之外，这类措施，例如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安排，在全世界各地建立无核武器区和通过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协议，可以使不扩散制度得到加强。

我们议程上的项目6，消极安全保证问题，自从1979年以来就一直在本会议上讨论。 在国际论坛上讨论它有着更长的历史。 令人感到失望的是，经过20多年的辩论，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很不起眼。 核武器国家1978年的单方面声明代表了一种有希望的开端，而早在1979年本会议就注意到，已普遍认识到迫切需要达成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协议。 1979年和1980年取得了一些进展。 然而，1981年谈判基本没有取得结果，而自从那时以来实际上已经陷入僵局。

自动放弃核武器选择的国家有充分理由对可能对它们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感到关切。 这些国家道义上有权利得到不以使用或威胁使用这种武器进行讹诈的保证。这种保证规定在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文书中，将会劝阻它们获取核武器物，加强它们对不扩散制度的承诺。 为使这些保证行之有效，它们必须是无条件的，无保留的，并且在范围、应用和期限方面不受限制。 但是，除一项例外之外，现有单方面声明中包含的条件与这些标准有相当大的差距，实际上等于是声明打算对无

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除非后者满足只有核武器国家自己有权加以解释的某些条件。

迄今为止主要核国家的战略理论给详细制定一套共同安全保障方案设立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它们单方面的声明表明了它们自己狭隘考虑的安全关切，但却无视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权利。 为找到一种妥协办法，巴基斯坦建议将这些保证扩展到当今世界主要联盟体系以外的所有无核武器国家。 这种方式将以客观标准为基础，并且将绕过主要核国家遇到的困难。

这个问题上缺乏进展决不会减少安全保证的需要。 但是在本届会议期间，除了两个例外情况，21国集团以外的国家从来就未涉及过消极安全保证这一题目。这两个例外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联合王国。 在4月7日的发言中，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对议程上该项目的重要性提出质疑，并建议将它与项目2和项目3的讨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不受限制地使用现有的职权。 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两天前的发言似乎也对进一步探讨项目6是否有用表示怀疑。 我们不能同意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随着时间的流失对不结盟国家丧失了任何重要性这一观点。 事实上，由于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出现意义重大的核裁军进展，这种保证已经变得更为关键了。 正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早先说到过的，享受一个核武器国家核保护伞的国家不同其他国家那样有要求额外保证的同样需要。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巴基斯坦建议首先将安全保证扩展到包括选择置身于主要军事联盟以外的数量广大的不结盟国家。

巴基斯坦遗憾的是，尽管今年年初的会议作出决定，就这一项目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但是由于没有任命主席，而没有进行实质工作。 我们敦促该轮到它提名主席的那个国家集团立即这样做。

建立无核武器区也被认为是一种促进不扩散事业的意义重大措施。 因此，我们欢迎在南太平洋建立这种区域的《拉罗汤加条约》的生效以及中国和苏联加入该条约的第二号和第三号议定书。 议定书要求核武器国家不对条约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且不在该区域内试验核爆炸装置。

巴基斯坦还建议在其所处的南亚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 本区域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已承诺不获取或制造核武器，并且将核计划专用于本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尽管在实现该区域无核武器区方面遇到了障碍，但是巴基斯坦仍打算坚持不懈地努力，同时相信这一步骤除了有助于不扩散核武器的目标之外，还将有助于加强南亚国家的安全。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某些核武器国家，以及其安全政策基于可能使用核武器的盟国的反对，未能同意就我们议程上的项目2和项目3设立特设委员会。 以往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在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上交换意见，不会使本会议发挥其作为多边谈判机构这一作用。 至少我们应当过渡到一种能使我们深入和有意地审议有关问题的分层次讨论。

谈到我们议程上的项目7，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尊敬的匈牙利大使主持下设立的特设委员会不久将按照一项工作计划开始实质性工作。 该计划可以对同属这一项目的两个不同的，然而却有联系的问题分别进行实质性讨论，同时在谈判程序方面保持他们之间的联系。

我们一向感到由于攻击核设施是进行放射战的唯一可行和现实的办法，这个问题必须在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范围内处理或者与之并行处理。 因此而必须得到优先重视。

正象以色列1981年攻击塔穆兹核反应堆表明的，未来发生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平核设施袭击的可能性是一种非常现实有形的威胁。 切尔诺贝利事故表明，这种攻击的有害后果可能不仅限于受害国家本身，而且还会漫延到邻国。 然而，我们对禁止袭击核设施所给予的重视和紧迫感并不仅仅出自于我们对这种袭击所产生的放射有害影响的关切，或者出自于希望加强核安全制度。 我们认为，一项关于这一问题的协议的目标面要宽得多,即特别是加强发展中国家自1981年事故之后对于其和平核计划所丧失了的信心。 1977年第一号附加议定书所含禁止对核发电站的袭击是不够的，因为它只包括发电站，而忽略了对于打算发展和平核能计划的国家同样重要的其他设施。 更有甚者，附加议定书准许这一禁止有例外情况，并且允许军事指挥官对有关条款作主观解释。

在一系列国际论坛上包括联合国大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上辩论过这一问题。这些讨论以及裁军谈判会议上进行的讨论均表明，目前存在一种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即裁军谈判会议宜于作为缔结一项该问题协议的论坛。

如果要有效的话，禁止袭击核设施应当是全面的，应当包括所有核设施。 将某些设施或核燃料循环的某些阶段排除在外，将会被解释为袭击某些核设施是合法的，从而否定了禁止的主要目标。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反对制定任何将小型核设施排除在外从而歧视发展中国家的级别限制建议。 我们认为大规模毁灭不是指导我们工作的一项适当标准，因为发生对核设施的袭击不是因为放射性物质散拨可以造成死亡，而是因为核设施被视为一种有吸引力的目标。 缔结一项基于大规模毁灭标准的协议不会预防以色列１９８１年进行的那种类型的袭击。

巴基斯坦在与印度的双边会谈中也谈到了这一问题。 巴基斯坦总统和印度总理１９８５年保证，各自政府不会攻击对方的核设施。 将这种保证化为一项国际协议的谈判正在进行，我们希望能够在不远的将来缔结这一协议。

我们优先重视禁止袭击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意义上的放射性武器公约不感兴趣。 正象某些代表团所作的那样，把未能就该问题达成协议归咎于它与禁止袭击问题的联系，这是非常错误的。 正象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所表明的，缔结一项放射性武器公约的障碍带有更基本的性质。 特别妨碍关于这一问题协议的三个问题是：放射性武器的定义，和平利用问题和核裁军问题。

显而易见，本会议的工作不能脱离开苏联和美国这两大军事强国的双边会谈。双边议程上的某些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有明显的影响，在这一点上，这两个论坛显然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 然而，我们的兴趣决不仅仅限于这类问题。 美苏关于战略武器、中程导弹以及太空和防御方面会谈的成败与裁军谈判会议，实际上与整个国际社会都有着利害关系。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国人民对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谈的结果表现出一种失望。 然而，使人感到满意的是，这次首脑会晤提出的建议仍在讨论之中，而且双方承诺继续寻求雷克雅未克已制定的目标。 我们敦促对停止军备竞赛负有特殊责任的两个超级大国本着灵活和建设性的精神继续谈判。 它们还应当认识到裁军谈判会议的补充作用，并且使本会议了解它们讨论的进展情况。

今天，我没有谈议程上的项目4、项目5和项目8。 我希望在以后的发言中涉及这些项目。

主席：

感谢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艾哈迈德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和我们两国关系的颂扬之词。 我愿向他表明，我象他一样对未能找到一位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感到失望，我正在尽最大努力寻找一位主席，并且在月底之前任命他，以便能在夏季会议上开始委员会的工作。 现在我请尊敬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马沙迪先生发言。

马沙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主席先生，我代表正在休假的大使，告诉各位在座的尊敬的代表我们最近从德黑兰收到的不幸消息。

所说的事件发生在上个星期，那一天，我国外交部长在本会议发言时说道：

> “在安理会1986年3月26日谴责之后（不幸的是并未能产生任何有效的国际预防性反应）伊拉克变本加厉、连续不断和有步骤的使用化学武器，这就再次证明，伊拉克一再使用这种武器已经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削弱了《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

他继续说到：

> “我愿提醒各位注意，最近一次使用化学武器是在1987年3月19日，其结果造成了巨大的杀伤。 我希望这一次本会议所有成员国将采取明确立场反对继续这种罪行。”

足以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我国部长离开日内瓦之前，伊拉克政权再次以庞大和前所未有的规模使用化学武器。 在伊朗南部卡尔巴拉省第八战区，伊拉克人在下列场合下使用了化学武器：

> 1987年4月7日：(1) 飞机投下了12枚芥子气毒剂火箭，(2) 清晨大炮发射了32枚载有糜烂剂的炮弹。 它造成五角防线中六人死亡。

１９８７年４月８日使用了下列武器：(1) 两枚装载血液中毒剂的火箭。 (2) 夜间又发射了两枚装载血液中毒剂的火箭。 (3) 下午发射了３发糜烂型炮弹。 (4) 下午发射了５发糜烂型迫击炮炮弹。 (5) 直升飞机进行了化学轰炸，造成七人受伤。

１９８７年４月９日：使用了若干发芥子气化学炮弹。

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０日和１１日使用了下列武器：(1) 夜间２０发芥子气迫击炮炮弹。 (2) 白天和夜里发射４０枚火箭，造成１２０人受伤。 (3) 夜里由飞机投下和由火炮发射了５０枚化学炸弹和炮弹。

也在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０日夜晚，我国南部城市霍拉姆沙赫尔的一部分遭到化学炮弹轰炸，造成２１名市政局员工死亡和使其他一些平民受伤。

在这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阿里·阿克巴尔·弗拉亚提博士在给联合国秘书长和 国际红十字会主席的信中对这一不人道的犯罪行为提出了抗议。

给联命国秘书长的信说道：“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居民区第一次遭到伊拉克政权的化学武器袭击。 此外，最近的袭击使用了新的化学物质。 袭击城市设施和使用新的化学物质是伊拉克政权犯下的无数罪行中的新的危险发展。 因此，这一新的形势要求采取更加决定性的不同于以往的措施。 正在新的公约草案通过其最后阶段的时刻，伊拉克继续使用化学武器无疑是对这一宝贵的国际努力的嘲弄和削弱。”这封信还呼吁联合国秘书长立即派遣一支视察团深入了解新的化学武器攻击的后果。

我们希望这一次国际社会和世界良知将迅速采取行动，谴责二十世纪的这种野蛮行径。

主席：

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的发言。 今天名单上的发言者到此为止。 还有哪位成员愿意发言？我请斯里兰卡代表达纳帕拉大使发言。

达纳帕拉先生（斯里兰卡）：

主席先生，4月14日星期二在全体会议上某些人讲的话显然是对我国代表团4月9日星期四发言的答复。 尽管斯里兰卡代表团不习惯于在这一庄严的大会上发火或行使答辩权，但认为有必要作如下发言，以记录在案。

首先，关于纽约联合国大会中各集团的实际作用，斯里兰卡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前主席，可以权威地说，不结盟国家外长每年都在联合国大会开始的时候举行会议并发表一份为议程项目提供指导的公报。 此外，第一委员会中不结盟国家代表团定期会晤，讨论委员会中的问题和协调其立场。

其次，有关大会决议的多边外交谈判进程不是不公开的，尤其是专门代表一个代表团或一个代表团集团提出正式建议的时候，我们认为在本会议全体会议上恰当地提到这些情况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大会一委的工作毕竟与我们这里的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

再者，我国代表团既无意、更无需说发表过对意大利代表团的中伤，后者是1985年和1986年对大会关于这一问题决议进行协商的许多代表团之一，实际上，我的发言专门提到意大利代表团“长期致力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我们重申赞赏意大利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工作。

最后，我愿意说我国代表团在4月9日星期四的发言中提到的曾经妨碍特设委员会就议程项目5及早开始实质性工作的困难现在已经成为过去。 因此我国代表团不愿意对4月14日针对我国代表团所讲的那些话进行更广泛的批驳，从而陷入对这一延误的起因进行旷日持久的辩论。

主席先生，我愿象我前面的发言者一样，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于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今天早晨出席本会议感到高兴，并且通过你感谢他所作的重要讲话。

主席：

感谢斯里兰卡代表的发言。 还有哪位成员要求发言？没有了。 我想作如下声明：我已要求秘书处散发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一周将要举行会议的一周时间表。鉴于正在对一些问题进行协商，该时间表仅供参考，且会在必要时作出修改。 但在这一点上，我想现在就通知各位，我已经决定4月24日星期五上午10点在第

一会议室就议程项目1举行不限制人数的协商会议；这应当补充在下周裁军谈判会议将要举行的会议的非正式时间表上。 最后，我想提醒各位，4月20日星期一没有活动，因为这一天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休息。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一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

由于今天没有别的事情，我打算现在宣布全体会议休会。 本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4月21日星期二上午10点举行。 会议休会。

会议于下午1点结束。

xx xx xx xx xx

CP/PV.407
21 April 1987
CHINESE

裁军谈判会议

第四〇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7年4月21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A. 齐马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GE. 87-60643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４０７次全体会议开始。

根据工作日程，会议今天将开始审议项目８：综合裁军方案。

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３０条，任何成员如愿就任何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问题发言，现在可以发言。

没有人要求在这次全体会议发言。 但是，根据会议惯例，我请想在现阶段发言的任何成员发言。 看来没人想发言。

今天没有其他事。 因此，我打算现在休会。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４月２３日星期四上午１０时召开。

全体会议休会。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08
23 April 1987
CHINESE

第四〇八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会议于１９８７年4月２３日星期四上午１０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GE. 87-60635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４０８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我热烈欢迎印度外交部长纳特瓦尔·辛格先生阁下，他今天将在本会议上发言。 辛格部长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我相信本会议的成员都会有兴趣听他的发言。 我也祝他访问日内瓦会不虚此行。

我也热烈欢迎今天开始参加会议的印度尼西新代表Agus Tazmidzi大使。我祝他顺利完成他的使命，并向他保证我们会在他执行职务时同他合作。

按照我们的工作计划，今天会议将继续审议项目８，题目是“综合裁军方案”。

根据议事规则第３０条，任何成员都可以就同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发言。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印度代表、南斯拉夫代表、澳大利亚代表、美利坚合众国代表。

现在，我请印度外交部长纳特瓦尔·辛格先生阁下发言。

纳特瓦尔·辛格先生（印度）：

主席先生，我很高兴有机会向本机构的各位杰出成员阐述我国政府对本机构所审议的某些重要问题的意见。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本月份主席。 我们相信本会议在你的领导下将可在履行其繁重的职责上取得可喜的进展。

也请允许我向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和观察员问候和致意。

在这个唯一的联合国多边裁军谈判机构中向如此众多的杰出代表讲话，实在是莫大的荣幸。

１９４５年7月１６日第一颗原子弹在阿拉莫戈多试爆时，罗伯特·奥本海默目睹这一事件，禁不住吟诵起他研究梵文时学过的薄伽梵歌中的诗句：

" divi surya-sahasrasya bhaved yugapad utthita yadi bha

Sadsri sa syad bhases tasya mah atmanah

“（假如一千个太阳齐射天空，
有如世尊的灿烂光华，
世尊便会现身宣告：
我变成了死神，
要把所有世界粉碎）”。

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一个重大的发展，是一个分水岭。 闪光、火球和腾起的蘑菇状云预示着无数的死亡和巨大的毁灭。 21天以后在广岛使用原子弹的结果证实了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

过去四十年中，核武库增大了，人类生存的脆弱性也加大了。 今天有足够的核武器可把世界毁灭数次。 正如加西亚·罗夫莱斯曾经说过的，这些武器的毁灭能力相当于今天世界上每名男女老幼拥有三吨梯恩梯炸药。

现在普遍认识到——也没有人有理由能驳倒这一事实——今天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一旦核战争爆发，人类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1978年举行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毫无保留地一致作出决议：消弭核战争的危险是“今日最迫切紧急的任务”。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看到的是，世界上的核武库不断扩大，核军备竞赛仍然有增无已。 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各大国又提高了他们从事核战争的能力。 指挥和控制系统已极及精密，在某些绝不属于罕见或异常的条件下，使用核武器与否可由战地司令官来作决定，而无须政治领导层同意，也不受其控制。 自1979年以来，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没有缔结任何裁军协定，对于早先缔结的协定的解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反弹道导弹条约》正受到挑战。 新武器系统的加速部署正在准备之中。 在过去几个月里，核战争危险减少的前景变得越发暗淡。 1986年11月28日，美国逾越了1979年限制军备协定所规定的一个重要数量限额，把第131架B－52型战略轰炸机投入现役。 这种飞机是改装过的，能够携带巡航导弹。 今年初，苏联结束了自1985年7月起的单方面暂停核武器试验，其原因是大家都知道的。

核武器的另一个方面也值得我们注意。 在今天的世界上，核武器被认为代表着力量。 对均势的追求不知不觉地、但也非出人预料地转向对优势的追求。 因此，核战争的爆发不仅可能源于蓄意的行动或愚蠢的行动，而且可能源于这种武器本身的存在。 核战争的主要起因可能是核武器本身，这一警句是有些道理的。只有在新的政治认识的基础之上，才能找到逃避这一可怕灾难的出路。 这种新的政治认识要求的是信任，而不是恐惧；合作，而不是对抗；谈判，而不是宣传。

很明显，在消除核战争危险或至少减少核战争危险方面缺乏进展的情况下，有必要使核武器国家在观念上来个根本的转变。 只要它们继续把核武器当成维持世界和平的手段，则限制或裁减核军备这一战略本身就既不够充分又不能使人放心。由于核威慑是以可能使用核武器作为前提，则其本身就可能导致核战争。 集体自杀绝不是保障持久和平的手段。 在接受颁发给１９８５年１月《德里宣言》六位作者的“超越战争奖”时，拉吉夫·甘地总理说道：

“我们倡导以核裁军为基础的和平共处。

“我们认为，各国无分大小强弱，都能够而且必须学会相互承认和相互信任地共同生存。 我们认为以自我毁灭为打算的安全体系必然是不稳定的、脆弱的。”

每个人都同意，必须制止继续进行核竞赛的这一危险趋势。 对于目前多边裁军谈判中的僵局，需要采取大胆行动加以突破。 有几个步骤立即可以采取，无须等待实际裁军以及裁减和消除核武器的行动开始。 后两项行动可以在解决了实质分歧后进行。

例如，在核裁军实现之前，防止核战争的一个有用途径是设法缔结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公约。 印度在１９８２年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曾就这一问题提交了一项公约草案。 这样作是为了给不结盟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早就提出的建议提供一个具体而实际的基础。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没有通过任何一项关于防止核战争的裁军措施。 这个建议同许多其他建议一样，仅仅被转交给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而已。 从那时起，大会每年都通过一项决议，而且投票支持的国家稳定地增多，决议要求裁军谈判会议着手进行谈判，以期作为优先事项就

一项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达成协议。

这一建议的基础是联合国四分之一世纪前确立的原则，即核武器的使用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直接违反，任何国家如使用这种武器，将被认为违反了人道法律并犯了危害人类罪。 这一原则最先由大会于１９６１年通过，后来又一再加以重申。 人们也普遍认识到，防止核战争不仅是道义上的要求，而且关系到全人类的存亡。 所有核武器国家现在都认为核战争绝不可打。 两个最强大的核武器国家也宣布它们双边谈判的公开目标是最终消除所有地方的核武器。 因此，为禁止使用核武器而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是朝此方向迈出的具体一步。 有了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公约，还可回答这样一种论点，即《联合国宪章》没有明文禁止核武器。 已故的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先生曾在１９８５年的大会上建议审议由国际法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以此作为通向全面彻底裁军的进程的一部分。

禁止使用核武器不过是朝向最终彻底消除核武器迈出的一步，却是关键的一步。宣誓放弃使用核武器，既有助于防止核战争的危险，又可使人们相信核武器国家所作的核裁军承诺及其宣称的从其武库中最终消除这些武器的目标。 我们认为这样的公约应当简短明白。 印度每年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后面附有这样的公约草案，篇幅还不到一页。 它将可证明我们具有制止军备竞赛的共同心愿。 虽然它不会使任何一方立刻裁减军备，但它可使核武器成为非法推动裁军努力，并在这一过程中对和平作出持久的贡献。

我国政府认为还有另外两项重要临时措施也具有持久价值，这就是停止核武器试验和冻结核武器的进一步生产，同时彻底中止武器用裂变材料的生产。 必须采取这两项措施，才能确确实实地结束这样的奇观：一方面就裁减和消除核武库进行据说认真的谈判，而另一方面核武库却不断增大。 冻结的道理从物理原理上来看是不言自明的。 要使任何运动的方向逆转，你必须首先把正在进行的运动刹住。为确保武器质量改进的发动机停车，必须禁止核武器试验。

早在１９５４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就在联合国率先提议拟订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 那时，核军备竞赛还处于初期阶段。 他呼吁说，即使不可能立即停止核武器生产，也应缔结一项停止试验的协定。 同五十年代相比，现在更有必要立

即暂停核武器试验，并随后进行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

鉴于这些原因，包括我国在内的六国的倡议把全面禁试条约看作当前最重要的措施，并且集中力量寻求暂停核试验，作为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1985年的《德里宣言》和1986年的《墨西哥宣言》都就这一目标向核武器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苏联发出了呼吁。 我们深为失望的是，我们三番五次的呼吁并没有起到作用，苏联的单方面暂停未能转变成美苏联合暂停，更不要说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暂停了。

最初我们听到的是，缺乏适当的核查能力对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构成了障碍。尽管这一论点从未使我们信服，我们还是认真考虑了这一论点。 六国充分了解核查在技术上的要求并相信自己拥有必要的专门技术和地理分布，能够核查对暂停的遵守，因而表示愿意从中协助，以便于对这一暂停进行有效核查。 另外，由于对监测数据的解释等不清楚而产生的任何疑问，可以通过相互现场视察来解决。

后来有人又提出了其他一些相当巧妙的论点来为继续进行核试验辩解。 我们认真思考了这些论点，但不明白这些问题为什么不能由本会议的一个特设委员会在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过程中讨论解决。 我们认为难以相信的是，有人竟能十分认真地争论说在裁军谈判会议里开始谈判的时机还不成熟，而实际上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已经举行过三边谈判，并且在1980年谈判取消前曾断定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所有障碍几乎都已克服。

到了后来，才看出事情的症结。 对核试验坚持不放，显然是打算研制新的武器系统。 这说明了我们的一贯看法是正确的：即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就设立一个拥有谈判职权的附属机构达成协议，只能归咎于缺乏政治意愿。 如果核武器国家的目前立场不发生根本变化，那么要在全面核禁试条约这么重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是不可能的，那些不针对主要问题的建议当然也是无法促成进展的。 我们现在依然认为核禁试特设委员会的非谈判职权丝毫无助于也无法促进禁止所有核武器试验这一目标的实现。 相反，它只会促使公众舆论误信我们正在进行认真的努力。 我希望尊敬的成员们了解，对于任何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我国政府是无法参与的。

最后，有待本会议审议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战略防御计划的构想是整整四年前首次提出的。 它设想建立一张不可穿透的保护网，把所有进攻性核武器摧毁，使整个国土免受导弹攻击。 它的所谓优点是，可通过防御性行动使核武器失去效用，从而减少核战争的危险。 最近各方对这个计划的评价表明，甚至连最初鼓吹这一构想的人所作的评价也表明，这种说法太过于乐观了。过去二十年来，每一次为对付当时核力量的危险而出现的武器更新都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核武器进攻能力的稳步发展。 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耗费极大，其可能有的任何长处都有可能被对抗措施抵销。 这种新的军备竞赛造成的不确定性具有破坏稳定的作用。

当前对这个问题的辩论带有明显的过去的痕迹。 1932年期间，裁军会议的三个委员会似乎就在与这间差不多的议事大厅开了许多星期的会，要把武器区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结果是徒劳无功。 所有国家的代表团都大展其能，说自己主要依靠的武器是防御性武器而潜在对手的武器主要是进攻性武器。 为了避免再次卷入这种辩论，裁军谈判会议应讨论具体的建议，防止极为熟悉的地球军备竞赛在外层空间重演。

千百年来，人们仰望天空，获得了种种灵感和慰藉。 但是，如不尽快采取适当步骤，禁止研制新的空间武器系统，那么同样的天空会换上凶残的面孔，威胁着要毁灭人类。 即将研制出来的反卫星和反弹道导弹系统、粒子束和激光武器以及其他第三代核武器，将使发生核浩劫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由高度自动程序控制的现代武器却有极为脆弱的一面：已有许多实例说明，出现假警报、计算错误以及人造系统的其他失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方面，应给予优先考虑的是：制止反卫星武器的发展，拆除现有系统，禁止把新武器系统引入外层空间，确保现有各项保障外层空间的和平利用的条约以及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得到充分遵守并根据新的技术进展情况。

不结盟和中立国家的一贯立场是：必须防止空间武器的发展和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各方确认，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应使所有发展中国家受益并符

合其利益，而不论其经济和科学发展程度如何。 外层空间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过去３０年期间，从第一颗卫星发射以来，利用空间进行科学活动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迄今大部分是为了和平的目的。 空间研究拓宽了科学领域，增进了我们对宇宙基本秘密的认识。 它打开了在此之前不可想象的广阔前景，大有可能改变地球上的生存条件。 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都受惠于空间通讯、空间遥感和空间气象学技术，这在几十年前都是想象不到的。 要把握住这些正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巨大可能性，就需要调和各国利益，避免采取任何不利于或有障于对这些可能性作最佳利用的单方面措施。

然而只要核武器国家赋予核武器以合法性，在上述任一方面取得进展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以这种态度来对待军备管制是有问题的。 对于这种情况，印度总理在１９８５年新德里六国首脑会议上指出：

> “五个核武器国家声称拥有这种武器是具有某种合法性的……
>
> 威慑的每一种美称，诸如“灵活反应”以及“有限战争”和“可赢战争”方案等，都假设了可通过不断提高技术精密程度来控制这些武器。质量上的军备竞赛因而是这种军备管制办法的必然结果。 这种军备管制根本不是军备管制。”

一个核武器国家最近不顾两个超级大国所作的为实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而努力的承诺，竟然宣称，核武器一旦发明出来就无法消除，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只是一种空想，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核武器本是用来防止而不是进行战争的。 为了证明这一论点正确，还从欧洲的四十年和平作为例证。 此外，还宣称核武器是阻止和约束区域冲突并防止它们成为全球性冲突的有效手段。 实际上，在核武器成为力量的合法代表这一政治观占上风的国际体系中，区域冲突几乎无一不是全球战略对抗的直接结果。 不结盟的道理就是要设法用国际合作关系来取代全球对抗的逻辑，从而减少大国对抗和干涉引起区域冲突的危险。

我们认为，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立足于恐怖平衡的欧洲和平并不表示其他地区不会发生冲突。 因此，说核武器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认为，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相当奇怪的寻求和平的方式，因为这样作的过程本身就

加剧了紧张局势，增加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这种无视核武器的非人道后果而要我们与核武器共处的主张是根本错误的、恶毒的。 对于这个问题，不结盟国家在哈拉雷首脑会议上表示了鲜明的立场：

> “以核威慑维护世界和平的想法是现今最危险的谬论。 核威慑理论是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不断升级的根源所在，事实上加剧了国际关系中的不安全与不稳定。”

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在促进达成国际协议，使军备竞赛减慢、停止和扭转，并最终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有着关键的作用。 只有在核武器国家能够拿定必要的政治决心，就本会议议程上的各种问题开始进行谈判并愿使谈判得出结果的情况下，裁军谈判会议才能完成其作为裁军领域中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无分大小，都有权——并有义务——作出自己的贡献，而本会议对此贡献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宣言》所载的裁军领域优先次序必须加以恢复。 把注意力只集中在次要问题上而把主要问题置于本会议的审议范围之外，是不会有任何用处的。 印度主张对裁军采取一种普遍性处理方法。 我们并不反对部分措施或区域性措施本身，但是这些措施应该是全球性总体裁军办法的一部分，这样它们才有意义，成为整个国际社会所愿致力的目标。 既然核战争的后果危及全人类，包括没有直接涉入的国家，那么，制定适当措施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就不能仅留给少数几个国家。 因此，我们希望在定于１９８８年召开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积极参加辩论，并希望它们的意见得到必要的重视。 裁军谈判会议也可审议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使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成为裁军道路上一个成功的重要里程碑。

印度签署、批准或加入了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迄今商订的所有多边条约，只有《不扩散条约》除外。 印度没有签署这项条约是因为它是一项不平等和歧视性的条约。 我几乎不需要再次申明，我们永远不能同意加入这样的条约。印度签署或加入了１９２５年的《日内瓦议定书》、１９６３年的《部分禁试条约》、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１９７１年的《海床条约》、１９７２年的《生物武器公

约》、１９７７年的《环境改变公约》以及１９８１年的《非人道武器公约》。印度在裁军谈判中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就有关缔约国承担的义务来说，所有措施都应是非歧视性的。

在日内瓦这里离裁军谈判会议不远的地方，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在进行双边会谈。 会谈刚开始时前景不明，但现在已经有一些新的建议在审议中。就中程和短程导弹早日缔结一项或多项协定固然还不足以消除核威胁，但它将标志着裁减核武器进程的开始。 它可具体说明，只要作出认真努力克服相互之间的恐惧和猜疑，那么在雷克雅未克提出来并几乎达成协议的无核世界的理想是可以变成现实的。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苏联去年提出的关于到本世纪末将核武器从地球表面彻底消除的建议依然摆在桌上。 我们愿意相信，这些建议将作为达成具体协议的基础，以实现会谈所宣示的目标。

主席先生，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常说，人类头脑的进化赶不上现代社会技术发展的步伐。 这句话已得到充分证明：尽管军备竞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代价极高，但它仍然不断升级。 这场竞赛所需要耗费的资源极为巨大。 惊人的全球武器开支是同世界经济衰退的迟缓复苏相关的，也是同世界贸易体系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中的许多结构不平衡相关的。 现代科学技术可以用来有意识地改变人类命运，其程度在历史上绝无可能。 然而，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会正面临着丢失的危险。 在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对于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的呼吁表示了欢迎。 与会首脑认为，举行一次高政治级别的会议来讨论持续不已的军备开支对全球经济的不利影响，现在最适当不过了。 我们期望这个会议可讨论诸如近年来由于大量资源被转用于军事部门而使发达国家经济，从而也使整个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畸形发展等问题。 这种畸形现象影响到并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裁军与发展会议也有必要拿出一些精力来讨论怎样把稀少的资源从军备转用于发展，以防止发展中世界出现不稳定，并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上增进国际和平。

我坦率地表示了我对裁军领域中这个独一无二的多边谈判论坛谈判进程迟迟不前的失望。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没有任何积极之处。 相

反，我们对裁军谈判会议是十分看重的。 我们不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本身，无论是它的构成、规模，还是程序有任何缺点。 裁军谈判会议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受制于其各成员国政府的政策。 如果目前形式的裁军谈判会议辜负了它在１９７８年成立时各方所寄予的希望，那么这主要应归咎于我们个别努力与集体努力的徒劳无功。 就成绩而言，我愿指出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 我希望剩余的问题能很快得到解决，从而尽早缔结一项公约。

那么，裁军的未来前景如何呢？尽管形势不佳，还是有理由抱持希望的。 在当今世界的一些论坛上，有关各国政府和人民正在为和平与裁军而努力。 不结盟运动作为历史上最大的和平运动，是这方面的一个榜样，“六国倡议”也是如此。冷战外交的某些倡导者、鼓吹者和实践者正在改变态度，因为核边缘政策的重负已经无法承受了。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美国和苏联的领导人都已宣布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消除所有地方的核武器。 这些见解所包含的智慧需要化为具体行动。 这是因为我们都处于深渊的边沿，必须竭尽全力，防止滑落下去。 作为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本会议在这方面必须发挥根本的作用。

最后，我希望日内瓦精神取得胜利，激发出必要的政治意愿，使会议得以就我前面提到的与我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直接相关的各种问题采取行动。全世界人民正为大难将届而感到焦急万分。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最后再说一句：我是从外交界半途而退，进入政治舞台的。多谢各位。

主席：

我感谢印度代表纳特瓦尔·辛格先生阁下的重要发言，并且感谢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我请南斯拉夫代表科辛大使发言。

科辛先生（南斯拉夫）：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这位与我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在本月份非常卓越地指导会议的工作。 在担任主席期间，你充分表现出了个人的优秀品质和丰富的经验。

我还想向你的前任，莱丘加·埃维亚大使表示感谢。他在3月份干练地领导了本会议的工作，为本会议的工作作出了他个人的贡献。

今天，我怀着极其愉快的心情向友好的印度的外交部长示意。印度和我国是不结盟运动的共同发起国。我感谢他对我们这次会议作了非常重要的发言。

另外，对印度尼西亚的新大使，阿古斯·塔尔米齐大使我也表示热烈欢迎，祝愿他圆满完成他的使命。

主席先生，1987年会议第一期会议已接近尾声。2月24日我国代表团就我们议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发表了看法。这次我想就本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的工作以及在下一阶段即将采取的行动发表一些结论性看法。在下一阶段中，裁军问题无疑将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本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的工作是在一种认真而相当积极的气氛中进行的。在此期间设立了5个特设委员会来讨论会议议程中5个具体的项目。由于本会议某些成员国在重大问题方面作出了实质性贡献，因此关于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又深入了一步。此外，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还在化学武器公约的进一步拟订和措词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除此之外，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已开始进行活动，虽然拖了一些时间。

我们这样说并不忽视以下这一事实：本会议在核裁军问题方面所进行的工作，与它在这些问题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或者应起的作用相比，还相差很远。更有甚者，本会议实际上无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审议。

现在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双边很快就会提出重要的建议。如果本会议依然袖手旁观，无所作为，那么它的声誉将受到损害。国际社会成员是否还有兴趣、是否还感到必要出力根据有效国际核查来实现裁军，就会大成问题。

这种情况在当前意味着什么，不用说，大家都很清楚。当前我们正在庆祝多边谈判25周年和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10周年。是第一届特别联大为我们这个会议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本会议内外为停止和扭转军备竞

赛作出了认真的努力。 尽管在裁军领域没有出现特别的突破，但却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协议。 多边谈判对于动员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共同实现裁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对于几个主要大国之间的双边谈判，都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即将召开的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毫无疑问将对这一进程以及对裁军谈判会议的贡献作出评价。 因此，现在我们就应该开始考虑：我们应该如何参加这届会议？我们能够为会议提供什么？如何为这次会议作出重大贡献？我们还应该认真考虑如何才能不辜负世界公众对我们的期望。 世界公众把裁军看作是和平、安全和美好未来的唯一保障，把我们这个会议看作是国际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只有它才能确保有关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解决。

主席先生，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使本会议成功地履行其职权？因为我们不仅要考虑到人家对我们的批评，还应考虑多边裁军谈判应吸取什么一些教训。

我们并非没有作出努力。 我们通过以下三个渠道同时进行讨论：全体会议、特设委员会、非正式协商。 有些领域已经取得进展，有些领域所取取的进展不大重要，有一些领域则根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也许这就是对以下问题的答案：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前，我们能够干些什么？应该干些什么？现在，我们距这次会议的召开只有一年的时间。 在此期间，我们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和知识。 我们有决心为实现裁军采取重大步骤，因此，让我们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及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许多裁军建议，促使局势发生积极的转变。 否则，我们不仅赶不上潮流，还会被远远抛在后面。

在化学武器公约谈判中取得的进展是令人鼓舞的。 让我们在其他项目方面也再接再厉。 在这个领域，我们即将找到共同语言。 苏联在本届会议的第一期会议中提出的各项建议为就某些关键问题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 总的说来，由于抱有充分的现实态度、决心和政治意愿，现在我们似乎正在接近实现拟订公约这一最终目标。 至少我们正在争取一定程度的一致意见，以后再很难采取步骤，长期阻挠这一目标的实现。 然而，我们知道，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如果忽视

它们的复杂性，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然而，拟订化学武器公约的组织安排和工作方法可以作为本会议在其他议程项目方面的工作的指导原则。 决定性的一点是，我们没有在无休止地讨论程序问题，而会议同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完全能够相互配合。

能够取得此种成果，应该归功于特设委员会主席瑞典代表厄可于斯大使以及三位协调员，尼文灰先生、马塞多先生和克鲁切先生。

我国代表团希望能够把这一进展化为动力，鼓励本会议不要减弱其活动，加强相互理解和协商的精神，促使本会议各国代表团认识到尽快实现这一目标的责任。因此，我们相信，即使在现场质疑性视察或公约文本这些敏感问题方面，也不难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因为这些解决办法大体上已包括在各种妥协性的建议中。

主席先生，化学武器公约不仅应该成为一部义务法典，也应该成为加强国际关系中相互信任的工具。 而加强相互信任，反过来又可以保证公约的执行。 没有相互承认利益和信任的基础的话，即使是最先进的技术装置也不能够保证有效的核查。 在谈判公约的范围时，当然应该考虑到这个情况。

现在，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都已重新开始活动，应努力拟订措施和结论，有系统地进行辩论。 我们不必首先谈目前在这一方面存在的僵局，因为在后一个阶段可能会比较容易地找出适当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梅斯泰大使和普列塞大使，具有优秀的个人品质和外交经验，必能保证在这些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我不能不就此机会重申我们对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支持。 我们支持他为尽快拟出综合裁军方案提交联合国大会所作出的种种努力。 当然，这需要所有各国代表团作出贡献，特别是那些对已经议定的条约草案中的重要部分依然持保留意见的代表团。 我们希望他们取消这些保留意见，充分进行合作，以便早日完成这一任务。

令人遗憾的是，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特设委员会尚未选出主席，对此我们是无法感到自豪的。 这也是一个道义的问题，由此可看出公

开宣布的不对不拥有此种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和原则究竟是否可信。

事实上，在核领域，我们不仅没有完全行使我们的职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没有掌握事态发展。 有些代表团显然仍不同意进行谈判，虽然核问题现已列入会议议程有了相当一段时间。 而且，众所周知，本会议是一个谈判机构，任何阻挠在这一领域设立特设委员会，或者要求不授与特设委员会谈判权限的做法，都是与本会议的性质相反的，与本会议格格不入的。

此外，正如以前曾多次指出，我们认为，讨论各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或过份强调程序性问题，都是不符合本会议的目的的，与之相反的。

然而，在我们的全体会议上，有人说，只要了解相互的分歧就够了。 其实会议的任务正是为了消除这些分歧，对议程上的各个问题拟订并达成对所有代表团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 如果不这样做，而只是注意到意见分歧，那将是没有意义的。

主席先生，在双边谈判中讨论核武器问题，这本身是一种积极的事态发展。最近提出在欧洲拆除中程核导弹，在欧洲地区之外削减核导弹，提出就战略核导弹进行谈判，这都进一步突出了这一事态发展的重要意义。 这是多年来南斯拉夫所一直主张的。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各项倡议以及美国总统里根作出的积极反应，使美国与苏联之间进行的双边军备控制谈判有希望产生某些积极的成果。国际社会理所当然地期望这一希望能够实现。

然而，我也必须借此机会提请大家注意，许多人提出过正当要求，希望让裁军谈判会议随时了解正在进行的双边谈判。我要再次呼吁参加会谈的双方在全体会议上这样做。

如果进行削减核武库谈判的同时，又在不断发展和生产新的核武器和系统，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那么谈判的诚意是很难使人相信的。

因此，达成一项全面禁试协议仍然是首要目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会议应该毫不拖延地就这个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 现在有许多共同的因素，可能作为这

种谈判的先决条件，使此种谈判有可能成功。 最近几天磋商工作在加紧进行，这可看作是一种刺激和鼓励。

我们还认为，讨论项目2和项目3的最好方式是设立适当的附属机构。 然而，如果本会议无法就每个附属机构的设立达成协商一致意见，那么，就应该寻找方法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在全体会议上讨论，但是讨论的结果应该反映在会议报告中。

主席先生，我们面前面临两个重要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会议。 一个是订于今夏召开的联合国关于裁军和发展关系会议，另一个是将于1988年举行的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 21国集团已在研究如何为第三届特别联大作出贡献，把本会议整体作为这种研究的对象。 不用说，为第三届特别联大作出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对我们会议议程上的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我们也必须对联合国关于裁军与发展关系会议作出贡献，不要让它象最近举行的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一样，落得同样的结果。 这主要涉及会议成败所系的那几个国家。

主席先生，最后，我想表示，我国代表团高兴看到我们设立了一个工作组来研究如何改进会议的工作方式。 我们希望工作组能认识到本会议需要就几年以来列入议程的所有问题继续进行工作，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质性审议，不管是否设立了有关的特设委员会。

因此，我国代表团呼吁，从1987年会议第二期会议开始就采取这一态度，让我们在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召开之前尽可能就议程上的问题取得进展，提出现实的、实质性的建议和解决办法。 我们目前有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抓住它吧！我们相信，这也是人们对我们的期待。

主席：

我感谢南斯拉夫代表的发言，并且感谢他对主席所讲的友好的话。 现在，我请澳大利亚代表巴特勒大使发言。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我们将于下星期休会。 届时，我们将走完了裁军谈判会议第九年的历程的一半。 当我们休会时，其他地方则开始工作。 简言之，那些派我们来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机构于五月份将开始。 审查、评定我们即评定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和其效力的程序。

我指的是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三届特别联大筹备工作的开始。 裁军问题第三届特别联大审议的问题远远超过本会议的作用和效率。 但是，任何人不应对此怀疑。第三届特别联大将努力对本会议进行评价。

众所周知，人们对本会议的作用、在其内部进行改革的必要、和提高本会议的工作效率的必要性都提出了许多见解。 的确，就在第三届特别联大筹备进程开始以前，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将再次举行会议。 其议程将包括审议联合国裁军机构这样的项目。

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议题。 但是，让我向你们至少阐述几点，我认为这几点与我们的工作和本机构审议的问题有深刻的联系。 首先，我从没有听到任何人说本机构是不需要的。 相反，人人都说需要这样一个机构，人人都说他们要本机构发挥作用。 第二，最能表示这种信念的是，联合国的其它许多成员都想加入我们的行列。 他们想成为本会议的成员。 第三，尽管人们都坚信本机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我认为如果说人人都对本会议是否充分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产生怀疑，这也是符合事实的。

这样一种局势充分说明需要改革和变革，并从下个月开始。 在这一进程中，将要求我们说明我们的工作，并说明为什么我们未能达到我们应该达到的目标。我们是这一工作的执行者。 我们必须以具体的方式说明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为维护我们在本机构的席位，而是确保随着审议进程的展开，我们在准确和具体地阐述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中发挥作用，以便这种阐述在注定要发生的激烈辩论和审查的进程中得到考虑。

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你们已进行了九年或十年的工作，那么取得了什么成就。 我建议，我们可以这样地总结我们的工作，阐述我们的成就。

可以这样说，联合国大会给了我们自主权和协商一致的规则。 然后，我们又制定了自己的议事规则。 联合国大会还给我们定了一个议程。 然后，我们又决定仅对该议程的一半进行工作。 联合国大会把我们叫做委员会。 然后，我们决定自称会议。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许多决议，而我们也编写了九或十份年度报告。最后，在四年前，根据这一局势，我们一致同意需要在我们的议程中增加一个题为“提高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效率”的题目。 但是，众所周知，四年以后，就该问题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更谈不到付诸实施。

这就是我们要作的总结吗？ 我国代表团不希望如此，因为这虽然部分属实，但是却忽视了许多明显的事实。 这些事实是：

在我们第一年，即一九七九年年底，产生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国际政治气氛完全崩溃了。 然后，我们不得不处于紧张日益加深和军备日益加大的环境中工作。 但是，我们坚持维护了多边程序和所有国家参加这一程序的权力。参加多边程序的必要性这一权利在第二届特别联大达到顶点。

尽管该届会议困难重重，但在进行过程中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二日有一百万人自动集结于纽约市中央公园向我们呼吁—— 继续努力从事你们进行的工作。 这一场面在世界各地重复发生。 所以我们努力不息。 在这一武器充斥的年代，在维持政治气氛方面我们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有时候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即我们在浪费时间，关键取决于大国或取决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我国政府不同意这一看法。 澳大利亚人民不同意这一看法。但是，跟我们许多同僚一样，我非常高兴的注意到，这些大国本身已不再鼓吹这一论点。 他们已清楚表明，这一程序非常重要，不可能完全由他们自己来掌握。

总之，很显然，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决定，鉴于该机构遇到许多问题，已经处于绝望之中，因此不应该再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会再发明一个组织。

这些就是我们取得的成就。 刚才，我以讽刺口气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的总结不可能充分反映我们所取得的成就。

但是，我们也许在我们议程项目的实质内容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 显然，这种成就是直来直往的、缓慢的和逐步取得的，因为裁军工作的性质就是如此。在该领域不可能一下子取得很大成就。 我们在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外空和核试验方面取得了成就，尽管在这些方面我们在过去三年碰到了巨大困难，但裁军谈判会议有了足够的工作文件为未来关于核禁试的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科学专家小组在侦察地下爆炸事件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 我认为，我们在全面裁军方案方面的努力即将取得圆满成果。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讽刺和抹煞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不是正确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我们工作的时代充满困难，有时候显然是黑暗的，但我们始终使希望之火长明。

现在我要谈谈我们议程中的四个项目，在这些关键领域我们取得了进展。

首先是化学武器。 裁军谈判会议与会者普遍认为公约已经弄好，是我们可以结束的工作。 缔结公约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任何人都不应低估这一事件对世界以及对本会议的生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目前，裁军谈判会议非正式性磋商主要围绕着质疑视察问题。 我认为大家都同意，这是一个需要迫切和满意解决的问题，以便我们能够逐渐实现普遍公约的目标。 我愿花点时间谈谈质疑视察问题。

澳大利亚的立场是，如果需要这样一种制度，就应该包括在公约中。 我们认为这应该成为强制性制度，但是我们认为非到万不得以不得引用。 这应该是主要特点。 轻易使用质疑视察制度的问题看来引起普遍关注。 我们认为应该仔细对待这一问题。 让我说明我的意思。

确实，这些都是事实。 公约的基本义务都是极为重要的。 在加入和不加入该公约国家之间具有明显的区别。 当然，跟其他类似的条约一样，每个国家都得做出选择：你是否愿意禁止化学武器，你是否愿意加入这一制度。

任何国家一旦作出选择，就得立即承担一些根本的义务，而且这些义务将立刻受到核查。 他们将必须宣布他们拥有的储存。 这些储存必须予以销毁，对此必须进行有效的核查。 他们必须同意有关的工业接受不断的例行侦察，以便确保不生产新的化学武器。

这些就是基本的义务，毫无疑问，弄清承担和不承担这些义务的国家之间的区别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我的论点是，该领域让人们可以表示诚意，因为承担这些义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与拒绝承担义务形成明显的对照。 诚意的一个因素应该扩大到那些已承担了义务的国家，以区别于那些没有承担义务的国家。

此外，公约本身并将培养这一诚意和信任，而两者又是任何一个普遍军备控制制度的基础。 随着公约缔约国数目的增加，和我们在确保充分履行公约义务而进行日常视察方面的经验的增长，对公约的信心也应增加。

我说这些话是根据我国代表团的看法：我们承认需要强制性质疑视察。 为什么，根据我刚才所阐述的这一制度所包含的基本义务，这就是必须的。 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在某一阶段，参加了公约的某一人、或某个国家企图逃避其义务，其他人把这一情况叫做坏人或疯子企图逃避已经生效的公约所包含的义务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使人们注意这一情况的制度就需要质疑视察。 但是，对这制度的发展提出了疑问，理由是它可能被随意使用。 这一可能性永远存在，即所谓的疯子或坏人反对这种制度，但是我认为，我们对这一可能性的忧虑应采取正确的的看法。 不应让这种忧虑超越公约的其他主要问题。

我们不应该使我们处于这样一种情况，如某人叫喊——让我们制定一个法律，其中规定“你不应杀人”。 这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但是人们指出，这可能常常遭到违反，其他人可能被杀害。 如果对这一情况的回答是，决定不制定一个“你不应杀人”的法律，那么，其例外的情况将会超越根本的原则。 这是不应该发生的。

解决质疑视察问题的办法是考虑需要制定何种证据规则，和建立何种实践机构，这就是我们所要提出的建议，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会加以考虑。 可以确保的是，一个国家说“我对你提出质疑”还不够，而这个国家最好说——我有事实根据你在某日某地发生了该事。 我要到现场查看。

这种证据规则在其他法律领域是很普遍的，在这里也可以采纳并带来益处。这里所需要的就是有一个机构，能够迅速确保妥当适用证据规则。 现在我想谈谈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重要问题。 任何人都不应怀疑该问题本身极为重要并与本会议的持续存在息息相关。 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我们大家有权参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一共同目标。 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裁军谈判会议将在该领域受到极为仔细或严格的考验。

如果我们退出该领域，将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指责。 所以，我们再次同意恢复该问题的委员会，这不是一件小事。 关于该委员会的职责具有分歧意见，但是我们认为，基本现实是本会议必须有一个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委员会。 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委员会。

我们认为该委员会应该根据某些基本现实来进行工作。 这些现实中的首要一点是，现在外层空间被广泛地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包括相当数目的军事目的。第二，现在已经有一个管制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制度。 但是第三，局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的确，情况变动极大。

它涉及现有或已知外空制度内的技术发展。 还包括新的方案、研究方案如美国和苏联正在进行的这类方案。 它涉及领域的扩张，包括通过让新的国家进入外层空间，这些国家过去没有在外层空间进行工作或在外层空间没有物体。

其后果是，我们需要分析这些变化。 我们需要查明现有法律制度现在是否存在或可能出现漏洞，以便根据这些分析以及所查明的差距或要求，我们能够提出改善。

我们确实相信这是一个适当的题目并必然引起多方关注。 例如，我们可以审议合乎需要地或人们能容忍地使用卫星的问题。 我们可以审议新研究的发展方向，包括两个超级大国进行的关于弹道导弹防卫的研究。 我们可以提出疑问，就是确保外层空间仅为和平目的而使用的制度而言，这些研究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在这方面，我要说，我国政府极为重视那些真诚向我们公开其所进行的研究的国家。我们对美国进行的研究方案颇为了解。 很遗憾，我们对苏联进行的这类研究不甚了了。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更多，那将给我们带来帮助。 我们将在本机构内继续努力以确保维护遵守现有协定的重要目标。

随着外层空间使用的扩大，我们可以共同查明，需要什么样的建立信任措施，可能的卫星监测机构能发挥何种作用。 我们也可以审查已改进的外空物体登记制度的作用。 我们也可以审议保护有用卫星的协定。

在这方面，我必须提到我国政府提出的保护卫星和有关地面站的建议，它们为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

这些仅仅是宜于多边机构审议的题目的一部分。

总之，我们认为，我们面临着一个明显的选择。 现在，国际社会必须合作，以确保维护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原则，否则以后会陷入混乱。 必须清楚，这一合作与其他的主要目标具有直接的关系，正如美国总统和苏共总书记所说的，确保大量削减战略核武器并最终消灭之。 在地球上的这一目标与防止在外空进行军事竞赛的需要之间具有明显的联系，这是勿庸置疑的。

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如果我说，我们认为，这首先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继续无所作为，我们将遭到严厉谴责，本会议对这样的话决不会感到吃惊。 事实上，本会议在过去两三年所处的情况下，做了杰出的工作。科学专家组工作一贯极具建议性。 正如我前面提到，在有关实现结束核试验这一目标的各个方面已经有了许多重要的工作文件。

但是，世界在该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继续向前。 试验仍在继续进行，而且苏联最近恢复试验一定提高了去年已达到的试验水平。 该试验方案迅速恢复，我认为有一切理由相信这一试验将继续进行。

核武器扩散的危险日益增加，这是我国政府深感忧虑的问题。 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国家继续为它们进行这种试验的目的和为什么进行试验重新下定义。 它们进

行这些核试验方案并不是毫无目的的，它们向公众提供的关于进行核试验方案的理由也是十分动听的。 美国和苏联恢复双边讨论继续取得进展，我认为这一进展是建设性的。

因此，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发生，世界在核试验领域继续向前—— 我们的议程项目 1 —— 但是我们的速度没有跟上。 我们需要一个委员会。 我们需要尽早成立一个委员会。 我们需要结束毫无结果的关于该委员会职权范围这一小事无休止的争吵。 差距很小，一致意见就在眼前，我知道，主席在该领域采取了主动行动。我们需要该委员会，我们迫切需要这样一个委员会。 就实质和外界对我们的期待而言，这是本会议关注的一个主要领域，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如何才能够最好地回答我们的批评者，我建议答案是成立核试验委员会。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我只想指出已经取得的重大进展和今年将结束这一项目的真正前景，这一切要归功于裁军谈判会议。 这一切尤其要归功于罗布尔斯大使。

我们议程上还有其他项目，关于这些项目我认为鉴于其性质和协商一致的规则，它们得到广泛而适当的处理。 另一方面，在我们进入审查的这一阶段，需要重新审议的问题之一是我们的议程本身。 我列举了一些事实，说明本会议理应大力进行的十项基本活动。 如果问到在这十个项目中我们正在积极从事工作的有几个或有哪几个属于我们议程中的积极项目。 实际上不超过五个。

这是重新审查我们议程的理由，但是，我还要增加另一条令人吃惊的理由，即不断扩展的全球军备经济和常规武器国际买卖。 如果我们保留一个不解决公开和秘密进行常规武器国际买卖这一可怕现象的议程，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要求人民真地相信我们能够解决全球裁军问题呢。

最后，我们将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提高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效率。 也许，由于过去几年我们经过了困难的时期，因此，本会议的实质内容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为形式所取代。 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是我们对外形象中的一个消极方面。

所以我们极为欢迎重提提高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效率的题目。 我们认为，在审查过程中，我们应该开始重新审议我们的议程。

除了上述两条原因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如果我们不做其他人也会去做。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一点自身检查是再健康不过的了。 我们当然应该审查议事规则第２３条，该条与附属机构有关，在这方面我们碰到了许多不必要的困难。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铭记，裁军谈判会议具有一个总的任务，进行裁军谈判的总任务。 我国代表团坚信，我们应该制定关于编写我们报告的新规则。 去年底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一致意见。 其所以能达成一致意见是因为，报告是我们会议情况所从事工作的陈述。 它们应该是认真地反映事实的文件，我们需要制订新的规则确保未来的报告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第一个十年结束时唯一成果就是十份年度报告（我肯定事实不会如此），那么我们尤其需要这样的报告。

最后，我认为裁军谈判会议的确渡过了一些极为困难的时期。 但是，我们将受到重新评价，这不是坏事，因为我们必须向那些派我们来从事这一独特工作的人负责。 在这一审查中，军备控制方面的未来的多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我们进行，毫无疑问，多边裁军谈判在很大程度上也由我们进行。 因此我认为，也许就是同意在我前面发言的南斯拉夫同事所说的话，当我们休会完毕后，今年夏天将极为重要。

我作了一些评论的四个领域—— 核试验、化学武器、外层空间、综合裁军方案—— 是我们应该取得实际进展的领域，也就是完成国际社会赋予我们的任务。我们也将为维护这一重要的裁军机构尽最大努力。

主席：

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并且感谢他对主席所讲的友好的话。 因为他提到他欢迎提高本会议工作效率小组开始工作，我想通告本会议成员该小组将于明天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议。

现在我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汉森大使发言。

汉森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美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样，欢迎尊敬的印度外交部长辛格先生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他出席会议使我们感到荣幸。 我们相信，他的访问将使他了解我们的工作，有助于他在印度政府中所担任的要职。 我们还欢迎新任印度尼西亚代表哈尔米德齐大使来参加会议。

美国代表团认为，4月15日结束的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专家会议是成功的。通过这次会议，拟订了该公约第二次审查会议最后宣言所议定的为支持和巩固反生物武器的规范而采取措施的模式。 美国代表团向参与这次会议的尊敬的专家们以及Bo Rybeck 博士和全体瑞典代表团表示祝贺，他们作为专家给予的指导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还应该感谢奥地利大使朗格先生的政治监督。

美国将充分执行和遵守该会议为提高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明朗度而制定的模式。我们也期待所有其他缔约国这样做。

1987年裁军谈判会议的春季会议很快就要成为历史了。 虽然所取得的进步是难以准确衡量的，但美国代表团认为，这个多边谈判讲坛内部和外部所发生的事情都增进了它的目标。 进步的种子已经在一些领域里撒下，现在正在发育中。

出于这种精神，我简单谈论一下最近的事态发展，我先谈美国同苏联之间的双边谈判，然后谈谈本会议议程上的一些问题。

本会议的代表无疑都知道了，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从4月13日至4月15日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重要的讨论。 讨论范围不仅限于军备控制问题，还涉

及包括人权、区域问题（例如苏联武器力量继续占领阿富汗）、经济事项以及美苏双边关系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这次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秘密对话，并不适合于在公开场合谈论。 尽管如此，我今天将尽可能讨论同本机构工作有关的军备削减方面的问题。 在莫斯科曾讨论了关于从欧洲撤走全部远程、中程核力量的协定的要点，并且取得很大进展。 此种协定的基本结构将采取里根总统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雷克雅未克所讨论的形式；也就是说，允许苏方在亚洲拥有１００枚ＳＳ－２０远程导弹弹头，同时允许美国拥有类似系统的１００枚弹头。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继续提倡彻底消除这一级武器。 由于苏联不准备在这一基础上谈判，所以美国勉强同意将这类武器系统减少到双方各１００枚弹头。

协定中所规定的削减将在４－５年内实现。 看来，苏联和美国都认为有必要采取十分严格和透彻的核查手段。

但是，尚未议定中短程核导弹的问题。 双方同意限制这类武器的数目，并认为这种限制必须是全球性的。 苏方表示愿意将限额定为零。 但这是在莫斯科首次提出的新提案，需要仔细的研究和分析。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不能由于大幅度削减某一级武器而增加使用其它类型武器的可能性。 所以，美国将同欧洲的盟国一起认真考虑保护和增进欧洲稳定与安全的问题。 当然，还要考虑到苏联在常规和化学武器方面的优势在中欧的潜在影响。

在这方面不妨回顾，从１９７０年代初开始在维也纳进行的关于双方均衡削减中欧武装力量的谈判，一直未能有效地处理中欧常规力量存在的不均衡现象。这使我们难以理解苏联所谓积极解决欧洲常规力量不均衡问题的愿望。

美苏官员的莫斯科会议在战略武器和空间问题方面比较不成功，但仍然基本上同意双方将各自的战略武器削减５０％。 这里要再次谈到在雷克雅未克所讨论的方案：即只允许6,000 枚弹头和1，600个发射器。 双方将继续研究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的问题。 而且双方已经议定了计算重型轰炸机的办法。 同时还议定，核查措施必须严格、透彻。

虽然在莫斯科未能就空间问题取得很大进展，美国仍将在日内瓦的核武器和空间会谈中积极、努力地继续这一方面的工作；而且美国政府在研究新技术用于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潜力期间将继续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

核试验是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方面，美国仍然相信，首要问题在于通过谈判为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６年关于将地下核试爆限制在１５０千吨以下的条约寻找更好的核查办法。 双方在莫斯科议定，精确地测量和核查核试验的当量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苏联主张以地震学办法进行核查，而美国则认为采用一种叫做CORRTEX的办法进行现场测量最为有效。 专家们将在下月于日内瓦举行的下一轮双边核试验专家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预期要讨论的一项建议是关于每一方在对方试验场上进行核试验的设想。

关于本机构的工作，美国代表团注意到，若干成员表示希望就第一个议程项目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我要重申我在２月２４日所作的申明：美国政府的立场是，核试验问题同削减核武器密切相关。 但是，美国代表团认为，该委员会现在应该根据适当的非谈判性职权来开展本职工作。 而且，美国当然支持裁军谈判会议科学专家组正在进行的工作。 我们认为，应该祝贺他们在交换地震数据方面所作的工作。

莫斯科会议还使双方更接近于达成关于建立降低核危险中心的协议。其基本概念是美国同苏联协力减少战争的危险。 当然，这是同本会议的议程项目３密切相关的。 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此种中心达成双边协定。

主席先生，昨天是战争中首次使用毒气七十二周年纪念日。 美利坚合众国对于伊朗和伊拉克长期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感到痛惜。 这一悲剧看来正在柬埔寨重演。 据称，在那里有近千平民死于越南人使用的化学武器。 继续使用化学武器这一事实说明，１９２５年日内瓦议定书这样的武器限制协定不能仅仅停留在庄严的誓言上。 将来不论以何种形式禁止化学武器，都必须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作为实施机制，以获取化学武器所必须付出的高昂的政治代价来遏制各国取得此种武器，并使所有国家由于知道所有其他国家都在充分履行其承诺和义务而感到放心。履约的关键在于核查。

国务卿舒尔茨、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和他们的顾问还讨论了本会议正在进行的关于全球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 他们注意到，美国设有销毁化学武器的设施，苏联也正在建造此种设施。 国务卿舒尔茨和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同意，派专家到对方的场地观察销毁程序，是增进化学武器能力最大的国家之间信任的一个步骤。 我们欢迎这一行动以及尊敬的苏联代表团团长纳扎尔金大使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表示希望消除西方的不信任感。

在这方面，我荣幸地代表美国政府邀请纳扎尔金大使和有关苏联专家访问设在犹他州Tooele 的美国化学武器销毁设施。 同时还可以访问一个化学武器库。我们建议在今年１０月１９日那一周进行访问。

我国代表团还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宣布苏联已经停止生产化学武器。我们假设，在停止生产的同时，也停止了战剂储存的大气测试并停止将战剂装入弹壳。

苏联现在所采取的行动是美国在１９６９年已经单方采取的行动。 不需要多少数学知识就可以计算出从美国停止生产化学战剂以来的１８年中，苏联该生产了多少战剂。 同样明显的是，最近制造的化学武器在技术上要比大约２０年前所生产的武器更为先进。

出于这些考虑，美国政府决定将其化学武器能力现代化。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仍然致力于达成一项协定，以便销毁全世界的所有化学战争能力，为人类永远消除这些恐怖武器的祸患。 这种公约将要求议定一种有效的核查体制，既能够遏制违约行为又能够使人们相信自由地作出的承诺得到履行。

看来裁军谈判会议现在已普遍认识到，有效的核查意味着，必须通过现场视察来消除对于一国是否守约的怀疑。 在指控使用和怀疑所申报的地点和设施的情况下，质疑视察将导致现场视察，这一点是每个人都承认的。 另外一个倾向是接受类似的条款，即规定一旦提出质疑视察的要求，便必须对未申报的生产设施进行现场视察。 美国代表团认为这些进展是积极的，我们将认真研究。

近日以来，对于采取其他措施来解决同未申报的储存有关的质疑视察问题进行了某些讨论。 我国代表团提出的问题是，除了进入仓库以外，有什么措施能够使人相信仓库内不存有化学弹药。 4月16日，纳扎尔金大使试图提供答案。 我国代表团必然会研究他提出的意见。 然而，大气抽样将表明，所使用的装置并不能检测空气中的化学物质，仅此而已。 另外我还要指出，一座设施的外形构造可能有助于确定该设施可能的用途，但并不能确定其内容。 而且我还要指出，美国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施并不一定具有纳扎尔金大使所说的“通风系统、特别排水管道以及空气过滤和废水处理设施”。 当他访问我们位他州的设施时，我们将能够证明这一事实。 这样又回到一个基本事实：从外部观察一个设施无法保证其内部没有化学武器。 从政治意义上讲，完全不许进入仓库显然会使人认为里面实际存有被禁止的材料。

我国代表团并不反对在开始实际视察前的一段时间内考虑采取其他措施。 然而，我们的研究和分析尚未发现任何其他合适的办法。 此外，也不应该利用值得考虑的任何其他措施来推迟视察的进行。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目前大家普遍赞同在提出质疑视察要求的时候立即派出视察队前往将被视察的现场。 我国代表团还将密切注意这一最新动态。 我们还注意到大家越来越倾向于不要在视察要求和实际视察之间插入任何体制。 美国的立场是，有必要设立一个调查小组来处理随便要求视察的可能性，但如果会议朝着不在要求与视察之间进行任何筛选的方向进展，我们也将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在同意苏联代表团4月16日提出的以下基本前提方面并不存在困难：协定的缔约国承担的义务必须是完全平等的。 我相信，这里的所有与会者都赞同这一意见。 美国代表团1986年4月3日提出的对CD／500号文件的修订目的就在于肯定这项原则。

最后，关于在全球范围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不能压缩为一个单一的问题，也不能仅仅作为少数几个国家的问题，否则，我们可能早就达成了协定。 但是，派代表出席本会议的每一个政府都必须认真地分析每一种新思想，确定这种思想如

何适应该国政府的政策、原则和国家安全利益。 我们决不应忘记，首要的目标是拟订一项能为所有国家带来更大安全的有效、全面的公约。 目标决不只是达成一项协定。

出于这一思想，我还要回到原来的话题。 裁军谈判会议内外都在出现重要的事件。 美国将在这一论坛的内外努力工作，促进达成公平、可核实和起稳定作用的的军备削减协定。 这就是国务卿舒尔茨访问莫斯科的目的。 美国认为这次访问表明，在不太久的将来有可能就削减中程核武器的问题达成一项协定。 当然，还需要进行许多磋商和艰苦的努力。

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也是如此，美国代表团认为，在阐明问题和解决问题方面，特别是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作。

主席：

我感谢美国代表的发言，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纳扎尔金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首先，我谨对印度外交部长辛格先生出席裁军谈判会议表示欢迎，苏联与印度发展了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友好和密切合作关系，我们最首要的愿望是一个没有核武器和暴力的世界。 这一点在关于无核武器和无暴力世界的原则的德里宣言中得到了特别强调，这一宣言的签署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印度的成果。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印度外交部长的发言是对本会议工作的重要贡献。主席同志，我还愿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印度尼西亚大使塔尔米德齐先生。

今天，苏联代表团愿向本会议与会者通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今年4月13日至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

这是对国际安全和苏美关系中心问题进行的深入广泛的讨论。戈尔巴乔夫总书

记和舒尔茨先生的会见为这一讨论定下了基调，这一讨论促进了对双方立场的更好了解并为今后使立场接近打下了基础。 在就核武器和空间武器问题以及削减和消除武器的其它重要方面广泛交换意见时，苏联方面果敢地将重点转为利用由于苏联外交政策的主动倡议而出现的达成协议的巨大可能性。

在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舒尔茨国务卿之间的会谈之后，原则上达成了共同协议，加强努力使关于中程导弹的雷克雅未克协议生效。 苏联方面特别强调愿意起草关于这一紧迫问题的协议，并表示准备为此目的建设性地解决短距离中程核导弹问题。

舒尔茨国务卿表示赞同有关中程导弹的雷克雅未克方案，对于我们关于射程为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的短距离中程核导弹的提案，他提出若干保留。 我们提出这方面提案的目的正是为了考虑西欧所表示的忧虑并促进解决中程导弹问题。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表示准备在关于中程导弹的协议中包括一项苏联方面在相对较短，严格规定的时限以内消除其在欧洲的短距离中程核导弹的义务。 但是，舒尔茨国务卿仍然坚持美国有权研制这些武器并大致按照苏联销毁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撤出的短距离中程核导弹之后所具有的此类武器数量部署这类武器。这真是令人大惑不解。 看来，当苏联准备单方面消除这一级别的导弹时，当苏联坚定地承担义务在例如一年的时间内在整个世界面前这样做时，美国将继续以这类导弹武装自己。 这与裁军进程的核心意义背道而驰。 舒尔茨国务卿所作的解释显然意味着：美国政府及其北约同盟并不准备将短距离中程核导弹削减为零。他们对这一问题还没有一个最后立场。 舒尔茨先生被告知，我们走的将比在布拉格所声明的更远，并准备消除战场导弹。

考虑到会谈时提出的新问题，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同意，美国及其同盟有必要思考所有这些问题。 但是，重要的是要明白，当苏联正单方面消除短距离中程核导弹即整个级别的核武器时，要求重新武装是荒谬的。 另外，苏联领导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起草有关就战略进攻性武器进一步会谈以及一项关于反弹道导弹防御和核试验协议的关键条款的努力的具体提议，这一提议与签署中程核弹协议一起可以成为一项高级协议的议题，以及制订在美苏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的基础。

关于试验核武器的问题，苏联方面声明在全面谈判的进程中争取彻底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坚定决心。 为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我们表示愿意联合起草一项方案，使得有可能批准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６年的协议，并就实际削减爆炸力和爆炸次数达成协议。

在我以前发言的美国大使汉森先生提出了核查的问题，特别是Corrtex方法。就如美国专家自己所承认的那样，美国所提出的这一用于确定核爆炸规模的流体动力学方法提供不了所要求的测量精确度。 它允许很大的误差可能性—— ３０％左右—— 这在测量小规模爆炸时实际上是根本没有用的。 我们认为，汉森大使发言中也提到的较为可靠的方法是地震核查方法。 这方面我们已经提出了有关的提案。我们还特别提出进行国家级的联合试验。 在苏联和美国的试验场地利用地震仪器，以响应美国和苏联科学家的倡议。 双方可交换试验的结果。 我们不排除在苏联的试验场地进行一次美国核爆炸，在美国的试验场地进行一次苏联的核爆炸的可能性，汉森大使的发言也提到了这一点。 在象我们建议的那样对地震核查方法进行测试之后，专家可进行会谈，对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进行比较。

美国方面承认有必要解决重大的安全问题。 但同时却显得并不准备对一系列具体的苏联提案作出建设性反应。 双方同意将继续进行各级别上的谈判，包括外交部长会谈以及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安全和裁军问题的会谈，并铭记着在莫斯科进行的意见交换。 在这方面，双方重申，总目标是起草实质性的和双方可接受的协议。 总的来说，双方评价了世界政策及苏美两国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的讨论，认为这是及时和有益的。 特别是，对区域性问题进行了坦率和充分的讨论，特别强调了那些特别激化，对国际和平构成严重威胁的问题。 在这方面，决心继续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就广泛的区域性问题交换看法。

关于区域性冲突，在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舒尔茨国务卿的会谈中，我们指出我们感到在美国，这些冲突被看做是为操纵冲突的水平、强权政治和反苏宣传提供了永久的场所。 如果情况确是如此的话，我们的关系将经受非常严峻的考验。 我们认为，不得把区域性冲突转化为两个制度—— 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冲突政策。

如各位所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签署了一项苏联和美国之间关于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进行合作的协议，规定苏联和美国科学家联合进行活动，探索太阳系、空间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球科学、太阳—地球通信物理以及空间生物学和医药。 在双边合作的其他问题上进行了建设性的和实质性的意见比较，提出了发展和扩大合作的新可能性。 该次访问还包括讨论与禁止化学武器谈判现状有关的问题，特别是质疑视察问题。 苏联方面指出，谈判中仅有少数问题尚未获解决，如果我们加强努力，已经开辟的前景是实际的并且是有希望的。

好几代人一直渴望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错过禁止此类武器的现有实际机会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讨论了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会谈的结果。 政治局强调，美国政府从给舒尔茨先生的信息中所得到的结论，以及苏联领导在会谈中提出的提议将决定是否可能早日解决主要的裁军问题，首先是中短程导弹问题，以改善苏美关系和国际事务的现状。 苏联领导准备以积极对话的精神和相互理解的同样愿望共同解决这些问题，这种精神和愿望是在莫斯科与舒尔茨国务卿进行谈判的标志。

主席同志，请允许我就与今天听到的汉森大使关于禁止化学武器问题发言有关的几个问题阐述意见。

我有兴趣地听取了他关于可用于查明秘密储存的替代性措施的看法。 这些看法毫无疑问将由我们的专家进行研究。 我认为，关于替代性措施的对话从谋求解决质疑视察问题的角度来看是十分有前途的。 我还注意到美国代表团关于调查团的灵活性。 我们欢迎美国代表团重申所有公约缔约国义务平等的原则。 这是重要的，因为以前美国的提案在这一方面引起了严重的困难。 至于美国代表邀请苏联专家今年十月访问美国设在犹他洲Tooele的化学武器销售设施，我们对此邀请表示感谢；我们将认真地加以考虑并作出答复。

我同意汉森大使所说的，即新的化学武器在技术方面比２０年前生产的化学武器要先进，由于这一原因，生产二元化学武器的计划引起了全世界的忧虑。 由于

这一原因，我们呼吁不生产包括二元或多元类型的化学武器，在发出这一呼吁时，指导我们的愿望是尽早完成禁止和消除化学武器公约的工作，为此目的创造必要条件。

最后，我要评论一下汉森大使关于所谓武器不平衡的话。 西方经常提到这种不平等，这种不平衡。 的确，由于历史、地理和其他原因，欧洲双方的武装力量是不对称的。 我们赞成消除某些内容中出现的不平等，但是不赞成由落后一方增强军力，而赞成由先进一方削减军力。

主席：

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今天发言者名单到此结束。现在是否还有任何其他代表团想要发言？请委内瑞拉代表发言。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我谨愿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汉森大使和纳扎尔金大使，今天，他们给了我们关于舒尔茨国务卿和苏联领导最近在莫斯科会谈的宝贵资料。 委内瑞拉和其他一些国家一起，一再呼吁进行双边会谈的主要国家有必要使本会议不断得到关于这些谈判进展的消息，有必要保持一个有结构的信息渠道，使本会议及时地得知这些会谈的进展。 南斯拉夫大使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也提到了这一问题。 因此，我们感到，对本会议的这一可被称做“glasnost”的政策是十分令人欢迎的，对此应加以进一步的推动。 我们希望两个主要大国的代表将继续向本会议详细报导在这两个国家间进行的双边会谈的进展。

主席：

我感谢委内瑞拉代表的发言。 是否还有其他代表团想要发言？没有。

现在我想要提到本会议１９８７年会议第二期会议开幕日期的问题。 我的理解是，这一问题已在各小组进行了讨论，同时我们也知道即将上任的６月份主席的

看法。 经过磋商后，看来普遍同意，我们应于6月9日星期二开始年会第二期会议。 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的话，我们将在该日上午10时召开第二期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本会议同意于6月9日星期二召开1987年会议第二期会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

在我的要求下，秘书处今天散发了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在下星期内召开会议的时间表。 如各位所知，根据我们的工作方案，今天第一期会议将于4月30日星期四结束。 和通常一样，时间表是指示性的，必要时将作出变更。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这一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

在休会之前，我想提醒各位，明天星期五上午10时在第一会议厅将召开一次有关议程项目1，“核禁试”的适当组织性安排问题的非正式不限成员名额磋商会议。

由于没有其他事项，现在我将宣布全体会议休会。 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4月28日星期二上午10时召开。

会议于下午12时35分结束。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CD/P..409
28 April 1987
CHINESE

第四〇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会议于1987年4月28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GE. 87-60679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４０９次全体会议开始。 按照工作计划，会议今天将继续审议议程项目８“综合裁军方案”。 根据议事规则第３０条，任何成员都可以就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发言。

我想告诉大家我打算在登记发言者都发言之后，立刻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审议非成员国关于参加会议工作的请求。 全体会议将在非正式会议之后复会，继续审议该请求。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保加利亚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巴基斯坦代表、法国代表。

现在我首先请今天第一个登记发言的保加利亚代表特拉格夫大使发言。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主席同志，裁军谈判会议１９８７年春季会议就要结束了。 在我们看来，春季会议的成败十分明显，无须加以详细的评论。 我国代表团一方面对会议的议程和工作计划没有拖延即获得通过、以及对设立了五个委员会、其中四个已经开始工作，感到满意。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指出，我们对会议未能着手处理其议程上的优先项目—— 核裁军问题—— 感到失望。

在本届会议期间，在苏美关系方面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件。 人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这些事件的发展，因为它们带来了希望，使人们感到恰当的一致意见或协定能够达成，从而开始欧洲和世界的核裁军进程。 在此方面，我国热烈欢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最近在布拉格宣布的倡议。 在我发言之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外长，博胡斯拉夫·赫努佩克同志以及我的一些同仁已经谈到了这一倡议，因此我仅想简短地谈几点看法。

苏联提议就裁减和随后消除在欧洲部署的射程为５００至１０００公里的导弹题开始谈判，以期解决最近中程核导弹谈判的一个障碍。 我国代表团认为，谈判期间谈判双方应承诺不增加其在欧洲的用于作战的战术导弹的数量，这是再自然也不过了。 我们希望，苏联的新倡议能够排除危险，使中程核力量谈判不致应短程

导弹问题而受阻。 我们记得，苏联领导人还作出了另一个重大让步，同意：各方在签订中程导弹协定时也有义务在明确较短时期内消除一切战术作战的导弹。 毫无疑问，如果要裁减并最终消除全部类型的核武器，就必须建立一个严格而有效的核查制度，保证协定得到遵行。

一段时期以来，有人企图把中程导弹的协定与常规军备和常规武装力量的裁减挂勾。 我们认为，这种尝试并非希望促进苏美的日内瓦双边谈判。 也许应该提醒一下，华沙条约成员国在布达佩斯曾经提出一个方案，建议把武装力量和常规军备的裁减同战术核导弹和军用飞机、核武器炮弹和其他战术核战争手段的问题联系起来解决。 目前，在维也纳，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和北约正在进行磋商。 在这一问题上，有人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想法，即召开一次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国家的外长会议，以决定如何开始全面谈判，争取大幅度地裁减武装力量、常规军备和战术核武器。

在上届全体会议上，我国代表团聆听了汉森大使（美国）和纳扎尔金大使（苏联）的发言。 他们向我们报导了谈判的进程，以及在舒尔茨国务卿访问莫斯科期间举行的会谈。 我们非常欣赏这一情况介绍。 目前令人感到鼓舞的是，莫斯科和华盛顿都表现了乐观的态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就中程核力量的裁减达成协定。

主席同志，今天我想详细谈谈议程项目3，即“防止核战争，包括所有有关事项”。 议程项目3是十分重要，是无须加以证明的。 但一个听起来似乎是十分荒谬、但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是，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该项目已经陷入了无人过问的状况。

早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世界各国就在大会《最后文件》中宣布，“消除世界大战——核战争的威胁是当今最关键、最紧迫的使命”。 在1978年，人们就一致认为，“世界各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为保证避免使用核武器，防止核战争和实现有关目标，应尽速审议为上述目标而提出的各项提案，并在可行的情况下通过国际协定来实现这些目标”；以及“各国为创造国家间国际关系的有利条件，以拟订一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和平行为守则，从而防止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应积极参与此方面的努力”。

防止核战争的问题于１９８３年被列入会议议程。 自１９８４年以来，这一问题成了一个单独审议的项目。 迄今为止，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了十七项以上的决议，重新采取有效行动防止核战争的必要性，并邀请裁军会议作为最高度优先事项开始谈判，就采取适当和切实的措施以实现这一目标而达成一致意见。 这些决议得到了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的赞同。 从１９８３年至今，裁军谈判会议收到了３０多份有关议程项目３的文件，其中１３份工作文件载有防止核战争的具体措施建议。 很明显，这些文件反映了非常广泛的观点、意见和提议，因为它们是由社会主义国家集团、２１国集团、西方国家集团和中国提交的。

裁军谈判会议迄今尚未开始项目３的具体工作，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我们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但迄今仍不能就一项纯粹是程序性的决定达成协议。

我们经过深思认识到，设立特别委员会是目前就会议议程项目进行多边谈判最好的方法。 这一方法也适用于项目３。

我们认为，２１国集团提交的CD/515/Rev. 2号文件继续为寻求折衷解决办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事实上，这份文件所提出的暂定授权的目标并不大，即裁军谈判会议请求特设委员会“审议与议程项目３有关的各项提案，包括防止核战争的恰当而切实的措施”。 换言之，暂定授权所要迈出的将是很小的第一步，而这一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一个国家集团的立场，会议对项目３实际上是无能为力，这使我们感到很大的失望。 会议对其议程上的一部分项目也未能履行其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责任，这是事实。 然而，关于项目３，人们必须认识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事实上，迄今为止会议连多边外交中最为简单的事情都未能做到，即详细审议会议议程上的一个项目，并讨论与此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这种情况，不论怎么说，都是反常的，不会给会议带来任何光彩。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希望进一步申明它愿意寻求折衷解决办法，使会议打破项目３的僵局。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充分理解南斯拉夫大使马可·科辛在４月２３日全体会议上表明的立场。 他指出：“……如果会议不能就设立单独的

附属机构达成协商一致意见，那么它就应该寻求讨论这些问题的方法，包括在全体会议上的讨论，但讨论的结果应该反映在会议的报告中”。

主席同志，保加利亚代表团希望简单谈谈项目4，“化学武器”。

全面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目前已进入了关键阶段。我们在多种提案的基础上，经过共同努力，已着手拟订条款并指出公约草案范围内几乎所有问题的可行的解决方法。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在整个春季会议期间进行了很有目的并且总的来说是很有效的工作。

这一工作应特别归功于一些代表团提出了新的积极提案，有助于在我们共同努力的关键部分达成相互可接受的折衷方法。 我国代表团与其他一些代表团一样，注意到了苏联代表团的重要的贡献，即它在1987年2月17日和3月5日提出的提案。

我们对厄克于斯大使作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耐心而娴熟地开展工作表示欢迎。 此外，我们对3组协调员的贡献表示赞赏。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度重视禁止化学武器谈判。 请允许我提醒各位，我国不研制、不生产化学武器，在我们的领土上没有储存任何化学武器。 众所周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在为使巴尔干半岛成为无化学武器区而竭尽努力。这一倡议是由我国与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联合提出的。 我们把它看作是促进禁止化学武器问题全球解决的努力的一个部分措施。

我想通知会议，在1986年12月30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法令，对化学品的出口规定了限制，这些化学品在商业中大批生产，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 保加利亚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有必要保证未来公约不生产化学武器的制度能发挥效力。

我们欢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关于苏联已停止化学武器生产的声明。既然两个军事最强国不再生产化学武器，迅速拟订一项全面和彻底禁止化学武器国际公约的最为有利的条件已经产生。 我国代表团既不想低估也不想夸张尚待解决的问题。 然而，在我们看来，就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取得折衷解决办法所必须的

各项先决条件近在咫尺，因此公约的拟订是我们力所能及。 如果政治现实主义和责任感成为主流，１９８７年可能作为化学武器全面和彻底裁减的开端载入史册。

很明显，裁军谈判会议的夏季会议将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我国代表团希望，从现在至夏季会议开幕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将得到最合理的使用，以寻求为各方所接受的折衷解决方法。

主席：

我感谢保加利亚代表特拉洛夫大使的发言，现在我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斯大使发言。

罗斯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同志，首先，我想与在我前面发言的代表一样，借此机会向印度尼西亚新任代表，阿古斯·塔尔米德·齐大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同他积极合作。

主席同志，在CD/743号文件中，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就全面禁止核试验表明了其意见和立场。 该文件旨在设立一个从属于裁军谈判会议的特设委员会，以就全面禁试条约的各项内容进行讨论并达成谅解。

今天，我想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名义提交一份工作文件。 它以CD/743号文件为基础，针对特设委员会所应关注的事项提出了一些额外的建议。 实际上，这一工作文件可以用来指导有系统的、注重实效的意见交换和谈判。 它既反映了在会议上提出的有关提案，也包含了各代表团提出的新的见解。 文件的文本过几天将会发到您手中，其参照号码为CD/746。

工作文件的第一部分谈到了核禁试的内容和范围。 任何国家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间进行的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都应予以禁止。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进行、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与核武器试验。 必须寻求恰当的方式方法，以避免核禁试由于为和平目的进行的核爆炸而遭到破坏。

文件的第二部分涉及可行的核查措施，诸如测震和其他国家技术手段，包括遥感和现场视察。此外，文件还就交换测震资料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建议需要得到详尽、深刻的讨论，特设科学专家组已经对其中的一些进行了审议。

工作文件的第三和最后部分就协商和合作的必要的程序提出了一些意见。

既然这是我在春季会议最后一次发言的机会，我想向您，主席同志，表示感谢，您以献身的精神和高超的能力主持了会议，力求使会议取得进展，特别是在议程项目1和2上取得进展。我真心希望，在夏季会议开幕时，您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将已经带来硕果。届时会议可就核裁军问题在全会上进行有系统的非正式的讨论，并设立一个委员会，从事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起草工作。

主 席：

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斯大使的发言，现在我请扎伊尔代表蒙什恩武拉先生发言。

蒙什恩武拉先生（扎伊尔）：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以扎伊尔代表团和我个人名义向您转达我们对您在即将结束的四月份内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一职表示最真挚和最热烈的祝贺。由于您的才能、您在裁军事务方面的长期经验以及您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的背景，您卓有成效地主持了裁军谈判会议工作，使大家都感到满意。我也要向分别在今年二、三月份颇有成效地主持会议工作的中国范国祥大使和古巴莱丘加大使表示祝贺。

尽管我们已用书面对洛维茨大使过早地逝世表示过哀悼，我们想再次向美国代表团并通过它向莎娜·洛维茨夫人表示深切的哀悼。我们将深深怀念洛维茨大使。他是他本国一位受人尊敬的代表，一位能干又谦虚的外交家，一位沉默寡言、彬彬礼的人。他的逝世无论对本会议的成员还是对他的同胞来说都是令人悲痛的损失。

我还想向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科马蒂纳先生及其副手 Berasatequi 大使表示感谢，他们为本会议的工作做出了卓有成效和重要贡献。

如同前几位发言人一样，我想向参加本会议的新任大使表示欢迎，他们是以下国家的大使：阿根廷、巴西、法国、日本、意大利、罗马尼亚、苏联、南斯拉夫、美利坚合众国和印度尼西亚。

鉴于全球军备竞赛升级、用于军事目的巨额费用不断增加、军队的扩充和各种类型军备的改进，使裁军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和世界各国人民关切的重大事情。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在过去四十年中以空前未有的规模继续进行，从而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核武器是对人类和文明生存的最严重威胁。我们知道现在打起核大战就等于把地球上的人类生命全部消灭掉。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联合国大会召开了两次裁军特别会议，在会上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一致通过一项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综合方案。这项综合裁军方案旨在保证建立一个美好世界、建立基于和平共处和大小国家相互信任的国际关系，加强国际合作和谅解，以及实行尊重每个国家的国家主权、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威胁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和不干预和不干涉等原则。

摆在裁军谈判会议面前的是一项在国际社会看来崇高而艰巨的任务。今天，由于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存在，加强和平与安全问题是所有国家的共同事务；真正安全因而成为普遍问题。以维护国家安全名义储存这些武器已变成错误的概念。应该平衡、公平地采取裁军措施，以便保证每个国家的安全权利，并且在这个过程的任何阶段，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得取得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在每个阶段，宗旨应是确保在把军备和武装部队降到最低水平的同时不使安全受到影响。

如同以往几年一样，今年的裁军谈判会议也继续审议了其议程中的各个项目，但是仍然连一项协定也未达成。虽然成立了具有谈判职权的特设委员会，然而仍然存在对议程项目1至3的反论，尽管在会议大多数成员国看来这些项目是最高优先项目。不愿在这些项目下设立特设委员会的主要原因是缺少政治意愿，各国间互不

信任和缺乏谅解，主要是核武器国家之间缺乏信任和谅解，军事集团和军事联盟之间存在紧张局势，在社会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方面存在差异，以及世界紧张局势的各种温床。

扎伊尔代表团认为禁止核试验是所有裁军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在全部销毁核武器以前，它是裁减军备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尽管有１９６３年部分核禁试条约的规定，核试验仍在继续进行。我们深刻意识到核大国进行核试验不仅是为了检验核武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而且尤其是为了发展新型的更有效的武器。最大竞争是两个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即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

我们非常遗憾苏联在美国二月三日进行核爆炸以后于二月二十六日恢复核试验从而结束了苏联持续一年的暂停核试验的做法，这一做法曾经获得大家的称赞，也符合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苏联恢复核试验是因为美国没有对苏联的做法作出同样的反应。不过，联大第四十一届会议在题为“停止一切核试爆”的第41/46 号决议中呼吁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国在该会议１９８７年届会开始时成立一个具有谈判职权的特设委员会，并吁请《禁止在大气层一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保存国，不再延迟地停止一切核试验爆炸。

根据同样精神，六国首脑举行的若干次会议一再呼吁核大国，并特别重申他们仍然深信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停止一切核试验。最初的核查障碍已不复存在，因为联大宣布它深信现有的核查手段足以保证核禁试条约的实施，所谓缺少核查手段的说法只不过是用来发展和进一步完善核武器的借口。此外，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增加了在美苏商定的交换和处理一级和二级地震数据国际试验范围内就这个项目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当务之急是裁军谈判会议设立具有谈判职权的特设委员会对项目1进行实质性审议。为此，１９８６年3月２１日二十一国集团提交的CD/520/Rev.2号文件可作为有效的出发点。

联大第41/47 号决议促请裁军谈判会议在其１９８７年届会开始时展开关于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实际工作。还促请裁军谈判会议立即采取步骤，在尽可能广泛的

参与下设立一个国际地震监测网，以便有可能监测和核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实际执行情况。所有这一切表明迫切需要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且还要采取适当和有效的核查措施。在这方面，扎伊尔代表团对中国政府决定一旦特设委员会成立就参加该委员会工作再次表示热烈欢迎。

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双边会议对本会议工作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有理由认为，地平线上已出现了一线希望。尽管去年十月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谈是失败的，但是均衡裁减核武库的基本建议仍是谈判桌上的议程，我们还应回顾，在联合国宣布为国际和平年的１９８６年期间，裁军谈判会议获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在１月１５日所作的关于到公元２０００年消除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计划的发言。１９８６年整整一年期间苏联单方面暂停一切核试爆。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哈拉里宣言中表示了他们对各国间的和平十分关切。

在这以前的１９８５年，扎伊尔如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对１月８日美苏两国外长就恢复双边谈判和限制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进行会晤表示欢迎。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２１日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首脑会谈反映了裁军谈判会议所表达的同样的担心。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美苏两国政府认识到它们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和共同的责任。它们一致认为核战争打不赢，也绝不可打。它们放弃取得军事优势。在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２１日的宣言中，美苏双方都赞同早日取得进展，特别是在双方持有共同立场的领域内取得进展，其中包括双方核军备各削减５０％的原则以及一项临时性的中程核力量协定。

迄今为止，欧洲仍然是核武器、常规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最集中的一个洲。迄今为使欧洲不受战争威胁，并采取迅速和具体措施建立各方间的信任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在军事方面我们应该更加开放。在这一点上，我们务必充分发挥关于在全欧洲限制常规武器的哈里法克斯大西洋联盟宣言的潜力。此外，这项宣言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８日的声明是一致的，戈尔巴乔夫在其声明中表明，苏联也准备考虑减少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地区的常规力量。斯德哥尔摩

欧洲建立信任措施会议的结果令人充满希望。两个超级大国间的谈判在继续进行，以期在五年内撤除美苏两国在欧洲的中程导弹。所有这些实现裁军的步骤都是。扎伊尔代表团吁请两个核大国继续努力向前，因为我们认为美苏双方的共同努力是对本会议所作努力的补充。

联大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的有关裁军的决议包括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第41/53 号决议。在这一决议中大会请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优先事项审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并促请美苏两国本着建设性的精神加紧进行双边谈判，以期就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早日达成协议，并定期就其双边会议的进展通知裁军谈判会议，以利工作的进行。

扎伊尔代表团希望外层空间的探测和使用完全是为了和平目的，进行外层空间的探测和使用应该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我们认为应该严格实施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所应遵守原则条约的各项条款。此外，１９７８年联大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８０段主张在这方面采取新措施并进行国际谈判。联大还要求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具有进行外层空间活动能力的大国，在从事有关外层空间的活动时，不应采取同遵守现有的各项有关条约相违背的行动。

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将会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并会使某些禁止在地球轨道或其他天体上放置核武器的国际条约失效。裁军谈判会议应尽最大努力缔结各项协定，以便对１９６７年有关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条约各项条款加以补充。同样，两个主要核大国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规定的各项义务将能保证地球上较大的安全和增加所有国家间的信任。

有关一项有效并可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已扩散到若干国家，目前正在伊朗—伊拉克战争和柬埔寨大肆蹂躏。因此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的当务之急是积极努力克服尚未解决的少数困难，以便按照大会第41/58 B 号决议的内容和精神向联大第四十二届会议提交一份公约草案。公约不仅应保障民用化学工业和这方面的国际合作，而且还应载有旨在实现销毁现有化学武器库和禁止所有致死剧毒性化学品及其他化学品用于军事目的的条款。

一些国家违反１９２５年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日内瓦议定书使人们更有理由尽快缔结一项关于化学武器公约，这项公约将是对１９７５年3月２６日生效的生物武器公约的补充。生物武器公约被人们称为世界上第一个裁军条约，事实上它是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在该文件中各缔约国承诺禁止和防止发展、制造和储存一整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且承诺销毁这些武器或把它们转用于和平用途。

裁军谈判会议迄今仍未讨论的议程上另一个优先项目是裁军和发展间的关系。通过裁军核大国可以把节省下来的巨大资金用来资助经济和社会领域内范围广泛的研究项目，必须牢记制造核武器耗费了大量资金。这里我们应该强调核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核能应用于其他各个领域，例如在农业、粮食、卫生、医药、水力资源、工业和工业研究所起的作用。

扎伊尔由于其铀矿资源，对核能发展起到很大作用。进行第一批裂变科学试验使用的铀是从扎伊尔沙巴省欣科洛布韦铀矿提炼出来的。安装在芝加哥足球场的世界第一个运转的原子能反应堆所使用的燃料是用扎伊尔生产的浓缩铀制造的。历史记载１９５９年6月6日扎伊尔开始进行核能研究，当时设在金沙萨核能研究区域中心的扎伊尔第一个核反应堆 TRIGA MK I开始运转。这是非洲大陆第一个运转的反应堆。

１９７２年3月３０日开始运转的第二个原子能反应堆 TRIGA MK II 是非洲目前最大的反应堆，至少从脉冲动力方面来说是这样。这个反应堆是生产许多工业和科学应用所需的辐射元素和放射性材料的重要工具。国家原子能总署通过其研究计划发展的相当大的研究潜力，被用来满足扎伊尔在各个领域，特别农业、医药、采矿、冶金、环境、农基工业等方面的需要。医药上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已经成为金沙萨大学诊疗所里很平常的事情。核能技术在采矿和冶金以及农业上的应用已经产生令人喜悦的成果。

大家知道，扎伊尔的核能研究是建立在和平应用于发展的基础上。去年在巴黎召开，今年８月２４日至９月１１日将在纽约召开的裁军与发展关系问题国际会议

应该尽最大努力就这一崇高目标达成一致意见。耗费在消灭人类上的资金可通过核裁军转用于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上。

环顾全球五大洲，能够清楚看到非洲是最缺少保护和最不安全的一个洲。我们十分赞赏为消除核威胁所作的努力。１９６７年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建立了拉丁美洲无核区。１９８５年８月６日拉罗通加条约产生了南太平洋无核区。在巴尔干有一个关于巴尔干不仅是无核区也是无化学武器区的宣言。这些具体、实实在在的步骤是保障这些地区持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措施。核大国应该理所当然地在所有这些文件上签字。非洲早在１９６４年就公布了非洲非核化宣言。今天这项宣言遭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傀儡政府臭名昭著政策的公然对抗。南非仗着它具有核能力，以核战争威胁整个非洲。正如２月２４日肯尼亚阿方德大使阁下在其发言中恰如其份地强调的据说南非正准备在南极洲马里恩岛安装核武器。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１日和１２日在洛美举行的非洲安全、裁军和发展会议结束时通过的洛美宣言认为和平与安全是非洲独立国家最重要的优先目标，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洛美宣言还主张各国间共同努力避免军备竞赛，以便裁减破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额军费。该宣言确认，南非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及其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是造成非洲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宣言表示深信唯有消除种族隔离和纳米比亚获得独立，才能实现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条件，才能在整个非洲实行和平合作。

一旦所有这些条件得到满足，在非洲非核化条约上签字才会有较大的成功机会。扎伊尔将不遗余力为实现这个目标作出努力。扎伊尔与邻国的关系是和平相处，其政策始终是为了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维持良好的关系，而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治色彩如何。

就裁军谈判会议的成果而言，扎伊尔代表团将欢迎在本届春季会议期间重新建立以下特设委员会：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和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期望今年内提出综合裁军方案草案全文和完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

关于这一点，扎伊尔表代团希望对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孜孜不倦地连续担任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主席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去年担任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的具有雄辩口才的克罗马蒂耶大使、以及现在接任该特设委员会主席的才气横溢、不知疲倦的厄克于斯大使等人所作的巨大努力表示真挚的感激。如果会议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上述两份草案，那么将向全世界表明，可以期望全面彻底裁军在将来逐步取得进展。

最后，扎伊尔代表团希望重申它坚信，在裁军谈判会议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场所内，大家应该集中一切努力于实现有效国际控制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它呼吁本会议的所有成员国加倍努力使世界免受战祸，并为这一代和下一代人提供一个美好与繁荣的世界。

主席：

我感谢扎伊尔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巴基斯坦代表阿西夫·埃兹迪先生发言。

埃兹迪先生（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巴基斯坦代表团今天发言是为了要介绍一项关于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的提案。这一提案是专门关于公约第十条下的援助问题的。我们知道，这一提案今天已经以CD/752号会议文件和CD/CW/WP/165号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工作文件分发。

巴基斯坦历来支持拟订一项全面、有效、可核查和公平的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因此，对于议程项目4下进行的谈判所取得的进展感到十分高兴。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这一公约的缔结本身并不能消除化学武器对全世界的威胁。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普遍遵守这一公约是一个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那么至少使拥有化学武器储存或化学武器能力的所有国家早日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则是再重要不过的。只要这些国家不加入公约，则既不拥有化学武器也无意取得化学武器的国家就仍然会有受威胁

之感，当然也就不大愿意承担缔约国的义务。除非设法解决这一难题，否则后一类国家中就会有许多无法遵守这一公约。

另一种情况也有类似的问题。这就是某一缔约国的行为违反其义务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这一行为威胁的任何其他缔约国就可能认为不得不退出公约，以便使自己获得威慑能力。这一行为反过来又会导致其他国家退出公约，从而使禁止化学武器制度陷入一种紧张状态，以至于有可能解体。

我刚才所提的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然而我们认为，如果在公约中列入适当的条款，即可大大加强各国遵守公约的意愿，并可使一国在认为受到另一国化学武器能力的威胁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要退出公约。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做到这一点：首先，保证认为受到化学武器威胁的一缔约国能够指望其他缔约国协助其抵制这一威胁；其次，如果一国对其他国家造成化学武器威胁，则对该国采取有效的制裁措施。

我们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上述两个途径，即向受威胁国家提供协助和对施加威胁的国家进行制裁，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关连的，但前一个途径，或许也是困难较小的一个途径，才是巴基斯坦提案（CD/752）的主题。公约草案第十条已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构架。

我们的提案是基于以下的前提，即世界上任何地方若存在化学武器威胁，都会危害化学武器公约的效力。因此，对于要维护这一公约的所有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需要以向受威胁国提供援助的形式作出适当的反应。

如果各国得到保证：它们在成为公约的缔约国之后，如果受到化学武器的威胁，确可指望其他缔约国给予有效的协助，那么，就大可加强信守公约的意愿。同样，如果成为公约缔约国的国家在抵制化学武器威胁时确可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则退出公约以便使自己的化学武器能力与对方相等的压力也会大大减轻。

除了可增进公约的普遍性和效力之外，有效的援助条款本身就对可能考虑生产或获取使用化学武器的国家造成威慑。如果一国仍然生产或获取或使用化学武器，那么，执行理事会所作的这一权威性裁决将具有极大的政治作用。此外，执行理事会或个别国家可能向受威胁国提供的援助则可望使该国能够应付所处的局势。

巴基斯坦所提议的第十条的条文载于CD/752号文件的附件。它是以过去两项多边商定的公约，即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约和1977年的环境改变公约所载的援助条款作为出发点的。我们的提案还力求扩大和加强这些条款，同时注意到这三项协定在主题方面的差异。据信，在生物武器公约缔结时没有几个国家正在实行生物武器方案，而过去使用这种武器的次数也不多。同样，环境改变技术的使用也显然没有到公约所禁止的程度。与此相反，化学武器的威胁要严重得多。这种武器在本世界内经常使用，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存有这种武器。鉴于这些考虑，我们认为，生物武器公约和环境改变公约所载的这类援助条款对化学武器公约来说是不够的，除非对它们大加改进。

根据我们的提案，受威胁国不仅可要求帮助其抵抗另一缔约国，而且可要求帮助抵抗其活动已对公约目标造成威胁的任何其他国家。这一要求应向执行理事会提出，执行理事会首先应据实判断提出要求的国家是否确实面临化学武器的威胁。在执行这一任务时，执行理事会有权进行调查或查询，包括现场视察。如果判定提出要求的国家确实面临化学武器的威胁，执行理事会还须决定应采取何种具体措施向受威胁的国家提供援助，特别包括采取保护性的援助措施。所提供援助的具体性质和方式将由执行理事会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旦执行理事会裁定提出要求的国家确实面临化学武器威胁，那么除执行理事会可能采取的任何集体行动之外，个别国家也可援助该国。

除了一缔约国在面临实际威胁时可能要求和得到的援助之外，协商委员会需负责拟订援助方案，使有关国家发展自己的防护能力。此外，各个国家有义务鼓励在缔约国之间自由交换和转让同防卫化学武器有关的设备、材料及科技资料。

我们认为，载于CD/752号文件的提案是既必要又实际的。鉴于援助义务可为公约带来的好处，我们认为各缔约国所承担的这一援助义务并不繁重。这些好处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普遍性、效力和有效性。

按照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计划，１９８７年会议期间将开始进行有关第十条的工作，巴基斯坦代表团对此表示欢迎。 我们希望，在开始审议该条时，我们的提案能够受到其他代表团的考虑。

主席：

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现在请法国代表莫雷尔大使发言。

莫雷尔先生（法国）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表示法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来自一个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的代表主持４月份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 我们非常熟悉你在联合国和裁军方面的丰富经验。 我们也非常了解你的智慧，并赞赏你在过去几星期里的积极才干——根据今天上午分发给裁军谈判会议的文件来看，这是在未来几个月的积极活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的前奏。 我要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前任莱丘加·埃维亚大使，他有效地履行了他的崇高职责。 最后，我要向印度尼西亚的新任代表阿古斯·塔尔米德齐大使表示欢迎，并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继续同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进行积极合作。

近几星期，通过谈判就禁止化学武器达成一项公约的问题是若干主要发言的主题。我国代表团对这些发言极感兴趣。 法国为了给这一讨论予以应有的重视，已就不生产化学武器一事提出了若干提案，主要是想创立一个科学理事会。 今天，我们要就我们认为对谈判极为重要的三个问题谈一两点看法：即销毁储存、质疑视察程序和安全储存这一关键问题。

首先，关于销毁储存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关切地注意到苏联代表４月１４日关于苏共总书记４月１０日在布拉格就该问题提出的提案的发言。 戈尔巴乔夫先生说：“就化学武器储存而言，苏联已经开始建造一座专门销毁它们的工厂”。 我国代表团欢迎这一各国都希望采取的步骤，因为它涉及销毁现有储存的实际方面，销毁现有储存是规定全面禁止的任何协定的重要内容。 我们认为由苏联代表团对下列问题作出某些澄清将有更大的意义：

第一个问题涉及公约草案中关于开始消除化学武器进程的规定与着手建造苏联提案中所设想的销毁工厂之间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公约草案规定，各缔约国应该在公约开始生效若干月（尚待确定）后开始销毁其化学武器储存。 因此，这段时间是较短的。 另一方面，苏联的发言显示，建造一座销毁化学武器的工厂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因此，很有可能工厂不能如期交付使用。 这里可能有个时间差问题，我们希望就该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资料。

对于有关的设施每年销毁化学武器的能力也有同样的疑问。 我们知道，公约草案具体规定销毁化学武器的时间为十年。 在这方面，苏联代表3月5日在这里说，每年每个缔约国应该消除其现有化学武器储存的九分之一。 因此，我们认为关于这一销毁设施如何运行的额外资料应导致苏联代表团提供苏联必须销毁多少化学武器的详细资料及其每年所必须拥有的销毁力量。

事实是，我们最近才收到关于苏联现有化学武器储存的间接和不完全的资料。因此，苏联最近关于销毁化学武器的声明为我们了解公约这一重要方面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机会。 我们认为所有参加谈判的国家最好都能够评估销毁工厂和储存之间的未来关系。 最近人们建议苏美双方交换访问，但这并不能作为整个国际社会获得资料的适当来源。

最近，质疑视察问题成了交换意见的主题，这是极为有益的，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就此问题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的评论。 根据我国在几个场合表示充分支持联合王国提出的CD/715号文件时所述立场，今天我们愿就这种视察行为的实际性质作一两点评论。

总的来讲，我们认为在我们的工作中增加一些方法不无裨益，并在这方面区别可能导致不同问题的三个相继的阶段：视察初期、视察过程本身和最后报告和结果阶段。

首先，我们认为——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可以达成协定——所有缔约国应该能够积极促进质疑视察程序。 我们认为，如果由一个集体在程序开始时作出干预，不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将制造更多的问题。 显然，我们不能忽视不适当的视察要求：这的确是一个困难，但是实施一种甄别方法将给这一旨在加快的程序拖后

腿。 该进程本身将迅速表明程序是否被滥用。 因此，我们认为滥用程序这一问题是次要的。

第二阶段，即视察过程本身，显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需要特别注意。在进行这一过程中应该注意两点。 首先，我们必须时刻铭记触发点，换句话说，即两个国家关于遵守公约的信任危机。 质疑视察的第一个目的是很清楚的：尽快恢复信任。 第二，该主动行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反映提出要求的国家对化学安全的关注，还因为它可能导致一个或几个受质疑的国家对公约的实施。

因此，必须在两个伙伴之间在视察员小组的支持下发起和组织该程序。 在短期内，如果小组证明程序不适用，就应能停止该程序，否则应完成这一程序。通过直接去工厂或采用其他备择办法，提出完整和客观的报告。

总之，被要求的国家有义务满足提出要求的国家。 这并不涉及似乎不当使用某种特权而是充分尊重各国已承诺的义务。

遵守公约及其必然的后果，即恢复信任，尽管不可改变，但是公约的执行可视情况而定。 这就是其他备择措施的目的：这些措施不仅不会造成漏洞，而且是与直接视察达到同样效果的其他办法，显然，直接视察仍然是最简单的办法。

我们认为，就备择措施设想尽可能多的实际可能性是可取的，以便评估这些措施在两个国家对话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但是，如果环境可能很快过时或证明过于僵硬，在这样的情况下，将这些备择措施规定在公约中既不可能也不可取。

第三和最后阶段涉及视察员的报告，更一般地讲，就是要求国和被要求国之间会谈的结果。 在每一种情况下，视察员的报告将递交执行理事会，理事会将对其调查结果进行评价。 我们认为在现阶段规定执行理事会如何行事为时过早。 鉴于这种的情况，根据公约而建立的机构对程序的任何干预应在这一阶段进行而不是在此之前。

但是，必须阐明的是，无论报告的最后结果和要求国和被要求国之间的接触的结果如何，严格遵守公约仍然是后者的义务。

我已提到我国代表团十分重视安全储存的问题，我愿就此问题谈一两点看法。总的来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销毁现有储存和生产设施是一项漫长的任务，这在

技术上是复杂的，在经济上代价很高。 谈判过程中人们同意，这一任务将为期十年。 实际上，这一期间将是执行公约的第一阶段。 其顺利进展将是下一阶段的前提：很清楚，公约的最终目的——即彻底消除储存和不再生产——只有在第一阶段圆满结束后才能在第二阶段实现。

为期十年的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提醒公约缔约各国注意实际的化学武器能力并对提供的资料进行核查；规定在十年期间降低化学武器水平的办法、途径和阶段；考察各个国家在这期间实际执行公约具体建议的效率和遵守情况，以便逐步实现为十年到期时确定的目标——即彻底消除化学武器储存和生产设施。

不言而喻，该公约决不破坏１９２５年日内瓦议定书各缔约国按议定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在这十年期间内，化学武器的使用仍然按照国际法规定的条件明显受到禁止。 尽管如此，就缔约国的安全而言，这一阶段将产生新的形势，对此必须予以最充分注意。

必须保证签署国在储存彻底消除后的未来安全，不仅如此，还应该确保他们在十年期间内的安全。 但是，对在十年内保持安全的问题尚未进行仔细的辩论，然而为了在该领域取得协商一致意见，这行做却是必须的。

１９８５年８月，法国对此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一份文件（ＣＤ／630 号文件），其中阐述了安全方面的均衡思想，在十年期间内维持真正均衡以保护缔约国的安全。鉴于现有储存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差距极大，实施大体等量销毁制度只会从十年一开始就与拥有大量储存的国家相比给仅有有限储存的那些国家增加不安全。 因此，法国的CD/630号文件提出了安全储存概念， 根据这一概念各国的化学武器储存可一直保持到十年期末。

我还要指出安全储存的概念并不仅涉及那些在公约生效后３０天内宣布化学武器储存的国家。 保持均衡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如果均衡没有保障——或如果均衡逐步或突然遭受破坏，例如，如果某个缔约国退出公约或拒绝继续销毁现有储存——所有缔约国的安全都可能受到威胁。 因此，我们希望裁军谈判会议仔细审查公约的这一方面。 不久我们将就此提出提案。

主席：

我感谢法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和鼓励的话。

今天上午登记发言的代表都已经发了言。 还有没有其他成员要发言？

按照我在本次全体会议开始时所宣布的，现在我打算暂停一下会议。 五分钟之后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审议一个非成员国关于参加会议工作的请求。

会议于上午11时40分暂停，正午12时复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409次全体会议复会。

如非正式会议所讨论的那样，我请会议审议伊拉克常驻代表给我的一份信件，他表示希望，根据有关议事规则和信中提到的大会决议，及早在本会议发言。 根据既立的作法，秘书处今天已经散发了该信件的复印本。

是否对应伊拉克常驻代表的要求请其在全体会议发言有任何反对意见？

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沙菲先生（伊朗）：

主席先生，作为一项原则立场，我国代表团不能赞同伊拉克的要求，理由很简单，伊拉克猛烈地、继续和有系统地使用化学武器，表明它无视本会议的工作和目标以及国际社会的意见。 我没有必要对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加以详述，因为联合国专家大量的技术和医疗报告都已证实伊拉克使用了化学武器，本会议的成员都可得到这些报告，所有代表都清楚这一点。 本会议的一些成员与国际社会的许多其他成员在这方面已表示了他们的关注，并进行了谴责。

我国代表团认为，伊拉克违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记录是无可置疑的，它的参加无助于本会议的工作。 因此，我国代表团反对伊拉克提出的要求。谢谢。

主席:

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埃及代表发言。

阿法拉吉先生（埃及）:

谢谢你，主席先生。 首先，我想对你在担任4月份会议主席期间所作的卓越工作表示赞赏。 我个人对于你担负的工作给予极大重视。 你使我自己将在6月份担负的工作简单、好作。 我也向古巴莱丘加·埃维亚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担任3月份会议主席时所作的工作。

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里再次面临反常情景。 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 它不是本会议成员—— 请求允许它在本会议发言，但这项请求遭到了本会议40个成员中之一的反对。 伊拉克提出的这项请求有坚实的法律原则作基础，这些法律原则的制订和通过，本会议的成员都是参加过的。 这些原则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包括上届大会通过的第41/86号决议相一致。 第41/86号决议重申了，除其他以外，非裁军谈判会议成员的所有国家有权参加本会议讨论实质问题的全体会议工作。

应该指出的是，这项大会决议确定了议事规则第32、33、34、35、36条的适用范围。 议事规则是由本会议的包括伊朗在内的全部40个成员通过的，而伊朗代表现在却反对伊拉克参加本会议的工作。

而且，我们对“协商一致”概念的解释是这绝对不意味着本会议的每个成员国都有权行使否决权。 议事规则中没有提到这种权利。 我们都知道，协商一致原则的用意是促进本会议崇高目标的实现，不应该被解释为最不合作的成员可以把它的意见当作“最小公分母”强加于人。 今年，我们正在讨论一项重要议题，即如何改善和提高本会议的工作效率。 我认为，如果会议现在决定让一个国家的反对打断会议的工作，那么，我们对如何改善和提高会议工作效率问题的讨论将是自相矛盾的。

关于政治原则，我愿指出，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争端涉及化学武器的使用。伊朗指控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伊拉克也同样指控伊朗。 实际上化学武器是本会议议程上的项目，许多代表团说过，这个项目是我们最有可能达成协议的项目。而

且，我们都知道，能作本会议的成员，对４０个成员来说应是一种特殊的荣幸，不应被它们当作是一种垄断。 换句话说，只要议事规则和大会决议允许，我们应让非成员国有参加本会议工作的机会。

最后，本会议的两个成员国因冲突或争议而几近战争边缘，并且尽管有这样的事实，由于它们是本会议的成员，它们能够发言表达各自的观点而不受会议其他成员的任何反对，这样的情况有多少呢？ 简言之，本会议现在面对着这样的问题：首先，它没有执行大会决议，尽管每届会议在开始时总要采纳联合国大会决议作为全年工作的基础。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根据这一情况来考虑这一问题。 无视大会决议，本会议无疑会立下一个先例，为会议的未来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其次，协商一致的原则被本会议的一个成员滥用，因此，可能被其他成员同样地滥用。我们也必须考虑这将对本会议工作发生的影响。

最后，我们必须前后一致地考虑问题。 我们正在讨论如何改善和提高会议的工作效率问题，而今天通过的一项决定却背离改善和提高会议的工作效率这个目标。

主席：

我感谢埃及代表的发言及对主席所作的美好致词。 我必须补充一下，你也许知道，主席六月份的工作既不容易也不简单。

现在我愿知道是否有其他本会议成员要发言。

考虑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我必须指出，目前没有就伊拉克常驻代表信件中的要求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由于没有其他事项，我想宣布全体会议休会。

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沙菲先生（伊朗）：

谢谢，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有兴趣地听取了埃及大使的发言。 埃及大使试图将其帮助伊拉克参加本会议的工作的理由建立在法律基础上。 我冒昧地说，如此重视这种法律基础的埃及代表忘掉了对最重要的公约和议定书之一—— １９２５年日内瓦议定书的

严重违反行为。 在本会议期间，以及在我们已进行的会议上，我们认真地注意着尊敬的埃及大使或埃及代表团是否会提一提伊拉克违反日内瓦议定书的事，使我们不感到奇怪的是，我们注意到埃及代表团对此根本一字未提。 相反，当日内瓦议定书的违反者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帮助或推动本会议工作的真诚愿望想要参加本会议时，埃及大使还试图帮他进入本会议。 埃及大使说，如果我们不接受伊拉克的要求，我们就是自相矛盾。 主席先生，允许我提醒尊敬的埃及大使，“阁下，你的言行才是自相矛盾的。 你支持这种法律基础或尊重这一法律的同时却忽视了一项非常严重的违反一项非常重要的公约的行为。” 尊敬的埃及大使提到伊拉克谴责伊朗使用化学武器，或者说伊拉克说自己没有使用化学武器。 主席先生，我认为这是一种陈词滥调，尊敬的埃及大使本人很清楚他自己讲的不是事实。他知道伊拉克使用了化学武器，他知道我们没有使用化学武器。 就在我发言的此时此刻，联合国代表就在那里调查究竟伊朗是否使用过化学武器。 但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允许我告之各位，我们从未使用过化学武器，使用化学武器的是埃及的一个亲密的朋友—— 伊拉克，它一贯在使用化学武器。 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

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的发言，请埃及代表发言。

阿法拉吉先生（埃及）：

主席先生，我不愿浪费会议时间。 但我想很简单地说，如果伊朗对伊拉克参加会议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它就应该容许伊拉克到会。 如果伊朗有正当的理由，它就应该知道，权利和正义的鼓吹者对于容许反对者参加会议并发言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主席：

我感谢埃及代表的发言。 还有其他发言者没有？ 请尊敬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沙菲先生（伊朗）：

主席先生，我仅想提醒尊敬的埃及大使，伊朗不怕任何人出席会议，包括伊拉克在内。 同时，我们也不怕讲事实，不怕摆出我们的观点。 谢谢。

主席：

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的发言。 是否还有其他人发言？ 没有。

看来没有其他事项了，我准备宣布休会，在此之前，我谨愿通知，综合裁军方案核查科接触组在第一会议厅的全体会议休会后将立即开会。

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4月30日星期四上午10时开会。 全体会议现在散会。

会议于下午12时20分结束。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10
30 April 1987
CHINESE

第四一〇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7年4月30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GE. 87-60692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４１０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根据我们的工作计划，本会议今天继续审议题为“综合裁军方案”的议程项目８。 按照议事规则第３０条，任何成员如果愿意，均可就与本会议的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发言。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列有阿根廷、波兰、加拿大和瑞典的代表。

我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坎波拉大使首先发言。

坎波拉先生（阿根廷）：

主席先生，有你这样一位聪明能干的人主持裁军谈判会议４月份的工作，我们感到很荣幸。 阿根廷代表团认为，你作为主席取得的工作成果极为重要。 你所采取的措施使裁军谈判会议进行工作的真正动机表露无遗。 我们十分赞赏你所作出的努力，我们要就你所作的工作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 阿根廷代表团还要欢迎印度尼西亚的塔尔米德齐大使，我们愿和他建立我们与其前任之间的那样亲密合作关系。

拟订和谈判裁军协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我们所有参加本裁军谈判会议的人均对此十分清楚。

我们的任务之所以艰巨复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取决于本论坛以外的情况。如果国际局势极为紧张，我们的工作就很难取得进展。 在整个１９８０年代，我们都未能取得任何成果。

但有幸的是，近两、三年来国际气氛有所改善，因而裁军的前景也有所好转。

但还有其他的原因使我们的工作变得艰巨复杂。 为防止军事应用而界定某一活动范围，但同时又不可影响为和平目的从事这一活动，这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

科学技术具有双重性，它既可用作和平用途，也可用于军事目的，这就出现了如何确定其分界线这一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一问题涉及为禁止目的而界定某一活动范围并对此进行监测和核查，但同时不能影响经准许为民用目的合法从事这一活动。

当我们尝试禁止某类武器时，我们即会遇到这样的困难。

过去曾尝试建立一个不扩散核武器的制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的有效性很成问题。

核武器的生产并没有停止，有人借口防止这类武器落到除那些垄断核武器生产的国家之外的新的国家的手中，使国际合作受到严重限制。

拟订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是裁军谈判会议目前一个最有可能并最有希望实现的目标。

我们可以再次看到这类任务的复杂性。 一方面应绝对保证所制订的规则不会留下任何漏洞，以免化学工业的活动得以转用于公约不准许的用途。 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不让这些旨在禁止生产化学武器的规定阻碍民用目的化学工业的发展。

我们也不能允许以这一公约的规定为借口来限制国际合作并将化学工业进展的好处仅供目前可以垄断化学工业各项重大进展的少数强国享用。 过去，这些强国在核能工业方面拥有优势，才进而建立了具有歧视性的不扩散核武器制度。

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活动领域中，对各项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有关的问题进行分析，已变得日益重要。

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再次面临上面已经提到过的情况。 空间技术也具有双重性，它既可用于和平目的，也可用于军事目的。

审查各项与空间有关的问题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如何区分那些使我们可以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活动和那些所谓空间大国正在从事的具有军事性的活动。

现在正逐步采取措施，列出任何裁军协定都应加以禁止的各项活动，以防止外空军备竞赛。

界定活动范围以禁止可能导致空间军备竞赛的活动，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应极为谨慎地从事，以免妨碍或损害为造福人类而和平利用和探索外层空间。

另外，不应将禁止空间军备竞赛作为借口来限制国际合作或毫无道理地禁止转让和出口与探索及和平利用外空有关的设备。

尽管裁军谈判会议尚未能确定何为空间武器，但听说有人仍想要建立一个不扩散空间武器的制度。

我们确信，各空间大国当然可以希望把经济利益，特别是空间开发的经济收益据为己有。

但对于明显属于和平性质的情况或空间方案，却以裁军为借口对国际合作施加各种条件，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

裁军不应导致歧视性和不公正的国际协定。

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对待裁军这一进程。 不然，如果不考虑具体情况，就极不可能达成各方都满意的结果。

今年3月23日至4月10日曾在此举行了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从这一会议的角度来审查不扩散核武器制度的作用，或许不无助益。 大家都知道这一会议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在不扩散核武器的情况下协调促进国际合作。

我们认为，这一会议极为有用，它表明目前的制度过于僵硬。

来自《不扩散条约》签署国的代表在会上对供应国的缺乏合作态度大为抱怨。各军事联盟的成员国也有类似怨言。 象阿根廷一类没有参加该条约的国家当然也极力批评了目前对国际合作的种种限制。

我们认为，为了遏止可用作军事用途的敏感技术的扩散而对国际合作滥加种种不必要的硬性限制，是错误的。

发生全球性、区域性或分区域性军备竞赛的危险是与造成对抗的根源的存在或立足于军事力量的国际关系的存在密切相关的。

显而易见的是，成为各国争斗场所的任何区域或分区域都将面临军事预算增加的危险。

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某一区域或某一分区域的各国缔结了合作协定并就和平利用所谓敏感技术相互作出保证，就不会在这样的地区出现军备竞赛。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国家可以是《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但仍不能在核能领域得到任何合作，其理由极为简单：它位于一个冲突地区。 供应国因而会说，它们不能向该国提供任何援助，因为所提供的援助有可能用于非和平目的。 换句话说，是否肯遵守一套硬性规则并不是有效控制非和平利用敏感技术的唯一适用标准，因为有些国家同意遵守这些规则，但仍得不到任何援助，其原因只是，在它们所处的地区中，国与国之间存在着紧张状态。

我们认为，同一区域或分区域的国家间所作的任何相互保证都应得到国际承认。

对某一分区域中已就和平应用敏感技术作出相互保证的国家关 和平应用敏感技术的大门，就等于毫无正当理由地剥夺这些国家为其人民而从这类技术获得经济利益的可能性。

我国希望分享现代科学进步为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在上届联合国大会上，阿根廷代表团是巴西代表团提出的第41/11 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 该决议宣布南大西洋为和平合作区。 我已在本次发言中阐述了这样做的目的。

位于南大西洋和平合作区的国家理应行事坦荡。 国际社会、特别是当今拥有推动人类进步的先进技术的国家必须承认这一和平合作区，从而开展国际合作。

主席：

我感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十分友好的话。 我现在请波兰代表团图尔班斯基大使发言。

图尔班斯基先生（波兰）：

谢谢你，主席同志。首先，我要欢迎新任的印度尼西亚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塔尔米德齐大使。我国代表团期望同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保持长久以来一贯的合作关系。

在裁军谈判会议春季会议即将结束之际，我国代表团今天愿就其成果讲一些看法。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政治气氛有所改善，而且在许多问题上实事求事地交换了看法，但除了化学武器以外，尚未取得任何明显的成果。在关于核武器的所有优先项目上则尤其如此。鉴于其他裁军论坛、特别是苏美各种会谈的进展情况，裁军谈判会议的这一状况一定使人们很失望。苏联最近提出的建议，特别是关于中程和战役战术导弹的建议进一步有力地证明了苏联具有新的政治思想而且对裁军抱持积极的态度。这也是本会议进行工作所需要的。总的来看，不能说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具有活力的裁军机构。迄今为止，这一机构似乎完全不了解最近的事态发展，未能充分利用其独一无二的机制来抓住现有的机会。

本会议能够而且应该在寻求解决当今最关键的问题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这在现阶段的国际关系中尤其如此，因为目前似乎出现了新的希望和期望，任何机会都不应丧失。裁军谈判会议要在这些事态发展中起较大的作用，就不仅应反映新的思想和活力，而且还应自己产生新的思想和活力。

本会议再度未能就项目1、2和3设立特设委员会，特别是——我要强调——未能就禁止核试验问题设立特设委员会，这一问题不仅是最优先事项，而且我们认为还是本会议谈判中谈得最彻底的问题。另外，许多代表团和历届会议主席进行了努力，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你在4月份所作的努力，而且赞同前一位发言人坎波拉大使对你想方设法要打破僵局的努力所作的评价。但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除了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和地震专家科学小组的会议外，尚未就这些项目开展任何实质性工作。与以往各届会议的情况一样，一些代表团仍不愿进行真正的谈判，这是造成这一可悲状况的主要原因。我们希望夏季会议期间继续努力，以期就这些项目开展实质性工作，从而最终结出果实。

本会议成功地就其他两个与核武器相关的项目设立了特设委员会，这两个项目是放射性武器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尽管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匈牙利的梅斯泰大使进行了辛勤的努力，但该委员会尚未能开始进行深入讨论。人们不知道一些代表团是否已对A轨和B轨都失去了兴趣。

关于项目6的特设委员会的情况颇为反常。显而易见的是，最后必须任命一位主席。

目前仍在拟订综合裁军方案。我们注意到，在罗夫莱斯大使的有力领导下，已在有关核查和常规军备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取得了某些进展。我们希望夏季会议结束时能拟订出综合裁军方案草案。

我最近已阐述了我国代表团对外层空间委员会工作的看法。虽然丧失了一些宝贵的时间，但委员会已开始工作。在本届会议上对该委员会的工作作任何评价还为时过早。我想强调的是，我国代表团期望该委员会在夏季会议期间进行更加深入和更有目标的努力。我们希望蒙特利尔讨论会可对裁军谈判会议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工作做出新的重大贡献。

与整个裁军谈判会议活动情况相比，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工作的情况要乐观得多。

其主席已向委员会提交了公约的新的暂定案文，其中反映了目前的谈判情况。这份案文表明，该特设委员会采取的新工作方法，或可称为归类处理或灵活处理的方法，确有其价值，同时也再次证明了主席确有能力以最有效的方式领导我们实现我们的终极目标，即缔结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我要感谢厄克于斯大使和各类问题协调员在委员会春季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由于许多代表团在春季会议期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在苏联提出新观点和新建议的一些领域，已为取得进一步进展采取了新的重要措施。我们认为，委员会及其各工作组的工作是实事求是和富有成效的，但也许人们会说，除非大功告成，否则毫无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永远铭记：我们的最终任务不仅仅是作出进展，而且是要确定公约的最后案文。在此方面，请允许我再次提

请诸位注意华沙条约各成员国今年3月关于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声明，其中华沙条约各成员国重申它们愿意永远销毁这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就委员会的目前工作情况而言，可以说，第四条（化学武器）的所有重要内容几乎都已得到澄清和解决，唯一的例外是销毁化学武器的原则和顺序。但各国代表团在此领域也提出了各种具体和有益的建议。在目前阶段，要找到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无须进行理论研究或解决某一主要分歧，而只须实事求是地作出必要的妥协。

我国代表团认为，鉴于这一问题涉及公约最核心的内容，解决这一问题还会产生一些心理作用。

这一情况与第五条（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情况颇为相似。

但很明显，能否就第四和第五条达成最后协议取决于就以下定义进行工作的成果：

—— 化学武器、化学战剂、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在第六条中也需要这些术语的明确定义。为此，我们支持尊敬的中国代表范大使于4月16日提出的建议，即力求为化学武器下一个更明确的定义。为避免公约生效后发生模棱两可的现象，我们应消除公约条文本身及其所有组成附件中存在的一切概念模糊之处。

我们认为，不生产化学武器领域的状况远为复杂。能否就第2、第3和第4类化学品生产设施的有关产量界限达成协议似乎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它关系到能否取得实际的进展。这方面已采取了初步措施。目前要取得进一步进展，还有赖于所有代表团无一例外地采取积极行动和建设性态度。

国际管理局和有关缔约国之间示范协定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本届会议期间非常认真地审议了这类协定的构想，但仍须进行大量的艰苦工作。然而，如不十分了解有关设施的确切情况，要解决示范协定的一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示范协定的拟订可在一定程度上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经验，但我们不应忘记化学工业的十分独特的特点。

我们认为，在特设委员会主席的主持下就质疑性视察的概念和程序进行的一系

列非正式讨论是一种有益的作法。这些讨论以及全会中的一些发言、特别是苏联和美国代表团的发言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不同的立场，并更清楚地表明了各共同点。

各国代表团就此议题提出了许多提案。委员会或有关工作组必须仔细审查这些提案。包括我国代表团在内的许多代表团认为联合王国的提案、特别是关于替代措施的想法非常有益和值得注意。同任何新的构想一样，这一构想还有待发展，然后再根据其优劣利弊加以评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呼吁那些在现阶段仍不愿参与拟订可能的替代措施的代表团为发展这一构想而共同努力。我们认为，这可有助于为质疑性视察问题找到解决办法。

关于协商委员会的结构和职责问题，我们认为，各国代表团的态度是切合实际的。

我们认为，现阶段的化学武器谈判的一个具体特点是，比较容易为许多问题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但也比较容易在关于技术细节的无休止的讨论中忽略掉谈判的基本实质。技术细节问题最好在以后的阶段讨论，这样解决起来也会快一些。我想，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应避免第二种可能性。

如果某些代表团不拖延工作进度的话，本应取得更有意义的成果。但总的来说，我国代表团对已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

对于化学武器委员会的进展多大多小，人们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我认为，在目前这一深入复杂的谈判阶段，即使取得一点进展，也是一项重大成就。

简言之，似乎有理由对夏季会议持乐观态度，而夏季会议对能否缔结化学武器公约无疑极为关键。我们仍然认为，在今年会议结束前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一项关键步骤。我们还希望各国代表团利用闭会时间作好准备，使夏季的工作切实有效和富有成果。

正如一些发言人指出的那样，在加强《禁止细菌武器公约》方面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发展。科学和技术专家会议执行了第二次公约审查会议的决定，制定了用以交换关于各研究中心和实验室以及关于传染病蔓延和毒素造成的类似情况的资料和情报的方式，并制定了促进生物研究领域的和平合作的方式。

我国代表团对已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但我们认为资料交换和其他措施的范围还可以更宽一些。

然而，我们也同样认为在各缔约国之间建立信任和提高公约的效力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我们希望近期内可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公约的核查程序。 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审查会议期间和科学和技术专家会议期间均提出了这方面的有关提案。

主席：

我感谢波兰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加拿大代表比斯利大使发言。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谢谢你，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首先对你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身为主席所发挥的极其有益的作用再次表示赞赏。 特别是，如你所知，我和许多人一样，十分支持你为开始讨论项目1、2和3——即议程上的重大核问题——而制订一个基础。我仍然希望，至少在六月份会议上，我们能在你所做的工作基础上顺利地进行讨论。

当我提到贵国在网球和冰球领域培养出的极为优秀的运动员体现了贵国朝气蓬勃，我尚不知就在昨天晚上贵国与瑞典——今天名单上的另一位发言人——在维也纳的一场重要的双边运动竞赛中，贵国再次在这一领域表现了雄厚实力。 主席先生，我并不想开玩笑，但体育竞赛的结果没有分出输赢是我们在本会议所应铭记的一个不算很不适当的先例，因为我们深知，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缔结任何有效和长期的军备管制或裁军协定。 当然，苏联与加拿大昨天在维也纳的另一场重要的双边运动竞赛也许提供了更为恰当的实例。 不仅仅没有输赢，而且还实现了难以实现的零点方案。 主席先生，认真地说，但愿我们大家之间的所有竞争和对抗都只在运动场上进行，各显本事，而又不分输赢。 主席先生，在接下去发言之前，我想同大家一起最热烈地欢迎印度尼西亚的尊敬的代表，塔尔米德齐大使。印度尼西亚与加拿大有着悠久的密切关系。 主席先生，我今天要求发言，并不是为了要做一番我们今天已颇感兴趣地聆听过的一类综述，而只是要报告去年在加拿大举行的一次有关地震核查的讨论会的情况，并预先提供我曾经提及的将于五月中

旬于蒙特利尔举行的有关外层空间的另一次讨论会的情况。 这两个讨论会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与裁军和军备管制领域最终协定的核查有关，而加拿大政府认为核查问题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还将简要地谈一谈与化学武器公约谈判有关的某些极为具体的核查问题。 对这些问题，加拿大也正在进行极为实际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议题，我想介绍一项有关项目1（核禁试）的工作文件，汇报加拿大于去年十月在渥太华举行的有关波形数据交换的讨论会情况。

我曾在本会议上多次强调加拿大极为重视全面禁止核试验。 商订一项可核查的《全面禁试条约》是加拿大在军备管制和裁军方面的一项基本目标，因此加拿大将继续坚定地、不懈地为此目标而积极奋斗。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目标的实现，既没有捷径，也没有神奇的方案。 只有通过实事求是的步骤才能建立向前迈进的必要信心，进而实现这一目标。 本届春季会议未能就全面禁试附属机构的职权达成协议，是最令人失望的。 当然这并不是历任主席的过错。 就特设委员会的设立达成协议可使我们以具体实际的建设性方式做出进展。 我希望夏季会议能有较好的表现。

加拿大历来表明，加拿大极为重视全面禁试核查手段的改善，而且加拿大在国内和国际上为地震核查花费了相当大的人力和财政资源。 加拿大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对加拿大北部主要地震设施大加改进以及对基本地震研究给予支持。

为了加快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加拿大于去年十月在渥太华主办了一次地震专家讨论会，讨论了二级波形数据交换的有关问题，以期解决与这类数据交换有关的一些问题。

今天，我非常高兴地提出，附有渥太华讨论会情况的4月28日CD/753号文件。 如该文件所述，来自17个国家的43位代表参加了这次讨论会，并就地震波形数据交换的方法、规则和格式提出了具体的技术性建议。 加拿大代表团已经在科学专家小组中提出了这些建议，以供在最后建立的监测系统中采用所建议的地震波形数据交换方式。 科学专家小组是协调国际上为拟订有效的全球性地震监测网所作努力的主要机构——我要重复一遍：拟订有效的全球性地震监测网。我

希望这一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的注意。 我要借此机会回谢那些对加拿大政府主办这次讨论会表示感谢的各国代表团，而且我还要代表加拿大政府对所有使这一次讨论获得成功的与会者表示感谢。

主席先生，我们坚信，裁军谈判会议在实现全面禁试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目前正在进行与此议题有关的重要双边谈判。 我们希望这些谈判取得成果，而裁军谈判会议的夏季会议即可在这些成果之上进一步工作。 在这一方面，美国和苏联均承认双边谈判和多边谈判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 这两个大国已经向裁军谈判会议报告了双边讨论的进展情况。 我真诚希望这一进程可继续下去。

我希望我今天提交的工作文件不仅可进一步证明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在实现全面禁试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而且可鼓励裁军谈判会议尽快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使我们得以着手进行所期望于我们的工作。

现在，我要谈一谈外层空间问题。 现有的关于外层空间军事使用的国际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主要空间大国谈判和缔结的条约和协定的产物。 虽然其他国家没有直接参与，但这些条约和协定，尤其是１９７２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构成了现有法律体制的重要部分，不仅有助于增进外空环境军事利用的可预测性，而且表明应以合作的态度通过谈判商定外层空间的军事利用须受的限制。 加拿大政府坚决支持这样的做法，并促请美国和苏联继续寻求两方都同意的外层空间使用方式，而这一方式不但符合国家安全的目的，而且不损害广泛的国际安全和稳定，也就是说，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但是，与外层空间有关的军备管制始终具有一个重要的多边因素。 我曾有幸参与谈判的１９６７年《外层空间条约》一直是，而且仍然是适用于外层空间活动包括某些军事活动的现行法律体制的基石。 加拿大认为，外层空间军备管制的多边因素正日趋重要，而且将继续如此。 此外，加拿大的一个出发点是在这一多边的范围内，核查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因此，加拿大欢迎１９８５年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初次设立以及其后每一年的重新设立。 如你们所知，

加拿大每年均积极地为这一附属机构的审议工作做出了实质性贡献，提出了工作文件。 这些实质性贡献是加拿大外交部核查研究科主持下进行的长期研究计划的工作成果。

加拿大积极致力于促进军备管制和裁军谈判的进展。 加拿大着重实际，因而把对军备管制协定的核查的研究作为我们能够作出而且希望作出有益贡献的一个领域。 正如外交部长，尊敬的克拉克阁下所阐明的，有效的核查程序不仅能够有助于确保军备管制条约受到遵守，而且可促进这些条约的谈判，因此加拿大才致力于拟订符合实际谈判中的或设想的军备管制协定的实际需要的核查程序和技术。

现在我想集中谈一下加拿大正在进行的某些研究。 这些研究是由政府、学术界和商业部门联合进行的。 最能说明这种联合研究方式的就是与外层空间有关的研究了。 加拿大在这一方面的活动是想找出并且实行一种既切实可行又富有创意的办法。

过去若干年来加拿大外交部核查研究计划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集合政府、大学和工业量的专家来着重研究如何将加拿大的空间技术和知识用于军备管制核查。加拿大经过研究后提出了一个称为“ PAXSAT”的构想（“ P A X ”是拉丁文中的和平一词——我要向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主席表示抱歉，因为他当然知道此词的含意）。这一构想的中心是评估有无可能在多边军备管制和裁军的范围内利用空基遥感技术来进行核查。

加拿大的PAXSAT集中研究空基遥感在多边军备管制核查方面的两种可能应用。第一种是我们称之为 PAXSAT“A”的空间对空间的遥感，可用于核查与空间物体有关的协定。 第二种是我们称之为 PAXSAT“B”的空间对地面的遥感，着重于如何协助核查与常规部队有关的协定。 我想十分庞统地简单谈一谈这个有点特别的加拿大构想，概述多边军备管制核查的范围以及加拿大PAXSAT项目的某些主要假定。

PAXSAT研究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外层空间问题的技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重要现实和趋势。 因此，某些主题成为 PAXSAT构想的核心内容，而这些内容可增进实际建立一个多边核查系统的可能性。 这些内容是：

首先，必须确有可能缔结一项重要的多边协定，这样才值得采用如此尖端的技术和拨出必要的经费来实际研制出十分先进的技术核查系统。

其次，这一多边协定的缔约国应至少可选择参与其核查程序。

第三，PAXSAT系统只应适用于特定的条约：只适用于它所明文适用的协定，作为这些协定的总的核查程序的一部分。

第四，所核查的条约将为核查机构及其活动作出必要的政治授权。

第五，技术上的需要将由参与者集体满足，而且当然向所有国家开放。

第六，PAXSAT应尽可能使用现有的可分开获得的技术，而无需耗用资金大加改进。 加拿大商业部门所拥有的技术足以作为进行PAXSAT研究的基础。

PAXSAT研究尚未完成，但已达到了可开始对其技术可行性进行评估的程度，至少已初步达到了这个程度。 加拿大已邀请本会议所有代表团，参加下一个月蒙特利尔举行的讨论会。 主席先生，我们很高兴地获悉你也会参加。 在该讨论会上，我们将进一步讨论和解释这一构想。 我们还准备于6月本会议复会后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一份报告。

主席先生，我在结束发言之前，还要谈一谈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谈判一项可核查的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这个议题仍然是我们议程中工作开展得最为积极的项目。 加拿大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去年和前年由两位能力卓越的主席所带动的谈判势头在现任主席厄克于斯大使的干练领导下于本届裁军谈判会议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准备继续积极参加这些谈判。 在夏季会议开始时，加拿大代表团将同往常一样向所有与会者提供一份与化学武器谈判有关的所有裁军谈判会议文件的最新汇编。

本星期在会议上针对海湾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进一步指控而作的发言有力地证明这一谈判需要加快进行审议。 这些发言还强调，谈判中的条约须载有一项无条件的、可核查的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规定，除了禁止使用以外，当然还禁止拥有化学武器而且须销毁化学武器等等。 加拿大赞赏最近联合国秘书长着手对使用化学武器的最近指控进行调查的行动。

对使用化学武器或毒素武器的指控进行核查的问题是加拿大已经做出大量研究工作的一个课题。 我们曾对过去的某些指控进行过调查。 我们曾根据这一调查经验以及其他人的调查经验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报告。 1985年12月，加拿大向秘书长提交了一本手册，其中有系统地详细讨论了这类调查的各个程序性方面。 这本手册也曾随后提交给本会议。 我要告诉各位，加拿大继续对这类调查的其他实际性和技术性方面进行了后续工作。 其结果将在不久后提交给联合国。

其结果将不仅仅提交给联合国，因为加拿大在这一方面的活动采取了实事求是的、面向行动的做法，而我们认为，要缔结可切实加以核查的协定，就必须采取这种做法。 我现在还无法说明报告内容的确切性质，但我确信本会议各成员会对这一报告感到兴趣。 我认为，当我们于6月能够向会议汇报研究情况和实际成果时，裁军谈判会议的每一位成员都会感到该报告是值得注意的，而且同本会议的化学武器谈判直接相关的。

以上的发言旨在说明加拿大在裁军谈判会议中一贯遵循的做法。 我们一直试图通过工作文件和讨论会，而不是通过长篇大论，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共同想要缔结的军备管制协定的实际核查问题上，从而作出具体的贡献。

主席：

我感谢加拿大代表比斯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我请今天名单上的最后一位，瑞典的厄克于斯大使发言。

厄克于斯先生（瑞典）：

我要求以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发言。 在8月份，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将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年度报告，该年度报告随后将载入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 今天，我希望提请会议所有成员注意CD/CW/WP.167号文件。 题为“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的现况”的这份文件反映了裁军谈判会议1987年第一期会议结束时的公约谈判情况。 因此，它不是给裁军谈判会议或任何其他

机构的报告。 明天，该文件将以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工作语文分发。 秘书处通知我说，明天将把该文件放到各代表团的文件箱中。

该文件的目的是阐述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并在裁军谈判会议的１９８７年第二期会议开始举行时协助各代表团进一步拟订公约。 在现阶段，该文件不对任何代表团有约束力，而只是进一步谈判的有用工具和基础。

该文件是以委员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关于１月１２－３０日期间工作的报告（CD/734）作为依据的。 在这方面，它沿用了“暂定案文”的构想。 在历任主席的主持下，这一构想证明对委员会的工作十分有帮助。

２月份的暂定案文在一些重要方面有了改进。 由于某些代表团采取了新的立场，一些条款作了修改。 此外，还载入了春季期间所拟订的一些重要的新案文。

此外，许多代表团抱怨说，旧的格式把附件插入各条款中间，使得各国政府和没有实际参与日内瓦谈判的人几乎无法阅读公约草案。 为此，对现有材料进行了重新编排。 在CD/CW/WP 167号文件中， 所有条款都列在前面，然后才是各附件。 我坚信这种新的编排方式可方便有关各方。

我们很有理由对委员会自１９８７年会议开始以来的两个半月谈判期间所取得的工作成果感到满意。 许多代表团作了辛勤努力，从而在短期内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

除此以外，我认为有必要提请裁军谈判会议注意余下的工作。

尽管各国代表团对一些或大部分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的看法正明显地趋于一致，但是通过谈判解决这些问题仍然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工作。 此外，还有大量的技术和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如果我们要在不远的将来朝向缔结一项公约作出真正的进展，我们就必须更积极、更坚决地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 经过１５年的审议和３年多的谈判，各代表团现在对问题应该很熟悉了。 因此，现在各代表团在研究暂定案文时应该可以预料到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 所以，应该可为６月份开始的下一阶段谈判作好准备，更迅速、更坚决地作出行动，而又不致操之过急，因为在处理各国的重大安全问题时，绝对有必要审慎行事。

许多代表团要求从现在到6月复会期间不要在委员会的范围内进行闭会期间的工作。 它们认为这段时间需要留给各国首都进行闭会期间工作。 CD/CW/WP.167号文件的括号、脚注和空白充分表明了悬而未决的问题。 期望各国首都审慎研究这些问题，以便6月份再次举行会议时，各代表团可怀有充分的指令来商订出普遍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无论大小，都将在夏季会议期间分别加以处理。

作为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我将利用5月份休会时间考虑如何改进我们的工作方式，以求委员会从6月份起能够更迅速地处理许多技术问题，更有效地解决为数不多但十分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特设委员会感谢各位项目协调员，比利时的涅文伊先生、墨西哥的马塞多先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克鲁奇博士，他们三人都工作得很辛苦和认真。 我们还要感谢秘书Bensmail先生和秘书处的Cassandra先生和Darby女士。 我还要感谢会议期间对委员会主席说了友好的话的许多代表团。

我还想借此机会以瑞典代表的身分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印度尼西亚的塔尔米德齐大使，并向他保证瑞典代表团将给予密切的合作。 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莱丘加·埃维亚大使在3月份辛苦进行了有效的工作。 最后，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在4月份领导本会议的工作。 你所树立的工作典范以及你在国际外交尤其是裁军领域的丰富经验，对本会议所有成员大有助益。 你在担任主席之初，我们即抱有很高的期望，而你果然不负众望。 纯就双边关系而言，我还要对昨天晚上瑞典和捷克斯洛伐克在维也纳比赛的结果表示赞赏，至少从外交的角度来看，这一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主席先生，我现在祝愿所有成员在纽约举行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会议时顺心愉快而且大有收获，并希望你也好好休息一下。

主席：

我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发言名单上的人均已发了言。 还有任何其他代表团现在想发言吗？没有。

我现在想谈一谈另一个问题：众所周知，我们一直就题为“确保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议程项目6下重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进行着磋商。我高兴地告诉诸位，磋商工作已经结束，对主席的人选已达成了一致意见。为此，我提议裁军谈判会议任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保罗·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担任议程项目6下重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主席。

就这样决定。

主席：

我代表裁军谈判会议以及我本人热烈祝贺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就任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我们祝愿他圆满地履行其职责，我确信，以他的众口交誉的能力和外交才干，他一定可以胜任的。我要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转达我们对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的祝贺。

我还要高兴地宣布，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告诉我说共有两名放射性武器协调员。负责A轨的是日本代表团副团长沼田贞昭参赞先生，负责B轨的是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副团长哈迪·瓦亚拉比部长参赞先生。

秘书处今天应我的要求分发了裁军谈判会议及其各附属机构在本年度第二期会议第一周中将要举行的会议日程表。这一日程表是与裁军谈判会议下任主席以及各特设委员会主席进行协商后拟订的。和以往一样，这一日程表只具指示性，必要时可作改动。各附属机构的主席如果认为合适，即可商定如何改动。如果没有异议，我就认为裁军谈判会议通过这一日程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

还有其他人愿意发言吗？

鉴于今天没有其他的事情，我想现在作一个总结性发言。

我们将于几分钟后结束今年的第一期会议。会议已足足进行了3个月的工作，而夏季会议将有两个半月多一点的时间，然后即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

本年度会期较长的第一期会议存在严重的缺陷，这已成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惯例了。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出现积极迹象的主要原因是苏美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双边谈判正在积极进行。苏联最近提出的关于消除欧洲中程和较短程导弹的重要建议为欧洲大陆和整个世界减少军事对抗的危险提供了真正的机会。人们现在明显感到可以就此达成具体协议了，这本身就对国际政治气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我希望我在继续讲述积极方面时不会把事情过于简单化。我要说，就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而言，几乎所有的积极进展都是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中作出的。可以说，该委员会今年的工作事实上于去年秋季进行协商时就已开始了。当时，各方提出了并广泛讨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建议。后来，在1月份和整个春季会议期间，该特设委员会在瑞典的厄克于斯大使的主持下以正式会议和非正式会议、全体会议和小组会议的形式继续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缩小了余下的一些分歧。

我的看法是，有两个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我们现在已可十分清楚地确知从公约生效直至化学武器储存完全销毁为止将对化学武器储存如何处理。首先，要申报每一国境内拥有的化学武器。列明化学武器储存的确切地点及其组成。关闭储存设施。确保化学武器运至销毁设施。最后，将逐步销毁化学武器。对上述一切活动，将通过包括国际现场视察在内的手段加以核查。对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也达成了同样明确的基本协议。

现在可以说，在取得了最近的积极进展之后，该特设委员会已可进而最后拟订禁止并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了，如果各方拿出良好的政治意愿。这一进程应该不会太长。许多代表团都希望今年即可缔结化学武器公约。我全力支持这一呼吁。无论如何，1987年才过了三分之一，现在即怀疑能否完成这一任务未免为时过早。

厄克于斯大使今天提交的题为“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的现况”的文件无疑将有助于各国首都在我们休会期间就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必要的决定。

要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其他议程项目上找到许多积极的迹象是颇为困难的，并将耗费许多时间。因此，请允许我只提一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重新设立以及在普列塞大使的主持下于春季会议期间开始进行实质性工作，可视为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军备竞赛蔓延到外层空间的危险对所有国家、包括那些试图征服外层空间以取得军事优势的国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我深信，迫切需要制订新的具体措施，保护外层空间，以免它受到任何军事利用。让我们大家都希望该特设委员会的夏季工作可为这一普遍看法尽快成为本会议的一致意见铺平道路，本会议完全有能力并完全有资格就需要采取的各项新措施进行谈判。

谈到春季会议的积极方面，我还要讲一讲地震专家小组。该小组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现正着手筹备于１９８８年进行一次波形数据传输实验。

现在要讲一讲消极方面。本会议又一次未能就前三项所谓“核”项目采取任何行动。关于核禁试，我们注意到某种矛盾现象：最近在不少国家以及在不同论坛都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事态发展，只有我们裁军谈判会议坚决不肯着手处理这一重要问题，只在全体会议上作一般性发言。我们仍在讨论各项职权范围草案，并对措词争论不休，而反对核禁试的人则暗中称快。我认为，至少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为实现核禁试而进行一些实质性工作。应该利用这种可能性。有鉴于此，我提交了一份议程项目１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草案，其中规定应将我们所要进行的实质性工作看作制订核禁试条约的第一步。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对主席的这项建议进行实质性审议。但在进行有关的非正式磋商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建议为将来可能就设立核禁试特设委员会问题达成妥协奠定了基础。显而易见，这是我们大家的任务。我只希望能在今年会议期间继续在此方面进行不懈的努力。我最后要正式强调，我确信设立这一特设委员会的主要障碍就是那些不愿就核禁试问题进行谈判的代表团的立场，而国际社会是认为迫切需要优先解决这一问题的。

议程项目2的情况也是这样。 一些代表团毫不隐讳地指出，他们不认为本会议是谈判多边核裁军措施的适当机构。因此，我们从未能设立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委员会。 他们只允许本会议就此项目进行模糊笼统并最好是杂乱无章的辩论。

协商一致原则是本会议的工作基础。 因此，尽管本机构大多数成员均希望就项目2采取行动，但现在似乎不大可能采取这一行动。 不过我们仍有机会进行讨论，起码可以强调项目2的重要性，集中注意各个优先方面，并审议现有提案。我断定，这项工作是值得进行的，我尽力想要为会议提供一个普遍可接受的讨论范围。在某一时候，似乎已快要取得一致协商意见。 但一些代表团不十分确信只在非正式会议上宣读拟议的议题可使按照拟议的办法进行的讨论做到有条有理，而其他代表团则不同意在正式全体会议上宣布这一办法的结构及内容。

因此，在整个春季会议期间，未能就项目2采取任何行动。 我个人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 一些国家最近提出了关于核裁军的重要建议，例如苏联1986年1月15日提出的关于在本世纪末消除世界上一切核武器的建议。 有些人可能会支持这一建议，有些人可能会对此提出问题，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提出另外的建议。我们去年曾就此建议及其他建议初步交换了看法，而我们认为这总会有些作用的。最好能继续并进一步深入交换看法。 我希望我们能在不远的将来解决程序问题，以便认真地切实审议项目2和3。

我极为尊重墨西哥的罗夫莱斯大使作为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主席所进行的努力。 如果未能在此方面获得重大进展，那是因为某些国家仍固守其对若干长期悬而未决问题的立场。 在本月中，我曾提请会议注意，我们在那时本应结束方案草案的工作并在联合国第四十一届大会闭幕前送交纽约，以供联大通过。 但看来，某些代表团对若干重点问题的顽固立场使我们一直无法最后确定综合裁军方案草案。

虽然放射性武器委员会未能取得重大进展，但已就如何进一步开展审议中的双轨的工作交换了看法。 人们因而希望可在程序问题解决后以新的态度立新开始谈判，并希望各方在实质性问题上采取较为灵活的立场。

最后，我深信，如果裁军谈判会议可免除每年不得不一再处理的大量纯属程序性的问题，将可大大有助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 我担任4月份主席的经验使我相信,本会议如果能制订并 实施一套简单合理的程序，特别是在设立附属机构方面的简单合理的程序，即可大大提高其效率。

在结束我的发言前，请允许我引用８０年前的一段话，这段话现在仍然适用。这段话引自在海牙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和平会议：“让我们审查一下最近一些建议所提出的并受到各国政府和报刊热烈议论的限制军备问题。 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减少公私开支，避免灭顶之灾，并废除武装和平这一不合乎逻辑的制度。没有必要就此大谈特谈。 这一概念极为简单，而这也正是其有效之处。 连儿童都知道，战争是劳民伤财的，和平则省钱省力。”这段话是斯泰德先生说的，值得我们信服，并且坚决遵循：很明显，和平与裁军是紧密相联的。

最后，我要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科玛蒂纳大使、付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大使及其秘书处的所有同事以及各位口译员在我担任主席期间向我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我还要感谢在我努力推动某些议题的工作时—— 这是一件有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与我进行合作的各国代表团。 最后，我祝愿那些即将离开日内瓦的人归途愉快，并祝愿我们大家在休会期间有所收获，使我们在６月复会时能够身怀更为灵活的指令，从而在夏季会议上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我请尊敬的日本代表发言。

山田先生（日本）：

主席先生，我并不想延长今天会议的进程，但由于聆听了你的闭幕发言，所以我想讲几句话。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聆听了你对４月份主席工作的简报。我要代表日本代表团真诚感谢你的不懈努力，特别是你促进了尚未就如何进行达成协议的议程项目的讨论。

我想就议程项目１，核禁试，讲几句话。 我曾在全体会议上两次提到这一议题，因此我将扼要地谈一谈。

我与你一样对该项目的毫无进展感到失望，而我确信一些西方国家代表团也有同感。

我想代表西方国家代表团真诚地感谢主席你在议程项目1上一直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们仍然极其重视这一项目，并与许多代表团在春季会议期间所表达的一样，希望核禁试特设委员会早日开始进行实质性工作。

核禁试有许多问题和方面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在本会议中审议的加拿大代表团今天提出了与禁试直接相关而且十分有用的材料。

西方国家集团认为，CD/521号文件所载的职权范围草案仍然是开始进行这一工作的可行基础。

同时，我们真诚赞赏主席先生主动为目前种种立场寻找共同点所作的努力。我们准备继续研究主席的文件，以此作为进一步协商的基础，进而在夏季会议继续处理这一问题。

尽管现在我们将要休会，然而你的任期仍有一个月左右。 我真心实意地希望你以主席的身份继续努力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 就我本人而言，我将不遗余力地同你合作。 我们不要委过给他人，因为这不利于在本会议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

在结束之前，我要与各位尊敬的同事们一道对印度尼西亚的塔尔米德齐大使阁下加入本会议表示由衷的欢迎。 日本和印度尼西亚是太平洋的邻国，有着最为友好的关系。 我期待着与他密切合作。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日本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的倡议所说的赞赏的话。 现在我请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

巴塞莱米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谢谢你，主席先生，我也想借此机会对尊敬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塔尔米德齐大使

的到任表示欢迎，并保证美国代表团愿与他进行合作。

我想借此机会与尊敬的日本代表一起指出你在本月作为会议主席所发挥的公正、平衡和富有创意的工作，特别是关于议程项目1的有益工作。 但是，我确实感到不得不指出，我觉得你在春季会议和本月会议的工作总结中多少改变了你的作风，而有一点接近贵国所属的集团的立场。 当然，你有权这样做；你对本会议的工作做出你本人的评价，但是你当然会了解，其他各代表团也对这一工作做出自己的评价，而且这一评价可能与你所作的评价并不相同，尽管你担任着会议主席一职。我愿响应山田大使的呼吁，促请所有代表团集中致力于建设性的建议和工作，并尽可能避免指责别的代表团。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 就我所能回想起的而言，我在闭幕发言中并未指明任何代表团，也未指责任何一组代表团。 至此，我想问现在是否有别的代表团准备发言。 没有。

春季会议到此结束，我现在要宣布本次全体会议以及裁军谈判会议1987年第一期会议休会。

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9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全体会议和裁军谈判会议1987年第一期会议休会。

中午12时散会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11
9 June 1987

CHINESE

第四一一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7年6月9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阿尔法拉尔吉先生（埃及）

GE. 87-61460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４１１次全体会议和１９８７年第二期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我想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副部长阁下，彼得罗夫斯基大使，表示热烈欢迎。 彼得罗夫斯基大使将在今天的会议上发言。 彼得罗夫斯基大使是一位杰出的职业外交家，也是一位众所周知的裁军问题专家。 我确信，会议各成员将怀着极大的兴趣聆听他的发言，同时我祝愿他在日内瓦的访问成功。

请允许我代表全体成员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团长维沃达大使在担任1987年4月份主席期间以干练和杰出的方式主持了会议，并感谢他一再努力想方设法克服各项工作障碍。

我高兴地欢迎美利坚合众国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新任团长，马克斯·弗里德斯多夫大使。 我祝愿他在工作中一切顺利。 我还要欢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马滕森先生以新的身分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尽管马滕森先生曾以过去的身分参加过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所以本会议对他已经非常熟悉。

我非常荣幸地主持6月份的会议。 我向你们保证，我将竭尽全力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履行这一职责，并推动本会议的工作。 但是，尽管我了解会议主席在这一方面所担负的职责，然而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共同职责。 因此，我确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你们会给予我慷慨的合作和协助。

我想对会议的工作进展简短地表示我的担忧。 尽管对会议成就的评价存在着不同看法，然而有些事实是任何不具偏见的人所无法忽视或无可争议的。 裁军谈判会议设立九年期间，未能达成任何裁军协议，而裁军协议正是建立这样一个裁军领域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原因。 在热闹的开场之后，会议所讨论的议题已经明显地减少，而且会议工作也比较停滞不前。 国际气氛的改善，尤其是恢复其军备管制谈判的苏美两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并未如所预期地推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目前裁军谈判会议中的普遍态度是在双边谈判达成结果之前不妨“等着瞧”，而且会议显然无法产生必要的自发动力来完成会议所担负的任务和实现各方对会议工作所寄予的期望。 事实上，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可以全面讨论裁军问题的独一无二的

论坛；会议成员包括了所有核武器国家，而且所有国家都可以通过这一论坛行使其参与裁军工作的合法权利。 因此，我们应该奋力维护和加强这一论坛，尽可能使其获得成功。

因此，尽管今天开始举行本届会议的第二期会议，而且距其闭幕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这并不应阻止我们竭尽全力来克服使我们无法有效讨论所有议程项目的障碍。 毫无疑问，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核禁试。 大家都清楚有关设立这一项目的特设委员会的协商已经达到哪一阶段。 我愿意继续进行这一协商，但为了使协商能够产生所期望的结果，各代表团必须愿意作出响应。 因此，我希望各集团早日最后确定自己的立场，使我们能够寻求一种可打破过去四年来这一项目的讨论的僵局状态的折衷解决办法。

通过非正式会议，我们已经克服了一个重要的障碍，已经一致同意继续讨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 每一个迹象都表明，我们即将根据上一届会议的经验而就这一问题的讨论范围的一系列基本想法达成协议。 因此，我吁请所有代表团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使我们得以就这些方面达成协议，并且在本届夏季会议期间早日举行第一次非正式会议。

许多代表团担心地表示，对于设立一个附属机构来讨论防止核战争的问题，尚未作出充分的努力以达成协议。 我也有同感，并认为有必要促进有关这一问题的磋商，使这一问题不依附于任何其他议程项目。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在前几届会议的若干工作阶段我们已接近于达成协议，但在这一方面仍未取得一致意见。

我还希望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在第二期会议中继续以其在第一期会议中的同样认真积极的工作精神进行谈判，使委员会能够当之无愧地成为所有其他议程项目的榜样。 我完全相信在瑞典代表厄克于斯大使的干练主持下，该委员会一定可以做到这一点。

同时还迫切有必要加强努力，以最后确定综合裁军方案草案，特别是因为这是根据要求在第四十一届联大结束以前提交给联大的最后一次机会。 由于墨西哥代

表罗夫莱斯大使的领导才能和丰富经验以及过去几年所完成的艰苦工作，特设委员会无疑是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

我还希望，由意大利代表普列塞大使主持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主持的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匈牙利代表梅斯泰大使主持的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可在各自的有关议程项目的实质性讨论中成功地取得进展，以弥补第一期会议因讨论程序问题而损失的时间。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瑞典、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

现在我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副部长阁下，彼得罗夫斯基大使发言。

彼得罗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你所说的友好的话表示感谢，并祝贺你担任主席一职，同时我希望裁军谈判会议在你的领导下可沿着议程所标明的道路向前迈进。 我与你一样十分赞赏本会议前任主席—— 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 米洛斯·维沃达同志所做的工作，并向美国驻裁军谈判会议的新任代表马克斯·弗里德斯多夫大使致以良好的祝愿。

裁军谈判会议这一届夏季会议是在极为重要的时刻召开的。 各国已经接近即将作出历史选择的时刻，要么认识到人类共同价值的优先重要性，从而必须达成一些相互可接受的协定，不然就听任各种分歧（无论分歧有多严重）将人类拖入核深渊之中。

目前似乎出现了真正的机会可以将有关裁军的各项宣言和决议的道德－政治潜力变成实际行动。 现在已经有希望就消除苏联和美国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和战役战术导弹立即达成协议，就部署在苏联东部和美国领土上的战役战术导弹举行具体谈判，并着手解决包括战术导弹在内的欧洲战术核系统问题；大幅度削减战略进攻武器并同时加强反弹道导弹条约制度。

我高兴地注意到，在本会议上进行的有关缔结消除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谈判何时能取得最后成功取决于今天在万国宫聚会的各位代表的集体智慧和意愿。

解决另一个重大问题，即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裁军谈判会议。 几天前召开的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已断定实现彻底禁止核试验的任务是停止发展、生产和改进核武器并实现裁减和消除核武器的首要措施。 会议建议立即开始全面谈判，以便在这一方面达成有关协议。 这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华沙条约成员国军事理论的文件也宣布了这一目标。

为了履行赋予它的重要任务，苏联代表团今天将一份题为“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主要条款”的文件提交给本会议审议，这份文件是由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共同提出的。 在座的各国代表团都有该案文的副本。

共同提案国在提出这项提案时，是从鼓励本会议早日开始实质性全面谈判这一愿望出发的。 我们所提交的文件可以为这种谈判奠定基础。 同时，我们愿意建设性地讨论任何其他可以导致早日缔结一项有关全面彻底停止核试验的有效条约的提案或建议。 为了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坚定地认为，本会议应立即设立一个全面禁试特设委员会。

在共同提出“主要条款”之前，我们与其他共同提案国一致认为，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代表团都可以在讨论期间以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一文件的看法。因此，我想谈一谈促使苏联参加这一共同提案的动机。

我们不仅在本会议，而且在本会议以外致力于停止核试验，基本上是因为我们深信禁止核武器试验是制止和停止军备竞赛领域的一项重要的独立措施。

首先，这是一项主要的军事和技术措施，可直接导致有效地解决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有关的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

其次，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步骤，可产生真正明显的实际影响，使国际关系的发展比较可以预测。

第三，这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律承诺，遵守这项承诺将可加强裁军领域现有的条约和协定的制度，使之成为国际关系的法律条约基础。

第四，这是一项具有高度道德意义的措施。 地球已经被核军备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不久以后，地球上将没有地方可以储存堆积如山的、用于消灭全人类的越来越先进的装置了。 山太高，就会出现山崩和雪崩。 我没有必要在此叙述不断受到核崩威胁的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 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一种新的核武器系统都剥夺了忍饥挨饿者的面包，剥夺了无家可归者的住房和文盲的上学机会，剥夺了各国人民把所有资源用于满足发展需要的可能性。

苏联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提出旨在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新的提案，即表明其坚决遵守已有效地制止核威胁在地球上蔓延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和原则，并重申它愿意以实际行动充分履行该条约的所有义务，包括第六条所载的各项义务。

我们建议本会议对核禁试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但这种讨论不应该一无所据地从头开始，而应该在本会议已获得的大量经验的基础上进行。

实际上，核试验问题从十八国裁军委员会起就同本论坛及其前身的整个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 历年来，各方就这一议题向本论坛提出了种种文件，其中包括好几项条约草案。 由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参加的三边谈判过去曾推动了这一问题的审议，而且参加国还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定期通报所取得的令人鼓舞的进展，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谈判从来没有达成最后的结果。

谈到过去，我想提请各位不仅要注意到已有为数不少的机会被浪费掉，而且主要还应注意到，一项可能的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核查方法与技术的协议已在这一过程中开始形成明显的轮廓了。 1974年和1976年，苏联和美国就地下核武器试验与和平核爆炸的当量极限缔结了协定，然而由于美国的立场，这一协定从来没有生效。 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科学专家小组为期十年的努力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有益的教训。 有关一级地震数据交换的几次国际试验具有极大的实际重要性。目前该小组正在研究与地震核查非核爆炸有关的新的重要问题，以便从质量上改进核查机制，从而可进行二级地震数据交换。

苏联为期１８个月的单方面暂停所有核爆炸产生了有利于停止核试验的巨大道德和政治影响，并实际上表明确有可能采取措施一劳永逸地停止核武器试验。我们高兴地注意到本会议对暂停核爆炸所作的肯定评价和反应。

今天所提出的文件再一次证明我们决心进行新的努力以便尽早实现全面彻底的核禁试；它综合了多年来为解决核禁试问题而作的共同努力的积极成果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特别是四大洲六个国家最近提出的新的构想和建议。同时，条约草案并不只是把以前的建议收集起来，它还是一项创新的文件。其内容体现了新政治观的思想和精神，而这种新政治观要求外交行为符合核时代和空间时代的现实。

核查和监督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认为，核查对于有效执行真正的裁军和建立信任措施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严重缺乏这种信任的时候。因此，草案载有大规模核查措施，从申报试验场的地点到国际视察人员参与核查以证明在这些试验场没有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为了有效核查的目的，我们建议设立一个国际视察员机构，这一点在１９８２年苏联关于条约条款的提案中没有提到，在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三方报告中也没有提到。苏联和美国科学家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进行的联合实验生动地表明这种形式的核查是现实可行的。美国专家利用其安装在苏联核试验场地区的设备有效地核查了是否进行了爆炸，从而实际上履行了国际视察团的职责。

在今天提交的文件中，建立国际地震监测网的问题有了新的发展。有国际视察团观察员参与作业而且具有标准特性的地震台站将是这一监测网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一建议如获实行，将大大有助于创造各国间相互信任的气氛。关于大气放射性数据的国际交换的专门一节也有助于这一目的。

在我们所建议的核查系统中，现场视察极受重视。我们认为，进行这种视察是为了解决条约中设想的其他核查措施所无法解决的便人怀疑条约是否受到遵守的问题。我还想强调，收到现场视察要求的国家必须允许有关人员无条件地进入该要求中指明的地点。换言之，视察是强制性而不是自愿性的。显然，提出视察和核查要求的标准和程序以及如何进行视察和核查，包括视察小组的权利和职责，仍有待拟

订。但是这一任务完全属于裁军谈判会议的职权范围。此外，这一方面还可以借助其他核武器禁试谈判的经验。

今天提出的文件的具体条款的内容再次证明，对于我们来说，不存在禁试核查的问题。我希望各位十分清楚地理解这一句话的政治意义。这绝不是说，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讨论和拟订了。相反，我们赞成彻底拟订所有必要的具体安排。在这一方面，我们的伙伴愿意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做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愿意审议其他的核试验核查措施。就这一点而言，我要重申，苏联对四大洲六个国家在这一方面提出的建议持积极态度。我们愿意派苏联专家去会见这些国家的专家，以讨论全面核武器禁试的问题，我们还愿意接受这些国家关于协助进行核武器禁试核查、包括现场视察的建议。当然，我们仍然认为核查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确保条约有效实施的一项手段。这一条约必须成为可促进限制、裁减和彻底消除核武器的一项重要的独立措施。此外，在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上，该条约及其设想的严格监督制度以及不扩散条约，应该成为防止这类武器重新出现的一种保障，并成为全面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体系的支助结构的一个主要部分。

没有任何人怀疑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首先取决于苏联和美国的态度，根据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这两个国家对实现核裁军目标负有特殊的责任。因此我们建议，条约应规定在最初阶段，仅仅苏联和美国才须参加，而不一定要所有核国家都参加。

裁军谈判会议参与实际拟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进程，同目前苏美双边谈判绝无任何矛盾。相反，它是要以多边努力来支持双边努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双边谈判不幸陷入停顿，因而必须进行多边努力。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希望这些谈判是全面、有针对性并有成果的，使我们得以日渐接近严格国际监督下的彻底停止核试验。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曾在日内瓦苏美双边会谈中同意分阶段逐步进行。苏联对核武器禁试的全面谈判的态度表明了它愿意通过对核爆炸制定中间阶段的数量和当量限制来逐步解决这一问题。立即宣布双边暂停核试验可以作为这方面的第一个步骤。尽管我们宁愿彻底暂停核试验，然而考虑到美国的立场，我们愿意同美国

达成协议，将核爆炸的当量限制为１０００吨，并将其数量减少到最低程度。我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可能的方式是由美国国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适当的立法。现在要看美国怎么做了。

同时，很显然，鉴于苏美谈判的双边性质，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它也无法为这一问题提供最后的解决方法，即确保缔结一项禁止任何国家在任何地方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因此我们认为，在苏美谈判中拟订协定以及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范围内拟订一项全面条约是应该平行进行的。

总而言之，我们对组织问题的态度是：苏联愿意参加任何双边、三边或多边论坛，以便为根本解决核试验的问题而进行工作。我们不仅希望现有的机制发挥作用，而且希望确保它们早日取得实际效果。我们重申我们愿意为了扩大１９６３年莫斯科禁试条约的范围而参加本会议的工作，这样做是完全符合各缔约国在签署该条约时所表示的意图和所承担的义务的。

多年来就核武器试验进行谈判和讨论的经验、现有的核查技术以及许多其他事情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缔结一项条约是相当切实可行的。

除了西方核大国顽固坚持核威慑概念以外，停止核武器试验已没有任何其他障碍。有些“门徒”精研了核威慑这门课程，死抱住这一概念的教条不放，极不愿意与核弹分手，因而它在这一方面已青出于蓝，超过了它们的“老师”。

以军事力量确保安全的概念已不再符合当今的需要，妨碍了谈判立场的积极和解。由于核威慑的教条将核武器当成人类的宝物、维护和平的秘方以及“安全的万灵药”，因此谈判作为实现相互谅解和促进各国间合作的一个手段的固有积极潜力至今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必须超越北约组织政策赖以为基础的核威慑思想了。然而这一问题的范围无疑要广泛得多，其性质也更为深刻，不仅仅只关系到谈判的成败。苏联最近对这一概念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非常彻底的审查。我们的结论是，这一概念的提倡者显然没有从广岛或长崎事件中吸取任何教训。切尔诺贝利的教训显然

也日渐被淡忘。这一概念的提倡者卫护核武器，想尽办法要改进核武器，核武器的使用拟订各种方案，订明在战争的哪一阶段可以针对选定的目标使用哪种核武器，使用的范围可以有多大等等。他们想使人们习惯于这一概念，认为这样做很自然，而且据称为了安全还有必要这样做。实际上，“核威慑”概念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而且极不道德的立场。

我们坚信，核威慑只不过集中体现了军国主义计谋，不愿意消除核威胁，是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的一种目光短浅和完全自我中心的态度。这一概念作为教条主义的核心思想，已成为一切故步自封、冥顽不灵现象的温床，这并不是偶然的。核威慑的学说使各个国家成为核进攻的目标。

核威慑意味着放手进行军备竞赛以寻求军事优势，因而是对战略稳定的一种不断挑战。

核威慑意味着国际局势永远紧张、相互对抗而不能自拔，彼此间的不信任持续存在。

核威慑意味着树立“潜在敌手”的形象，鼓动敌对和仇恨的思想和心理。

核威慑意味着使政治服从于黩武主义的意旨，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军事化。

核威慑意味着鼓励其他国家取得所有武器中最具毁灭性的武器，追求核大国的地位和威胁他国的能力。

最后，核威慑意味着不可预料，不可确定，而且实质上意味着战争边缘政策，这种政策客观上有助于造成全球性心理压力。核威慑意味着一种不稳定的、空想的安全结构，一种容易遭到恐惧和相互猜疑的有害影响的脆弱而不可靠的假和平，这就是这一概念的所有内容。

依靠核威慑就是依靠听天由命，就是接受核浩劫的危险，而这种危险不一定是由罪恶企图所引起而有可能是由技术差错或人为错误所引起的，在军事技术不断进步而且越来越尖端的情况下更有可能产生这种危险。

核威慑概念是过时的思想。然而它继续存在于当前的政治中，维持着其致命的破坏力，威胁着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基础。由于华盛顿的决定，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对军备竞赛的限制正在被撤销，反弹道导弹条

约的制度正在受到侵蚀，空间出现武器的真正威胁正在增长，在此情况下，这一概念尤其危险。

为求人类生存，新的政治思想首先要求承认无核世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理所当然地坚决抛弃核威慑的概念。这种新思想的出发点是，国家间关系应通过政治和法律机制、国际组织以及双边和多边谈判机构来进行调节。

新的政治思想以新颖和急迫的态度对待提高包括裁军谈判会议在内的所有国际论坛的作用并促进其活动和效率的问题。条约“主要条款”的提出即表明我们坚定地认为裁军谈判会议作为独一无二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我们愿意同本会议其他成员国一起努力提高其威信和效率。在座的各位代表中有许多人认为，本会议的威信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后它是否能够就核禁试条约开始进行实际工作。总之，这是我们的坚定信念。我们看到，大多数与会者是愿意进行认真谈判的。这使我们抱有希望。我们正是向这些明智的力量发出呼吁的。

就我们来说，我们在本会议的任务是严格遵守最后文件的“戒律”，这项文件当时曾被恰当地称为“裁军圣经”；我们将同所有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寻求裁军的国家保持真诚、不带偏见、积极的合作并共同起草文件。我们认为我们有权期望我们的谈判伙伴作出相应的行动。“有的时候要求生，有的时候要赴死……有的时候要扔掉砖石，而有的时候要把砖石收集起来”。本会议各与会者在共同安全大厦的地基上砌下的每一块微不足道的砖头，甚至小石头，也有助于确保这一大厦永远屹立不倒。

这一点在目前尤其重要，因为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我们非打破偏见、砸烂黩武主义思想的枷锁不可，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无核、无暴力的世界。

主席：

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在请瑞典代表发言以前，我还要欢迎玛伊·布丽特·特奥琳夫人回到我们中间。

特奥琳女士（瑞典）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看到你，阿法拉尔吉大使，当任裁军谈判会议6月份的主席。我国代表团期待同你共事。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全力以赴支持你的重要职务并同你进行合作。我还愿真诚地感谢你的前任，捷克斯洛伐克维沃达大使，他干练地主持了本会议上月份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认真聆听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彼德罗夫斯基的重要发言和他代表苏联提出的文件并将进行仔细研究。我还要借此机会欢迎美国新代表马克斯·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加入我们的行列。

再过一年联合国大会将举行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其主要任务应该是展望未来而不是向后看。但是，裁军特别联大不可能避免评估裁军领域和军备领域6年来的发展情况。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世界主要大国已经恢复对话。尽管很明显，他们之间的互相猜疑和互不信任不易消除，但是他们毕竟已在对话。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裁军议程迅速扩大。提案成倍增加。也许，多边或双边讲坛从未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处理过如此广泛的议题。新的提案和新的辩论激起了新的期望。当然期望尚待成为现实。今天机会很多，但风险也不小。

如果我们失去显然已经到手的机会，那么取得实质性协定的政治条件不仅不会改善，相反会恶化。时间并不能保证使各方更加接近。而谈判可能会因扯皮、技术原因和政治复杂情况而陷于僵局。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

“谨防：

以拖延为借口，

以分析为由而停滞不前。”

在双边和多边谈判中，挑战性任务就一个，那就是不失时机，缔结今天显然可以达成的协定。无论双边还是多边谈判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就此停滞不前，而是坚定不移地向前，争取更快达成其它协定，因此需要持续努力。就美苏在欧洲的核武器不迅速达成协定，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时机已经成熟。

一个零点方案、两个零点方案或三个零点方案只会加强而不会威胁欧洲和国际安全。它应成为进一步在欧洲实现核裁军、大量而均衡削减常规军备、制定建立信任和安全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的出发点。

双边谈判其它领域的前景十分暗淡，但是，就欧洲导弹达成协定的前景十分明朗。迄今为止，两个超级大国未能有说服力地向我们表明，也未能互相表明，他们如何实现防止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如何结束在地球上的军备竞赛和最终消除所有核武器。

裁军谈判会议没有理由不迅速达成禁止所有化学武器的协定。时机已经成熟。化学武器公约应该确保彻底销毁一整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实现这一目标是在座各国代表团的共同重要任务。它需要采取迅速而有针对性的行动。

裁军谈判会议将精力主要集中在这些问题的谈判上，但是这不能成为开脱未能就议程上的优先项目进行实质性工作的借口。

禁止核试验就是一个例子。

核试验仍在进行。5个核武器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中国，在过去两年里停止进行任何核试验。在本会议今年2月份开会期间，苏联放弃了长达18个月的单方面暂停试验，并开始执行看来是紧张的试验方案。美国仍然维持平均每年进行20次试验的方案。法国在南太平洋的核试验仍然有增无减。

我国政府对这一现象表示遗憾和痛惜。这充分地说明有必要继续努力实现全面禁试。加紧进行核武器试验说明它对于核武器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才不得不催逼全面禁试。全面禁止试验的长期效果将是削弱核武器国家发展新型核弹头或大大改进现有核设计的能力。在质量方面停止核军备竞赛。

核禁试还会产生重大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核禁试将标志着一个极为重大的政治转折点，它将极大地巩固不扩散制度。

我们当前在日内瓦所作的努力与该问题的重要性很不相称。裁军谈判会议仍然是适当的讲坛。当缔结条约的政治条件成熟，裁军谈判会议有责任就重大的议题和安排进行审议。

在第四十一届联大，禁试问题的政治气氛显然得到改善。本会议就该问题也出现了更大的开放的迹象。地震专家组进行了宝贵的工作，他们现在正为第二次全球资料搜集和１９８８年的分析试验进行筹备。

鉴于这一背景，裁军谈判会议本届会议就核禁试成立特设委员会达成协定，这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该特设委员会应处理禁试方面的重要问题，如条约的范围和内容以及核查和遵守问题。

一旦特设委员会开始其工作，那么职权范围的措词对特设委员会的实际工作并无重大意义。把时间进一步浪费在程序问题上，不仅是对全面禁试事业也是对多边裁军进程的重大损害。

苏联和美国在最近关于核武器的双边谈判中正讨论逐步减少核试验频率和降低极限当量的可能性。本来早就应该彻底停止所有核武器的试验，从这方面讲，任何为继续进行试验留有余地的协定显然是不足取的。这样的条约必须包括明确的承诺，尽早在具体日期实现全面彻底禁试。只有大幅度的削减并真正限制缔约国任意发展核武器的能力，这些协定才能成为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步骤。

根据本会议议程项目２，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我国代表团对去年的非正式磋商表示欢迎。我们认为，这种磋商应该成为本会议经常性的有组织的工作的一部分。

就议程项目，消极安全保证 而 言，必须继续努力以取得进展。瑞典特别重视无核武器国家的权利，即有权获得核武器国家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明确无误和无条件的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防止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去年的审议取得了成就，尽管成就不大。特设委员会注意到外空逐步军事化的现象已持续近25年了。特设委员会认为限制外空军备的法律制度对于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会起到某种阻碍作用，但是在一些关键领域，这一制度远未完善。

瑞典欢迎今年再次设立这一委员会，并开始实质性工作。为了在努力防止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方面取得进展，加强已经建立起来的共同基础，这是极为重要的。

毫无疑问，解决某些根本问题的关键取决于美国和苏联关于战略武器和外空武器的双边会谈。

但是部署以外空为基地的战略防御系统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安全。这种部署可能会间接地改变战略关系，从而给全面稳定造成不良后果。这种可能的防御系统至少在理论上，直接增加了用来打击外空或地球上的战略武器以外的其它目标。为此，部署外空武器引起整个国际社会不安。这是多边参与的重大理由。

可能直接威胁许多国家重大民族利益的外空进一步军事化的另一方面是反卫星武器的发展，除了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以外，许多国家已经制定发展了庞大的空间方案，并在和平利用外空活动方面进行了巨大投资。裁军谈判会议成员理所当然地，而且有义务去实际处理与保护和平利用外空活动有关的问题。

特设委员会应该探讨制定禁止反卫星武器和反卫星战争的可核查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可能性。禁止反卫星武器应该包括禁止此种武器的研制、试验和部署以及使用。现有反卫星系统应销毁。但是，为了考虑防止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的具体措施，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法律体制的审查必须结束，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力求确定和查明所要处理的技术和武器系统。

在今年2月份，我提到成立处理这些问题的技术专家组的可能性。这种专家小组可以协助制定外空武器技术定义、具体指明有关技术以及处理核查的技术方面的问题。

1984年瑞典提出的放射性武器条约草案的提案阐明了我们重视优先处理禁止通过对核设施的袭击而释放放射性物质的问题。

瑞典提案提出了单一的处理办法—— 将禁止放射性武器与禁止造成大规模破坏的袭击核设施结合起来。我国代表团极为失望的是，在一些往往与保护核设施问题无直接关系的议题上的不同看法成了委员会的障碍。

程序方面的看法，分歧很大，因而有碍在该项目方面作出实质性努力．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我国代表团愿就放射性武器和对核设施的袭击的两个问题分别进行工作。有效禁止这种袭击是任何放射性武器条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愿以传统的方式参与关于放射性武器的审议。

今天，裁军谈判会议的最重要任务是尽早成功地缔结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１９２５年日内瓦议定书不足以制止化学武器竞赛。我们收到关于在世界各地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最近在海湾，联合国专家有力地证明伊拉克在那里使用了化学武器。这样的报告更使人们忧虑，化学武器不仅仅是过去的问题也是现在和将来的问题。化学武器战争是一个日益增长的危险。

普遍一致的看法似乎是，唯一可能有效的对付办法是成立化学武器国际裁军制度。本会议的谈判取得稳步进展。与１９８４年第一个温和的案文草案相比，今年４月份的最新暂定案文在许多方面已经几乎面目全非。

我国代表团特别感到高兴的是各国代表团对谈判采取灵活和积极的态度，这有助于特设委员会主席完成其艰难的任务。这一态度为解决一系列关键问题创造了更有利条件。应立即公布所有化学武器储存并在１０年内予以消除，而消除这种储存的最适当的办法就是销毁，在这方面已取得了进展。第一次公布的化学武器的储存应加以核查，此后的储存应加以有系统的监测。还需要做的工作是在公约生效后就第十年结束前销毁的秩序达成一致意见。就销毁的秩序的大致方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可能性日益增长。缔约国必须从一开始就公布所有武器储存，这一点对于对公约建立信心极为重要。

消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制度也正在形成。就核查这些设施的公布和它们的关闭以及有系统的国际监测和对设施的销毁的核查已经达成谅解。

以可核查的方式禁止在未来生产化学武器是主要关心的问题。在过去几年里，就公约这一部分所作的谈判努力和所花的智力超过了其它任何问题。化学工业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非生产制度的影响。现在正在进行的谈判正逐步出现普遍接受的核查纲领，但是可以说，已经受到严格的环境和卫生条例限制的化学工业在公约生效时将承担一些额外负担。

关于该制度的一些细节方面的分歧仍然存在。但是，他们并非不可克服。对公约的信心将取决于公约制订的也用以调查非公布的活动的办法，因为这些活动是对公约的违反。质疑视察制度是不可或缺的。这一制度的核心应该是国际现场质疑视察。如果有效地制订出这种制度，它将能制止对公约的违反。

春季会议期间关于该问题的非正式磋商令人鼓舞。 有人提出，当某一缔约国提出要求后，应自动派遣视察员小组，这一想法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关于视察员是否应根据原来的请求或在被请求国提议替代性安排时，不受阻碍地前往有关地点或设施进行视察的问题，看法仍然存在分歧。

关于援助以及关于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条款，是最近才开始审议的一个领域。公约的体制安排必须制订出来。 现在必须努力处理悬而未决的问题。 已经取得的进展表明，公约显然能够达成。 现在必须作出妥协，即便作出妥协极为困难。最终必须作出关键的决定，尽管作出这些决定也是很困难的。 随着谈判日益接近关键阶段，我相信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将会尽力实现我们的共同任务：迫切需要缔结的化学武器公约。 一旦缔结这样的公约，我们可以确保永远销毁所有化学武器。

尽管为就综合裁军方案达成协议花了几年的努力，但仍然有一系列问题尚未解决。 裁军谈判会议在各国代表团的合作下应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结束这一项目的工作。 我们应该坚决地敦促核武器国家现在就作出行动。 我们同样应该坚定地确保本会议现在能够作出行动。

现在人们谁都会说许多世界：旧世界和新世界，工业化世界和第三世界。 但是在国际安全方面，只有一个世界。 在核武器时代，安全不可能在狭隘的区域范围内实现，更不用说在某一国内实现。 各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安全相互联系并注定更为密切。

现在最需要转变的是：变国际危险制度为国际安全制度，变造成死亡和摧毁的生产为造成生存和发展的生产、变穷兵黩武为国际法制、理智和同情。 裁军与各国休戚相关。 为使裁军变为现实，我们都可发挥作用。

主席：

我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以及她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我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发言。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谢谢你，主席先生。 请容许我向你转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对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这一重要职位的最良好祝愿。 我们两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 从你亲身参与本会议活动的情况可以看出，你是一位卓然有成的外交官。我要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你履行你的重大职责。 我们还要衷心感谢你的前任，维沃达大使。 他坚定忠诚地主持了本会议的工作，令人十分敬佩。他为克服核领域取得进展的种种障碍而做的出色工作，尤其是他为设立一个实际可行的关于议程项目1的特设委员会而作的努力，值得特别赞赏。 我愿借此机会欢迎新任美国代表，马克斯·弗里德斯多夫大使来到我们中间。 我祝他一切顺利。

在5月28日和29日于柏林召开的《华沙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各国领导人通过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文件，会议后发表了公报和关于华沙条约缔约国军事思想的声明，其中涉及了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极为相关的许多问题。 上述公报和声明已作为CD/755号文件分发。 我想在此对秘书处如此迅速地编制和分发这一资料表示特别感谢。

主席先生，我们极其热烈地欢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出席本会议。 我们极其注意地听取了他的发言。 他已经提到了柏林会议。 他刚刚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议就是在柏林会议的启发下针对裁军谈判会议的最为优先的一项任务—— 一项早就应该着手进行的任务—— 而提出的具体建议。

华沙条约组织各领导人重申了各国的基本外交政策目标：防止核威胁、制止军备竞赛并维护长久和平。 值此多年来首次真正有可能在裁军领域作出进展之际，这些领导人表明了他们真诚地希望竭尽全力不让这一历史性的机会失去。 为此，他们要求一致作出努力，采用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一种新的途径来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裁军问题和其他各项复杂的全球性和区域性问题。

公报当然特别强调了缔结一项关于消除苏联和美国中程和较短程导弹的协定的必要性。 主要由于苏联的灵活立场，缔结这样一项协定的条件已有了改善，这使得全世界都对谈判的早日成功抱有很高的期望。 绝不可辜负这一期望。 彻底消

除这几类武器将是一项突破，并可进而采取步骤，从地球上消除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仍然是最为优先的一项任务。 其理由已经在彼得罗夫斯基副外长的发言中充分阐明了。 上述建议提出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基本规定，对本会议在这一任务中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一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答复。 这一建议考虑到了目前的辩论情况，因而本会议应可就这一议题开始进行实际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希望各方就这一建议积极交流意见并进行谈判。 本会议迫切需要就议程项目1设立一个委员会，从而使所有有关问题都能得到具体的讨论。 现在正是对核问题适用经常援引的“多边和双边裁军谈判应相辅相成”这一原则的适当时候。所有国家，当然包括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国，都有责任使核裁军的大门敞开。华沙条约缔约国强调了尽早消除化学武器的必要性。 本会议今年年底应完成有关公约的拟订。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将继续积极参与该公约案文及其附件的拟订工作。 苏联宣布它已经停止生产化学武器并且正在建造一个销毁现有储存的设施。这对谈判桌上的气氛产生了极为有利的影响。 我们相信另一方也会这样做，并且不采取任何可能阻碍谈判进程的行动。

有些国家要求更加注意常规裁军，但常规裁军的大门本来就是敞开的。 华沙条约缔约国在柏林重申的这些建议已载在一年前通过的布达佩斯呼吁中。 同时，对于以增加常规武器来回报核裁军的企图，华沙条约缔约国强调，核武器的裁减必须推动其他各类武器的大幅度裁减。 为了消除另一方的顾虑，华沙条约缔约国愿意“在降低对抗水平的过程中对某些方面出现的不均衡现象加以纠正。” 这就是说，占优势的一方将作出适当的裁减。 这一办法除了适用于欧洲的常规军备以外，也应可适用于以军备和武装部队的不均衡为借口采取旨在扩大武库的措施从而阻碍裁军协定的缔结的其他一些情况。

社会主义联盟国家极其重视消除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区域性步骤，并且继续极力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兰提出的有关建议。

核查工作在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通过的各项决定中占有中心地位。 必须建立一个以尽可能严格的方式核查裁军步骤执行情况的有效体制，从而确保所有各方的安全。 真正的裁军须以真正的核查作为先决条件这一原则，特别适用于本会议所讨论的措施。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争持不下，裁军领域就无法取得什么进展。对于这一点，我们难道还不清楚吗?

柏林会议的与会者极力主张化解任何对抗性的态度，在国际关系中维护文明的标准，并建立一种坦率、公开和信任的气氛。 实际上，有许多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由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进行磋商，对两个联盟的军事思想进行比较。 华沙条约国家的军事思想在每一方面都以防止战争—— 不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 为目的。 因此，其结论是，武器多并不等于更加安全。可靠的安全只能通过裁军和军备限制措施来实现。 这就是为什么华沙条约缔约国确信，在同等和对等安全的基础上采取具体的裁军步骤，最能保证其军事安全。只有吸取了这个历史教训，任何军事思想才能称为“和平思想”，而我们也才能在这个核时代和空间时代维护我们这个脆弱的世界。 我们必须做到完全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并且通过一个全面的国际安全体制来实现长期和平。

各位面前的柏林文件就完全是为了从人类生活中消除战争而作的一项努力。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我请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发言。

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谢谢你，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本会议主席这一重要职务，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完全的合作。 同时，我也想感谢你的前任，维沃达大使，感谢他的成就以及他担任主席时所作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果。 我还要欢迎新任美国大使，马克斯·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并对他今后在本会议的工作给予最良好的祝愿。

主席先生，为了对今天上午的发言作出反应，尤其是对彼得罗夫斯基副部长明显地针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的极其强烈的发言作出反应，我想纠正一种并不十分正确的观点。 我想提醒会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的首要政治目标，也是得到整个北大西洋联盟全力支持的目标，就是确实可靠地防止在欧洲发生任何战争，无论是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每一届政府都因此有责任不仅仅只是从裁减核武器的角度来审查各项有关安全和裁军的决定。 在可预见的将来，除了北大西洋联盟原订的灵活反应防御战略以外，别无任何选择；这一战略是旨在防止战争。 为执行这一战略，联盟仍然依赖常规力量和核力量的均衡武库。 核武器在这一方面的作用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必须减低到绝对最低水平。而在裁军的这一方面，我们对议程项目1所要求的禁止核试验的看法不同于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看法。

我们的安全政策始终包含着两个彼此相辅相成的因素：确保防御和威慑能力，而不仅仅是核威慑能力，以及在各个领域中致力于军备管制和裁军，以期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实现稳定的军事平衡。 我国防御和裁军政策的共同目标必须是增进我国和整个联盟的安全。 裁军本身并不是目的。 裁军绝不可导致安全程度下降。消除个别的武器系统并不一定意味着增进了安全。 这正是我国政府在中程核力量领域的裁军决定方面最为关注的环节。

除非重新肯定联盟概念的第二支柱，否则我们对安全问题的决定将是不完全的：这就是向我们的东欧邻国建议在各个领域进行深入的政治对话和全面合作。 东西对立仅仅通过安全协议或裁军协定是不能得到长久缓解和克服的。

如果在开展裁军进程之前先采取或同时采取建立政治信任的措施，将可有利于裁减军备。 武器本身并不会造成威胁。

我们认为，苏联在日内瓦中程核力量谈判中提出的建议并不是中程核力量问题的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就中远程核力量而言，苏联的建议提出美国和苏联各保留１００个弹头。 由于苏联条约草案要求为了训练目的可以将保留在苏联亚洲部分的１００个ＳＳ２０导弹弹头转移到其欧洲部分，因而这些弹头对所有欧洲人民仍将是一个不安全的因素。 此外，这样的一个安排将造成严重的核查问题。 鉴于这些原因，联邦政府同其伙伴赞成在全球范围消除这类武器。 我们希望苏联在这一点上表现出灵活性。

联邦政府认为，在解决了有关核查的其他问题之后，可在其后几个月内达成一项关于中远程核力量的协议。 这将证明，是可以在平等调和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实际的裁军步骤的。

关于中短程导弹，即射程为500至1,000公里的导弹，尚未以书面提出的苏联建议同样将零点方案的范围只限于欧洲。 这个解决方案有一个严重缺点：射程在500公里以下的数量庞大的苏联导弹，尤其是583 SCUD导弹，将原封不动地予以保留，而西方则没有同等类型的导弹。

除了数量庞大的这类导弹以外，还必须考虑到华沙集团在常规领域明显占有优势。

在中欧和欧洲侧翼，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常规力量，尤其是其步兵力量，明显地优于北约的常规力量。 北约与华沙条约在中欧的主战坦克比率，包括双方的增援力量在内，大约是1比3。

大规模的装甲力量是传统的进攻手段，特别适于迅速占领外国领土。 这就说明了常规力量的政治重要性。

联邦政府当然不能无条件地接受苏联关于射程为500至1,000公里的导弹的零点方案建议。 消除射程为500至1,000公里的地面发射的导弹将使德国人对射程在500公里以下的系统的不平衡现象更加关注。 从长远来说，这样的局面是难以接受的，因此我们极力主张继续裁军的进程。

７２枚德国的潘兴Ｉａ导弹及其美国弹头不能包括在美国与苏联的零点方案之内。 这些导弹从来就不是谈判的主题。 由于苏联在射程500公里以下的导弹方

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而且北约在1980年和1988年之间单方面撤出了2,400枚核弹头而未代以其他的弹头，因此应有可能成功地完成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由于撤出了2,400枚核弹头，北约从欧洲撤出的核武器已多于目前正在日内瓦进行谈判中的数量。

联邦政府坚持认为，日内瓦关于中程核力量的谈判必须是包括所有武器系统在内的全面裁军进程的一部分，并须导致进一步的裁军步骤。 我们认为以下的裁军步骤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首先，在超级大国的裁军进程中，联邦政府希望双方就各自削减50%的战略进攻能力达成一项协议。 该协议应规定消除共约10,000枚核弹头。 双方必须努力寻求解决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之间关系问题的合作方案，其中须考虑到双方的安全利益。 这尤其适用于《反弹道导弹条约》。进攻性武器的大幅度削减必将无可避免地影响防御系统的需要程度和范围。

其次，我国政府寻求尽早缔结一项在全世界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 裁军谈判会议的谈判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悬而未决的核查问题已不应该再成为最终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这类武器的障碍。 令人感到鼓舞的是，上个星期华沙条约最高级会议的最后公报重申了谈判可在今年底以前结束。 现在我们都希望谈判进行得更有灵活性和更有目的。 鉴于谈判的现状，此时不应提出新的或者具有地理限制性的办法。 必须铭记，德国的地位特别不利，化学武器对我们的威胁特别大。 因此，我们切盼这一公约得到遵守。

第三，联邦政府及其盟国的裁军战略的下一步是使整个欧洲的常规力量在较低的水平上建立可核查的和全面稳定的平衡。两个联盟的成员国正在维也纳就常规军备管制会议的任务进行初步谈判。这个会议的中心目标是消除对我们有害的不平衡现象。因此，对于1987年5月29日华沙条约公报表示愿意消除“在某些方面出现的不平衡现象”，我们表示欢迎，并认为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联邦政府主要关心的是：开展逐步谈判的进程，以保证在每一阶段所有有关各方的安全不受减损；消除进行突然进攻或发动大规模进犯的能力；建立旨在改进军事行为的公开性和可预测性的进一步建立信任的措施；考虑到区域性的不平衡现象；

提供防止规避公约义务的可靠保障；和拟订有效的核查规则，包括现场视察。

此外，第二阶段在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和裁军会议仍然是有其必要的。

鉴于华沙条约的常规优势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造成极大的威胁而且核裁军领域的进展将进一步加强这一优势，联邦政府迫切要求早日达成一项协议，为必要的裁军谈判扫清道路。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尊敬的法国代表莫雷尔大使发言。

莫雷尔先生（法国）：

谢谢你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6月份的主席，并向你保证法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合作。 在过去几个月为空间活动进行协调的过程中，我本人有幸在会议工作的重要时刻与你密切合作，我很高兴看到你担负主席的职责。

我还要感谢维沃达大使在4月和5月期间极为有效地主持了会议。 我们大家都为此而感谢他。 同时，我还想欢迎新任美国代表马克斯·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并向他保证法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合作。 最后，我极感兴趣地聆听了苏联副部长彼德罗夫斯基先生的发言，尤其是他发言的中心要点——有关全面核禁试的建议。

主席先生，我们的分析有所不同。 我们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我将简短地重述一下我们的看法。 我们认为，彻底禁止核试验并不是裁军的先决条件，而是裁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苏联代表不利用这次机会出言讽刺其它核国家，划分什么教师和学生，使法国不得不回答的话，我也就不会在今天的发言中回顾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我只简单地回顾，在这些问题上，法国在过去丝毫不想做任何人的学生，将来也不准备做任何人的学生。 在以往以及在目前，某些国家总是好为人师，对别人宣扬当时的真理——他们自己当时的真理——通过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或者1973年尼克松—勃列日涅夫防止核战争协定而宣扬威慑。 今天，

又以另一种方式来宣扬非核化；题目老换，而教师依旧。

就我们而言，我们昨天不是学生，今天也不是学生。 我们认为，非核化本身并不是目的；要实现的目标是安全。 然而，我们今天听到了什么呢？其意思或可归结为，“别照着我的样子干，照我所说的去干”。 为了解释这一点，我只简单地回顾，苏联和美国的核军备继续现代化，出现了各种新型号、新模式、新试验、新的进攻性系统。 雷克雅未克似乎迈出了一大步，因为它认清了真正的问题，即一个多余的战略系统的荒谬性和危险性，而该战略系统确实是极为多余、极为累赘的。 六个月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优先次序已经改变了。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目标已成为通过中程核力量协议而从欧洲开始非核化。 这一协议当然有其潜在的作用。 然而，要予以非核化的欧洲仍将受到其它成千上万的战略进攻性核武器的威胁。 我们认为，首先消除这些战略进攻性核武器将更为可靠。 而且，如果目标是非核化的话，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呢？由于重心的简单转移，常规武器将无可避免地起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集体安全当然是我们的理想。 但有人一味要评击所谓的威慑教条，难道他们忘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和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教训？这两次大战都是用常规武器进行的，而两次大战之间时期在集体安全方面遭到了众所周知的失败。 我们寻求谈判，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安全。 但是法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始终是不固执任何教条，因为我们并未感到必须遵守任何核威慑教条。 我们对教条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事实。

主席：

我感谢法国代表团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今天名单上的人都已发过言了。还有哪位代表愿意发言？看来没有。

各位成员已经知道，阿根廷总统，阿方辛先生将是6月11日星期四下一次全体会议的第一位发言人。 大家知道，这是一国元首首次在本会议发言。 我要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 我期望大家使全体会议保证准时开始。 在这一特殊的场合，我将邀请阿方辛总统坐在主席台上我的右首发言。

你们记得，按照本星期的会议时间表，本次全体会议之后将立即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 在非正式会议期间，我准备根据议事规则第２８条提交一份工作计划草案供大家审议。

现在我宣布全体会议休会并立即召开非正式会议。

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１１日星期四上午１０时准时举行。

全体会议休会。

下午１２时２５分散会。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12
11 June 1987
CHINESE

第四一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7年6月11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阿尔法拉尔吉先生（埃及）

GE. 87-61539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４１２次全体会议开始。

尊敬的代表们，我今天热烈欢迎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劳尔·阿方辛阁下，并为此感到荣幸。 他是在裁军谈判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发表讲话的第一位国家首脑。 阿方辛总统是无需介绍的。 我介绍他只是借表敬重之意。 他的言行已遐迩闻名。他领导阿根廷建立了坚实的民主基础。 他笃信自由和人权，重新建立了法治，并正为发展而进行斗争。 尽管他在本国肩负重担，但他的思想及行动已超越了国家的界限。 他积极致力于和平解决拉丁美洲的问题，并在不结盟运动内努力促使该运动成为一股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在联合国和各国际组织中，他努力使国际社会的结构更为牢固和坚实。 他昨天对国际劳工大会的讲话—— 作为民主领导人他将其称作世界劳工议会—— 即进一步表明了他所作的这种种努力。 今天，在他对裁军谈判会议讲话之际，让我们记住阿方辛总统作为关心重大裁军问题的新德里六国首脑的一员在国际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此领域的观点和建议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和赞赏。

总统先生，今天，我用阿拉伯语发言，使我不禁想到，数世纪以前，尽管存在语言差异，阿拉伯文化和西班牙文化就已经相互交汇、相互融合和相互影响了。事实上，两者之间具有许多共同的成份。 作为埃及的代表，我相信，虽然我国与阿根廷之间存在地理上的距离，但由于我们的文化背景、同为不结盟运行的成员、同为争取发展而进行斗争以及共同参加裁军谈判会议，我们两国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因此，我期待着聆听您今天的讲话。 埃及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与阿根廷相似，在某种程度上，您将要发表睿智见解的问题也是我国所关注的问题。 总统先生，我确信，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都赞赏您所作的努力，并将特别感兴趣地聆听您的讲话。 我现在非常高兴地请阿根廷共和国总统阿方辛阁下发言。

阿方辛总统（阿根廷）：

主席先生，我感谢您的友好的话，我把您的话当作对阿根廷的新生的民主的一

种称誉。 您的话特别令我感到荣幸，因为我知道您是一位真正的和平斗士。 您提到，由于西班牙的关系，在阿根廷有一个阿拉伯世界。 你说得不错，但除此以外，这个阿拉伯世界还使得阿根廷更为广博和恢宏：两百万阿拉伯人后裔以他们的辛勤和智慧大大丰富了阿根廷社会。 我还要感谢各位邀请我对本会议讲话，这是对我的礼遇。

我们都知道，如果爆发一场核战争，整个人类都将遭到灭顶之灾。 我们也知道，在试图消除这一威胁方面成效甚微。 我们面临的巨大危险和迄今为止我们在消除这一危险方面所表现的无能为力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 这是裁军谈判会议每天都要面临的我们这一时代中一项最为可悲的事实。

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应协助解决这一问题：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都应积极努力确保整个人类的生存。 这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女存亡攸关的问题。

为此，阿根廷民主政府年复一年地力图表明它重视裁军谈判会议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工作。 今天，我很高兴并且荣幸地参加了裁军谈判会议的一次全体会议，以便重申阿根廷在世界和平事业以及本会议工作的成功方面所承担的义务。

为此，自从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２日以来，我们与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一道为促进裁军与和平进行了共同的努力。 我们联合起来的目的是要表明，尽管存在地理上的距离、语言上的差异、文化差别、以及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但我们这些国家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其他国家都需要并决心充分恢复生活的权利。我所说的这一权利是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民族都有的神圣权利，但人类今天制造出的可怕的武器使这一权利仅仅成为一项有限并不可避免地转瞬即逝的权利。

谈到六国和平与裁军倡议．不可避免地会使人想起联合几个大洲努力捍卫生命的先驱者：英迪拉·甘地和奥洛夫·帕尔梅。 他们不知疲倦地为实现人间和谐和容忍而奋斗，但都死于毫无意义的暴力之下。

有人认为，暴力和毁灭冲动是人性的一部分，因此，为巩固和平和实现裁军所进行的一切努力都是妄想，都是徒劳无益的。

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迄今为止，人类将很大部分的精力花在系统地自相残杀上，而为消除这一可悲情况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

宣称人性最近发生的变化可改变这些自古以来的倾向将是天真幼稚的，但忽视科技进展所带来的极大威力也会自取灭亡：如果以类似过去战争的方式使用这一威力，它将在几秒钟之内毁灭整个人类。

正是因为这一点使我们处于关键时刻。 如果我们继续象过去那样行事，我们今天手中所拥有的力量将会毁灭我们的前途。 如果人类希望前途光明的话，它就必须改变其行事方式。

我认为，一般而言，人们普遍同意这一点，但在审议应该加以改变或据说可能已经改变的事情上存在分歧。

就让我们集中谈一谈许多人奉为无可辩驳的真理的威慑理论吧。 根据这一理论，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军备竞赛一点都不危险，相反，这是健康的现象。其理论根据恰恰是核武器的巨大毁灭力：任何可能的敌对者均会因害怕敌人报复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害而不敢发动战争。 宣扬这一理论的人还宣称，核威慑迄今为止避免了超级大国之间爆发任何战争。 因此，为维护和平，必须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因为一旦打破了恐怖平衡，就必须以有力和永久的形式重新建立这一平衡。

这一理论从未使我信服。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这一理论是不可思议的，并且极为危险。

首先，这一理论并不新颖。 仅仅一个多世纪前，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欧洲强国在同样的恐惧和威慑的基础上创立了“武装和平”这一理论。 它导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争，并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另外，威慑理论似乎过于省事。 它不强迫任何人辛苦地改变传统行事方式，而恰恰相反，它鼓励因循归习，甚至进一步怂恿这种传统的行事方式，因为唯一必须作出的改变即吓阻人们发动战争的恐惧心理，早就已经存在了。

但由于恐惧而产生的变化是可疑而且无法证明的。 超级大国之间未爆发战争这一事实并不一定可证明威慑理论：出于省事或占便宜的其他一些原因可能具有同样的分量，甚至分量更重一些。 例如，过去的可怕经验实际上可能比潜在的未来危害更为重要。 让我们也记住，在１９１０年代，可以听到人们侈谈武装和平确保了欧洲４０年和平与繁荣。 事实很快证明，对毁灭的畏惧不足以防止战争，因为只建立在军事力量基础上的防卫体系的内在动力将一定会导致爆发一场冲突，这是不以当时的领导人的实际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不确切知道对核战争的恐惧是不是迄今为止防止核战争爆发的决定性因素，但我们却知道，有人曾数次在仅仅使用常规武器的冲突中主张使用核武器，他们当时推断说，出于害怕报复和反报复升级，有限使用核武器不会受到挑战。 虽然最终摒弃了这些主张，但曾考虑过威慑恐惧门槛问题这一事实仍然存在，而且以后可能会再次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当真某天会听到人们纷纷毫无理智地估计多少死亡人数才足以使人害怕其敌人使用更多的核武器进行报复？

但反对威慑理论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核武器军备竞赛除增加武器库存外，还缩短了并继续缩短可供决定发动战争的时间。 今天，它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明天，它可能只要几秒钟就行了。 结果，越来越依靠电脑数据处理作决定。 我弄不懂为什么这些机器会不处理所有信息并在恐惧我们人类将会毁灭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事实上我们不知道恐惧毁灭是否是迄今为止避免爆发核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但我们却知道威慑理论其他可以证明的后果。

首先，正如我提到过的那样，它是世界军备竞赛的主要根源。 只要一方相信这一理论，另一方就会被卷入恐惧平衡的逻辑中。 鉴于后者在其本质上是不稳定的，每一方总希望看到平衡不会被打破而使其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样，军备竞赛不可避免地得到加强并无限期地扩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已不再仅仅是超级大国之间政治紧张局势的后果，它已成为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主要根源。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关键冲突地区的情况比战后初期的状况要和平和稳定一些，而且边缘地区也比２０年前要宁静一些，但核武器增加了，它所达到的规模和具有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

核军备竞赛也是导致超级大国互相不信任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此，它也是实施更为建设性的确保和平方式的主要障碍。

与此同时，大量的经济、人力、科学和技术资源花在这一竞赛上只要腾出这些资源的一部分就足以解决人类最为迫切的需要。 另一方面，国防开支的规模已开始危及整个世界经济。

这些只是接受这一理论的部分后果。 我们决不相信，它会起到确保和平的作用。

如果今天能在很短时间内毁灭地球上的生命，这是因为人类已掌握了控制自然的巨大力量。 可以满足人类一切需求的这一力量却被用来威胁其生存。 这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不能接受的。

伯特兰·罗素曾说过，在当今世界上，人类的知识大量增加，但其智慧却无甚进展。 我们今天所处的局势极为关键，人类的生存取决于我们能否改变传统或甚至自古以来的行事方式。 就象罗素说的那样，面对并战胜这一挑战并不需要技术知识，而是需要较大的政治智慧。

我认为，这是我们当今时代的关键问题，我不相信核军备竞赛或支持这一竞赛的理论为我们充分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答复。 与此相反，我认为它们带来了更多的危险，因为它们使我们处于互相影响并使最终爆发核战争的危险与日俱增的不良后果的恶性循环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首先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的原因。 它是采取诸如暂停核试验和外空非军事化等切实措施的主要目的，我们通过六国和平与裁军倡议要求并继续要求采取这些措施。 我们相信，如果采取了这些措施，将能制止目前的军备竞赛，并将为开始有效的裁军进程创造最好的条件。

为此，我们抱着极大的期待欢迎并支持了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令人鼓舞的事件：美苏间恢复裁军对话、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之间的会谈以及他们庄严宣称的“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这一联合声明。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缔结一项关于消除欧洲中程核力量的条约将是向前迈出的一个重要步骤。 彼此同意销毁已经部署的核武器还是第一次。 它表明，开始一个有效的裁军进程还是可能的。

与迄今为止的事态发展相反，打破我们所处的恶性循环应是建立可以相互积极影响、促进安全而不是加深危险的建设性关系体系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变革的话，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建立在恐惧基础上的所谓变革，而不为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真正变革而努力呢？ 我们不能接受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地球上人类的生存应取决于大大受到失误概率或恐怖不足影响的体制。为了生存下去，我们必须走另一条路，一条无人走过并且困难重重的路。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与威胁我们的危险程度相一致的答案。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我一开始就提到的那种可悲的无能为力状况。

安德列·马尔罗在其著作《反回忆录》中提到圣雄甘地时写道，预言家的一个特点是，他道出了不言而喻的事实。 我想，我们需要几个预言家说服我们断然摒弃所有那些要求我们理解不可理解的、接受不可接受的理论，从而专心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

主席：

我感谢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劳尔·阿方辛阁下的重要而全面的讲话。 鉴于这一讲话所受到的密切注意，我相信，在作为本会议的文件印发后，他的讲话将成为我们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参考来源。 我还要感谢他对我个人说的友好的话。

各位尊敬的代表，现在我打算停会１０分钟，送阿根廷共和国总统离开大楼。本会议停会１０分钟。

上午10时45分停会，上午10时55分复会。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12次会议复会。

尊敬的代表们，我们现在将继续进行今天的工作。 尊敬的苏联代表请求发言。因此，我请苏联代表纳扎尔金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苏联代表团强调指出，我们极为认真并怀着极大的兴趣聆听了阿根廷总统阿方辛阁下刚才的重要发言。 毫无疑问，阿方辛总统在此会议厅的发言和他所提出的看法对我们大家极其重要。 阿方辛总统不仅是阿根廷的享有盛名的国家首脑，而且还是和平与裁军事业的卓越斗士，这就使得他的发言及看法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他与六国的其他领导人一道提出了重要的倡议，苏联完全支持这些倡议。

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前一次会议上，苏联副外长彼德罗夫斯基先生曾祝贺你担任会议主席，并曾感谢你的前任维伊沃达大使指导了本会议4月份的工作。 我完全同意彼得罗夫斯基先生的发言。

对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6月9日的发言，我想作一些评论。 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表示了该国政府对消除苏联和美国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问题的关注。 他声称，消除个别类型的武器不一定会增进安全。我想指出以下各点：首先，虽然今天中程导弹问题有可能很快达成协议，因而占有首要地位，但苏联认为，战略进攻性武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停止核试验问题也十分重要。 我们就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上述各方面提出新建议即表明了这一点。 其次，消除苏联和美国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无疑将具有历史意义。事实上，这将是首次就真正裁减核武器达成协议。 这将有力地推动其他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的谈判。 我想就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的发言再次阐述苏联在中程

导弹问题上的立场。 我们曾再三表明愿意在全球范围内解决中程导弹问题。 如果美国同意消除其在日本、大韩民国和菲律宾的核系统并将其航空母舰舰队撤到议定的界线内，解决这一问题就不会有任何障碍。 当然，美国在其本土上也不应有任何中程导弹。 我们建议现在就应开始致力于消除亚洲的核武器。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不同意我们所提议的关于欧洲中短程导弹的“零点方案”。他声称，苏联在射程５００公里以下的导弹方面占有优势，而且华沙条约组织在常规军备方面占有优势。 我也要澄清这一问题。 我们也建议彻底消除部署在欧洲的这类苏联和美国导弹，从而消除任何一方在此方面的优势。 至于将消除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问题与常规武器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这忽视了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 —— 我们愿意在消除个别类型武器的现有不平衡和不对等现象的进程中通过领先一方进行裁减的方式对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进行最大幅度的裁减。 我们建议在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组织进行磋商时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今天怀着极大兴趣听取了阿方辛总统对核威慑概念的评价。 他雄辩有力、一针见血地阐述了这一概念对人类的危害，指出这一概念的实际应用所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以及它在促进军备竞赛方面所起的作用。 苏联副外长彼得罗夫斯基最近曾在６月９日的裁军谈判会议上详细阐述了我们对威慑概念的评价。 从阿方辛总统今天的发言可以清楚看出，两国的评价是一致的。 我们对此感到极为满意。

关于法国代表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在前一次会议上就核威慑概念所作的发言，我想指出：苏联并没有提议在消除欧洲的核武器之后回复欧洲大陆５０年前的情况。 我们所提议的是，在消除核武器后，我们应建立一个全面的安全体制，根本排除在欧洲和其他地区使用任何类型的武器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苏联及其盟国提议将欧洲的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削减至一定的水平，使任何一方在确保其防御能力的同时，又都无力对另一方发动突击或进行一般的进攻性行动。我想提醒诸位，华沙条约及其各成员国的军事思想是从属于防止核战争和常规战争这一任务的。 一份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散发的文件（１９８７年６月２日 CD/755 号文件）阐述了这一军事思想。 我们的军事思想纯粹是防御性的，它的基本概念

是，在目前情况下，不允许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任何争端。 除非其本身成为攻击对象，不然，华沙条约各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对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采取军事行动。 它们决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华沙条约缔约国在欧洲内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提出领土要求。 它们不把任何国家或任何民族看作敌人。 相反，它们愿意在相互尊重安全利益与和平共处的基础上毫无例外地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关系。华沙条约缔约国并不想使其武装部队和军备的水平超过击退外来侵略所需的规模。因此，它们的武装部队和军备将严格控制在足以进行防卫和击退任何侵略的范围内。

我认为，必须把裁减军备进程与建立政治信任的进程联系起来。 这一立场正是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全面安全概念的基础。 正是军事、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领域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之间的有机联系构成了我们在安全领域的政策的基础。 我们特别认为欧洲继续分化为敌对的军事阵营是不自然的；我们呼吁同时解散军事联盟，作为第一步，应取消华沙条约和北约的军事组织。 这一措施可为消除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6月9日提及的东西方敌对情况作出重要贡献。

最后，关于法国代表对彼得罗夫斯基副外长发言的反应，我要指出的是，彼得罗夫斯基副外长在他引起法国代表作出反应的发言中并没有提到任何国名。 对于有人如此解释这一发言，我们感到吃惊，因为按照这样的解释，法国显然也在“学生”之列了。

主席：

我感谢纳扎尔金大使的发言。 我现在请尊敬的日本代表发言。

山田先生（日本）：

主席先生，首先我国代表团要祝贺你担任本月份主席这一重要职务。 我还要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捷克斯洛伐克的维伊沃达大使在4月份所作的卓越领导工作。我还要衷心地欢迎美利坚合众国的新任代表马克斯·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参加我们的会议。

尊敬的苏联大使纳扎尔金大使在刚才的发言中提到美国在日本部署了核武器。我要借此机会指出，日本奉行无核政策，我可以断然声明，日本领土上没有任何国家的核武器。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日本代表的发言以及他的友好的话。 还有人现在要发言吗？ 我请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发言。

博莱夫斯基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谢谢你，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保留在适当时间以适当方式对苏联代表的发言作出答复的权利。 现在只需指出，我国代表团以及其他许多代表团在威慑理论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无需在此重复。 我们将在一定的时刻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 还有任何人要发言吗？ 看来没有。

各位尊敬的代表们，我已请秘书处在今天按惯例分发了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的下星期会议时间表。 当然，这一时间表纯粹是指示性的，必要时可作更动或增补。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本会议通过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

主席：

各位都知道，目前正就本年度会议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进行磋商。我的了解是，各集团将在本次全体会议之后立即进行磋商，以早日就工作计划达成协议。我获悉，２１国集团将在本会议厅举行配有通常服务的会议。 如果没有人有另外的意见，我即宣布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６月１６日星期三上午１０时举行。 本次全体会议休会。

上午１１时１５分散会。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13
16 June 1987
CHINESE

第四百一十三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于1987年6月16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S·阿尔法拉吉先生（埃及）

GE. 87-61670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４１３次全体会议开会。 各位尊敬的代表，正如你们所知，１９８７年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仍在协商中。 我打算待名单上的发言者都发了言之后，根据这些协商情况召开一次会议的非正式会议，以便审议这一问题。随后我们将继续举行全体会议，以便最后确定有可能在非正式会议上达成的任何一致意见。 今天名单上的发言者有匈牙利、保加利亚、法国和巴基斯坦的代表。现在我请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匈牙利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团团长，达维德·梅斯泰大使阁下发言。

梅斯泰先生（匈牙利）：

首先让我在发言一开始祝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六月份主席这一重要职务。我预祝你在指导这一庄严的机构的进程方面取得圆满成功。 我愿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在你推动工作取得实际结果的努力中将与你进行充分的合作。 请允许我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于你的尊敬的前任，米洛斯·维沃达大使表示感谢和赞赏，他对重要的优先任务取得真正进展做出了真诚的努力。 我还愿意欢迎我们中间的新同事，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团长马克斯·弗里德斯多夫大使。 我愿以期待能够象同他的尊敬的前任们那样同他合作。

５月下旬在柏林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哈罗德·罗斯大使日前已将该会议的文件提交给裁军谈判会议－正确地要求世界公众舆论不断地注意核裁军领域中应立即取得实际结果这一压倒一切的需要。 会议发表的公报特别强调一种崭新的思想方法，一种新的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裁军问题和其他复杂的全球和区域性问题的态度，并且要求放弃臆断核武器为国家安全保证的“核威慑”概念。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弗拉吉米尔·Ｉ·彼德罗夫斯基在裁军谈判会议上的发言阐述了这一新思想方法的具体内容。 对此我国代表团表示完全赞同。

为将这些目标变成现实，在核裁军领域中需要采取实际步骤。 步骤之一是尽快缔结一项消除欧洲所有中程导弹的协议，同时消除短程导弹。 在这一方向上的另外一个步骤是在加强《反弹道导弹条约》制度的同时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

人们只能欢迎而且无条件支持正在进行的努力，并且希望苏美双边会谈在不久的将来会产生实际结果。

我饶有兴趣地听取了一些代表团对削减欧洲所有中程核导弹这一内容中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相互关系立场的解释。 尽管常规裁军问题不是本机构在此积极处理的一个问题，然而我感到回顾华沙条约组织就这一方面所提出的一些建议仍是恰当的。仅举其中一部分：

- 去年6月我国代表团向裁军谈判会议递交了一份关于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的《华沙条约组织布加勒斯特宣言》。这一建议仍然有效；
- 华沙条约组织柏林会议讨论了执行由缔约国提出的旨在１９９０年代初削减欧洲的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２５％这一计划的方法。预定该计划与战术核武器系统削减同时相关地加以执行。
- 除此以外，柏林会议还针对出现的关切作出了反应，并表示已经认识到双方在欧洲所持武装部队结构的不对称，表明愿意在削减过程中纠正某些方面出现的不平衡并且建议由相对于另一方有优势的一方做适当裁减。

我想请大家注意，这样做不仅解决了上述关注而且是用提出这一关注的人们所熟悉的一词“纠正”解决的。 核裁军作为一个复杂的具体裁军问题从一开始就成为裁军谈判会议的一项首要任务。 苏美双边会谈正在进行有希望产生结果的努力，但这并不能减少这一机构作出自己贡献的责任，而这种贡献是其职权中所设想的。恰恰相反，苏美之间正在取得进展的会谈应当成为一个因素，促使本机构证明裁军谈判会议没有置身于争取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的国际主流之外。

在今年第一期会议上，会议主席以及一些代表团或代表团集团在全会和非正式磋商中为寻找一条前进的道路作出了努力，但是劳而无获。 在评价裁军谈判会议迄今为止所取的成就时，应当引起注意的是，所采取的步骤远远未能满足我们职权中规定的任务，更何况第一届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中大量的、更为雄心勃勃的建议或者苏联１９８６年1月１５日的建议或一些其他建议。

我们在这里最起码能够做到的是，具体找出我们能够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作出贡献的领域。 这样做的可能性范围很大，首先要制订一项分阶段消除核武器计划，直至着手就一些具体问题开展实际工作，如停止生产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物质等。

实现核裁军的核心问题是全面停止核试验。 众所周知，根据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全面禁试的最终目标应当是禁止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的一切核爆炸。 并且制订有效措施防止以和平目的的核爆炸为借口绕过这一禁止。 全面禁试可以成为一项能够极大促进实现限制、削减和最终消除核武器的步骤。

实现全部全面核试验的部分步骤－例如减少核爆炸的数量和当量－有可能促进实现上述目标，但条件是这类措施不会取代这些目标。 同时，也许可以认为，制订这种实际步骤更适合于苏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双边谈判。

在春季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把大量工作花在就该问题开始谈判的必要的程序性结构方面，但未能成功。 我国代表团意识到在实质问题和恰当的程序方面出现了相对立观点。 但我认为这不是推迟工作开始的充分理由。 即使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暂时－可能认为全面禁试是一种长期目标，但这不应排除开始进行实际工作。 制订一项条约不是几个月可以完成的事。 例如，禁止化学武器谈判的历史就达数十年之久。

我国代表团强烈敦促所有有关方面放弃僵硬的立场，表现出灵活态度并且开始实际工作。 毫不拖延地立即就全面禁试设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是必不可少的。未来的全面禁试范围不应当引起过多的困难，因为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将实际力量集中于其他关键方面，核查就是其中之一。

我国代表团认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弗拉吉米尔·I·彼德罗夫斯基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包含了为切合实际的工作奠定牢固基础的所有主要内容。 只要开始工作，全面禁试究竟是短期目标还是长期目标的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作为全面禁试条约“基本条款”的发起者之一愿在现阶段突出强调我们感到特别重要的一些特征。 该建议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就未来条约范围而言，它规定

禁止试验核武器。 作为第一步，禁试适用于两个主要的核大国，为期五年。然而，毫无疑问，该建议的最终目标是普遍禁止核武器试验，即随后由其余的核国家参加进来。 用这种办法来处理参加范围，是为了照顾某些核国家所持的人所共知的立场。

这些条款最为显著的特征无疑是涉及核查禁试的那一部分。 它规定了国家核查方式手段的适用，并且规定其他国家也可以了解这种核查的结果。 核查的另一项条款是建立一个国际地震台站网，其中包括交换二级地震数据和测定大气层中的放射性并且交换取得的数据。

针对猜疑和怀疑没有严格遵守条约的情况提出了进行现场视察的重大规定。根据规定，所有方面都有权要求进行现场视察，而受到质疑的一方则必须根据有恰当实据的请求准许进行现场视察，以便澄清引起怀疑的事件，其程序有待详细拟订。

我们仍然认为，严格遵守未来条约是确保《全面禁试条约》有效发挥作用和确保其权威性的必要条件。 按照建议制定的核查制度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它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消除长期以来所持的保留态度，即认为寻找适当的核查机制会引起无法克服的困难。

在广阔的核裁军领域中，我还想详细谈一谈一个具体项目：消极安全保证问题。自从世界划分为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以来，加强国家安全，特别是加强那些放弃核武器选择的国家安全就成为一个问题。 《不扩散条约》及其审查会议的出现更使这一任务变得越来越突出了。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已经成为任何针对核问题举行的多边会议的一个长期审议的问题，这种说法并非夸张。

在本会议工作的开始阶段这个问题在全体会议和工作机构中得到了积极的审议，然而，逐渐地对它的注意越来越少，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怀疑造成的。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如果我们把本会议在其他核领域中至少是成效甚少这一情况也加起来看的话，更是这样。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今年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设立的特设委员会将在冯·斯图波拿格尔大使的主持下开始实际性工作。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迄今为止主要是在核武

器国家所作的单方面承诺这一范围内考虑的。 将这些承诺一总的说内容和措辞各异一融合在一起变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文书的努力一无所获。 并不是最终目标有什么错误，可能是遵循的方法或政治条件不利而造成的。 我们仍然认为，宣布放弃核武器选择的国家有权得到坚实的、无条件的保证，保证永远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我们仍然认为这种保证的恰当形式是一项单独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从五个核武器国家单方面承诺这一狭隘角度对待这一问题的办法现在可以认为是过时的。 国际政治中最近以来的发展为谋求和找到一种更适合主要政治条件的更加广泛和崭新的办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里根总统在日内瓦首脑会谈上达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谅解，即“核战争打不赢也决不应当打”。 苏联一再声明，它严格遵守不首先使用的政策。 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柏林会议文件载有许多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内容。 就该问题所涉及的东西两方而言，斯德哥尔摩会议对消极安全保证问题也作出了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贡献：与会国作出了一项坚决的政治承诺，即决不使用武力，无论是核力量还是常规力量。 人们可以继续列举出为基于新思想的这种新的态度奠定实际基础的各种有利因素。

我国代表团感到比较恰当的是特委会今年恢复工作时应当调查了解与其工作有关的最近发展—— 包括一分钟前刚刚提到的那些情况—— 并且利用最近国际政治中有利的事态发展创造的新形势。 一旦所有各方都抱有诚意，委员会就会找到一条摆脱关于消极安全保证问题僵局的途径。

主席：

感谢达维德·梅斯泰大使阁下的发言以及他对我本人和我的前任维沃达大使的褒奖之词。 今天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保加利亚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团长康士坦丁·特拉洛夫大使阁下。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主席先生，看到你作为我国与之保持友好关系的埃及的代表担任本会议6月份的主席我感到高兴。 你在作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主席时所表现的个人才能使我相信你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履行你的重要职责。 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在你为我们下届会议的工作开辟一个良好开端的任务中将给予充分的支持和合作。 我还愿向你的前任，捷克斯洛伐克的维沃达大使在4月份和5月份中所作的努力以及他指导本会议的熟练方法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诚挚感谢。我愿借此机会欢迎新任美国代表团团长马克斯·弗里德斯多夫大使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期待着象与他的前任一样与他进行合作。

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在《柏林声明》中再一次重申华沙条约军事理论作为一种防御性理论从属于防止核战争或常规战争这一任务。 由于声明的全文已经作为正式文件（CD/755）散发，并且已由哈罗德·罗斯大使6月9日作了很好的介绍，所以我不打算再来详细谈论该声明的组成部分。

然而，我国代表团愿意强调，华沙缔约国在其公报中突出说明需要作出新的努力就核裁军领域中的实际措施达成协议。 缔约国呼吁：

- 立即缔结一项消除美国和苏联在欧洲所有中程导弹的协议；
- 同时消除苏联和美国在欧洲的较短程导弹并且就部署在苏联东部和美国领土上的这种导弹开始谈判；
- 通过多边谈判解决欧洲的战术核武器问题，包括战术导弹问题；
- 缔结一项与加强《反弹道导弹条约》制度相结合的大量裁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议；
- 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

苏联和美国关于中程核力量的谈判目前正处于关键时刻。 华沙条约缔约国为促使谈判达成协议已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最近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时特别指出：

“苏联和华沙条约缔约国已远远超过了‘零点方案’。 欧洲各国不应丧失这一独一无二的机会。 达成协议不仅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而

且还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我们大陆的心理气氛。 此外，达成此种协议也将为裁军领域中的其他重要协议开辟道路。”

主席先生，核威慑理论一直是军备竞赛，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核军备竞赛的最强大的助推器。 华沙条约缔约国反对核威慑理论，认为它是不道德的和危险的。 核武器不是也不能成为安全的保证。 事实恰恰相反。 核武库中堆积的核武器越多，核战争的危险性就越大。 我国代表团同意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在这个会议大厅中表明的观点，即现在绝对应当“一劳永逸地放弃所有要求我们理解那些无法理解的东西，接受那些无法接受的东西……的理论”。

一项关于中程核武器的协议可以是也必须是第一个步骤，以求实现更高的目标：逐渐削减和最终消除全世界的核武器。 为了使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景更加有把握，需要采取两项重要措施：停止一切核试验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政治协商委员会柏林会议再次强调全面和彻底禁止核试验是一项重要措施，目的是制止核武器的研制、生产和改进并实现逐步削减和最终消除这些武器以及防止外空军备竞赛。 我国代表团深信本会议迫切需要就议程项目1开始实质性工作，因此与其他代表团共同提出了 CD/756 号文件“一项全面和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基本条款”。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V.F.彼德罗夫斯基以最详尽和雄辩的方式阐述了这一文件。

禁止核试验本身不是目的。 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已经审议了三十多年，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了５０多项决议。 人们普遍承认没有任何一项多边协议能够象核禁试协议一样限制核武器的进一步改进。 显而易见，核武器试验的继续会强化军备竞赛，从而增加核战争的危险。 联合国秘书长在大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无疑正确地指出，是否准备谈判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是“对谋求核裁军愿望真诚与否的检验”。

１９６３年，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在《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第一条中承诺缔结一项导致永远禁止核试验的条约。１９６８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序言部分重申了这一承诺。 此外，该条约的第六条载有一项关于采取实际措施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关于核裁军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

美国、联合王国和苏联１９８０年７月３０日在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特别表明，“不会忘记禁止在一切环境中的核武器爆炸试验将会给全人类带来的巨大价值”，以及“意识到了它们所赋予的为遗留下来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的重要责任”。 在这种背景下今天听到某些国家将核禁试视为一个长期目标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在共同提出CD/756号文件时，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份文件将会给旨在就议程项目１开始实际工作的努力带来新的动力。 这份文件把多年积攒下来的积极努力放在一个单一的角度上；它包含了由许多国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包括五大洲六个国家的建议。 条约草案的内容充满着新政治思想的精神，正如彼德罗夫斯基副外长所强调的，“它要求外交实践符合于核时代和空间时代的现实”。

核查和监督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 多年来，一些代表团争辩说这一问题是通往协议道路上的主要绊脚石。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提案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准备探索所有的途径，以期建立一种核查与监督的牢固体制，将其体现在核禁试协议中。 使用国家技术核查手段、建立国际地震核查系统、国际交换大气层放射性数据、保证核武器试验场不进行活动、现场视察。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交的文件没有漏掉任何建议。 值得再一次提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出了应当建立一个国际视察团的建议，无论是１９８２年苏联的建议还是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三边报告都未曾设想过这一建议。

在四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关于禁试问题的政治气氛有所改善，出现了各种观点相互融合的倾向。 在春季会议上也有清晰迹象表明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已更加开放。 地震专家小组正在从事有价值的工作，正在筹备１９８８年的第二次全球收集和分析试验，我们认为会议毫无疑问早应立即就议程项目１开始实质性工作。

我国代表团愿意简要地谈一下各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在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最近发表的柏林公报中，缔约国重申“它们准备在今年年底以前完成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并且规定销毁这类武器的储存及其工业生

产基础的国际公约”。 在这方面，华沙条约缔约国回顾了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５日的《莫斯科声明》。

题为“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目前阶段”的“暂定案文”记载了至今为止取得的进展。 特设委员会作出了唯一符合逻辑的决定：利用“暂定案文”作为委员会夏季会议谈判的基础。 我国代表团既不愿意低估也不愿意过高估计有待特设委员会解决的问题，然后，依我们看，在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方面，有一种各式观点相互融合的倾向：只举一些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例如，不生产化学武器的问题、事实调查包括质疑性视察的问题、协商委员会及其机构的组织和职能问题。 只要具有一种明确的政治意愿，不人为地使谈判复杂化，不在永无休止的技术细节讨论中越陷越深，就能够完成通过谈判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讨论已经进行了３年。 在已经做了哪些工作和需要做哪些工作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 很清楚，目前的法律制度为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设置了某些障碍，但是在许多关键领域中，这一制度远不是完善的。因此，必须严格遵守现有的双边和多边协议。 另一方面，必须扩大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并使之深入，以期为缔结一项或多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所有方面的协议审议具体措施和进行谈判。

联合国大会在第四十一届会议上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一项决定，规定本会议在１９８７年第一期会议上完成《综合裁军方案》的详细制订工作。 尽管有了某些进展，但必须承认，本会议仍然无法把该方案的草案最后定下来。 很清楚，光阴紧迫，因为第三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特别会议会期越来越近。 因此，我们认为本会议夏季会议有义务完成春季会议在项目８问题上未能实现的目标。

在春季会议结束时就如何以最佳方式使议程项目７进一步取得进展交换了意见。经过几年来以统括的方式开展了工作之后，特设委员会决定分别在两个联系小组内讨论两条轨道上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放射性武器”和“防止对核设施的攻击”。但是，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本身属于程序性的方法不会产生具体结果，除非伴随着这些方法的是在实质性问题上的更加灵活的立场，换句话说，要在议程项目７方面取得进展这一挑战依然很大。

最后，我愿指出，我国代表团欢迎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审议改善委员会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我们认为该小组除其它事项外应当认识到委员会需要就其议程包括的所有问题进行工作并且从实质性方面审议这些问题，而无论是否建立了特设委员会。

我国代表团现在没有详细谈议程项目2和议程项目3，这是因为我们的立场在4月28日已阐述过了。

在第三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特别会议前夕，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使议程上的问题取得进展。 本会议的工作即将受到审查。 因此，本会议最好能够取得进展并且开始产生实际结果。 毕竟我们必须按照国际社会的要求去做。 我们还有一次机会，所有让我们抓住这一机会。

主席：

感谢保加利亚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康斯坦丁·特拉洛夫大使阁下的发言以及他对本主席和我的前任维沃达大使的溢美之词，并且感谢他谈到埃及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密切关系。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法国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皮埃尔·莫雷尔大使阁下。

莫雷尔先生（法国）：

主席先生，在介绍法国关于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十年期内保持公约所有缔约国安全平衡的文件——该文件将作为CD/757号分发给会议各成员国——之际，我愿着重强调这份文件中首要关注的问题，这就是寻求公约范围内的安全。我愿先详细谈一下各种实际应用，然后再来谈核查这个不可缺少的补充部分。 我现在谈第一部分，安全的必要性及其结果。

春季会议末，我们已经在4月28日阐明了我们总的关切，这一次我回顾以下一点就足够了，我们认为，要使公约取得信誉，必须从公约生效起就保证所有缔约国的安全，而不仅仅保证待消除所有化学武器之后才有一种未来的安全。 十年期绝不能是安全递减的十年。 这是实现公约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在能为所有各方接受的和平条件下的发展是使公约达到第二阶段和最后阶段所必不可少的。

正如许多国家已经指出的，销毁储存的顺序在这方面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显要的政治问题，因为这是在销毁储存的十年中基于有限的、同样的和可核查的安全储备建立一种安全平衡的问题。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两个概念。

首先，安全平衡。 未来公约必须建立在所有各方严格平等的基础上，任何一个签署国均不能在任何时候要求特殊待遇。 这实际上是终极目标，因为目的就是要最终禁止所有缔约国拥有和生产。 但这种平等也必须是这十年中的原则。 否则的话，公约在初级阶段就会步《不扩散条约》的后尘，成为一项不需裁军的国家的裁军条约，使一些国家保持军备而使另外一些国家裁军。

在这方面公约条款将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必须注意使平衡的十年期道路严重复杂化的两地意见。

第一种意见：公约生效３０天后才申报储存，这样只有在大多数国家加入之后，才能从技术上了解或政治上确认有关化学战的确实状况。

第二种意见：在主要化学武器国家未作申报的情况下我们已了解到能力分布很不均匀，单单一个欧洲国家就拥有相当可观的资源，但此种了解还很不明确。 无论销毁储存的顺序和数量如何，到目前为止所设想的连续性或分阶段时间表实际上在公约生效后的头几年会导致在拥有储存方面出现垄断状况，一直到十年期的结束，而一些小的库存从开始几年就被减少到数量无关紧要的地步。

我们认为，不能认为这种格局是一种临时的欠缺。 十年对于一个国家的安全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为了公约的信誉，进而也是为了保证所有国家充分加入，我们不能因为一种不确定和极为不平衡的机制而从要求一切到一切都放弃。

我们不能排除由于技术原因或由于十年期执行商定的销毁储存计划方面的危机而造成拖延的危险。 必须竭尽全力避免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的可能性。 在这方面也会出现一、两个国家有可能应付这种局面而其它国家则感到措手不及的情况。 为了弥补在执行销毁计划方面缺乏平衡的这一主要缺陷，并为保证公允因而也就是公约的充分信誉，因此需要建立一种安全平衡，从而使所有感到有必要的国家都具有最低限度的化学武器能力。 显然这不需要从数量上拉平，但

在所要求的十年期中应能够防止任何使用或威胁使用化学武器的企图，进而为从目前形势一帆风顺地过渡到消除和全面禁止的最后制度提供严肃的保证。

方法可以从理论上设想其他能够保证安全平衡的过渡方法。 法国的文件阐述了这些方法。 其中之一是由美苏达成一项立即生效的协议，将这两个持有最多的军备国家储存与其他国家拉平，同时使公约生效期相应后延。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作出安排，将十年期的前一半只用于美国和苏联。

化学武器有可能变成一种常见的现象，对此必须认真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这些方法仅会拖延公约的生效，那么从实际以及政治原因考虑，这些选择的不足之处。 因此，我们不考虑这些选择，而赞成全面实施公约和承认在十年期内保持有限安全储存的权利。

现在谈一谈安全储存本身的问题。 法国在今天提交给会议的文件中建议，应当在公约生效后的第１３天所作的申报中分清安全储存以外属于已经制订的一般制度范围内的储存和从一项具体制度之下的安全储存，后者将保持不变直到第八年年底，随后在十年期剩下的最后两年按照非常仔细确定的阶段予以同步销毁。

这些储存应符合特定标准，以下是应当具有的主要特点。

储存应当可以选择：确立一种安全储存有可能对公约的一方或另一方是必要的，它们有可能在公约生效时认为自己需要确保针对其他拥有化学武器国家的安全平衡，但毫无疑问，公约不能把这一点强加给任何一方。 因此这是一种十年期内所有成员国都可以作出的选择，以后将对其详细规定极为严格的限制。

储存应当是有限的；我们提出的水平很低但仍然具有军事意义，即我们认为处于一千吨到二千吨之间的这样一种水平。 为保证储存直到十年期最后一年仍然有效，我们建议在数量上至少要相当于具有最低限度军事意义数量的两倍。 其确切数量需由缔约国在公约生效之前通过协议确定。 但无论如何，建议的这一范围能够使这种储存区别于目前大国的能力，其中前者是以上万吨计，而后者则是以数十万吨计。 它这种差别本身就足以表明安全储存只能具有纯粹的针对可能的化学武器进攻的防御作用。 因此它与１９２５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条款并不发生冲突。

储存对所有缔约国应当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按照上述理由所有国家处于相同水平。

储存的内容应当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只能由含V－神经毒剂的弹药组成。监督进而可以得到简化，十年期内不可避免地保持防御化学武器攻击的计划也可以得到简化。

从公约生效起直至彻底销毁时止，储存都应当是可核查的。 我发言的第二部分将详细阐述这一特别敏感的问题。

储存应当由愿意这样作的国家中用单一的生产设施加以支持。 在一项禁止性的公约中这一条款可能使人感到惊讶，但它却满足了出于技术限制和出于尊重公约这两方面的考虑。

从技术角度看，应当制订条款，使安全储存一直有效或在八年期内使其一部分得到更新：不能排除仓库事故、弹药失效的可能性或较为一般地说，需要使部分安全储存保持一定水平的可能性。 从较广的角度来看，将生产设施与安全储存联系在一起要走很长的一段路，阻遏任何有可能企图进行欺骗的公约缔约国并且使那些没有签署的国家相信置身于公约之外不会得到什么明显的好处。

当然这一具体条款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必须从公约生效之日起就申报单一生产设施并且将其置于国际监督之一，直至其在十年期末销毁为止。

因刚刚阐述了安全储存的主要特点，我只补充一点：我们的文件描述了两个有区别的制度生效后应当作出的安排：一种是刚才概述的安全储存制度，另一种是根据目前正在谈判的公约草案条款建立的除安全储存以外的储存制度。 我们的文件这阐明了八年之后当所有其他储存和有关设施都已销毁后，如何开始同时销毁安全储存和每一座单一生产设施。

现在让我谈一下核查，核查显然是拟议中的一个基本内容。 由于这是一种过渡制度并且与公约最终目标并不一致，必不可少的是要保证它不背离最终的目标。核查对于整个公约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而它理所当然对于安全储存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在这里我不再谈经常性的国际监督之下并且在第九个年头开始应关闭、第十年年底以前销毁的生产设施。 这相对来说是彻底核查的一种简单情况—— 也可称之为“无限”核查，相反，关于安全储存核查制度的定义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作为一项原则，对安全储存必须能够进行质疑视察。 但是，从会议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工作看，进入储存设施的问题已经导致了寻求安全考虑（如保密性）与需要保证充分遵守公约二者之间的平衡。 我们最近交换的意见表明，没有现成的先验公式，但是建立一种既严格又平衡而且将保证有效和现实核查的制度应当是可能的。

因此，我们认为安全储存的核查制度仅仅是公约核查的一般范围内的一个具体情况，不需要予以特殊对待。 所以在这份文件中我们没有划定一种单一的因而是最后的方式，而是连同我们所喜欢的方式一道叙述了在我们看来不尽令人满意的其他选择办法。 对这办法作出选择当然有赖于对三个主要问题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特别敏感，这就是地点问题。 我们打算参加一种开放性的活动，以此在挑选各种可能方式之前了解优点，因此，我们准备设想从公约生效时起即申报安全储存的地点。 这无疑给核查带来了好处。 但同时，我们必须理解安全方面存在的实际的严重的缺陷，因为如申报地点也有可能鼓励在出现危机时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 所以我们倾向于以下这种选择办法，即不公开宣布地点，而是将它写下来放在一个密封的信封中，遇有质疑性视察时再打开。 自然，应有个能转移到另外一个地点，但这也需置于同样的条件之下；换句话说，也就是把新的地点也写明，放入一个密封的信封内。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安全储存地点的数目，而不管这些地点是否已经申报。 在这里，安全考虑也使我们感到最好有几个储存地点；但为使监督行之有效，必须商定一个限度，我们建议这个限度定为五个地点为好。

这里应当指出的第三种困难是在出现质疑性视察时的直接进入问题。 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将它记录在案；关于安全储存所要选择的解决办法归根结底将和决定的总的制度一样。

无论为监督安全储存确定什么样的最后平衡，我们必须记住，它将在严格限定的范围执行，它将给公约的所有缔约国带来严重的负担；

在公约生效之后三十天内作初始申报，具体说明数量、成份和储存的地点，以公开方式或以装入密封信封方式均可；

在头八年中，质疑视察制度将依是否知道地点而有所不同；

在第八年年底在适当情况下打开密封的信封并且一定要将储存置于国际监督之下，以准备分阶段销毁。 因此，质疑视察制度是核查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具。

我们对核查机制的这一扼要重述目的在于强调：我们不打算起草一项供最终通过的制度时留下任何可逃避的条款。

还有另外一点可以和核查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 错误地—— 提出来的一种说法，即声称法国采取的办法将会产生化学武器扩散的危险。 有些人曾经说过，通过规定在十年期内建立一种有限安全储存的可能，至少是间接地允许化学武器的扩散。 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只有与禁止相联系才能界定化学武器扩散的危险；它必然存在于任何公约安排中，原因很简单，因为不能强迫主权国家加入公约。所有的一切，例如安全储存，只要有助于加强公约的有效性、无歧视性和在十年期内所有缔约国的一律平等，就将加强公约的信誉并且鼓励各国加入。 但是让我首先补充一点，有关核查、销毁安全储存和上述提到的单一生产设施的条款清楚地表明，这些条款决没有以任何方式鼓励获取化学武器能力。 拟议中的有限选择包含了具有约束力和极为严格的条款。 我们所建议的文书决不是鼓励扩散，而是要在执行公约头十年这一决定性的时期中将明朗和平等注入所有缔约国之间的关系中。

说明了我们向会议提出这一文件的主要原因之后，我们意识到，因安全储存而提出的条款可能具有某种比较新的内容。 但是，我们回愿意回顾，法国早在两年之前就提请会议注意这一问题。 时至今日，一直未能就该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所以，如今这样作是很关键的，因为这一问题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还知道，安全储存并不是迄今为止唯一尚未处理的问题；还有很多事要作，例如，界定剧毒致死性物质，由巴基斯坦代表团明智地提出来的保证问题，或者是公约中纯粹的工业方面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公约的结构中，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象安全储存那样具有中心的重要性。如果不能始终如一地保证安全，就不会有稳定、可信和持久的公约。最好的办法是在谈判结束之前处理这一问题，而且以开诚布公的方式和毫不隐晦的态度进行，以便制订一项可行的机制，从而最有效地保证公约的成功，而不是将这一问题留至以后，造成一种捉摸不定和不信任的气氛。

为了消除误解，为了避免重复出现最近在报刊上出现的那种毫无根据的指控，最后我愿有力地重申，我们的目标就是彻底消除化学武器，正如我国总理最近在莫斯科所回顾到的："在化学武器确确实实消失的那一天，我们将首先销毁我们自己的化学武器：我可以作出这一正式承诺：我们将同时象其他国家一样降到零的程度。"

这是总结我们刚才提出的建议的最好方式，我们希望会议能以应有的重视审议这一问题。

主席：

感谢法国出席本会议的代表皮埃尔·莫雷尔大使的发言。现在我请巴基斯坦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发言。

艾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担任本会议七月份主席表示高兴。巴基斯坦和埃及由许多纽带相互联系在一起并且在国际场合密切配合。因此，我向你保证，在你履行会议主席责任时，你会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充分合作。你的外交才干和经验是众所周知的，我相信在你的指导下，会议的工作将会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我愿借此机会赞扬你的前任，捷克斯洛伐克的维沃达大使，他以杰出的表现和才能主持了四月份的会议。

我还愿意向我上次发言以来加入到我们行列中的新同事，尊敬的印度尼西亚大使和美国大使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且预祝他们在日内瓦任职期间取得成就。

我在4月16日的发言中阐述了我国代表团对议程上核和与核有关的项目的意见。令人高兴的是，自那时起，会议任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施蒂尔普纳格尔为项目6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我们希望能够尽早开始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实质性工作并进而产生积极结果。

尽管今天我不打算详谈我上次发言中已经涉及到的问题，但是我不能不对会议尚未就处理议程上涉及核裁军领域中几个优先问题的前三个项目的适当组织结构达成协议表示严重的失望。阿根廷共和国总统保罗·阿方辛先生阁下上星期对本会议的讲话雄辩地呼吁采取明智的核政策，有些人似乎认为保证其自身安全和其盟国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把人类作为核屠杀威胁的抵押品，我们希望这些人倾听这一讲话。

现在我谈一下议程上的项目4、项目5和项目8。巴基斯坦一向主张全面、有效、可核查和平等地禁止化学武器。因此，我国代表团对于根据议程项目4谈判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方面正在取得进展这一情况感到高兴。去年以及在闭会期间，特设委员会在主席，联合王国克罗马蒂耶大使的领导下详细制订了公约中几个重要部分的案文。今年春季会议期间，在瑞典的厄克于斯大使卓越的领导下，取得了进一步的重要进展，特别是已经同意应当通过销毁消除储存，正在起草关于生产设施申报的核查、生产设施的临时监测、核查消除生产设施，修正第六条中清单的方式的案文和有待根据公约建立的体制结构方面的某些细节。

我们相信，夏季会议将能够保持这一谈判的势头。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现在似乎近在咫尺，我们敦促所有各方共同努力在明年第三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之前成功地完成这一谈判。

我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相当复杂，有待解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质疑视察和不在民用工业生产化学武器问题。处于这两个问题核心的同一考虑就是有效核查。在质疑视察问题上不乏各种建议。我国代表团去年为弥和一直妨碍一项协议的分歧也提交了这样一种建议。使我们感到鼓舞的是春季会议期间出现了各种意见逐渐集中的迹象。然而，很明显，在将其变为条约文字之前，

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去做。质疑视察问题引起了两点考虑：一方面，需要有一种严格的核查制度，使任何违反公约的行为极难逃避监测，另一方面，国家有权保护具有极为敏感性质，与其最高安全利益有关的设施免受无理和不正当的检查。我们认为，这两种考虑不是不可调和的，我们相信，能够制订出一种兼顾这两方面的机制。这样做的一种办法是赋予执行理事会在争议情况下作出决策的权力，为其规定一个适当的保证能尽速解决这种争议的表决制度。

在质疑视察方面，有人曾表示对被形容为“随意”质疑的可能感到关切。我国代表团感到这种担忧被大大夸大了。我们并不赞成那种认为有些国家或其领导人在行动方面很负责任而其他国家则不然的观点。无论如何，对一个国家要求视察的权利设置不应有的障碍所造成的损害都会超出诉诸“随意”质疑所造成的危害。

我国代表团一向认为，关于化学武器储存和生产设施的申报应当尽早作出，而且应当全面和详尽，以便能够充分地核查。因此，我们欢迎苏联代表团在本届会议早些时候关于申报化学武器储存地点及其核查问题上所表现的灵活态度。我们希望特设委员会不久将能够最后确定公约第四条的有关条款。

尽管在几个领域中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但是除了我已提到的那些问题以外，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其中包括有关范围、化学武器定义、生产设施定义和要采取的消除措施问题以及机构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分别涉及援助及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第十条和第十一条。也不应当低估最后几个条款（第十二条至十六条）的重要性。第十条和第十一条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很大，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计划设想在本届会议上审议这两条。我国代表团已就援助问题提交了一项建议，我们希望当就第十条开始工作时能够对建议予以考虑。

会议应当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确证的违反公约行为应有充分的后续行动。在这方面，对一个发现违反其公约义务的国家所采取的制裁问题值得认真审议。取消这一国家根据公约所享有的权利和特权的做法很难视为一种与构成对公约目标威胁的严重行为相符合的反应。公约缔约国应当进一步采取集体行动补救这一情况。

我国代表团已经注意到一种在起草公约时过分纠缠技术和程序细节的倾向。我们感到，许多这种细节可留给将按照公约建立起来的国际管理局及其机构处理。如果在现阶段把这些问题纳入公约案文或其附件，试图以此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就会使我们面临过分拖延公约缔结的危险。还有一个实际原因使我们感到不应当作这种尝试。很可能在公约生效之后，随着实际经验的积累，会感到需要改善某些与执行有关的技术和程序细节。鉴于修改一项多边国际协议显然有其困难，如果所有这些细节都包括在公约的案文中，则作出必要的修改是极端困难的。因此，我国代表团不赞成把这种不利于公约有效执行的僵化内容纳入公约。

在我谈其他议程项目之前，我想说我国代表团对刚才尊敬的法国大使所作的发言感到惊讶。应当准许缔约国保存秘密的化学武器安全储存的建议否定了禁止的主要目标。它还将严重地损害对遵守公约的信任，并且只能加深缔约国之间的相互猜疑，从而带来各种危险的后果。考虑到会议进行的谈判正在取得的进展，这一建议尤其不合时宜。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从１９８２年以来就出现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上。联大已经把它确认为一个优先项目。然而，全体会议自从１９８５年外空特设委员会所进行的讨论以来基本上局限于对这一问题引起的某些问题所作的学术性讨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不充分，其职权范围未允许它从事谈判一项或多项防止这一领域内军备竞赛的实际工作。只要不赋予特设委员会行使其谈判责任的适当职权范围，取得有意义进展的前景就只能是有限的。因此，巴基斯坦代表团对于２１国集团在会议初期为改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所作的努力由于一个集团所采取的僵硬立场而未能产生结果感到遗憾。然而，我国代表团准备以建设性态度进行工作并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使这一问题在意大利大使普格列塞领导下的委员会中得到审议。

人类今天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外层空间本来是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今天却被广泛地用于军事目的。目前轨道上的大多数空间物体都起着军事作用。主动型空间武器、反卫星武器和反弹道导弹武器出现的威胁日益增大。除非采取有效

措施避免这一危险。否则，外层空间将会成为另外一个军事竞争和对抗的场所，从而严重限制其为和平目的用于促进各国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

军事使用外层空间的竞赛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它将使目前由于核武库的全球部署而固有的不稳定状态进一步恶化，使军备竞赛出现新的质的变化，破坏现有的军备协议，并且危害整个裁军进程。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外层空间“武器化”的迫在眉睫的威胁突出了在本会议内进行谈判的紧迫性。在其初级阶段或在其实际试验和部署之前，停止研制一种武器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在其生产和部署之后阻止它就非常困难。因此，会议绝不能拖延承担它在这一领域中的重要责任；否则，要想扭转这一危险的倾向不久就会变得为时过晚。

有时有人指出，外空军备竞赛问题最好留给两个超级大国处理，两个超级大国已经就该问题在日内瓦进行了会谈。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论点难以令人信服。虽然我们准备承认，按照它们实际或潜在的军事能力而论，两个超级大国而且也是两个主要的空间大国在这方面负有特殊责任。但是，今天与外层空间有关的问题不仅它们两家很关注，同样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关切。因此，双边会谈不会减少多边谈判的必要性。只有本会议的多边谈判才能充分保护国际社会的权利。超级大国还有责任使本会议并通过本会议使大会了解它们会谈的进展情况。

目前的外层空间法律制度显然不足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外层空间领域中的突飞猛进的技术发展使现有的协议暴露出严重的缺陷和漏洞。在例如“和平目的”或“军事化”这种基本的措词上缺乏一致。目前有效的协议为各种军事活动，包括部署范围很广的武器，特别是反卫星武器留下了相当大的余地。空间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损害现有的空间法律并使之完全失去作用。

我们必须为自己定立彻底禁止所有空间武器的目标，禁止的内容包括直接用于对付空间目标的武器，例如反卫星系统，干扰空间物体运行的武器和天基反弹道导弹系统。这种禁止还必须规定有效的核查条款，其中包括现场视察。在实现全面禁止空间武器之前，谈判某些临时或部分措施也是有益的。在这方面应当优先考虑暂停研制、试验和部署反卫星武器以及空间物体免受攻击的问题。

美苏１９７２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对天基反弹道导弹系统的研制规定的限制虽然有限，但很重要。 最近出现了使人感到不安的报导，即这一协议规定的限制可能受到削弱。 这种发展将会带来大量严重的后果。 没有这些限制，就会在进攻和防御系统方面出现不受限制的军备竞赛。 因此，我们呼吁这两个缔约国严格遵守条约的条款。 去年巴基斯坦提出了用一项国际文书补充《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建议，目的是要加强这一条约所载的限制并且使这些限制适用于所有技术发达国家。

有些人坚持认为，许多卫星所发挥的功能具有一种稳定作用，因为它们有助于危机的处理、早期预警、通讯以及核查军备控制协定。 我国代表团不想与这种观点争辩，只是想指出，侦察和探测卫星搜集到的情报也已经用于为军事行动服务了。然而，如果侦察和探测卫星的功能真的象有时被描述的那样温和，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这种能力只被空间大国垄断。 难到我们不应当把卫星探测和侦察活动托付给一个国际机构以便监视裁军协定的遵守吗？在这方面，建立一个国际卫星监测机构的建议值得认真审议。 这种多边核查能力可以补充和支持双边安排以及国家技术核查手段。

１９７４年的《登记公约》作为一项建立信任措施提供了一项有用的文书。可以加强目前的公布制度，并且一旦恰当实施可以使外层空间活动更加明朗化。迄今为止，空间国家没有描述过它们卫星的军事作用，尽管大多数卫星发挥这种作用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 １９８９年将要召开的《登记公约》审议会议可为加强这一公约提供一个有益的机会。

主席先生，现在我想谈一谈最后一个项目，即《综合裁军方案》对此表明我国代表团的看法。 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一心一意的领导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在春季会议期间作了某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未能按照大会第41/421号决定完成其工作。 虽然我们认识到某些遗留问题的复杂性，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如果所有各方，特别是某些核武器国家表现出必要的诚意和灵活性仍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令人遗憾的是，看来就某些代表团而言此种精神表现得很不够它们开始对方案中以前曾以协商一致方式商定的一些部分提出疑问，并且把看来已经得到解决的问题又

重新提出来，然而，我国代表团仍将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以期在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之前详细制订一项有意义的方案。

主席：

感谢巴基斯坦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团长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阁下的发言。我还感谢他对埃及和巴基斯坦之间亲密关系的颂扬。 我感谢他对我本人和我的前任维沃达大使的溢美之辞。 正如我在本次全体会议开始时宣布过的，会议下面将举行5分钟非正式会议，审议1987年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草案。 在我们完成这一问题的审议之后，我们将继续召开全会，以便最后确定非正式会议出现的任何协商一致意见。 全会暂告休会。

会议上午11时45分暂停，中午12时复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413次全体会议复会。 作为我们非正式会议上交换意见的结果，我打算把一份1987年第二期会议工作计划草案提请会议作出决定。工作计划草案载于CD/WP.282号文件，在非正式会议上作了修改。 现在我打算重复这一修改以便记载在案。 第一，议程项目6，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和项目7，题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这类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将在7月27日至31日期间的全体会议上审议。第二，议程项目8，题为“综合裁军方案”，将在8月3日至7日期间审议。第三，8月10日至28日审议特设附属机构报告和给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8月28日将是1987年会议的结束日期。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载于CD/WP.282号文件中的1987年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和我宣读过的修改。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同意这一计划。

会议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打算现在使全会休会。 裁军谈判会议的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18日星期四上午10时整召开。 全体会议休会。

会议中午十二时零六分结束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14
18 June 1987
CHINESE

第四一四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7年6月18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阿尔法拉尔吉先生（埃及）

GE. 87-61685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４１４次会议开始。尊敬的代表们，根据工作计划，会议今天将审议议程项目１“核禁试”和议程项目２“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３０条，任何成员如果愿意，都可以提出同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印度尼西亚代表塔尔米德齐大使。我现在请他发言。

塔尔米德齐先生（印度尼西亚）：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看到你，一个兄弟的不结盟国家的代表，担任夏季会议第一个月份的主席。印度尼西亚和贵国一直保持着热烈友好的关系。在向你祝贺的时候，我相信，有你的英明领导和长期经验，我们的讨论将会取得丰硕的成果。就我来说，我愿向你保证，在你履行职责时，我国代表团一定全力支持和合作。

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发言，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捷克斯洛伐克的维伊沃达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他在主持4月份的讨论时表现了干练的领导才能。也请允许我向在先前的讲话中对我表示友好欢迎的各位尊敬的代表致以谢意。我向他们保证，为促进裁军谈判会议的目标，我国代表团愿继续努力并给予合作。我也和先前的发言人一样高兴地欢迎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马科斯·弗里德斯多尔夫大使。印度尼西亚同他的国家也有着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

明年，大会将召开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届时，除其他外，大会将审查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通过以来的过去九年中裁军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因此，无需过分强调的是，今年夏季会议以及明年的会议对于裁军谈判会议至为关键和重要，因为特别会议也将审查本会议的工作。

九年前，联合国会员国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中庄严宣布并承诺了一系列目标和原则，这些目标和原则将导致最终目标—— 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的实现。同时，我们还就裁军谈判的国际机构问题做出了建议。我们共同认为当时存在的裁军机构应该恢复活力。我们欢迎并确认现已成为裁军谈判会

议的机构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另外，《最后文件》第１２１段指出，双边和区域裁军谈判也可起重要作用并可促进裁军领域多边协定的谈判。

主席先生，在清点了１９７８年我们就一些裁军目标和原则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之后，我国代表团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是与你作为埃及代表团团长在先前的发言中得出的结论差不多的：双边、多边或区域谈判并不是以此代彼，而是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些论坛各自谈判的成果汇合到一起，便组成我们追求的全面彻底裁军。因此，我们有义务不把一个论坛的谈判解释成不让其他的论坛开展工作。说真的，裁军谈判的成功对世界上所有人民都有着切身利益。因此，所有国家不仅有权参加裁军谈判，而且有义务为裁军领域的努力做出贡献。

基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重要的多边和区域性努力取得了丰硕和具体的成果。《生物武器公约》审查会议和关于欧洲建立安全和信任措施以及裁军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就是一些例子。把南太平洋变成无核区的《拉罗汤加条约》的生效尤其使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和鼓舞。在我们自己的地区，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盟国家一个时期以来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起草一项把东南亚地区建成无核武器区的条约。这个条约将是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代表团希望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接受这一贡献。我相信这并不是苛求，因为在《最后文件》第３３段中，我们一致同意，在有关地区各国自由达成的协议或安排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和充分遵守这些协议和安排，从而确保这些地区真正没有核武器，再由核武器国家尊重这些地区，乃是一项重要的裁军措施。

雷克雅未克谈判尽管未能达成最后协议，但同样对裁军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会议充分表明大幅度裁减核武器并最终消除核武器是可能的。对于双方目前在雷克雅未克的基础上继续采取的主动努力，我们同其他代表团一样感到鼓舞。

然而，尽管有这些成果，但谁也不敢说这些成果已使我们更加接近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最不幸的是，在过了整整九年之后，裁军谈判会议还未能就议程上的任何一个议题达成一项条约草案。因此，在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之前的这段时间，我国代表团受良心的驱使，呼吁所有成员国做出必要的努力，以证明本会议能够完成其任务，不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本着这种精神，

如果理智告诉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所有项目达成协议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那么我们至少应尽一切必要的努力，完成我们已谈判多年的化学武器条约草案。希望还可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使讨论多年的其他项目更加接近条约草案谈判的阶段。

我们知道，在春季会议开始之时，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已达到了大有希望的阶段，使人们有理由感到乐观。我们希望在今年夏季会议期间，委员会可着手处理余下的其他重要问题。在这里，我要向厄克于斯大使和三个工作小组的协调员表示祝贺。他们所做的值得称道的干练工作使委员会得以取得可观的成果。我国代表团还非常赞赏各国代表团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建设性灵活态度。

关于项目7，我国代表团也认为，只要有必要的政治意愿和足够的灵活性，裁军谈判会议便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具体结果。多年来，我们对A轨和B轨的问题进行公开辩论。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现在应该摆脱程序性辩论的纠缠，开始进行实质性审议，以求拟订出一项“暂定案文”，从而证明本会议有能力作出更进一步的进展。

本会议上一次就项目1“核禁试”设立附属机构是在四年前。在我国代表团看来，这个附属机构的任务是设法使全面禁试的谈判成为可能。同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久已认为这一任务已经达成，我们已经到了应立即开始就条约草案的拟订进行谈判的阶段。因此，过去三年无法就新的职权达成一致意见，以致本会议不能设立一个委员会来推动认真的实质性工作是令人十分沮丧的。

很明显，过去三年的情况充分证明，不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就做不了什么事。这种状况对本会议和国际社会都没有益处，因而我们绝不能让这种状况无休止地存在下去。这一严峻现实使我们面对这样的选择：或者维持现状，一事无成；或者同意一项职权，使会议能够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期就全面禁试进行多边谈判。我知道我们之中有些人认为这样的职权是不够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将使委员会得以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工作，从而有可能取得成果。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愿意选择后一种途径，因为它有可能结束这种糟糕的局面，并可望使我们更加接近大家等待已久的谈判。

在结束之前，我要说，我丝毫不怀疑，在此为和平而共同努力的每一个人都负有一个神圣和崇高的使命。爱因斯坦曾说过，“和平不能由武力来维持，和平只有通过相互了解才能实现”。

主席：

我感谢印度尼西亚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团长塔尔米德齐大使阁下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和我的前任维伊沃达大使说的友好的话。对于我们两国的密切关系，我和他具有同感。我祝他在本会议履行任务时一切顺利。

尊敬的代表们，今天的名单上没有别的发言人了，因此我要问一下是否有别的代表团现在愿意发言。如果没有，我就要和往常一样请你们通过本会议及各附属机构的下周会议时间表。当然时间表只供参考，必要时可以变动。已经同各附属机构的主席进行了磋商。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会议通过了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

不结盟中立国家集团的协调员请我宣布，该集团将在本次全体会议之后，立即在本会议室举行一次会议。今天会议的工作到此结束。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23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全体会议现在休会。

上午11时20分散会。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15
23 June 1987
CHINESE

第四一五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３日星期二上午１０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阿尔法拉尔吉先生（埃及）

GE. 87-61807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４１５次全体会议开始。各位杰出的代表，根据工作计划，本会议今天将审议议程项目１“核禁试”和项目２“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但是，根据本会议议事规则第３０条，任何成员如果愿意，都可以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现在请他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谢谢你，主席先生。我特别高兴有机会在你主持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月份中在会上发言。我们都知道，你对我们在此分析的各项议题有着透彻的了解。我们也完全知道你处事公正，而更加难得的是，你对我们所担负的任务具有信心。我向你保证，在你履行你的重要职责时，墨西哥代表团将无保留地给予合作。

１９８４年5月２２日，世界不同地区的六个国家的领导人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其中指出这些国家在宗教、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虽有不同，但他们一致“认为绝对不能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并提出：

> “在这一至为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决心为和平而共同努力。仅仅管制军备集结的协定显然是不够的。随着报警时间的减少以及武器变得更快、更准确、更有威力，核灾难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必须制止并扭转走向全球性自杀的进程。”

其中两位领导人，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和瑞典总理奥洛夫·帕尔梅分别于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６年在暗杀者的子弹下丧生。他们的接替人目前正担任各自国家的总理。六位国家和政府首脑—— 不过几天前对本会议作了精采讲话的阿根廷总统阿方辛；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印度总理 拉吉夫·甘地；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瑞典总理卡尔松；及坦桑尼亚第一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 曾一再重申１９８４年所作的关于不要破坏发动核裁军进程的机会的呼吁，去年８月他们在我国召开了第二次最高级会议（第一次会议是１９８５年在新德里举行的），用以纪念我刚刚提到的呼吁发表三周年。

就此，今年5月22日他们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其中指出他们欢迎两个超级大国就核问题和空间问题恢复进行对话，并注愿到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1985年11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中宣布“核战争打不赢也绝不能打”。六国首脑强调必须立即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核裁军措施，而雷克雅未克表明，只要具有政治意愿，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在这方面，我最好还是援引该联合声明的三段话。联合声明的全文已在今天以CD/758号文件散发。这三段话是：

“裁军谈判目前正处于关键时刻。至少在一个重要领域真有可能达成协议。在欧洲核武器问题上取得突破似乎已指日可待。

“一项消除欧洲所有中程核力量的协议将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并且将标志着跨过了一道重要的心理门槛，因为它将第一次导致双方撤除和销毁完全可供实践用的核武器系统。因此，我们敦促美国和苏联以1987年内成功结束为目标进行目前的谈判。

“然而，一项关于中程核力量的协议仅仅是迈向我们共同目标的第一步：这个共同目标就是彻底消除一切地方的核武器。在德里宣言和墨西哥宣言中，我们曾呼吁采取两项重要措施—— 停止一切核试验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我们重申这两项措施的极端重要性。”

发表声明的六国首脑作了充分的工作，防止有人以没有适当的程序来核查义务遵守情况为理由而采取消极态度。因为，去年8月7日在墨西哥举行的第二次最高级会议上，他们通过了一份关于核查措施的文件，文件全文载于同年同月15日的本会议CD/723号文件，文件第7段如下：

“在相互停止核试验的同时，我们六国还准备与美国和苏联合作在现有的试验场迅速建立临时监测站，暂工作一年。所有的数据应向六国及美国和苏联提供。数据分析可以联合进行，初步分析可在试验场进行。安装在现场的设备对试验场进行监测敏感度极高，可监测到当量为1千吨 TNT 的几分之一、甚至可低到当量只有几吨 TNT 的爆炸。”

显然，这就是六国首脑在联合声明的最后三段中所提到的建议。 我将以这三段话结束我的发言：

“在墨西哥，我们提出了一项关于核查停止核试验的具体建议。 这一建议仍然有效。

“长久以来，恐惧和不信任一直阻碍着裁军进展。 武器和恐惧彼此相互助长。 现在应是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为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奠定基础的时候了。 目前的势头不可丧失。

“我们敦促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迎接这一挑战，使子孙后代永免核浩劫的梦魇。”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发言以及对我说的友好的话，我认为这是对我个人的过誉之词。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的发言人，因此，我愿问一下是否有其他成员希望发言。 没有。

各位杰出的代表知道，一段时间以来，各方一直就处理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适当构架问题积极进行磋商。 我现在提议暂停全体会议，召开一次本会议的非正式会议，使我能向各位报告这些磋商的目前情况。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们就这样进行。 就这样决定。 全体会议停会。

上午10时40分停会，上午10时50分复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415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基于对处理议程项目2的组织安排问题进行磋商的结果，我愿将下列案文提交会议作出决定：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7年会议期间就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实质性问题举行非正式会议，并决定将这些非正式会议

的讨论情况适当反映在本会议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内。”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会议通过了提议的案文。

就这样决定。

主席：

现在我想谈一谈与即将召开的非正式会议有关的另一个问题。 根据议事规则，与任何主持会议者的正常职责一样，本会议主席有责任确保全体会议或非正式会议有秩序地进行讨论。 因此，我愿通知各位，我已主动拟订了一个议题清单，以便于在非正式会议上就议程项目2的实质性问题进行有条有理的讨论。 这一清单是我个人列出的，因此不对任何代表团有约束力。 此外，一项理解是，任何代表团如果愿意，都可提出与该议程项目有关的任何问题，这是本会议的通常惯例。 现在我将宣读这一议题清单：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双边和多边审议之间的相互关系；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谈判的参加情况；裁军谈判会议的作用。

“有关核武器的安全概念。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0段的执行情况。

“停止核军备竞赛的措施与其他领域内的裁军措施之间的相互关系。

“与协定的目的、范围和性质有关的核查。

“现有建议。”

有人现在要发言吗？请法国代表发言。

莫雷尔先生（法国）：

谢谢你，主席先生。 同去年一样，西方国家集团成员的代表团愿意在关于议程项目2的非正式会议中发挥充分的作用。 我们愿保持这一辩论的非正式性质，我们认为这是在这一领域内进行有益的辩论的适当方式。 我们也注意到，刚才本

会议作出决定之后，你在提出你认为有关议程项目2的非正式会议应加以讨论的议题清单时所说的话。 如你指出的那样，这一清单完全是你个人提出的，不对任何代表团起约束作用。 我们还要强调，我们在你的发言中没有看到任何与本会议活动有关的决定的先例。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法国代表的发言。 还有人现在要发言吗？看来没有。 各位尊敬的同事，请允许我在此代表本会议和我本人感谢在我以前任职的本会议各位主席，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沃达大使，就我们刚才正式确定的项目2的组织构架所进行的努力。

如果没有其他意见，我将宣布本次全体会议休会。 在此之前，我愿通知各位，讨论议程项目2实质性问题的第一次非正式会议的日期将列入本会议下星期的会议时间表内，我们将在6月25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的下次全体会议上审议这一时间表。

我还要通知各位，6月26日星期五下午3时为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保留的会场将由该委员会A轨接触小组使用。 现在我宣布全体会议休会至星期四上午10时。 现在会议休会。

上午11时10分散会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16
25 June 1987
CHINESE

第四一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7年6月25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阿尔法拉尔吉先生（埃及）

GE.87-61932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４１６次全体会议开始。尊敬的代表们，根据工作计划，会议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１“核禁试”和议程项目２“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依照议事规则第３０条，任何成员如果愿意，均可就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发言。我愿告诉各位，昨天我和各协调员开会讨论了应邀参加本会议工作的非成员的新的座位安排问题。由于本会议的座位安排是在１９７９年1月２３日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商定的，所以任何变动须在另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商定。因此，我建议在本次全体会议结束后立即举行一次简短的非正式会议来审议这个问题。看来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主席：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摩洛哥、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国的代表。我请第一位发言人，摩洛哥代表团团长埃尔·加利·本尼马大使阁下发言。

本尼马先生（摩洛哥）：

谢谢你，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会议主席。我国代表团对此倍感快慰。

你所代表的国家，埃及，使人一听就想起一个伟大的文明，一个自远古以来就构成人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伟大文明。你所代表的国家还和摩洛哥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而且有着共同的理想。

你是一位干练的外交家，思想深刻，见解过人，经验丰富，而这些可贵的长处可以使你继续推动前几位主席—— 范大使、莱丘加大使和维伊沃达大使—— 所做的良好工作，并赋予本会议的工作以新的活力。

在这个对核浩劫的恐惧并未稍减少而对集体跃进的希望重又萌生的关键时刻，我愿重申摩洛哥对本会议工作的关注。这种关注是由两个信念引发的：裁军事业是

具有普遍性的事业，代表着整个国际社会的正当愿望，而不论其成员的领土有多大，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如何。国王哈桑二世陛下曾于不止四分之一世纪前在１９６１年贝尔格莱德第一次不结盟首脑会议上表达过对这一事业的普遍性和对务求这一事业成功的集体责任的信念。我国君主当时曾基本上指出，由于威胁全世界的核军备竞赛危险不断增加，裁军事业已成为全人类都关心的大事，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加紧努力，寻求一个全球性解决办法。

第二个信念是基于裁军谈判会议的历史性使命。本会议有责任审议与裁军有关的所有问题并根据职权以尽可能达成能广泛协商一致意见的方式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办法。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艰难的使命，因为问题十分复杂，要调和各方对待安全的不同立场也十分困难。不久以前，安全仍几乎完全建立在还击能力上，使相互间越来越不信任，从而明显影响了对待安全问题的立场。尽管这样，本会议的使命并不是一定无法达成的，因为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尽管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经济方面各不相同，但都希望在和平中生活。然而，要达成这个使命，人人都需要作出贡献，并拿出真正的政治意愿。世界和平与安全—— 我们的最终目标—— 想要做到持久，就不应该建立在武库的威力上。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具有共同的信念，尽管我们已作出了承诺，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威胁却仍深植于我们的集体意识之中。

每年用于制造、发展、囤积或获取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款额高达几万亿美元。只需举出这个天文数字就足以说明我们并非杞人忧天。似乎现有的武器库还不足以把地球摧毁好几遍，其纵向和横向扩散仍持续不已，同时武器不断地升级和改进。事实上，战略和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已带来了新一代的核武器。这种武器由于只致人死命而不破坏环境，所以被可恶地称作“干净的”武器。但同样严重的是，在八十年代初，肆无忌惮的军备竞赛蔓延到了外层空间，这是令我们严重关注的事情。空间的军事化加剧了地球所承受的危险，并削弱了国际社会旨在使外层空间成为公共财产的努力。

一年半之前，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会晤使世人产生了巨大的希望，预示着人类终于可摆脱核战争的幽灵。“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这一论断是使人们产生希望的主要理由。

看来正是由于现在所称的“日内瓦精神”的发扬，才放弃了对抗，开启了信任的对话。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就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例子。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双边谈判以及与此有关的为数众多的建议，表明了对裁军和安全问题的一种新认识。我们欢迎这一点，并希望对谈判内容所持的不情愿态度会消失，以便迅速缔结协定，拆除核武库，并保证所有各方特别是欧洲大陆各国的安全。

摩洛哥由于地理位置如此接近欧洲，位于地中海盆地内，在如此重要的海上通道直布罗陀海峡岸上，所以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正在进行的关于消除短程和中程导弹的谈判。在这方面，鉴于地理和政治的相互作用，我们深信欧洲的缓和、和平与安全必然会对地中海区域产生有利的影响，因为地中海的安全是与欧洲安全分不开的。我国为把整个地中海区域变成一个没有紧张和对抗的合作与对话通道，一直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工作。自１９８１年以来，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一致通过决议，强调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重要性。

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将在一年以后召开。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清点自１９７８年第一届特别大会以来为执行在《最后文件》里一致通过的原则和目标而作的种种努力。

我并不想预先估计未来的工作，但我愿和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对本机构八年来的工作成果作一回顾。工作成果不能说是零或者负数。然而，和各位一样，我必须承认，经过多年的谈判，至今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任何国际文书，甚至没有达成任何部分性裁军措施。

紧接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后，国际社会对于裁军谈判委员会—— 即现在的裁军谈判会议 —— 寄予了很大希望，指望它建立起裁军领域的新的世界程序，从而建立安全与和平。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承认，要实现寄望予它的目标，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种拖延使本会议没有完成交付给它的任务，而这种拖延必须归咎于缺乏政治意愿。

否则，我们如何解释核禁试这个本会议第一个议程项目的僵局状态已长达三年之久？

我国一直把起草一项禁止一切核试验的国际条约当作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不停止核试验，就不可能有核裁军。当今，核试验次数每年都在上升，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核能力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切。在此情况下，这样一项条约是任何限制核武器扩散、减少核战争危险的计划的关键要素。

国际监测下的核禁试可大大限制各国实际制造或使用核武器的能力，并可阻滞研制新武器的竞赛和消除原子俱乐部里各大国之间的对抗。

最后，这样一项条约可使这些大国有机会履行其在１９６８年核不扩散条约下所承担的义务，从而向新世界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在这个新世界中核武器不再是国际安全与和平的危险保障。

只有两个原子弹在战争中被使用过。然而，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尽管在１９６３年就签署了部分核禁试条约，但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８６年底，共进行了１５７０次核试验。大会严重关注核试验连续不断而且越来越频繁地进行，一直未曾停止呼吁所有国家不要进行核试验，并敦促起草一项禁止一切试验的条约。不幸的是，尽管通过了大量的决议，但核试验的次数却不断增加。

这项条约的谈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而且也无需强调其紧迫性。联合国大会已经为这一目标的实现确定了方式和手段。在最近的第41/46 A号决议中，大会要求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在１９８７年初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便就一项彻底停止核试验爆炸的条约进行多边谈判”。它还提议“该特设委员会成立两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处理下列相互关联的问题：条约的内容和范围，以及遵守和核查”。

在这方面，不妨指出，大会规定的职权范围已经包含了折衷的要素，或许可以满足某些代表团要进一步研究核查问题的愿望。我们认为，与核查有关的大大小小的困难已经使得本会议无法进行认真的谈判了。

我愿在这方面回顾联合国秘书长１５年前讲过的话。他当时就指出，与核禁试的核查有关的所有技术方面都已受到充分审查了。除此以外，我们可以举出科学专

家小组经过辛勤努力而取得的成果。该小组一年前进行的包括数据交换和分析在内的技术试验已经证明，检测地震事件的国家手段是可靠的。

愿我们每个人出于国际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使我们聚集在一起的理想的坚持，能够使各方的立场更加接近，以便这项久等了三十多年的条约终于能成为现实。

这个条约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拟订其他裁军文件或裁军措施的过程的开始。毫无疑问，核禁试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停止军备竞赛，然后是核裁军，这是本会议的第二个议题。

国际社会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时就认识到核武器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因而必须制止核军备竞赛。这一点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了结束军备竞赛的这种危险的升级，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５０段强调，“达成核裁军需要在适当阶段就各项协议和适当核查措施迫切进行谈判”。

然而，迄今为止，本会议还没有开始就这个项目进行谈判，甚至对大会关于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执行上述建议的多次呼吁都未做出反应。

为了辩解未就这个项目设立谈判机构，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说法，即核裁军目前是双边谈判的主题。虽然这种论点有其道理，但我们不能不指出，日内瓦谈判只同两个主要大国的武库有关。但是，要普遍地制止核军备竞赛就需要进行多边谈判，把所有核大国的核储存都包括进去。

另外，我们依然认为，双边谈判和多边谈判绝对不是相互排斥的。相反，他们互为补充，相互影响。

本会议最近做出的决定，即在非正式会议上讨论这个议程项目２，并不能照顾到上述考虑。尽管如此，我国代表团还是欢迎这个决定，同时仍然相信，进行这一辩论的适当场合只能是一个特设委员会。

自原子时代开始以来，特别是自广岛事件以来，国际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彻底消除核武器—— 这是防止核战争的主要条件。

我们认为，对于核武库所构成危险的认识应该有助于制订防止核战争的措施，而核战争是可能由于技术事故、人为错误或地区冲突的升级而爆发的。 有鉴于此，国际社会应通过一些协定或措施来避免这些可怕的前景。 裁军谈判会议根据《最后文件》第２０段和有关的大会决议，有责任就这些协定或措施进行谈判，特别是设立一个具有适当职权的特设委员会来进行谈判。

外层空间的征服为人类开辟了新的视野，而军备竞赛也随之具有了更危险的一面。 这一进步虽然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在制图、天气预报、自然资源遥感以及裁军协定执行情况的核查方面的潜在能力，但也提供了巨大的军事可能性。

因此各大国赶紧利用这些可能性，把空间用于军事目的，比如侦察、早期预警或者快速通信。 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连同对军事优势的争夺，迅速引起了在空间从事更危险的军事活动。 例如，自１９７０年代末以来，我们一直深切地关注着大国为建立一个能够摧毁某些轨道卫星的实用系统而进行的军事活动。

更糟糕的是，根据科学和政治界的消息，这些大国正计划在近期内开辟别的空间军事用途，而这些用途对地球更具有威胁性。 新的反导弹导弹系统已经处在设计的高级阶段，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这些空间武器是一种新的空间技术的产品。它们也不应该再被称作未来的武器了。 因此，空间的情况进一步证实了军备竞赛螺旋上升理论。 按照此一理论，空间武器的发展导致了反卫星武器的进一步改进。

面对这些空间活动，我们不能不承认，现有的一些国际文件，特别是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１９７９年的关于各国在月球及其他天体上的活动的协定以及１９７２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未能防止空间的军事化。 因此，我们赞同大会在第 41/53号决议中表示的信念，即“急需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美国和苏联正在日内瓦为此目的进行谈判。 我们热切盼望，它们的努力以及本会议的努力可取得成功。 本会议通过能干的意大利阿尔多·普列塞大使领导下的特设委员会，也在这一领域进行着积极的努力。

早在１９５９年，大会就计划将“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作为其努力的最终目标。 因此，１９７８年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主要决定之一就是着手

拟订综合裁军方案，并把这一方案作为具体裁军措施方面的持久国际行动所遵循的议定纲领。

将近十年之后，这个方案的执行却被推迟得遥遥无期，看不到任何最终完成这一方案并取得各方同意的可能性。 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多年来担任负责这一任务的特设委员会的主席。 他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而且对本会议成员能够克服分歧而达成协商一致的案文深怀信心。

我们之所以对本会议谈判国际裁军协定、满足国际社会期望的能力抱持乐观态度，还因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在瑞典厄克于斯大使的领导下最近加紧了工作。

化学武器一贯引起普遍的惊恐，然而其制造和储存以及为生产更危险的神经毒气而进行的新的研究却继续进行。 我们知道目前就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进行的谈判涉及了复杂的难题、微妙的政治问题以及经济和贸易利益。 对这种武器的新兴趣令我们深为关切。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大胆地希望，特设委员会关于禁止发展、制造、转让、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的谈判所受到的推动力将会继续存在下去，直到该条约最后获得通过。 在本会议履行其职责的不断努力中，这一条约无疑将是一大成就。

切尔诺贝利的悲惨事件表明，核电厂无疑是潜在的放射性炸弹。 事故发生后，放射性沉降物把死亡和破坏散播到所有临近的周围地区并且还把放射性尘浪传到国界以外。 切尔诺贝利事故提醒我们：急需加快放射性武器国际条约的谈判。 这些谈判尽管几年前就已开始，但因公约范围问题上的分歧而陷入僵局。 就我们而言，我们仍然认为传统的放射性武器是明日的武器，同时认识到极有必要谈判一项禁令。 然而，对核设施进行攻击的问题乃国际社会经常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们可引起大规模毁灭，特别是通过放射性沉降物而造成巨大的威胁。

我们希望今年采用的讨论放射性武器这两个方面的方法是有效的。 做出这种选择，应归功于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匈牙利的大卫·麦茨特大使，以及各位协调员。我们祝麦茨特大使一切顺利。

在结束对各个议程项目的这一评论时，我不能不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说几句话。 我国认为核大国在声明中所做的对无核武器国家的保证是重要的，但这还不够，因为它还不算是完全的保证。对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保证依然是缔结有效的国际安排，包括核裁军和彻底消除核武器。

核大国必须在特设委员会的谈判中为达成处理这些消极安全保证的共同办法而表现出更大的魄力，这一目标才能实现。 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这个本届会议开始时重新设立的委员会将很快地开始工作，并在新任主席冯·斯图尔普纳格尔大使的领导下加速开展工作。

加拿大作家和哲学家休伯特·里夫斯在他的卓越作品（L'heure de s'enivrer）（迷醉之时）中，对军备竞赛敲了清醒的评论。 他指出人类正几近疯狂地准备自杀，并写道：

“种种事情表明，人类似乎正被死亡的愿望驱使着，忙不迭地绞尽脑汁要走向自我毁灭。”

要确保这种末日景象永远不在我们心中出现，就全靠我们自己了。

我愿借此机会欢迎我们的新同事，阿尔及利亚、巴西、法国、意大利、日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印度尼西亚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大使。

对于加拿大政府今年5月在蒙特利尔举办了关于外层空间的讨论会一事，我也高兴地表示我国政府的谢意。 这次讨论会专门讨论了本会议极受重视的一个议程项目。 我们希望这个讨论会有助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执行交付给它的任务。

主 席：

我感谢摩洛哥代表团团长埃尔·加利·本尼马大使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并感谢他对埃及和摩洛哥之间兄弟般密切关系的颂辞以及他对我的前任维伊沃达大使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我请蒙古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团长巴雅特大使发言。

巴雅特先生（蒙古）：

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您接任六月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以来我第一次发言，请允许我真诚地祝贺您担任这一责任重大的重要职务，并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充分地与您合作，给您支持。

我们知道您很能干并且有丰富的外交经验，相信在您英明的领导下，裁军谈判会议将能有效地继续工作，取得切实的结果。

我也想借此机会表示我们对前任主席杰出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维伊沃达大使的感谢，感谢他在四月份和闭会期间有效、能干地领导了我们的工作。

我们赞赏地注意到维伊沃达大使不遗余力地促使会议认真着手解决它面前的任务的实际工作，特别是有关议程项目1的工作。

我赞同大家对新的印度尼西亚代表阿戈斯·塔尔密吉大使和新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弗里德斯多尔夫大使所说的欢迎词，我想向他们保证我们愿意同他们维持我们与他们的前任之间一样的合作关系。

今年6月9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彼德罗夫斯基先生以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名义发言时，提出一份题为“彻底、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基本条款”的文件供裁军谈判会议审议。

提出这份文件其作者所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即赶快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开始关于这个问题的实际工作，加紧建立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法律体制的多边努力。

该文件在性质上是反映新政治思想的一个新建议，在本质上是解决核武器禁试关键问题，特别是核查问题的新办法。它是根据彻底分析本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内和联合国大会各届会议上对核禁试问题的广泛讨论结果汇编的。 它考虑到许多其他国家的意见和愿望，特别是“德里六国”提出的具体概念和意见。 因此应该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这份文件不仅包括它们自己的提案也包括其他国家的提案。

这份文件由于集合了多年来大家在核试验问题上共同努力的积极成果以及近年来许多国家提出的新概念和新建议，因此可作为详细拟订未来的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工作的基础。 同时，我们欢迎有助于作出双方可以接受的决定和迅速就条约案文达成协议的任何其他建议。

虽然核禁试问题列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上已有很长时间，但近年来大家才比较强烈地认识到，在制止这种试验的具体行动方面并没有技术上的困难；核查并不成问题。 这一问题以及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的其他事项已成为实际可行的问题，特别是在苏联采取行动单方面暂停核爆炸一年半之后。 这一其他核国家的好榜样对国际生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该暂停核试验表明采取可以有效阻止核军备竞赛的措施实际上是做得到的。

苏美一起暂停核试验在支持本会议有关核禁试的工作方面将是很宝贵的。 我们知道苏联随时准备采取这样的行动。 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同意这样做无疑会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赞许和支持。

苏联暂停该试验的另一个意义是，在此期间对若干核查不进行核试验的方法作了试验，美国非政府一级的专家和设备参加了这一试验。 我们认为这些方法可以纳入未来的核禁试条约中。

在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文件中，核查问题是中心议题之一。 该文件建议了一个明确的制度，其中规定结合三类核查办法——国家技术手段、国际地震监测系统和现场视察。

蒙古代表团相信，这三类核查办法一起使用可以充分地向各方保证没有一个可疑的波形事件会发生而不受到注意。

的确，由于分布在许多国家的广泛地震台站网，在很大程度上这已经成为现实。此外，实际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根据苏联专家公布的资料，１９８６年４月苏联 Obninsk 的地震台站很容易地检测到在内华达进行的一次威力１.３千吨的核爆炸。 他们认为，２０个苏联台站提供了足够的有关全世界核试验的资料。 可以设想靠近社会主义国家的２００多个类似台站，有些是美国安装的，有些是在美国控制下运行的，能够发挥同２０个苏联台站一样的作用。

在蒙古，我们很满意地获悉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等国领导人在今年５月２２日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他们向苏联和美国提出的关于核禁试核查的建议。 我们必须利用这些建议。

我们都知道苏联已表示愿意派代表同这六个国家的专家一起找寻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或许可以成为全面彻底核武器禁试条约的可靠核查体制的基础。 我们很希望美国还没有就六国提出的建议发表最后的意见。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答复六国联合声明时，再次呼吁美国开始就严格国际监督—— 包括现场视察—— 下的彻底停止核试验进行全面谈判，并赞同地提到德里六国提出的建议作为这种谈判可能商定的措施的可能性。

现在不应当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必须尽快开动整个谈判机器，以便拟订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草案。 这方面的努力应当包括所有的不同方面；一组谈判不应当排除或取代其他的谈判，而是应当互相补充。

蒙古代表团相当重视苏美专家关于停止核试验的谈判所作的努力，并且非常重视我上面提到的戈尔巴乔夫的答复中所载的苏联建议，即执行切实可行的临时措施以便使我们更接近全面禁止核试验的主要目标，但同时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中心作用，因为所牵涉的是多边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 因此，我们赞成尽快开始就与核禁试问题有关的一切事项开展实际的工作，并为此根据联大第41/46A号决议设立一个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1特设委员会。

我不认为强调指出裁军谈判会议的许多成员国是《1963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缔约国是多余的，该条约明确地提到希望“实现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和决心“继续为此进行谈判”。

现在我想就禁止化学武器问题说几句话。 在本届第一期会议期间，在议定公约有关化学武器储存的申报、销毁计划、申报的国际核查、化学武器储存设施的核查的规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这为完成有关销毁化学武器储存这一重要问题的工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只要拟订消除顺序问题就可得到最后解决。

在本届第一期会议结束时，蒙古代表团本着加速解决这一问题的愿望，提出了一份关于消除化学武器储存的顺序的工作文件供特设委员会审议。 我们建议的顺序规定各类储存之间根据质量进行比较。为此我们认为应当将储存分组，将效应相同的类别列入同一组。 采取这一办法必须非常重视化学品类别的分组。

在建设将具有类似化学战剂性质的各种化学品列入某一组中时，我们同时接受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在销毁该组内的储存时就销毁顺序而言具有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 这考虑到了某些代表团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关于制定比较当量的问题，在原则上和整个来说，我们不反对这种办法包含的概念。 不过，仔细的分析表明，要制定一个客观的可有效地适用的当量事实上是非常复杂的，而且需要花很多时间。 我们显然应当把这一事实铭记在心，设法避免在公约案文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使谈判不必要的复杂化，因而耽误其进行。

我们决不声称我们建议的化学武器储存消除顺序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 不过，很显然我们建议的顺序本质上是非常简单的，同时能够很有效地适用。我们提出这项建议供其他代表团审议的目的是为了加速国际公约拟订工作的完成，这项公约将规定立即停止发展和生产化学武器、及时全面的申报一切现有储存和生产设施、并且将它们置于严格的国际管制之下，然后逐步按比例予以消除直到零——每一公约缔约国不管现在是否拥有化学武器都同样是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所有国家在这方面的真正平等安全。 我们愿意根据这些原则同所有有关代表团合作。

蒙古人民共和国热烈欢迎五月底在柏林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常会的结果。 我们注意到该会议的文件不仅透彻地分析了当今世界基本的不过互相关联的趋势和哲学地简要叙述了应付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的办法，而且提出了实现裁军、增强信任和安全、发展各国间在尽可能多的领域内的建设性关系等方面的实际步骤的方案。

我们认为，在柏林提出的新倡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对西方国家代表过去，更不用说在本会议上，表示的担心作了反应。 我特别想到该会议参加者表示愿意在减少欧洲的军事对抗过程中调整某些方面的不平衡。 重要的是这种调整应当通过占优势的一方作适当的裁减而不是通过进一步建立军备进行。

我们还满意地注意到柏林会议提出的许多规定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直接有关，其中包括禁止核试验和禁止化学武器等议程上的重要项目。 我们认为，关于华沙条约缔约国军事理论的文件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清楚地表明华沙条约及其每一缔约国的军事理论服从于防止战争—— 不管是核战争或常规战争—— 这一任务。

蒙古认为这一规定具有特别大的根本重要性。 同一文件的另一规定也是如此，该项规定是华沙条约缔约国绝不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采取军事行动，除非它们本身是武装攻击的目标，它们也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蒙古人民共和国再次表示它完全支持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建设性政策，根据人民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促进世界各地、包括亚洲危机局势的迅速政治解决。

最后，我想告知本会议，根据苏联领导人的决定并得到我国政府的同意，以前宣布的一个机动步枪师和暂时驻在蒙古境内的苏联部队某些个别单位将撤出蒙古回到苏联一事最近已经完成。

我们相信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大大减少暂时部署在我国境内的苏联部队数目这一善意行为，将有助于加强相互谅解和信任，促进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各国和人民之间的睦邻和合作关系。

主席

我感谢蒙古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团长巴雅特大使阁下的发言以及他对我本人和我的前任、维伊沃达大使所说的十分友好的话。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团长罗泽大使阁下。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先生，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今年初在给裁军谈判会议的贺词中说：“裁军领域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一个问题就是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并不遗余力地拟订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 为此，需要提出创新的或者具有突破性的建议，以大大促进你们在该领域的努力并为其他努力作出补充。” 社会主义国家

赞成这一看法。 此外，华沙条约组织5月28和29日在柏林举行会议后发表的文件表明，这一联盟的成员认为肯不肯早日缔结一项全面彻底禁止试验的条约是衡量军事思想是否属于防御性质的一个准绳，华沙条约成员国呼吁现在就进行这方面的谈判。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下面仅列举其中几个：

第一，有了全面禁试条约，就不可能研制、生产和部署新一代的核武器，尤其是具有第一次打击能力的武器。

第二，这样一项禁试条约将是阻止外空军备竞赛的一个有效步骤，而外空军备竞赛是对国际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

第三，禁试条约再加上另外一些消除某类核武器的协定，将可阻止其他领域的任何核军备竞赛，至少使这种核军备竞赛很难进行。 这就是为什么全面禁试条约本身必须作为一项优先任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为什么我国不能接受必须先裁减和消除核武器然后才能缔结一项禁试条约的原因。

裁军谈判会议的辩论表明，各方对禁试条约的意义的看法完全一致。 全面禁试条约的倡导者和反对者均清楚地认识到，禁试条约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建立信任和不扩散核武器具有深远意义。 但是，它们所引申出来的结论是不同的。

裁军谈判会议中的讨论也表明，有人对核威慑思想作了最极端的解释，以破坏任何推动达成协议的努力。 另一方面，就连许多鼓吹这一思想的人也认为全面禁试条约是一项至为重要的任务。 例如，美国国会的大部分议员似乎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国代表团对裁军谈判会议当前形势的看法是：对于何时应开始谈判，各方分歧很大。 大多数国家要求早日开始，这与“长期目标”的处理办法及其附加的种种条件大相径庭。 但是，没有代表团反对就禁止核武器试验协定的主要内容交换意见和寻求达成协议。

对于本会议应该在起草禁试条约的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也许有不同的看法，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方对裁军谈判会议参与这一进程的必要性提出任何异议。 裁军谈判会议能够而且必须着手谋求全球性解决办法，并与双边努力和谈判平行进行。

在工作方式和实质性问题上仍然存在着重大分歧，隐瞒这一事实是不诚实的。但是，同时也出现了采取共同行动的真实可能性。为使它们成为现实，有关各方必须愿意寻求妥协。

我国代表团认为，只要有关各方肯在程序性问题和实质性问题上相互让步，裁军谈判会议是有可能开展实际工作的。

委员会职权范围方面的意见分歧并非太大。只要有诚意，达成谅解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已经表现了巨大的灵活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欢迎21国集团为达成妥协而作的新的努力，并愿意参加这一努力。我国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尽快在一个委员会中开展实际的工作。

对于如何在一个委员会中开展实事求是的工作，已经有了种种建议和想法。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简短地谈一谈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出的联合提案，题为“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基本条款”（CD/756）。

苏联外交部付部长彼得罗夫斯基在6月9日强调说，这项提案是用一种全新的办法来对待这一问题。共同提案并不只是阐述和补充过去的立场。相反，它融合和发展了不同集团代表以往提出的想法和建议。

该文件的每一部分都提出了新的具体构想。例如，案文规定，苏联和美国作为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有义务率先中止其试验方案。共同提案国渴望知道裁军谈判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对提案的各项内容有什么想法。实际上，在一个委员会中具体交换看法，那将更好。

今天，我打算提请你们特别注意CD/756号文件所载核查程序的某些方面。首先，有史以来第一次详细提出了核查规定，反映了真实的环境和可能性。国家核查技术手段、国际核查措施和现场视察的适当配合，将能保证充分可靠的核查。因此，实际上将不可能进行爆炸当量具有军事意义的秘密试验了。

其次，拥有必要国家技术手段的缔约国将向根据条约设立的有关机构提供通过这些手段而获得的任何有关资料。根据条约设立一个机构和提供资料的义务均是新内容。

第三，未来条约的缔约国应该建立一个国际地震核查系统，并须为此而容许在其领土上建立台站，以便确保二级地震数据的持续交换。监测台站的操作应有国际视察团所派出的观察员参加。

第四，每个缔约国承诺参加大气放射性数据的国际交换并允许在其领土上建立悬浮微粒监测站。

第五，国际视察员应到试验场去核证在该试验场没有进行核爆炸，从而保证这些试验场再也不能用来爆炸核装置。

最后，现场视察应是强制性的。 在这方面，各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是平等的。

因此，“基本条款”文件所阐述的措施将确保：（a） 严格遵守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b） 核查系统使用有效的现代技术手段；（c） 范围几乎为全球性；和（d） 核查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条约各缔约国的权利平等。

CD/756号文件的提案国愿意研究全面禁试条约谈判期间提出的任何其他核查建议，显然，在核查全面禁试条约的遵守情况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禁区。其他参与谈判的各方愿走多远，它们就走多远。

我国代表团坚信，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提案为拟订条约所需的核查规定的所有细节和其他内容提供了机会。

阿根廷共和国总统阿方辛阁下在他的重要发言中曾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关键时刻，人类的存亡取决于我们能否改变传统或甚至是祖传的做法。 面对和战胜这一挑战……，并非是技术知识问题，而是一个有没有较大政治智慧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这一看法。 此外，我国代表团认为阿方辛总统的话是呼吁在裁军各项领域采纳新的思想，从而开始早该进行的关于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谈判。

主席：

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团长罗泽大使的发言。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范国祥大使。 现在请他发言。

范国祥先生（中国）：

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看到您这样一位在多边外交和裁军谈判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受到大家尊重的外交家，担任裁军谈判会议本月份主席。 埃及和中国都曾是世界文明的摇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请允许我向您致以衷心的祝贺。

您的前任、捷克斯洛伐克的维伊沃达大使，同样具有长期和多方面的经验。他杰出的才干和主动推动会议工作的精神，赢得了大家的钦佩。

我还愿利用这一机会，向新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印尼大使阿戈斯·塔尔密吉和美国大使马科斯·弗里德斯多尔夫，表示热烈欢迎。 我相信，我们将保持和发展良好的合作。

中国代表团今天将就核裁军问题作一发言。

当今世界动荡不安，地区冲突不断，军备竞赛继续升级，东、西两大军事集团严重对峙。 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核战争的阴影仍旧笼罩着世界的上空。 实现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已成为渴望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我们认为，拥有最大核武库的苏美两国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负有特殊责任，应该率先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并大幅度削减和就地销毁各自在其国内外任何地区的各种类型的核武器。 这样，就有可能为召开由所有核国家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核裁军国际会议创造条件，以商议进一步核裁军和彻底销毁全部核武器的步骤。

第四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于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３日通过了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核裁军提案，成为第41/59 F号决议。 该决议“敦促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履行它们对核裁军担负的特别责任，率先采取行动以停止核军备竞赛，并为早日达成大幅度削减核武器的协议认真进行谈判”，并“对核裁军谈判应尽早取得具体成果深为关注”。 这一决议得到包括苏美在内的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 它获得一致通过，说明中国关于推动核裁军进程的合情合理的主张是深得人心的，表明两个主要核大国率先行动是实现核裁军的正确和有效途径。

一段时间以来，苏美裁军谈判的动向引起国际社会广泛的注意。 它们最近关于中导问题的谈判和双方提出的各种建议，更加引人注目。 世界人民关心拥有数以万计的核弹头的国家究竟采取什么行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中国代表团的立场是，美苏对话总比对抗好，东西方关系和对峙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关系缓和比紧张好。 联合国宪章关于使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原则，应当得到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 我们真诚希望，美苏谈判能尽早达成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又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裁军协议。 美苏中导谈判所涉及的核武器，不过是两个核大国所拥有的庞大核武库的很小一部分。 然而，如果苏美确实能走出消除全部中导这一步，仍是值得欢迎的。

核裁军问题关系到世界和平与各国安全。 世界各国都有参与讨论和解决的平等权利。 苏美是否和如何裁减它们在欧亚的全部中程导弹？ 这不仅仅是关系它们两家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安全，这些国家的要求应当受到充分的尊重和认真的考虑。 西欧国家经过反复磋商，不仅支持美国与苏联达成消除欧洲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双零点方案”，而且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美苏所有的中程导弹。 尽人皆知，欧洲安全重要，亚洲安全也同样重要。 为什么在欧洲可以减到零，却在亚洲还要保留１００枚中导弹头呢？ 这在军事上威胁着亚洲国家的安全，在政治上也是不公正的，欧洲国家对此也不放心。 到头来，这样做对美苏也未必有利。 因此，我们主张，苏美部署在欧亚的中程导弹应当按照同一原则，同时、同步、均衡地裁减，直至全部销毁，痛痛快快地在欧亚都实行“零点方案”。

如上所述，两个主要核大国在裁军谈判中达成暂时的、局部的协议是有可能的，一是因为世界人民的强烈要求，二是因为双方都有需要。 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和国际社会，应敦促它们及早地、切实地迈出核裁军的第一步，在实际行动上消除欧亚全部中弹，包括导弹、发射架和核弹头。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它们两家的根本战略都没有改变，它们在战略核武器和外空武器方面的谈判，迄今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世界人民需要警惕它们在各种形式下继续进行军备竞赛。 为了国际局势的真正缓和，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两个主要核大国不仅裁掉全部中弹，而且大

幅度削减它们在国内外任何地区的各种类型的核武器，并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一切类型的核武器。

加快核裁军的进程，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实现全面彻底的核裁军，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作为防止核战争的一项现实的措施，中国一贯主张，所有核国家都应当承担在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及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从中国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中国政府便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曾多次宣布，它无条件地承担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并且赞成谈判缔结一项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

中国尊重并支持有关国家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有关当事国自行协商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的要求。 我们认为，有核武器国家应该尊重它们的要求和主张，尊重无核区的地位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根据这一立场，中国支持建立拉美、南太、非洲、中东、南亚、朝鲜半岛等无核区的倡议，并签署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和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的有关议定书。

中国代表团将提出工作文件，全面阐述我国关于核裁军的立场，我上面仅就其中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核能的和平利用，对促进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核能被用于制造武器，成为超级大国争夺军事优势的工具、对整个人类构成严重的威胁。 这使我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个传说："后羿射日"。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庄稼、森林和草地都被烤焦。 有一个名叫后羿的弓箭手，勇敢地射落了九个，只剩下一个太阳。 从此，农作物和草木得以正常地生长，天下安定。 我们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应当象后羿那样，为实现核裁军、防止核战争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积极的贡献。

早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拥有第一颗原子弹之时，中国政府便发表声明，主张全面禁止和全面销毁核武器。

该声明庄严表示，"我们衷心希望，核战争将永远不会发生。 我们深信，只

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坚持斗争，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主席：

我感射中国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团长，范国祥大使阁下。 我感谢他的发言以及他对我本人所说的友好的话，其中他提到了埃及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我还要感谢他对我的前任、维伊沃达大使所说的友好的话。

今天名单上的发言人都已发过言了，还有其他成员愿在这个时候发言么？ 我请法国大使阁下发言。

莫雷尔先生（法国）：

谢谢你，主席先生。 我愿通知会议：我国代表团打算在6月30日星期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下一次会议上就其议程项目2（即法律问题）发言。在特别为此从巴黎赶来的空间问题专家的协助下，我们准备更加具体地讨论定义和用语问题。 各位知道，该委员会几年来一直在处理这一问题。

我们之所以专门讨论空间方面的用语和词汇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技术性限制，是为了探究应采取何种有益的办法来解决与空间活动的定义有关的所有问题。 我们认为可以断定的是，应当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办法，从不断改变的实际材料出发，而不抽象空洞地从先验的范畴出发。 顺便提一句，到时我们将送给每个代表团一本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最近出版的空间研究词典。

主席：

我感谢法国莫雷尔大使的发言。

各位杰出的代表，我请秘书处分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其中载有本会议及各附属机构下星期的会议时间表。 我曾在上星期二的会议上宣布过，将安排在6月30日星期二的全体会议结束之后立即举行讨论议程项目2实质性问题的首次非正式会议。 同往常一样，时间表仅供参考，必要时可作改动。 如果没有人反对，

我就认为会议通过了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

本次全体会议开始时，我曾经告诉各位，我打算在本次全体会议结束后立即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来讨论参加会议工作的非成员的坐位安排问题。 在宣布下一次会议的时间表之前，我要告诉各位，关于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A轨工作的非正式协商将于今天下午4时15分在1号会议室举行，紧接着举行关于B轨工作的非正式会议。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30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本次全体会议现在休会。

上午11时45分散会。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CD/PV. 417
30 June 1987
CHINESE

第四百一十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会议于1987年6月30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法拉尔吉先生（埃及）

GE. 87-62132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17次会议现在开始。 尊敬的各国代表，首先我想对挪威外交部主管安全和裁军事务的司长克里斯特维克大使阁下表示热烈的欢迎，他将是这次全体会议的第一个发言人。 我还想对埃塞俄比亚的特雷弗大使表示热烈欢迎，他将在即将到来的7月份主持会议。 他主持一贯称之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经验，以及他所具有的众所周知的外交才干无疑会大大有益于7月份召开的裁军谈判会议。

按照我们会议的工作计划，今天会议将开始审议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议程项目5。 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 条规则，任何想提出与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的成员国都可以这样做。 今天上午的发言人名单上有挪威、美利坚合众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 第一位发言人是挪威的克里斯特维克大使。 现在我请他发言。

克里斯特维克先生（挪威）：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乘此机会对你，杰出的埃及代表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表示祝贺。 我们已对你在6月份有效地指导了会议的工作进行了赞扬。 我特别要就6月23 日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向你表示祝贺，这项决定是，应当就会议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的议程项目2的内容问题召开非正式会议。

几年来，挪威参加了这一重要谈判机构和其他所有附属机构的工作。 自1984年以来，挪威还是西方集团的正式成员候选人，挪威希望， 这个问题将能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三届特别会议上得到解决。 我们已在两个方面 —— 化学武器和全面禁止核试验 —— 着手制订与会议的讨论有关的研究方案。 今天，我有幸介绍三份涉及挪威最近研究成果的文件。

我国尽其最大的努力致力于促进就在全世界禁止化学武器的化学武器公约问题进行多边谈判。 1987年的谈判是在杰出的瑞典代表，罗夫·厄克于斯大使能干的指导下进行的。 我们高度赞赏他的领导才干和他不断谋求解决仍然悬而未决的

敏感的政治问题和复杂的技术问题的精神。

有一个主要问题涉及到进行现场质疑性视察的问题。 挪威政府认为，在提出进行现场视察请求后的48 小时之内向有关地点派遣视察小组是绝对必要的。 在该地点进行的调查应当是细致和全面的。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美国在最近于奥斯陆举行的霍尔门科伦讨论会上提出的意见，即在进行视察时，应当作出一些规定，保护属于敏感类型的设施。 挪威认为，这种“管理行为”观点是人们对与质疑性视察问题有关的安全问题表示关切的一个方法。

在这方面，我想指出的是，只有在意外情况下才会进行现场质疑性视察。 因此，这种视察将成为化学武器公约的“安全网络”，该公约可能已经包括涉及日常现场视察的一个精心制订的系统。 实际上，有效的化学武器公约需要比任何一个现有的裁军条约具有更全面的监测系统。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所有有关各方采取灵活态度。 根据这一背景，挪威对美苏正继续就包括核查问题在内的禁止化学武器的所有方面举行双边会谈表示欢迎。这些磋商是在1985年11 月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会晤之后开始的，它们已对裁军谈判会议的谈判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我国认为，应当加强多边谈判和双边会谈来解决主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国际社会希望尽快消除这些令人憎恶的武器。

最近有人违背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使用了化学武器。 因此，在全球性的公约中列入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 应当从这一背景来看待挪威关于据称使用化学武器一事进行核查的研究方案。 由于挪威国防研究所进行了六年的研究，对据称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核查的程序已经制订出来。 今天，我很高兴介绍文件CD/761 和 CD/762 。

第一份文件总结了1986年和1987年进行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当时在两次实地视察中对这些程序进行了试验。 这些试验证明，我们制订的方法可以全年使用。

文件CD/762 所概述的程序包括一次调查所经过的如下阶段：建立视察小组；对据称受到污染的地区进行调查，收集样品，进行实地分析，做好将样品运送实验

室的准备，在实验室中进行分析，以及编写视察小组的报告。 在制订这一系统时，我们与一些国家，特别是加拿大，进行了磋商。

文件CD/762 规定，国际视察员应当以毫不干涉的态度履行他们的使命，这对完成他们的工作是必要的。 在实地视察的基础上，我国建议，在技术事务秘书处接到一种请求之后的48 小时内应当进行现场视察。 进行适当的调查，需要采取有效的方法来进行视察，并要特别强调进行抽样检查和对样品进行分析。 国际视察员应当在完成现场视察后的10 天之内向技术秘书处提交载有他们调查结果的报告。

在提出这些提议的程序时，我想强调指出，挪威国防研究所在1986年和1987年期间进行的工作表明，必须对据称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核查的某些方面作进一步的审查。 念及这一点，我们将继续实施我们的研究方案，并且还将考虑将这些程序中的某些程序适用到与实况调查有关的其他情况中去。

挪威在进行现场实验的基础上制订的现场视察程序提供了现实而可靠的资料，而且还避免了实验室造成的种种人为的情况，这些程序将有助于有效执行化学武器公约。 毫无疑问，丰富的研究成果将会促进执行委员会和技术秘书处的工作。除此之外，这些程序的一般方面应当列入该公约第九条的附件中。 因此，加拿大和挪威将于7月7日提出一项有关这份附件的联合建议。

全面禁止核试验将有助于促进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努力。 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尽快缔结一项禁止核试验的公约，该公约应当包括禁止核武器试验和禁止为和平目的进行核爆炸。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裁军谈判会议必须重新审议实际的和彼此相关的问题，无论如何必须要在缔结一项禁试条约之前详细阐明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禁试的遵守、核查和范围。 两年前，挪威和其他九个西方国家就这些问题制订了一份适当的工作计划纲要（1985年7月24 日的文件CD/621）。 根据这一背景，我国对裁军谈判会议迄今未能就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期限问题达成协议表示遗憾。

但是，美国和苏联正在就进行试验的问题举行双边会谈。 挪威希望，在下月举行第七届上述会谈之前，这两个国家将能根据循序渐进的办法就有关核试验问题

进行双边谈判的议程达成协议。 在这方面，美苏联合进行的旨在改进核查措施的实验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挪威还注意到，强制性的现场视察制度列入了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基本条款”之中，苏联于6月9日介绍了这些条款（文件D／756）。

在对地震情况进行核查方面，科学专家小组正准备进行国际范围的实验，以便交流和处理有关地震波形态的资料（二级水准资料）；挪威地震台阵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震观测台，它将积极参加这次实验。 毫无疑问，进行这次实验将向建立未来全球性国际地震资料交流系统的方面又迈出一步。

挪威始终坚持认为，这样一种全球性的系统必须利用地震仪器资料传播和电子计算机系统方面不断迅速发展着的技术。 这是文件CD／763的一般专题。 该文件还论述了最近在大规模的挪威地震台阵系统和小规模的挪威区域地震台阵系统进行的业务活动和有关的研究活动。

依据在这两个台阵进行的业务活动中所取得的经验，文件CD／763 载有三项有关现代地震资料交流系统原则的具体建议。 第一，全球地震网络应当按实际可能或其他适当办法照挪威区域地震台阵系统的原则建立小规模的区域台阵。 第二，通过精密的、高性能的线路，如利用专门的小型地面站的卫星轨道进行的地震资料交流将能形成一种便利的、有效的和可靠的方法，以适应所设想的全球资料交流系统的需要。 第三，通过全球地震网络中的一个国际资料中心，必须有可能向任何参加该中心的站台要求和获取任何二级水准资料。

这三份文件的编写表明，挪威已将相当多的资源用于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它还表明，挪威政府十分重视作为单一的全球裁军问题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会议。

主席：

我感谢挪威克里斯特维克大使所作的发言和他对我所讲的那番十分友好的话。现在我请美利坚合众国在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发言。

弗里德斯多夫先生（美国）：主席先生，作为美国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新的代表，我要感谢你和你的同事向我表示的十分热烈的彬彬有礼的和热情的欢迎。 我所见到的代表、代表团和秘书处的成员都使我感到十分亲切。 我感谢你们所有人给了我支持和友谊。 我期望同你们所有人一同工作。

主席先生，你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所作的贡献和所给予的关心，你履行你的重要职责所具有的才智和精力以及你所采取的公正无私的做法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我很高兴在一个同美国有亲密友好关系的国家和古老而智慧的人民的代表担任主席期间承担我的义务。

我国代表团还对新上任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塔尔米齐大使表示热烈欢迎，并且对他在日内瓦担任新的职责向他致以良好的祝愿。 我国代表团还向挪威代表，裁军谈判会议的老朋友克里斯特维克大使表示欢迎，今天他返回日内瓦再次向我们作了发言。 今天挪威介绍了另外一些工作文件，从而不断地对我们的工作作出了贡献。

新到这一机构来的人能够亲眼看到各国代表团在从事裁军谈判这种非常重要的任务时所采取的认真态度必然信心倍增。 其结果可能不会照我们希望的那样意义深远或适合时宜，但是，我相信，世界各国人民可以依靠这一会议中那些代表各自国家的个人尽其最大努力在裁军领域取得真正的和持久的成果。

我国政府对我们这里的工作所采取的态度往往是十分明确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再次陈述这一点可能是十分有益的。 美国各项军备控制目标是与其防御政策和旨在加强威慑和稳定、减少一切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以及维护美国盟国的安全的对外政策是一致的。 自从里根总统开始执政以来，他已经遵循了这些基本原则：我们只谋求那些有助于我国安全和我们盟国安全的协议；我们谋求那些削减军队而不只是限制军队的协议；为此，我们谋求就广泛、深入和合理削减进攻性武器的问题达成协议；在那类进攻性核武器中，我们首先要削减对稳定最具有破坏性的武器，即飞速快、而且不能收回的弹道导弹；我们还谋求在核试验、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达成合理的军备控制的协议；我们坚持达成能够得到有效核查的协议。达成没有有效核查规定的军备控制协议比根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还要糟糕。 这些

原则构成了我们努力进一步完善军备控制的基础。

现在让我谈谈我们议程的两个首要项目：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以及实现核裁军。 这两个议程项目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美国代表团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多次阐述的问题，最近美国代理代表在今年2月24 日和4月23 日前后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就曾谈到过。 但是，更近一些的发言，特别是杰出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彼德罗夫斯基先生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使确保其他国家不对美国的观点产生误解这一点变得十分重要了。

我想首先谈谈威慑特别是核威慑的问题。6月9日彼德罗夫斯基部长在发言中连连指责核威慑是有害的和邪恶的，他将这个沉重包袱扔到西方国家身上，他认为核威慑产生的原因在于西方采取了教条主义的原则，他错误地描述了我们关于核武器的观点是“为人类祝福”的观点，并且声称，核威慑“不过是军国主义者种种企图的集中表现”。

不言而喻，美国强烈反对这样形容核威慑。 核威慑不是一种轻率的、僵化的理论。 核威慑是一项旨在维护西方安全的政策。 西方国家，包括那些组成北大西洋公约联盟的国家1987年依赖于核威慑，就同它们几十年来一直依赖于核威慑一样，这并不是由于某些人顽固地致力于一种抽象的概念。 不是的。 美国及其盟国生活在一个现实而危险的世界中 —— 这是一个被种种违反联合国宪章关于从根本上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规定的行径糟踏得支离破碎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任何愿意研究事实的人都十分清楚，核威慑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安全问题。核威慑的目的是确保拥有大规模用除核武器外还有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武装起来的军队的国家不会因发动一场进攻而获得什么好处，而只会造成许多损失，进而防止战争的爆发。

如果核威慑意指不愿意消除核威胁的话，那么鉴于苏联在就中程核武器问题举行的双边谈判中不愿意采取真正的“零点”方案和不愿同意禁止所有这些武器，包括那些欧洲以外的武器的情况，苏联有可能将它自己的主张视为更为至关重要的主张。

为在双边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之间以及在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之间就军备控制问题取得真正进展，苏联应当考虑我国政府和美国盟国究竟持什么

观点，而且不要制造一些有关威慑影响的荒谬的问题。

2月24 日，美国代表团在这间会议室中作有关核威慑问题的发言时强调指出，自1945 年以来，欧洲没有发生过普遍性冲突；忆及，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里根总统一致认为，核战争不可能打赢，而且也决不应进行核战争；谈到了核威慑在苏联的军事思想中的作用，并且说，国际社会无时不在寻求其他手段，以确保国际安全，这是绝对必要的。美国方面完全知道使用核武器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悲剧，就同它知道广泛使用常规武器，甚至在目前使用化学武器在过去40 年中造成的，乃至在今天仍在造成的悲剧一样。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于6月12 日 —— 刚好18 天前 —— 在雷克雅米克召开了会议，他们在会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包括对威慑政策所作的重要重申。现援引这份文件如下内容：

> “常规、化学和核武器领域中出现的严重不均衡状况以及苏联军事实力的不断加强仍在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重申就我们所能预见到的情况而言，除了该联盟有关防止战争的概念外，别无其他抉择，这一概念就是威慑战略，该战略是建立在将足够而有效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适当混合起来的基础之上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种因素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想请这张会议桌周围的同事们考虑一下，如果不坚持执行这种威慑政策，今天欧洲将会出现什么局面。我将另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苏联的核武库不是旨在阻止进攻，那么是为了什么呢？

我已经提到了欧洲的安全局势问题。美国作出的一项重要努力是在日内瓦这里继续就中程核武器问题举行了谈判，这一努力的目的部分在于加强安全从而削减核武器数量。6月16 日，美国在这些谈判中正式提出了它的主张，要求在全世界销毁美国和苏联的全部较近距离的中程核导弹系统。美国中程核武器问题代表团还乘此机会提请人们注意，如果苏联和美国一样赞同目前在全世界消除美国和苏联的较远距离的中程核武器系统，对美国、苏联和全世界都有好处。在全世界消除这些系统将能极大地简化核查程序并减少在遵守问题上产生的分歧，从而增强人们对一项协议的信心。单道SS-20 导弹的产生将是对该协议的明显违犯。鉴

于这些系统的射程、流动性和可运送性，无论将它们部署在哪里都会造成威胁。

现在让我专门谈谈第一个议程项目即禁止核试验。 裁军谈判会议完全知道，自1986年7月以来，美国和苏联的代表一直在进行会晤，开展了一系列称为核试验专家会议的讨论。 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是于5月29 日结束的，下次会议订于7月中旬召开。 在这些会议的范围内，美国向苏联提出了两国就核试验问题进行谈判的步骤。 苏联迄今拒绝美国的建议。

在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于1986年10 月在雷克雅未克进行的会晤中以及最近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莫斯科进行的讨论中，双方一致认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是一项长期的目标，必须循序渐进。在这种循序渐近的步骤中，第一项议程将是谈判改进对1974年和1976年的级限试验条约，即级限禁试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的核查工作。

如果就改进核查工作的问题达成协议，将会使美国批准这些条约。 美国同意，在削减美苏两国核武库的同时，下一步可以着手谈判核试验的中程试验问题。 对美国来说，它一贯申明它的立场是，只能通过采取一系列与旨在削减并最终销毁核武器的并行方案有关的步骤来实现停止核试验这一最终目标。

苏联建议对改进核查方法进行联合实验。 这种实验将允许对美国提倡的直接对流体动力的产量进行测量的技术和苏联赞同的对地震进行间接预测的方法进行示范。 苏联的这一建议显然与它对关于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一点的理解是一致的。

按照美国的理解，这将与第一个步骤有关，即就改进对级限禁试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的核查问题进行谈判。 美国认为这个建议是一项具有潜在用途 的倡议；美国和苏联的代表都在阐述这一建议。

在进行双边讨论期间，从未就任何一种暂停试验的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关于将暂停试验作为该进程第一个步骤的建议必定被视为一个令人激动但不是切合实际的想法。 这样一种办法将会破坏已经完成的工作。 如果推行这种办法，保证决不会采取第一个步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第一个步骤的暂停试验与苏联政府最高一级建议的联合核查活动是不一致的。

美国准备谋求相互谅解，这是目前核试验专家会议正在进行的讨论的基础。我国政府重申其建议，即美国和苏联应当按照双方在最高一级达成的谅解立即开始就核试验问题举行双边谈判。

美国同意，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进行世界范围多边裁军谈判的一个讲坛十分重要，并且承认在这里派有代表的国家对这一重要的问题是十分重视的。 因此，我国政府吁请这个机构采取行动来增进我已阐述过的双边努力，而不是与之相对抗。 我国政府坚持认为，多边谈判机构只能缔结具有多边义务的协议。 我国代表团再次表示愿意在非谈判任务的基础上支持核禁试特设委员会。

让我简略地谈一个与我们的议程项目1、2和3有关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值此机会对西班牙国家议会批准这一重要的军备控制措施表示祝贺。 核不扩散条约在防止战争，包括核战争，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的过程中一直是一种真正的稳定力量。

在今天结束发言时，我想满意地指出，我们有关化学武器问题的谈判已经真诚地恢复了。 我国代表团期望在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上和许多需要制定的主要细节问题上能取得真正进展。 为促进对核查化学武器的问题的理解和协助我们在这里所作的努力，美国已邀请杰出的苏联代表，纳扎尔金大使和有关的苏联专家参观在犹他州图埃勒的美国化学武器销毁设施。 今天我想对纳扎尔金大使说，美国的这一邀请仍然有效，我希望他能接受。

6月23 日，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莫斯科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说，苏联正在建立化学武器销毁设施。 国务卿舒尔茨今年早些时候建议双方互访其销毁设施现场。这些互访是在化学武器军备控制领域建立信任的实际范例。 此外，在建立信任方面还取得了其他令人鼓舞的成就。 其中的一个事例是最近美苏达成的关于共同起草在两国首都建立减少核危险中心的草案案文的协议。 这项协议是美国倡议的直接产物，它是一项切合实际的措施，这项措施将能减少美苏之间发生可能因意外事故、误解或错误估计引起的冲突的危险。

在建立信任的过程中，另一个积极的发展当然是1986年9月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了一套建立信任的措施。 这些措施主要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的旨在增

强欧洲军事活动的公开性和可预测性的建议的基础上通过的。

念及这些成功，让我们以乐观的态度和我们将能取得成功的信心完成我们自己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要进行的工作。

主席：我感谢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美国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所作的发言和对主席所讲的那番友好的话，他在发言中提到了埃及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现在我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尊敬的拉里贾尼博士阁下表示欢迎。 我请他发言。

拉里贾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想首先对我有机会在这一庄严讲坛进行发言表示高兴和感谢。 我也衷心希望本届裁军谈判会议获得成功。

本届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项目对人类的未来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十分重视这次会议的讨论，并对此极为感兴趣。 但是，由于时间有限，我不能述及所有问题，不过我将只谈有关化学武器的重要问题。 希望我们能在某些方面对这一重要问题做出贡献。 化学武器问题和有关这一专题的讨论在目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次使用了核武器，所幸此后再也没有使用过。 相反，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化学武器却在不断被部署和日益被使用。 过去这一时期布署化学物剂的主要特点有所使用的化学武器和化学毒剂日益高级，从而使受伤害的人难以得到治愈，提供帮助也更加复杂。 在这一不幸时期的初期，化学战主要是直接针对军事目标，但是，最近化学武器用于攻击民用目标的情况屡见不鲜且日益加剧。

对于人类社会来讲，这些特点的发展格局确实应当认为是令人震惊的。 如果这种可怕的势头继续下去，一些犯罪分子可能会力图使用化学炸弹和炸药轰炸其他国家的机场和城市。 被动地注视这些事态的发展，并仅仅满足于建议居民在日常采购和工作中在提包内携带防毒面具，看来是十分不理智的。 更现实地讲，这是裁军谈判会议所处的一个历史性时刻。 这一问题具有紧迫性。

由于联合国秘书长1984年3月所进行的努力，联合国编写出了第一份关于在两伊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1985年4月，第二份报告确认了对伊朗士兵使用了化学武器。 1986年3月编写的第三份报告最后说，伊拉克军队对伊朗阵地使用了化学武器。 但是秘书长派到伊朗和伊拉克的专家小组编写的1987年5月8日的最后报告表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出现了新的规模。 这份报告明明白白地援引了对平民百姓使用了化学武器的事实。 专家的报告说，他们看望了受到这类武器伤害的一家老少。 该专家小组还报告说，他们看到了一个两周岁的婴儿成了芥子气的受害者，就死在他们的眼前。 不言而喻，这些只是该小组知道的事件。还有无数的其他事件已成为无人知晓的历史，没有摄影机，也没有任何工作队为后代，更不用说为世界政治家今后进行的讨论描述这些人遭受的灾难。 忽视这么重要的情况似乎是出人预料的。

这种事并不少见，就在两天前，即1987年6月28 日，伊拉克军队进攻了萨尔达什特城。 该城市四个居民区成了化学武器袭击的目标。 第一份报告表明，10 多人死亡，650 多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儿童，他们对于芥子气产生的黄绿色烟雾，更易于受到伤害和更没有抵御能力的。

我们所有人都应当想一想，当一个孩子拼命呼救时，而且随着每一声呼喊，一团一团致命的芥子气就吸入他的肺部时，这个孩子会是什么样子，想一下这一情景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还应想一想，绝望的母亲又能做些什么呢？她所能做的就是不让孩子呼吸，我指的是将孩子闷死，否则就让她疼爱的孩子死于芥子气。

主席先生，请不要建议让所有的孩子都在背包里背一个防毒面具；不要建议孩子几个小时停止呼吸。 不要这样做，主席先生，现在我们应当做一些严肃而正确的事情。

任何人都不会期望一个犯罪政府，一个不承认任何边界的、被打败的侵略者会采取行动，遵守任何法律或规定。

我希望我已经表明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我们目前应当立即采取行动的原因，因为到明天就太晚了。 我们应当认真采取一些具体而实际的办法来对付这种疯狂的犯罪行为。 第一，我们应当努力加强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例如通过重申

各签署国对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 第二，对任何违反议定书的行为所给予的任何和所有的国际答复都应当是具体的、坚决的和果断的。 第三，应当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给违反议定书的国家施加压力，以防止这类犯罪行为再度发生。 除其他以外，这应当包括强制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和各种制裁，以及暂停其联合国会员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成员国的资格。 我们确信，在目前情况下，如果这些观点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就一定能防止伊拉克侵略政权继续进一步使用化学武器。

高喊人道、和平和稳定的国家不顾这种犯罪政权违反国际法和继续采取这类无耻的犯罪行为的事实，慷慨地武装、援助和从政治上支持它，这完全是毫无道理的。任何政治上的雄心壮志也不能证明这种无视态度是正确的。 明知违犯者采取了违犯行为，还向它提供支持，这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而且是参与了犯罪。

最后，我们最诚恳地希望，这届裁军谈判会议能制定出必要的方式方法，以便加强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有效执行国际法和这方面的规定，并保护和平、稳定和人类的未来。 顾及过去一年在拟订化学武器公约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明显而重大的进展，同时希望尽早最后完成这项公约的拟订，我想对化学武器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厄克于斯大使和他在工作小组的同事表示感谢和赞扬。

主席：

我感谢伊朗外交部副部长的发言。尊敬的代表们，今天会议发言人名单上需要发言的人发言完毕 —— 现请苏联代表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感谢你，主席先生。 首先，我欢迎挪威外交部司长克里斯特维克大使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们刚刚极为注意地和感兴趣地听取了他的发言。 听取尊敬的美国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第一次的发言也是十分有趣的。 我想就他的发言发表几点看法。 首先是他所提到的威慑问题。 提倡核威慑概念的人提到了所谓的核武器的威慑性质，并且声称这确保了并继续确保着和平。

在6月11 日的裁军谈判会议上，阿根廷总统阿方辛对核威慑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苏联副外长彼德罗夫斯基6月9日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进行发言时详尽阐述了这一问题。 弗里德斯多夫大使今天提到了这一点。 在该届春季会议期间，我也有机会就这一问题作了发言。 所以我今天不打算详细分析，我只简单地谈几点。

核武器巨大的破坏力的确是现代武器的一个新的基本特点。 一方面，这种特性可被说成是一种威慑性，这一点不可否认。 另一方面，这种特性意味着核武器使任何国家都没有希望通过军事技术手段保卫自己。 美苏有关1985年11 月日内瓦首脑会议结果的声明明确承认了这一点。 “核战争不可能打赢，而且也决不应进行核战争”。 但是如果你认为在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者，那么你怎么能够计划第一次核打击呢？ 战后40 年中，世界不止一次地滑向核灾难的边缘。的确，至今尚未发生灾难。 也许这部分是由于核武器具有威慑性的原故。 但是能不能保证这种威慑因素在今后会继续发挥作用呢？ 我们认为，将今后的计划建立在核灾难迄今没有发生这一唯一事实的基础上是荒唐的。

让我们想一想，一位患病的老人不想就医，却还作如下解释，“我已经活了70岁了，我从不努力去治病，可我没有死过一回，所以我能再活70 岁。” 核武器越复杂，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就人类文明的存在取决于什么的问题做出决定的时间就更少了。 如果我们承认核武器不能够保证和平，如果我们承认，它们相反对世界是一种巨大的危险，那么我们必然会谴责使用核武器并且削减和销毁核武器。

至于苏联对安全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我想提请你们注意如下问题。 但是，在我这样做之前，我想对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就我们谈判中程导弹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进行的发言作出答复。 在这方面，我必须指出，美国一直在逐步增强其军事实力，首先是增加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靠近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边界地区的核实力，运载系统，主要是空运系统的数量正在增加，美国第七舰队军舰上的核储存和美国在这一地区基地上的核储存正在扩大。 例如，在南朝鲜已开始部署美国的“长矛”战略核导弹，这一点是令人震惊的。 无人能保证为这些导弹所建立的基础设施在今

后不会用于能够打击苏联，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核导弹系统。

念及核威胁来自美国，而且还念及裁军进程尚未超出讨论的范围而变成实际行动，我们必然会在苏联的亚洲部分保留一批中程导弹，我们准备将这些中程导弹削减至100 枚弹头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中程导弹旨在保证不止苏联的安全。 同时，苏联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超出自己最低限度的安全要求及其盟友的防御利益所需要的范围。

苏联渴望促进核裁军，如果能与美国就欧洲的中程核导弹问题达成协议，苏联还准备就销毁欧洲大陆以外的中程核导弹问题达成协议。 我们一再声明我们准备解决在全球基础上消除中程核导弹问题。 如果美国同意销毁设在亚洲地区的核武库，并且同意撤退其超出公认限度的航空母舰，那么我们将会毫不困难地放弃在这一地区拥有100 枚中程核导弹弹头的权利。 当然，美国自己的领土上不会有中程核导弹。 就短程导弹而言，一旦就中程导弹问题达成协议，苏联准备在全球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是今年4月在莫斯科听到这一建议的。正如种种问题所表明的，正是美国方面不愿意考虑解决这一问题的实际办法。 在拟订我们有关中程核导弹问题的条约草案时，我们不得不考虑这种情况。 归根结蒂，人们都知道苏联赞同在2000年全面销毁核武器，这是以关于中程核导弹和较短距离的中程核武器问题的“全球性零点”解决办法为先决条件的。 这就是我要说的关于中程核导弹和短程导弹的具体问题。

现在我想谈谈我们对更广泛的核威慑和核安全问题的态度。 众所周知，该届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最近在柏林通过了一份关于华沙条约缔约国军事理论的文件。 这份文件是作为本届裁军谈判会议的文件（CD/755）发表的。这份文件表明，华沙条约缔约国坚持严格的防御理论。 这一理论从属于一项任务，即防止战争，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 华沙条约缔约国的理论所具有的严格的防御性表现在，它们决心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采取军事行动，除非它们自己成为武装进攻的目标。 从它们坚决准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向欧洲或欧洲以外的任何国家提出领土要求以及它们不将任何国家和人民视为敌人的事

实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柏林通过的文件不仅仅是原则宣言，而是一种有关发展军事力量的行动方案。这一方案的基础是充足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各盟国将其军队保持在一种备战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它们不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袭击。 但是，如果它们受到袭击，它们将击退侵略者。 社会主义盟国不准备让军队和军备超出为实现这些目标所要求的限度。

在其所通过的文件中，华沙条约缔约国建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参加磋商，以便比较两个联盟的军事理论，分析它们的性质和共同讨论它们今后发展的格局，从而减少多年积累起来的相互怀疑和不信任的情况，确保更好理解各自的意图和保证两个军事集团及其成员国的军事概念和军事理论以防御原则为基础。 遗憾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迄今没有对这一建议作出反应。

现在我不想比较两个集团的军事理论。 这是提议的协商要完成的任务。 但是我想提请你们注意一个基本分歧；我们的军事理论载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而且苏联还承担了相应的义务。 另一方却拒绝了这一原则，用威慑概念取代了这一原则，威慑概念允许在发生冲突的最初阶段首先使用核武器。

现在我想谈几句有关停止核试验的问题，今天，弗里德斯多夫大使也提到了这一问题。 苏联建议在任何一个论坛就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开始进行谈判。这一建议受到了我们对手的拒绝。 我们还准备对中间措施表示赞同。 最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了禁止超过一千吨的爆炸和规定每年进行两三次爆炸的建议。 我们也没有听到对这一建议作出积极反应。

从根本上讲，美国正在建议的，也是今天弗里德斯多夫大使所提到的，归结起来无非是按照1974年和1976年的协定审查监测系统，两项协定中有一项规定炸药产量以15 万吨为限。我们不反对批准——尽早批准——这些条约，但是我们不应忽视这些谈判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

美国宣称，进行这类谈判是不可能的，理由是，它必须进行试验，以便完善核武器和核查它们的可靠性，它再次将继续进行试验同核威慑的概念联系起来。 在这方面，我想向美国代表团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40 多年来威慑概念一

直是美国政策的基本思想。 直到80 年代初美国仍未将禁止核武器试验作为一种长期目标，而是作为一种近期目标加以考虑，而且没有将禁试与削减和销毁核武器联系起来。 这就是它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采取的一些做法。 直至80 年代，它们才参加了有关核禁试的三边谈判， 谈判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而且在美国单方面中断了这些谈判之前，这些谈判全都即将取得圆满结果。

我的问题如下。 80 年代初期，是什么情况迫使美国急剧改变了它的立场呢？直至80 年代，由于有人提出了核查方面的困难，因此没有达成协议。 目前不存在这些困难。 眼下所谈及的是另外一些问题：显而易见，只有在销毁核武器之后才能停止核试验。 但是，这一措施的必要性是什么呢？当然，在你没有核武器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可试验的。 我们认为停止核试验是导致制止军备竞赛的一项重要的措施。 确切地说，这就是我们建议开始就禁止核试验的问题进行谈判的原因。 不幸，美国准备只承担裁军谈判会议特设委员会的非谈判性任务， 弗里德斯多夫大使今天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我对弗里德斯多夫大使今天所作的关于邀请我陪同一些专家参观在犹大的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发言再简单说几句。 我对他的话的理解是，他强调这是邀请，这次参观被认为是一项建立信任的措施。 实际上，这的确 只 能被认为是一项建立信任的措施，因为如果我真的去参观该设施，我在那里不会得到任何有益于禁止化学武器谈判的东西。 无论如何，我们的专家说，他们销毁化学武器没有困难。他们知道该怎么进行销毁。 因此，这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措施，而只能是建立信任的措施。 但是，我认为，实际上有更加有效得多的建立信任的措施。 我认为，在就化学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中破坏了信任的主要问题是旨在发展二元武器的计划。请告诉我，为什么在参加制订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的同时又在采取旨在发展新一代化学武器的实际步骤呢？采取这类步骤能表明参加谈判的人有诚意吗？我认为取消这些计划和步骤才是一项真正的建立信任的措施。

我简要发表的意见已经成为一点也不简要的发言，但是，我要以这种基调结束我的发言。

主席：

我感谢杰出的苏联大使纳扎尔金大使的发言。 会议哪个成员国还想发言？我看没人想再进行发言。 在这种情况下，我将开始进行今天会议的第二部分内容。正如尊敬的代表所知道的，我们已收到了两个非成员国提出的请求，它们请求参加就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的议程项目2的内容召开的非正式会议，在今天的全体会议之后，我们将立即开始讨论该项目。 为了在我们开始进行非正式讨论之前审议这些要求，我打算暂停这次全体会议，以便按照我们的惯例非正式地考虑一下我刚提到的两项请求。 如果无人反对，我现在就暂停这次全体会议。

上午11时40分会议暂停，上午11时50分复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现在复会。 我想将工作文件CD/WP 283和284 提交会议来决定。 这两份工作文件载有芬兰和挪威的请求，两国请求参加为专门讨论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的议程项目2的内容召开的非正式会议。 如果无人反对，我就认为会议通过该决定草案。

会议决定如上。

主席：

尊敬的代表们，请允许我现在作个简要发言，以表明我作为6月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任期已经结束。 这一发言是关于我们就若干有关会议议程的悬而未决专题的程序性问题进行磋商的进展情况报告。 在进行发言时，我将继续坚持过去几位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树立的传统。 尽管相对而言这是一种新的传统，但是，从证实会议主席和会议成员国在工作程序与进程中对消极面和积极面都负有共同责任，以及证实会议主席为继续其前任已开始的进程和他的继任者将要开始工作进程的那一阶段所进行的任何磋商具有连续性方面来看，我认为该传统是有用的，因为每月一次的主席任期的性质使这一点成为必要。

在中立国家和不结盟国家提出的有关任务问题的草案的基础上恢复了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具体磋商。 有些人欢迎这项草案，而另一些人则在继续研究这一草案。一些代表团仍然认为，4月份的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提出的有关任务问题的草案是就这一专题进行磋商的坚实基础。 我希望我们能尽快就再次设立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的问题达成协议。 我并不力求预先做出结论，我认为，解决办法必须是一项妥协性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将能协调各小组的立场，而不会对其中的任何一个小组不利。 尽管我知道达成这样一种综合性的解决办法十分困难，但我相信，通过进一步努力和表明有这样做的意愿，我们就能达成这种解决办法。 无论如何，裁

军谈判会议必须避免目前围绕这一专题的审议出现的僵局继续下去，并且避免从经过委员会审查的范围后退。

就举行裁军谈判会议非正式会议来审查有关防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的问题达成协议证明是有可能的。 与前几届裁军谈判会议相比，我们在这方面达成的协议和谅解无疑又前进了一步。 我希望我们今天就这一问题开始进行的讨论将有助于为确定一个范围，以便在下届会议期间，按照作为裁军领域中的一个多边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会议的任务，在较大程度上审查这一专题。

尽管人们明显希望恢复有关防止核战争这一专题的磋商，而且我也知道一些小组在评价它们的立场时所采取的方式，但是不幸，我们却不能将这一点变成现实。我确信，我的继任、尊敬的埃塞俄比亚代表特雷费大使在担任裁军会议主席职务期间将会顾及以前所有有关审查这一问题的最适当的范围的建议，继续进行这些磋商。

有关小组就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这些武器的新系统的问题所持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 我注意到，这些小组就增加会议成员国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也没有改变。 因此，我认为开始就该问题进行紧张磋商没有实际意义。 但是，这个问题应当成为今后几周中你所关心的问题，以便避免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裁军谈判会议将会再次发现，在它草拟年度报告时，它不得不表明它不能就该问题做出决定，也不能对向它提交的入会申请作出答复。

我担任会议主席期间的进展情况的报告到此结束。 我祝愿我的继任埃塞俄比亚的特雷费大使在他7月份担任裁军会议主席期间一帆风顺。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请允许我在一位十分可敬的同事、亲爱的朋友和兄弟在裁军谈判会议进行了多年出色工作之后即将离任之际向他道别。斯里兰卡的贾扬塔·达纳帕拉大使以极大的能力和效率尽到了他作为他的国家代表所承担的义务，而且在裁军谈判会议已经渡过的困难时期中，他帮助该会议就棘手的问题达成了妥协办法。 他的同事和朋友将会十分想念他，但是我确信，在他担任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所长这一新的职务期间，他会继续与我们保持密切关系。 我祝愿达纳帕拉大使在新的岗位上和在履行他所信仰的使命即裁军的使命中一帆风顺。

最后，我对你在这个月中与我进行了合作向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我要特别感

谢小组协调专员，我荣幸地与他进行了密切接触。 我还要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和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我亲爱的朋友科马蒂纳大使以及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贝拉萨特吉大使和他们的所有同事为帮助我作出的一切真诚的努力，我也要感谢所有在后台进行工作的工作人员，尽管我们看不到他们，但我们却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我感谢翻译服务处的人员，他们通过努力使我们得以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尽管存在着语言上的差别，他们还是向我们转达了各种意见。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在这次会议闭会之前还有人想发言吗？杰出的中国代表樊大使要进行发言。

樊国祥先生（中国）：

感谢你，主席先生。 你在发言中提到，杰出的达纳帕拉大使就要离开我们，今天是他与我们一同参加会议的最后一天。 明天他就要担任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主席先生，我完全同意你对达纳帕拉大使作出的评价。 达纳帕拉大使是一位杰出的不结盟运动的代表。 他在这一机构和其他裁军谈判机构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从而起到了积极作用。 达纳帕拉大使是一位杰出的斯里兰卡代表，该国与中国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 他对促进中国代表团与斯里兰卡代表团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代表团想采此机会对他提供的合作和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我本人也感谢他对我的工作所给予的合作和帮助。 他就要离开裁军谈判会议，而且他的离去意味着我们将失去一位朋友和杰出的同事，这是令我们感到遗憾的，尽管如此，达纳帕拉大使在另外的工作岗位上将会继续发挥他的才能和智慧。 我对此感到高兴并祝愿他一帆风顺。

主席：

我对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中国代表樊大使的发言表示感谢。 现在我请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澳大利亚代表里查德·巴特勒大使发言。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感谢你，主席先生。 我本不打算在这种时刻发言。 由于这一时刻所具有的特殊性，我将只作个简要的发言。 请允许我首先说，在你担任会议主席的这个月中所举行的正式的全体会议上，我本来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发言，从而失去了一个机会向你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主席一职是多么高兴。 但是，由于你担任主席的任期已到此结束，我认为，我要说的最恰当的话是，我们对你在本月份出色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深表感谢。

我提到的特殊时刻是指贾扬塔·达纳帕拉将要离开裁军谈判会议。 我认识他已有２０多年了。 他是一个与我的国家有着非常密切联系的国家的代表。 我不想没完没了地谈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表明，我认为贾扬塔·达纳帕拉离开裁军谈判会议对这一会议是个十分严重的损失。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唯一的而且是非常恰当的令人感到慰藉的是，裁军事业不会失去贾扬塔·达纳帕拉。

主席：

我感谢里查德·巴特勒大使对我和我的朋友达纳帕拉大使的赞誉之词。 现在我请杰出的法国代表发言。

莫雷尔先生（法国）：

感谢你，主席先生。 我只想对我们的同事和朋友达纳帕拉大使作为他的国家在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进行最后一天的工作表示遗憾并向他表示良好的祝愿。 由于从一开始法国就对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具有特殊兴趣，因此我想补充说，我们相信，在他的指引下，加上他所具有的出色的才能和他在裁军领域所树立的权威——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裁军研究所本身一定会恢复它的权威和影响，而我认为这正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所需要的。 因此，我祝愿他一帆风顺。这是我个人的希望，也是法国政府的希望。

主席：

我感谢法国代表莫雷尔大使对我们亲爱的朋友达纳帕拉大使所讲的话。 现在

我请苏联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联）：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在你任期结束之际对你为我们会议的工作作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向你表示感谢。 我们知道，斯里兰卡大使达纳帕拉大使即将卸任，我想谈以下一些看法。 我们对不得不与达纳帕拉大使分别感到遗憾。 我们与他建立了密切的、有效的合作关系。 他是一位精通裁军问题的出色的外交家。 在达纳帕拉大使即将就任新的重要职务之际，我祝愿他在新的岗位上取得重大成功，并希望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建立的密切的、有效的友好合作关系今后能继续存在下去。

主席：

我感谢苏联杰出的纳扎尔金大使对达纳帕拉大使和我个人所说的友好的话。还有其他人发言吗？现在我请杰出的南斯拉夫代表发言。

卡拉菲克先生（南斯拉夫）：

感谢你，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以科辛大使和整个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名义并作为6月份21国集团协调员对有机会在你多方面的指导下与你紧密地在一起工作表示极为满意。 我还想乘此机会重复科辛大使已经以21国集团的名义对达纳帕拉大使表示的高度赞赏。 我想表明，南斯拉夫代表团作为6月份21国集团协调员赞同今天大家在这个房间对达纳帕拉大使表示的一切赞赏。 我还想表明，我们对达纳帕拉大使负责专门从事裁军事业的重要工作表示极为满意。

主席：

我感谢杰出的南斯拉夫代表以21国小组的名义进行了发言并感谢他对达纳帕拉大使和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现在我请杰出的墨西哥代表发言。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墨西哥):

感谢你,主席先生。 我可以肯定,我国代表团团长,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希望出席今天的会议,以便将他对达纳帕拉大使完成本届裁军会议的工作公开表示的感谢载入记录。 但是,由于他没能出席这次会议,就由我来进行发言。 我能对达纳帕拉大使讲这些话感到很荣幸,因为我曾有幸与他密切地共事,而且我总能向他学到一些东西,并能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新的东西,这些东西我始终没有丢弃。它们对我今后的生涯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相信达纳帕拉大使将会十分成功地履行赋予他的种种责任,我想告诉他,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将会惦记他,会惦记他的忠告和至理明言。 但是,当我们知道他本人将继续致力于我们自己在这一时期正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时,我们感到很高兴。

主席:

我感谢杰出的墨西哥代表发言中对达纳帕拉大使的赞扬。 现在我请达纳帕拉大使发言。

达纳帕拉大使(斯里兰卡):

感谢你,主席先生。 我本不打算在我最后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时候发言。但是,你本人和会议这么多的朋友及同事对我所讲的十分热情而过奖之辞使我深受感动。 我知道,我的发言正在耽误就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有关我们议程项目2的问题举行的十分非正式的会议。 我不想成为耽误这一十分重要问题的工作的祸根。

请允许我首先对你圆满地结束了主席任职,尤其是对你在成功地达成一项有关就项目2的问题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的协议时所取得的成就向你表示简短的祝贺。我还想对两位贵宾,挪威的克里斯特维克大使和伊朗副部长出席今天的会议表示感谢,我国代表团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有关他们作出的贡献的情况。

正如人们所指出的,今天是我作为到这个多边谈判机构来的斯里兰卡代表团团长最后一次出席裁军谈判会议。 斯里兰卡是由于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

特别会议做出的决定才被吸收到这个机构中来的。 我在这里有3年半的时间，我从如此众多的代表团做出的贡献，从我看到的与会者在致力于实现裁军理想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合作，特别是教训中受益匪浅。 我在这里的那一时期中，有幸与这些与会者建立了友谊和进行了合作。 我想我的座位已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座位移到了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几乎就在你的正对面。 在此漫长历程中，（如果我可以这样讲的话），我在1984年4月份曾荣幸地坐在主席先生你现在所坐的议席上，而且如我所讲的，我再次荣幸地享受到了我的同事们给予我的合作和友谊。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象这样庄严的机构寥寥无几，我认为这样说决非言过其实。在这里我曾荣幸地与这么多献身于实现裁军这样一个崇高目标的有才干的杰出人物共同工作。 至于我们在实现我们的目标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我想并不能说明我们没有进行努力或者没有真诚的动机。 这同联合国所进行的一切努力的情况一样，是我们时代的写照。

我只想在最后祝愿你们所有人圆满地完成你们的任务，并对你们大家给予我友谊和合作向你们表示感谢。 大家已经注意到，我不是离开裁军领域，我将继续在这一领域与你们交往，尽管不是直接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与你们共事。 我确信，我的继任将能够得到你们给予我的那种友谊和合作。

主席：

我感谢达纳帕拉大使的发言，我认为，他在发言中阐明了许多观点，这些观点使我们相信，达纳帕拉先生极为出色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因此，我相信，他将能以同样的才能和热情履行他的新职责。

我代表你们所有人向他表示最良好的祝愿，祝他取得成功。 我们将永远与他一同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这一共同目标。

在我结束这次会议之前，我想通知你们，荷兰外交大臣阁下汉斯·范·登·布鲁克先生将在7月2日星期四举行的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 我能否建议，届时我们在上午10时30分，而不是上午10时开始召开全体会议，以便安排荷兰外长的访问呢？我看无人反对，因此我们就照这样进行。

下次的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将于７月２日星期四上午１０时３０分开始。按本周会议时间表中所商定的，在我结束这次会议之后，裁军谈判会议将就议程项目２的内容问题举行第一次非正式会议。 我准备在五分钟后召开非正式会议。 全体会议现在休会。

中午１２时２０分散会。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18
2 July 1987
CHINESE

第四百一十八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7年7月2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T．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GE.87-62305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18次会议开始。

首先，我要对荷兰外交大臣汉斯·范登布鲁克先生阁下参加裁军谈判会议表示热烈欢迎，今天他将作为第一位发言人向会议致词。 范登布鲁克先生在1981年以前是一名杰出的议员，现在是一位著名的知名人士。他在外交领域涉足很深，五年多来，荷兰政府一直委以他有关这个领域——自然包括裁军事务方面的重任。在这方面，他于1983年3月29日在当时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上做过一次重要的发言。我对他再一次来到我们这里表示高兴，我相信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一定会兴趣十足地倾听他今天的发言。 我还愉快地注意到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扬·莫尔滕松先生出席了我们的会议，他今天同我们一起在这里。

现在，请允许我致一简短的开幕词。

我谨代表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和我本人，向埃及的阿法拉尔吉大使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作为6月份会议主席进行了有效、干练的领导。 他在闭幕词中说的话将在本届会议余下的短暂时间里指导我们的工作。

我很荣幸能再一次主持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 七年前，即1980年8月，我有过一段与本会议杰出的成员共事的愉快经历。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他们当中有几位今天在这个会议厅里，仍然专心致志地为裁军、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服务。 我期待着再一次与他们和裁军谈判会议的其他成员密切合作。

自1979年裁军谈判会议开始以来，它的议程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禁止核试验是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是裁军谈判会议取得进展最少的一个领域，但也是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放在最优先地位的一个问题。 甚至在此之前，国际社会就一直极力敦促核武器国家停止核试验。

自1983年以来，事实已经证明不可能重建一个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 事实上，大量的建议和倡议，包括暂停核试验18个月的建议，都遭到反对；如果接受了这些建议，就可能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 自1945年以来，记录在案的核爆炸有1600多次，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迫切需要在裁军谈判会议中寻找一套

可行的办法，以便能够审查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建议和倡议并使各国作出积极的反应。我认为，会议似宜为此而努力。

我将竭尽全力继续进行早就开始的关于这一项目的非正式磋商，以期使各个小组的立场趋于一致。 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裁军谈判会议的非正式会议已经开始举行。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已经建立了有关附属机构的其他议程项目，我确信在瑞典的厄克于斯大使干练的领导下，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正在取得进展。 关于完成综合裁军方案草案的定稿工作以便提交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续会的问题，我希望能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得力和专注的领导下，保持并扩大迄今已经取得的一切成就。我希望由意大利的普列塞大使任主席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任主席的消极安全保证问题特设委员会和由匈牙利代表梅斯泰大使任主席的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能顺利完成协调各种立场这一特别艰巨的任务。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依照工作计划，今天会议继续讨论题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议程项目5。 不过，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任何想就会议工作提出问题的成员都可以提出来。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

我现在请荷兰外交大臣汉斯·范登布鲁克先生阁下发言。

范登布鲁克先生（荷兰）：

主席先生，我很高兴是今天第一个祝贺你担任本月份主席的人。 我感谢你对我的赞誉之词，我相信在夏季会议的这个关键月份中，裁军谈判会议一定会从你的指导中获益，因为你经验丰富，同样曾在80年代初就在这个会议厅里留下自己的印记。 我还要感谢埃及的阿法拉尔吉大使，他在上个月以干练和周全的方式主持了会议。 我国代表团还要对裁军谈判会议的新成员，印度尼西亚的塔尔米齐大使和美国的弗里德斯多夫大使表示欢迎。 我们祝愿这位美国大使迅速康复。

我很荣幸也很高兴能够第二次来到你们中间。 自1983年我上一次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以来，国际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容忍过许多令人失望的事情，经历过紧张时期。

我十分重视这次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的机会，特别是在这军备控制的地平线上正在露出曙光的时候。 现在，关于中程核武器的双边谈判真正有希望取得长期谋求的突破。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谈判目前就在这同一个城市——日内瓦举行。说明情况正在朝着好的方向转变的第一个迹象是去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圆满结束，接着举行了雷克雅未克首脑会晤，使前景更加广阔。 我有这样的印象：这个机构的工作也加快了步伐，至少是在一些领域内。 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我认为，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自满，因为应该承认，裁军谈判会议在许多问题上的进展一直是慢得令人失望。 往往把太多的时间花在程序性问题上而影响了实质性问题的讨论。 我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我们能够在今后的这段时间里更充分地利用本机构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独一无二的谈判途径。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的确是非常艰巨的。

在谈到这些任务的实质之前，请允许我发表几点总的意见。 目前似乎有一种只集中注意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倾向。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武器具有毁灭性，因而使各国陷于困境。 我自己的国家痛切地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很显然，必须从国家间和国家集团间的关系这个更大的角度来看军备问题。 我们今天正在设法解决的所谓的军备竞赛，主要不是一个自发的自我推动的过程。 我们认为，军备是政治局势紧张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当然，如果一个国家的军备大大超过任何合理的防御需要，这将会反过来造成新的不信任。

正如军备控制与政治紧张局势是不可分的一样，军备控制与安全政策也是分不开的。 军备控制本身并不是目的。 它应有助于维护稳定与和平。 就东西方关系而论，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在尽可能低的军备水平上建立一种稳定的平衡。这样一种平衡是有利于全世界和平的。 在当前的情况——其中包括欧洲常规力量严重的不平衡——下，核威慑是那个四十多年来使这个大陆得以维持和平局面的战

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我要强调指出，威慑——劝阻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词——的唯一目的是防止战争，联合国最近一份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报告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同时，我们应竭尽全力降低双方的高军备水平。 但是，在我们牢牢掌握一种更好的替代办法之前就抛弃目前的和平结构是不负责任的。

如果你们允许，我现在想谈谈关于军备控制过程的一些具体问题。 第一点是信任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 愈是相互信任，就愈容易达成军备控制协议。 顺便说一句，反过来说也是对的：一旦达成一项可靠而且是可以核查的协议，就会有助于增加信任。 特别是在很难实现真正军备控制的情况下，建立信任措施在铺平道路方面可以起十分有益的作用。 此外，这种措施还可以对实际军备控制起补充作用。

象在欧洲形成的那种有关建立信任措施的概念，其基本思想是要有更大的公开性——即“透明性”，如果你喜欢用这个词的话。 这样就可以减少在军事问题上过分的保密给双方造成的恐惧和不信任。 在斯德哥尔摩，35个国家就包括通报和观察各种军事活动在内的一套措施以及现场视察规定达成了协议。 对我们大家来说，制定也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出现紧张局势的地区的建立信任措施，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看来适应具体情况的建立信任措施可以作为朝着政治和解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发挥有益的作用。 荷兰以前曾经主张在中美洲和中东这两个地区采取这种建立信任的措施。

第二点涉及核查。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求现场视察是合理的和正当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核查一直是过去许多军备控制谈判的绊脚石。 今天各国对严格核查必要性的看法日趋一致，这使我们有希望在总的军备控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但是我们要记住，核查是一件细节——细微的痕迹——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事情。

我要谈的第三点是大量削减的问题。 以我们在80年代初不敢想望的规模削减核武器，现在看来是可行的。 所取得的大多数进展正是在实现禁止中远程核导弹的目标方面——这是一个我国特别重视的问题。 我们同样欢迎这一事实，即美国和苏联已就将其战略核武库削减50%的原则达成一致意见。 如果我们把这一

点与70年代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中规定的要求低得多的限制措施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我们已经前进了很长一段距离。 不过，在通向核裁军之路的某一处有一个点，如果越过它就会使欧洲常规力量不平衡的消极影响变得不可收拾。

这使我想到第四点，就是越来越需要在常规领域进行军备控制。 你们知道，多年来我们在维也纳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会谈中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透明性不够和对核查条款意见分歧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阻碍谈判进程的一个例子。 我的意思确实是应继续努力，以求在这方面取得有意义的结果。

我们现在还开始进行一项新的努力。 16个北约组织国家和7个华约组织国家正在准备就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这个地区内的军队和军备问题进行新的谈判。我们在这些谈判中的目的是，铲除目前存在的破坏稳定的不平衡现象，促成更低水平上的常规力量稳定的平衡。 我高兴地注意到，东方国家现在已经承认确实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应该加以矫正。 我们认为，关于常规力量稳定问题的谈判必须特别注意当前军事力量中那些代表着一种突然袭击能力或大规模进攻性作战能力的要素。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就会大大有助于这个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同时还可以扩大在核领域进行新的削减的范围。

当然，决不应只强调在欧洲限制常规军备。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世界已经留有许多次严重冲突的伤疤；在所有这些冲突中都使用了常规武器，给人类及其环境带来了破坏性后果。 世界军费开支的80%用在常规武器上。 在最贫穷的发展中世界，这种开支正在以最快速度增长。 意识到这一可悲的事实似乎已使人们在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地方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需要更多地注意常规裁军。这些问题在即将召开的裁军和发展会议上应该加以认真审议。

我的第五点涉及军备控制朝着彻底消除一切类型武器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生物武器公约提供了第一个例子，我们都希望接着能全面并且可以核查地禁止化学武器。 就化学武器而言，我们正在从禁止使用向彻底禁止发展、生产和拥有的目标前进。 生物武器公约的例子表明，不妨考虑第三阶段的工作，在这个阶段中新的建立信任措施，特别是研究资料的交换，可能会进一步有助于确保不研制某种类型的武器。

就核武器而言，我们的确离通过谈判消除这种武器的目标还很远。 但是，正如我过去指出的那样，我们正在朝着可能禁止几乎是整整一个类别的核武器的方向前进，我们希望在其他类别的核武器上不久也能取得进展。

军备谈判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选择的场所应非常适合有关武器系统的谈判。 这个特殊的场所——裁军谈判会议有一个很长的议程。 只要现实地评估一下这个议程及其成就和前景就可以看出，化学武器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因此，我们认为化学武器谈判在日内瓦的日常实际工作中应占有优先地位。

就禁止化学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就能为裁军谈判会议这个唯一的世界性多边谈判机构可以发挥的作用提供独一无二的说明。 由于国际社会长期以来无比憎恶这种武器，裁军谈判会议现在面临着促成一个禁止生产、拥有、发展和使用化学武器条约的历史性任务。 这项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肯定不是无法完成的。 谈判历史表明，各国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力和坚忍不拔精神。荷兰一如既往，渴望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有了决心就应当共同做出努力，使化学武器条约的缔结指日可待。 在明确了该条约的基本特点之后，还要记住几个基本事实。

第一，该条约按其性质必须详尽，以便包括所有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不是每一个细节都可以预见和照顾到。 技术发展不会停止。 因此，该条约除其他外还应规定要不断审查应置于各种监督和禁止制度之下的各种化学制品清单。

第二，核查仍然是每一个可信而又可靠的军备控制条约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就化学武器公约来说，尤其如此。 在这方面，核查实质上需要有一个三重结构：申报并拆除储存和生产设施；就核查作出严格规定，包括对化学工业的有关部分进行公平但却充分的例行视察；最后，建立一个协商、实况调查程序和通过质疑进行视察的适当制度。

通过质疑进行视察的效力与核查制度的例行部分——对销毁情况的核查和对不生产的核查——的效率有密切关系。 我们需要有一种非常严格的通过质疑进行视察的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只有当它运用于人们严重关切是否遵守条约的特殊情况时，

才会证明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建立有效的通过质疑进行视察制度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例行视察制度。 第二个条件我认为是，当一个缔约国认为有必要通过质疑进行视察时，任何障碍都应不能够阻止进行这种视察。 第三个条件是，视察应该始终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导致迅速作出明确的答复。 因此，受到质疑的缔约国应负有严格的义务证明质疑请求书中提出的说法不是事实。

我完全知道，要满足这些条件而又不付出把某些情况公开的代价，是不可能的。不过我深信，经过仔细的思考，这种代价相对来说是小的，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有效禁止化学武器这一共同目标的分量大大超过这种代价。 最近各方面特别是联合王国（见文件CD/715）和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已就这个问题做了重要工作。荷兰将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一十分重要问题的讨论做出新的贡献。

最近关于在两伊战争中又使用了这种可怕武器的报道，再一次着重说明了迫切需要我们作出努力，以求就缔结一个全面并且可以进行有效核查的公约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化学武器谈判今年无疑有取得进展的势头。 让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夏季会议余下的两个月时间以及在此之后裁军谈判会议不举行正式会议的今年余下的时间吧。虽然裁军谈判会议在9月至1月之间不开会，但这不应阻止我们继续积极进行这项工作。

我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可以进一步进行有益工作的一个专题是核试验问题。 主席先生，你在你的开场白中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等待成立一个可以做大量具体工作的特设委员会的时间已经太长了。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好是跟上核武器谈判业已加快的步伐。 既然严格的核查似乎在政治上是可以接受的，在技术上也是基本可行的，与那么在执行一项削减并最终消除某些类别核武器的计划的同时，执行一项限制 —— 并且最终停止 —— 核试验的逐步实现的计划，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核武器愈少，核试验也就愈少。 我感到鼓舞的是，最近的事态发展看来证实了这一方法是正确的，以前我曾经好几次主张采取这一方法。

对我国政府来说，实现全面禁止试验仍然是一个重要目标。 它与其他措施相结合，就会起到控制并遏制核武器发展的有益作用。 也许过去我们过于简单地把

停止核试验与停止所谓的核军备竞赛等同起来。 我认为７０年代人们称之为“窒息战略”的那种战略对核武器在通过威慑防止战争方面的作用的评价是不公平的。由于亲眼看到在这一问题上出现的理智上和政治上的僵局，我冒昧地说，在这最后几个月中在禁止试验方面取得进展的前景并不象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不妙。我们希望有关国家能进一步探索在这一领域采取建立信任措施的可能性。 在对等的基础上相互观察彼此的试验和交换核查技术资料是能够加强这种期望的信任的措施的例子。

谈到外层空间领域，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空间给全人类带来了进行科学合作和取得科学成就的巨大希望。 国际社会应该注意不要让军事竞争和破坏稳定的军事活动成为我们地球周围的这个辽阔空间的主要特征。 在外层空间中进行各种军事活动具有促进稳定的性质，象用于观测和预警的卫星以及在许多方面用于通讯的卫星。因此我认为，有时听到的关于使外层空间非军事化的呼吁不仅在政治上是不现实的，而且事实上对稳定是起破坏作用的。

人们经常把在外层空间进行军事活动的问题与美国以及苏联在弹道导弹防御方面的研究联系在一起。 请允许我对此发表两点看法。 第一，这一整个问题与地球的关系跟与外空的关系一样大。 事实上，此刻唯一具有作战能力的导弹防御是以陆地为基地的。 我的第二点看法是，不能脱离所谓的进攻性系统孤立地看待防御性系统的问题。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已亲眼看到在这个领域出现的一些起破坏稳定作用的第一次打击倾向。 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是在延长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所需时间的同时，采取某种办法对付上述情况并使之成为削减５０％的措施的一部分。

我已经谈到许多卫星具有促进稳定的性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卫星都是这样，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低轨道卫星可以用来确定目标。 因此，禁止所有的反卫星武器会产生严重问题。 此外，这种办法看来几乎是不可行的，因为有这么多摧毁卫星的方法。 但是，寻找某种保护高轨道卫星的方法也许为时还不太晚，这种卫星一般具有促进稳定的性质。 在这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至少为民用目的正在逐渐得到卫星的时候，这已成为一个除了正在进行的双边努力之外，象裁军谈判会议这样的多边机构显然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问题。

现在是展望明年的第三届关于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时候了。 这届会议将为我们提供一次机会来检查国际社会自1982年那届会议以来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上做得如何。 荷兰打算在裁军谈判会议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我认为这届特别会议应当从过去那些令人失望的事情中吸取教训。 特别是，采取一种旨在取得实际进展的现实方法可能比过去人们往往喜爱的宏大计划取得更大的成果。

不必费力去使这个房间里的代表团相信裁军谈判会议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本会议的工作过去经常离开主题而陷于对程序问题的毫无意义的争吵之中。 我希望大家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从而着手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我认为，如果大家愿意采用协商一致的方法，而这样做在这些问题上是十分可贵的，那么这对联合国大会将要通过的关于裁军谈判会议活动的年度决议是会有很大益处的。

置身在日内瓦万国宫，使人更加意识到军备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长期事业。但是灰心丧气是要不得的。 这个裁军谈判会议需要一个人所能表现出的最大耐心、决心和坚韧不拔精神，因为所要做的工作与建立一个比较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主席：

我感谢荷兰外交大臣范登布鲁克先生阁下所做的重要发言以及他对主席的赞扬。

现在我请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沃达大使发言。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主席先生，请让我对你这位友好的埃塞俄比亚代表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表示欢迎。 我们深信你在7月份将熟练地指导我们的工作，使这届会议至少能够开始取得一些成果。 我很高兴看到你离开几年后又来到日内瓦，即使你在此的时间很短。 我很高兴把6月份本会议主席的职务交给经验丰富的埃及代表阿法拉尔吉大使，埃及与捷克斯洛伐克有着广泛友好的合作关系。 阿法拉尔吉大使以他担任主席期间所取得的成果再次证明，他完全知道如何利用他的经验和外交技巧，以便使

我们经常受阻的艰巨谈判取得积极结果。

请允许我向荷兰外交大臣汉斯·范登布鲁克先生表示欢迎，我国政府将极其认真和饶有兴趣地研究他的发言。 我们还要欢迎我们小小的日内瓦裁军社会的新成员，即印度尼西亚大使和美国大使。

请允许我在发言一开始就对加拿大政府5月在蒙特利尔组织了一次外层空间讲习班表示感谢。 作为那次讲习班的参加者，我要强调这是一次充满生气而又非常有益的聚会，它再一次提请人们注意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达成有关协定并确保对其进行有效核查的必要性。 特别是就核查而言，这个讲习班证明有多种方法可以用来探索如何做到这一点。提出了新的思想，交换意见是真诚的、有价值的。我们还要对加拿大的比斯利大使表示感谢和赞赏，他是讲习班的负责人，并以著名的比斯利方法——即他那善于使每一个人都公开说出自己想法的方法，领导我们进行审议工作。

事实上，我打算以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开始我今天的发言。 捷克斯洛伐克处理外层空间活动的军事方面的方法源于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理论。 这个理论是在该组织的政治协商委员会1987年5月28日和29日在柏林举行的会议之后发表的。 这个军事理论纯属防御性质。 华沙条约的军事理论完全根据这种防御性质，要求逐步削减并最终消除核武器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实现这个目标一事正变得日益紧迫；随着在外层空间直接军事化方面采取每一个具体步骤，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 大家对这个目标似乎有着普遍一致的看法。 但是，这种一致看法仍然不是很普遍，因为某些国家继续按美国前总统L．B．约翰逊的话行事："一个在空间科学和技术方面占有明显优势的国家在政治军事谈判中，对于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成果的国家将占有极大的优势。"

我们认识到外层空间现在正广泛用于通讯、航空、观测和预警活动，但是我们认为有一个重要情况使得有可能防止外层空间彻底军事化——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我指的是在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到外层空间30年后的今天，还没有把任何武器送入轨道。 不管这是由于现有的外层空间条约所致，还是由于有关军事技术的发展还处于不够充分的阶段的缘故，这种局面是十分有利的，值得保持。 我们认

为，应防止研制和部署一切基本类别的武器：从地球打击外空目标的武器、外空对外空武器和我们十分关心的那些武器，即地球对外空武器。 作为一个比较小的国家，我们无力建立对付上述武器进攻的有效防御体系。 但是，并不只是中小国家存在这一问题。 甚至有巨大军事潜力的大国也不可能建立一个对付来自其领土上空的外层空间的进攻的可靠防御体系。 因此，在外层空间永久部署武器将会对所有国家无一例外造成长期的威胁，从而严重破坏稳定。

我们今天认识到有两种倾向在这方面造成了一种明显并且相互关联的威胁：一方面，以防御为借口力图把武器送入外层空间，另一方面，继续努力研制和部署反卫星武器。 这两种活动都应该禁止，因为即使其中只有一种活动在继续进行，这两种活动也会有足够的发展余地。反弹道导弹和反卫星系统有许多共同的特征。 这两种类型系统的目的是对付穿过外空的物体。 从技术角度看，这两种类型系统有许多起同样或类似作用的成分。 因此，反卫星武器将有一定的反导弹能力，反之亦然。 这适用于比如说装有足够强大的激光器的物体。 这种物体不仅可以用于袭击导弹，而且可以用于袭击卫星。 传感器的迅速发展是反卫星武器和反导弹武器共有的另一个领域。 用于探测和跟踪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雷达系统显然也可能具有这两种用途。 可以万无一失地认为，随着战略防御计划加紧向前推进，就会力图使空间物体同时具有军事功能，这样势必增加这种两用成分。 人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今天反卫星和反导弹活动以及禁止这两种活动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完全分开考虑的。

在这方面，我们十分赞赏苏联自1983年8月开始实行的暂停反卫星武器系统试验这一行动。 美国国会也已要求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有所节制。 但是，美国政府对这种节制的做法似乎并不喜欢，最近我们已亲眼看到它正力图恢复反卫星武器系统试验。 如果这种试验恢复，从而使有希望在反卫星武器系统试验场出现的平静时期消失，那将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当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向前推进的时候，在它的道路上显然有一个令人不快的障碍，那就是1972年的苏美反弹道导弹条约。 有人向我们提供了对该条约的一种所谓“广义解释”，这实际上意味着取消该条约。 就在几天前，我们纪念了

该条约缔结十五周年，这是思考其重大意义的一个好机会。 要是15年前没有缔结这项条约，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就会以毫不减缓的速度继续下去，而且看来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到现在，不仅能够打击导弹而且能够打击整整一组目标的反导弹武器已经部署在外层空间了。 防止了所有这一切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无疑应该得到比由于对它作“广义解释”而被取消要好的待遇。

对于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不管我们称它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所带来的破坏稳定的后果，人们已经谈得、写得很多了。 任何措施都将导致反措施，通过采用某种武器而占到的一切便宜，都会由于对方采取反措施而且并不一定采取部署同样武器的办法而使之化为乌有。 我们姑且认为积极参与外层空间活动的所有国家都清楚地知道这种作用与反作用过程的不可避免性。 可以证实这一点的有下述例子：美国正在大力加强其空间系统对激光武器、电子干扰、核爆炸所产生的电磁脉冲的影响的抵抗力。 外层空间螺旋式发展的军备竞赛将会象地球上的军备竞赛一样不断继续下去，任何一个国家都永远不能够取得决定性的永久优势。 此外，甚至最乐观的而且是相当迷惑人的关于多层反导弹防御效能的理论也承认，导弹的穿透率至少将达到0.4%，从当今的武库来看，这有可能带来巨大的毁灭性后果。它会在各方面特别是给平民造成巨大的破坏，任何有责任心的政府都不应下这样大的赌注，也不应采取一条实际上会增加“检验”防御盾牌的可能性的行动方针——特别是不要希望第一次核打击后的报复是能够经受得住的。

想出适当的核查方法以确保外层空间不被用于侵略性军事目的，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提到的蒙特利尔讲习班探讨了一种可能采用的方法，这就是通过卫星进行核查。 另一种可能采用的方法——视察拟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反映在苏联第一副外长尤里·沃龙佐夫在我们的春季会议开始时提出的建议上。 我们认为，把这两种方法——即“从地面和从天空”进行核查——结合起来，可能会导致建立一个有效、可行的外层空间核查制度。 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讨论，特别是如何在实际上把各国卫星的使用和可能把这些卫星用于国际核查目的这一点结合起来的问题。如果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也能讨论这些重要问题，我国代表团会十分高兴。

我们正怀着浓厚的兴趣注视着美苏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谈判。 我们认为令人鼓舞的是，这些谈判已取得进展，现在存在着在欧洲消除十分危险的核武器的现实前景。 如果核国家证实它们愿意消除核威胁，并且从停止进一步从质量上和数量上加强核武库做起，无疑会促进关于这些问题的协定的缔结及其以后的贯彻执行。 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

可以认为我们的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在全面禁止试验方面经验相当丰富的多边机构。 它积极参与了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的谈判；后来它收到了关于全面禁止试验的三边谈判的参加者——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的报告；它支持地震科学专家小组的活动；它的一个特设委员会在1982年和1983年讨论了全面禁止试验的核查和遵守方面的问题。 此外，我们不断在全体会议上广泛讨论这个问题，在这些会议上已经提出了许多重要提案。 其中一项由我国提出的提案正是在本届夏季会议开始时提出来的。

这项题为“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基本条款”的文件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波德罗夫斯基在6月9日提出来的。 这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十分愿意谈判，以求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 我们设想把这项提案作为在我们会议内进行谈判的一个基础，但不是唯一的一个，因为我们一再重申我们愿意讨论一切具有建设性的提案。我们认为可以在一个负有适当规定的任务的关于全面禁止试验的特设委员会内讨论现有的所有提案的实质。

今天，我要提请各位杰出的代表注意该提案中题为“确保遵守该项条约”的D部分。 这个部分明确规定，应通过国家和国际核查手段，包括现场视察，来保证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核查。 通过国家技术手段获得的重要情报将交给一个根据该条约建立的机构处理，必要时也可以交给其他缔约国处理。 我们认为，这条规定把一些国家掌握的技术手段的国家性质与它们可能为该条约所有缔约国做出的贡献正确地结合起来。

将在根据商定的、拟成为该条约一个组成部分的指导方针，在国际上不断交换二级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国际核查。 为此目的，将建立一个具有标准规格的地震站

网。 我们认为应允许国际视察团的成员参加这些地震站的工作。 此外，还要交换有关大气层放射现象的资料。

在该条约生效后，必须确保不在原试验场进行核爆炸。 为了可靠地保证做到这一点，我们再次建议各国人员和国际视察人员都参加核查。 必须事先商定这种核查的程序。

如果国家措施或国际措施不足以保证该条约得到完全遵守，就可以通过现场视察澄清所发生的某件情况不明的事。 每一个缔约国都有权要求在另一个缔约国的领土上进行这种视察。 我们认为，在提出现场视察要求时应说明提出这种要求的理由，被要求的国家有义务允许进入要求中指明的地点。 我国政府不打算提出关于如何处理这种要求、如何进行现场视察、如何规定视察人员的权利和职能的全面、详尽的指导方针。 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想法，但是制定现场核查准则和程序的最好方法是在有关的特设委员会中做出共同努力，以便充分考虑到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所有未来参加国的利益和它们特别关心的事情。 这同样适用于该条约规定设立的机构，特别是国际视察团，它的职能和议事规则可以共同商定并在该条约的附件中加以详细说明。

裁军谈判会议已决定举行一些非正式会议讨论我们的议程项目2，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欢迎。 我们认为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因为消除核威胁并开始一个逐步进行核裁军的过程是本会议议程上最优先的一个项目。 最后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希望我们对议程项目1能采取类似的建设性态度，并在本届夏季会议结束之前为这方面新的紧迫工作建立一个适当的基础。

主席：

我感谢维沃达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我和我国的赞扬。 我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纳扎尔金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同志，首先我谨代表苏联代表团欢迎你担任7月份会议主席。 7月是会

议工作的关键时期，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年工作的结果。 我们相信，你在这一工作紧张的时期中一定会成功地指导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了解你这位老同事在1980至1983年代表你的国家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当时叫委员会）时所取得的成绩。 此外，七年前参加过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人都清楚地记得1980年8月你对委员会的出色领导。 能欢迎你担任这一职务对我来说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因为你所代表的国家与我们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关系。

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十 感谢埃及的杰出代表阿法拉尔吉大使上个月熟练地指导了本会议的工作。

今天，苏联代表团对关于禁止化学武器谈判进展情况的一些意见愿表示赞同。我们的理解是，目前这个机构的所有参加国一致认为，这些谈判是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最有希望取得成功的一个方面。 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家对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现在让我简单回顾一下今年5月28日和29日在柏林举行的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公报：

> “会议参加国赞成尽早消除化学武器。 它们重申，它们准备在今年年底以前完成禁止化学武器并规定销毁储存的化学武器、摧毁生产这种武器的工业基础的国际公约的起草工作。”

在裁军谈判会议夏季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团打算为加速实现这一目标而坚决努力。

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全体会议上，许多代表团也已强调需要加速化学武器公约的起草工作。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挪威想竭尽全力为化学武器公约问题的多边谈判做出贡献，这个愿望是挪威外交部安全和裁军事务司司长比耶恩·克里斯特维克在今年6月30日的发言中表示的。

苏联代表团同意瑞典代表M．B．特奥琳夫人上月初发表的意见，认为谈判已取得的进展表明，化学武器公约已指日可待，现在必须做出妥协，做出困难的决定。我们饶有兴趣地研究了杰出的巴基斯坦代表阿赫迈德大使6月16日在发言中对谈判形势所作的分析以及他就正在起草的公约的具体方面所发表的意见和作出的评估。我们也注意到北约组织成员国在北约组织理事会1987年6月会议上的声明，其大意是这些国家决心在不远的将来，就一项规定在商定的时间内彻底销毁现有武库并

防止继续生产化学武器的综合、全面和可以进行有效核查的条约达成一项协议。我们希望这一表明的决心能在这里，在本会议中化为具体行动，化为实际政策，化为谋求妥协的行动，化为协定。

因此，几天前我们听到新任美国代表团团长将在6月30日在会议上发言的消息时，我们特别感兴趣。 我们期望弗里德斯多夫大使扼要说明美国对目前化学武器谈判情况的态度，为谈判的顺利进行做出他自己的贡献。 我不隐瞒我们对他所说的话感到有点困惑不解，他说美国目前谋求的是"有关核试验、化学武器和常规力量方面的公平的军备控制协定"。 之所以困惑不解是因为他把禁止化学武器问题放在与核试验问题同等的地位，而美国政府对核试验问题的消极态度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希望这个提法不是意味着美国对化学武器谈判的态度与它对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多边谈判的态度是一样的。

我们同时感到惊讶的是，杰出的美国代表不对谈判中正在讨论的所有这许多问题做出反应，只是一味谈邀请苏联代表参观图埃勒的一个化学武器销毁设施问题。难道这确实是禁止化学武器问题多边谈判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吗？ 着重注意目前阻碍谈判取得进展的那些关键问题，不是更有益吗？

美国对许多这样问题的立场仍然不明确。这尤其指象通过质疑进行视察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理解是，美国目前的观点认为，无拒绝权的质疑应适用于缔约国领土上的所有地点和设施，而不论其所有制的形式或政府对其的控制程度如何。 这就是美国对载于文件CD/500的它的公约草案第十条所作的解释。 而且就此而言，它对这同一份文件的第十一条又将作何解释呢？ 删去还是不删去这一条？如果这一条保留，那么美国方面打算在什么情况下应用它？ 通过质疑进行视察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还有一个问题 谁应对在一个未来公约缔约国注册的公司的子公司行动负责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子公司在另一个缔约国境内经营，和它在一个非该公约缔约国的国家中经营。还可能出现第三种情况：在一个缔约国境内注册的国际公司就在该缔约国境内经营。 这种跨国公司有时作为一个"国中之国"在其他国家境内经营，拒绝让其子公司的活动受到监视。 因此，哪个国家

应负责确保这些公司遵守公约的规定，就是一个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的问题。看来不仅美国而且有下述情况的其他国家都必须对此问题做出回答，即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体系中，拥有设在别国境内的相当大的子公司网的公司发挥广泛的作用。

我已经谈到过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中的信任问题。 我们赞成信任。 但是我们不明白，怎么能够把在缔结一项公约的前夕建立信任的目标与企图不惜一切代价开始生产新型化学武器，特别是二元武器的做法结合起来。 如果认为缔结该公约就象禁止核试验一样是个长远的目标，那么化学武器生产是有它自己的 —— 尽管是奇特的 逻辑的。 但是，如果仍然计划尽早缔结该公约，而这意味着要销毁所有的化学武器，那为什么扩大其化学武器生产呢？ 为什么要浪费资金和物质资源呢？

在评估化学武器谈判的形势时，我们不仅注意到最近特别是今年春季会议上取得的令人鼓舞的进展，而且也注意到下述令人不安的事实，即目前谈判显然在踏步不前。 许多问题的讨论就象是在兜圈子，而不是向前走。 就拿第六条（该公约不加禁止的活动）做个例子。 当我们在4月份离开时，许多与会者答应要分析其立场并带着具体答案回来。 但是，我们从他们那里听到的仍然只是问题。 此外，有人正在企图推翻经过艰苦努力才取得的妥协，以便拖延就该公约达成协议的时间。难道我们看不出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害怕早日缔结该公约 —— 这一点最近已变得十分明显了 —— 吗？

可能有人会对我们说，既然许多主要的原则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就应该开始对某些细节进行细致的技术工作。 我同意这也是必要的。 但是在这方面也并不是所有的机会都利用了。例如，本来早就可以开始起草附件四中关于对销毁储存的化学武器进行核查问题的第五节的具体案文了，而这件事负责讨论第一组问题的4组在本届会议之初就商定要做的。 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进展。

同时，就化学武器而言，裁军谈判会议本届会议的主要任务似乎是为少数几个至今还没有在政治上达成普遍一致意见的问题，首先是通过质疑进行视察和商业性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的问题，找到原则性的解决办法。 在这一点上，我们满意地

注意到特设委员会主席厄克于斯大使所做的努力，他在春季会议期间就其中一些问题组织了工作会议和协商会议。

目前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谈判已处于即将结束的阶段，这样所有参加者就有了另外一项责任。 有关的“目录式案文”中协商一致的部分——顺便说一句，它们占该案文的大部分——是经过旷日持久的复杂谈判取得的结果，并且体现了一揽子微妙的、相互关联的妥协。 这些部分规定有今后禁止化学武器的基本概念，这种禁止必须是全面的，不仅包括储存的所有化学武器，而且包括这种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在“未予禁止”的活动中，必须遵守禁止化学武器的规定，并且必须通过采取从系统的核查到通过质疑进行视察的办法等最有效的监督措施来保证这一规定得到执行。

由于这些原因，应慎重对待多年努力所取得的结果，当然如果人们的基本出发点是需要迅速缔结该项公约的话。 我们认为在就销毁储存的核武器的次序达成协议方面，出现了一种令人十分不安的情况。 这个“目录式案文”的第四条及其附录载有一系列似乎已得到普遍支持的重要条款。 然而，法国代表团提出的文件CD/757可能使谈判产生相当大的困难。

我们自然是从下述前提出发的：销毁的次序必须根据在整个销毁过程中各国的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来确定，这一点早就在附件四第二节中商定了。 然而，文件CD/757中从这个总的前提得出的具体结论却使我们既无法缔结一项公约，也无法保证安全。

法国的文件实际上提出了一些什么建议呢？ 它规定在该公约生效后至少八年或可能更长的时间内，公约缔约国有权保留生产能力、制造化学武器以及获取这种武器。 此外，这项权利不仅要给予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而且也要给予没有化学武器的国家。 结果是，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可以重新开始储存化学武器〔在“安安全储存”的限度内〕，而没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则可以建立这种“安全储存”。这实质上是要求把积累和扩散化学武器的行为合法化。 这一建议所带来的结果不是同等的安全，而是同等的日益不安全。

我们认为，只要贯彻执行若干措施，以便将目前储存的化学武器在销毁之前万

无一失地冻结起来并排除准备使用这种武器，当然还有实际使用这种武器的可能性，就能在该公约生效后立即保证缔约国的安全。 这种措施首先必须包括申报目前储存的所有化学武器；借助现场视察和不断用仪器进行监视，将它们置于有计划的国际监督之下；采取措施确保化学武器除了送往销毁设施所在地外，不得运出仓库。所有代表团已就“目录式案文”第四条第2款中的有关规定达成一致意见，只有一个代表团持保留态度。 此外，把化学武器从仓库送往销毁设施所在地的工作应在国际监督下进行。 谈判的所有参加国已就第四条附件第五节第6段(b)中的这条规定取得了一致意见。

上述种种措施实质上将把化学武器储存置于“国际看押”之下，而它们的执行将使所有缔约国在安全上处于同等的地位。

文件CD/757的作者认为，所有缔约国的安全可能会逐步成问题（例如，由于因物质困难而迟迟未能按销毁储存的化学武器的时间表行事）或突然成问题（例如，一个缔约国退出该公约或拒绝继续消除剩下的储存）。 我们同意，从理论上说这些情况可能发生。 不过，对付它们的办法应不同于这份文件作者所提出的办法。如果一国在销毁储存的化学武器过程中开始遇到物质或技术困难，应给予援助，以便确保遵守销毁的时间表。

当一个国家拒绝继续销毁储存的化学武器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是公然违反该公约，它可能产生各种后果。 这个问题应通过创造一套确保遵守该项公约的有效办法来解决。

最后，让我们假设一个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退出该公约并解除了对其储存的化学武器的冻结。 这将造成一种异常的情况。 法国提案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虽然它要求该公约缔约国应有同等的安全，但它在客观上却可能增加产生这种异常情况的可能性，因为该公约生效后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将会增加。 如果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都被封闭并得到防护，那是一回事；如果哪怕只有一个这种设施保留下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凭着这个设施及其基础结构，可以很容易而且很快就超过“安全储存”的界限。 因此，一国退出该公约所带来的危险后果也将更加严重，因为该国不仅将拥有重新启用的储存，而且还会拥有迅速积累、更新和改进化学武器的潜力。

要清醒、现实地对待化学武器问题，就应该从有的国家拥有这种武器，有的国家没有这一事实出发。 正如前面所表明的，缔结一项公约应能消除这种差别，而且在该公约生效后就可以马上做到这一点。 然而，文件CD/757是以下述前提为基础上的：该公约生效前存在的现状可能变得对那些没有化学武器或想要增加储存的国家有利，从而带来我已经提到的危险后果。

我们认为，法国的文件与正在起草的这项公约的实质和精神以及化学裁军中采取的整个协商一致方法是背道而驰的。 我甚至不想提，这份文件所提出的方法将会严重阻碍对化学武器储存的监视。 归根到底，法国文件提出的是一个使化学武器工业——和其中最危险的方面——合法化的自相矛盾的方案，它与始终一贯消除化学武器的概念是对立的。

结果是不仅该公约缔约国之间的信任不会增加，而且还会出现新的可能使业已签署该项公约的国家发生分裂的令人担忧根源。 我们认为，这既不能保证公约缔约国的安全，也不能鼓励它们大规模加入这项公约。

苏联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在此坦率地说明它对文件CD/757的分析结果，以及促进认真的谈判，增加参加国之间的相互谅解。

虽然裁军谈判会议夏季会议刚刚开始，但可以利用的时间并不很多。 我们认为在谈判的现阶段等待时机是非常不合适的，因此我们号召本会议的所有参加国做出努力，加快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起草工作的步伐。

主席：

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纳扎尔金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我和我的国家的赞扬。

今天报名发言的人全部发言完毕。 还有哪位代表发言？ 没有。

照例，我们现在需要通过一个下星期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举行会议的时间表。当然，这个时间表仅仅是表示性的，必要时可以修改。 本会议将在7月9日星期四全体会议之后立即举行第二次专门讨论议程项目2实质的非正式会议。 这在时时表中注明了。 我还要补充一点，根据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议程项目6重建的特设委员会，将在定于下星期四举行的全体会议之后立即在这个会议室举行首次会议。 这在今天分发给你们的时间表中也已注明。 如果大家没有异议，我就认为会议同意这个时间表。

会议决定如上。

我们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在7月7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本次全体会议到此结束。

中午12时5分散会。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19
7 July 1987
CHINESE

第四百一十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7年7月7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T.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GE.87-62559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19次全体会议开始。

根据工作计划，裁军谈判会议今天开始讨论题为“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议程项目3。 不过，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想提出与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有关问题的成员都可以这么做。

在发言开始时，我想向芬兰外交部政治事务司司长卡希罗托大使阁下表示热烈欢迎，他今天将作为第一位发言人向我们讲话。 我确信，所有成员都会感谢芬兰对我们的工作所做的贡献，并将怀着特别的兴趣倾听他的发言。

我也要热诚地欢迎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今天光临裁军谈判会议，他出席了这次全体会议。

我还要向今天在本会议厅内出席会议的1987年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的参加国代表表示欢迎。 我们祝他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在我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芬兰、挪威、日本和波兰的代表。 根据裁军谈判会议第387次全体会议做出的决定，我现在请第一位发言人，芬兰外交部政治事务司司长卡希罗托大使发言。

卡希罗托先生（芬兰）：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七月份主席。 我相信，本月份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一定会从你那富有经验的指导中获得极大益处。 我也非常感谢你在让我发言时向我所说的那番热情欢迎的话。

我的发言将主要谈化学武器问题。 彻底禁止化学武器是国际裁军努力的首要目标之一。 我们认为，它是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一个优先项目，也是正进行深入谈判的一个问题。

这是完全正确的。 化学武器是令人厌恶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万一使用这种武器，无辜的和无保护的平民受害的危险特别大。 然而，化学武器仍然被认为在军事上是有用的。 据信，许多国家都拥有化学武器，尽管迄今只有两个国家公开承认它们拥有这种武器。 此外，在发达以及发展中世界里，许多国家都拥有制造用于武器目的的致命化学制品所需要的工业能力。 显然，扩散的危险确实存

在。 实际上，除非采取有效的步骤，否则这种危险还会增长。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 然而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准则现正遭到违犯。 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冲突中，联合国秘书长一再向该地区派遣的专家组已经证明，伊拉克使用了化学武器。 有持续不断的报道说，在其他地方也可能使用了化学武器，这更使我们深感忧虑。

芬兰谴责使用化学武器。 在海湾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就有严重破坏日内瓦议定书的权威，损害各国和我们每个人安全的危险。

这种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着重说明，迫切需要采用和平手段结束两伊冲突。芬兰支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努力，并且敦促两个交战国在这方面与安理会进行合作。

芬兰一贯支持在全球范围内以可以核查的方式彻底禁止化学武器。 在本会议中，我们一直谋求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贡献，为此我们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在全面核查未来公约方面提供我们的技术专门知识。 我将在我发言的后一部分再比较详细地谈谈这方面的贡献。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最近，尤其是在去年底和今年，化学武器公约问题谈判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我们十分感谢特设委员会主席，瑞典的厄克于斯大使对这一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谈判给予了并将继续给予坚定的指导。

尽管取得了进展，仍有许多难题尚待解决。 有些问题只是在技术方面比较难办，其他问题则需要做出困难的政治决定。 两大军事联盟在它们最近的声明中，都重申决心要早日就缔结化学武器公约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对此我们感到鼓舞。

让我简要提一下与公约有关的三个我们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悬而未决问题。

首先是现有储存及其销毁的问题。 到现在很多国家已一致认为，在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后不久——30天——应申报储存的所有化学武器及其储存地点。对此进展我们表示欢迎。 我们认为，从一开始就应当申报所有的现有储存，并且应当按照有待商定的销毁顺序立即着手销毁这些储存，这对于公约的信誉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我们认为，这种销毁顺序必须排除一旦公约生效，出现扩散化学武器现象的一切可能性。

其次，进行核查以便确保一旦公约生效就不再生产任何新的化学武器。这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意义。 与关于销毁现有储存的协议不同，有关不生产的协议，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限。

关于不生产的协议必须避免不适当地妨碍民用化学工业的正当业务。 大家对这一点的看法似乎是普遍一致的。 同时，象许多其他人一样，我们认为，根据对不生产进行核查的制度制订的对民用化学工业进行额外监督的办法，将证明不会造成过重的负担。 民用化学工业由于它有可能给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早已受到严格的管制。

第三，毫无疑问，通过质疑进行视察仍然是目前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它与国家关心的敏感的安全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过，令人鼓舞的是，似乎已经开始就此问题进行说理的对话。 分歧正在缩小。人们可能猜疑存在着尚未申报的储存或生产设施，这种猜疑如果不能迅速而又令人满意地消除，就会对公约和普遍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后果。 有鉴于此，建立一个有效的通过质疑进行视察的制度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如果要使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对公约怀有信任感，有效地核查执行公约规定的情况则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进行核查，不仅必须在公约本文中规定必要的程序，而且还必须有可靠的技术方法和手段，以便执行这些程序所带来的特定核查任务。

自1973年以来，芬兰正是在上述化学武器核查工作的第二个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力量和资源。 我们的研究项目是研究用于探测、分析和鉴定化学战制剂的方法和手段，它由芬兰一些大学的科学家小组进行，并由芬兰政府提供基金。 自1977年以来，这项工作的成果一直以手册型年度报告，即所谓的芬兰蓝皮书的形式呈交裁军谈判会议（和它的前身）。

迄今已经公布了一共11份蓝皮书，其中包括今年的报告。 最新的一份报告〔CD/764〕上星期五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中已做了介绍。 我们希望，一旦化学武器公约缔结并生效，芬兰的蓝皮书能成为一种技术核查数据基础，使所有缔约国尤其是技术秘书处都可以从中受益。

现在让我简要总结一下迄今所做的工作。 该项目的头10年致力于研究用于三种类型的实验室 —— 即便携式探测装置和工具，设在拖车上的野外实验室和固定的中心实验室 —— 以及用于搜集关于化学战制剂及其实质和降解产品的鉴别数据的分析方 法 研究结果一并写入1984年度报告中。

在1985年度报告中，注意力转向空中监测化学战制剂问题。 该报告详细描述了搜集并分析低含量、中含量和高含量空中样品的各种技术。 最新两份报告记述了这些技术是如何通过大规模野外试验来进行实际检验的。 把成公斤的无害化学战制剂模拟物释放到大气中，使之成为精细的悬浮微粒。 然后顺着风向搜集空中样品，一直搜集到远达200公里以外的地方，在所有的距离内，所释放的一切模拟物都能够被探测和鉴别出来。

这在两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试验证明，研究出来的技术在实际野外条件下确实有效，并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灵敏性。 其次，这些试验证明，如果有一个探测站网，即使释放非常少量的化学战制剂，在很远的距离也能够发现。

虽则核查公约执行情况主要要靠提供数据报告和视察，然而我们认为，作为补充，使用能够可靠地探测并鉴别释放到大气中的不论来自何处的化学制剂的办法，也是很重要的。

既然为了保护环境也需要有空中监测设备来监测周围的空气，那么我们认为，就没有必要建立一个完全用于化学武器 核 查目的的监测网，倘若在设计这种设备时考虑到两种用途的话。 我们不久将向本会议提交一份关于这方面空中监测问题的工作文件。

主持芬兰化学裁军核查项目的机构最近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自动监测。今年二月，这个机构在赫尔辛基组织了一个讨论会，研究在核查化学武器公约执行情况方面应用自动监测系统的可能性。 二十多名来自若干参与化学武器谈判国家的合格专家参加了讨论会。 讨论会的议事录已经作为文件CD/765在裁军谈判会议中传阅，并于上星期五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中做了介绍。

我们芬兰人赞赏许多国家，不管它们是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或非成员国，对军备控制核查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所做的工作。 我们一直怀着很大兴趣注视着挪威

1981年着手进行的对据称使用了化学武器的事进行核查问题的研究计划。我们也知道加拿大就核查方面的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进行了重要的工作。

加拿大政府和挪威政府在五月份为我们和其他人组织了很有价值的会议。我要借此机会向它们表示感谢。 我们认为蒙特利尔外层空间讨论会以及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奥斯陆专题讨论会对大家了解有关的问题十分有益。

在这化学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对各种不同的国家一级的化学武器核查项目进行某种协调也许是正常的。 毕竟，这些项目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迅速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并使之发挥有效作用。 我们的具体想法是进行分工，把核查方面悬而未决的技术问题分给主持各种有关项目的机构去深入研究。

我们认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将是帮助确定这种悬而未决的技术问题以便进行深入研究的最有权能的机构。它或许甚至可以提出研究这些问题的先后次序。以这种指导为基础，主持各个有关项目机构的代表就能够在他们之间商定他们当中哪个人要做哪项工作。

今天，我仅仅谈了本会议议程上的一个项目。 你们一定知道，我国对其他项目也极其重视。

我们怀着特殊的兴趣注意到，经过一段时间的停顿之后，本会议又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议消极安全保证问题。 这个问题芬兰在过去的多次讲话中曾经谈到过。 我们仍然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并祝愿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在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中诸事顺利。

我们仍然随时准备参加对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这个项目和其他项目的讨论。我们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在不太远的将来，作为这一重要机构的一名正式成员参加这种讨论。

主席：

我感谢芬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那番客气话。 遵照裁军谈判会议第387次全体会议所做的决定，我现在请挪威代表胡斯利德大使发言。

胡斯利德先生（挪威）：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这位埃塞俄比亚的杰出代表表示祝贺。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七月份主席的职务。

我今天要求发言，是为了介绍——我把这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荣幸——代表加拿大和我自己的国家挪威介绍一个与化学武器公约谈判有关的具体提案。 我的芬兰同事刚才的发言已广泛涉及了这些谈判，并对上述两国进行的研究工作做了积极的评论。对此我向他表示感谢。 我将荣幸地介绍的提案载于1987年7月2日的文件CD/766，该文件涉及对据称使用了化学武器的事进行核查的程序。

我们知道，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 该议定书有100多个国家加入。 然而，议定书对核查问题没做任何规定。 由于这一原因，1983年在裁军谈判会议中达成了一项谅解：应在我们现在正在谈判的公约中写上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规定。 当然，有必要确保在这样做时不损害日内瓦议定书的地位。这个议定书是最早的军备控制条约之一。 事实上，在化学武器公约中写上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规定，能够加强日内瓦议定书。

因此，有必要制订一套适当的核查办法以便写入新的公约 并 在发生据称使用了化学武器的事件时使用。 为了对此做出贡献，加拿大和挪威1981年就在这方面开始进行对据称使用了化学武器的事进行核查问题的研究计划。 此项研究的成果已经提交给裁军谈判会议。 从已经提交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加拿大和挪威已经研究了对据称使用了化学武器的事进行核查的所有阶段的工作，即建立视察小组、视察小组进行调查和提交报告等。

在这一背景下并且考虑到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加拿大和挪威共同拟就了一份关于对据称使用了化学武器的事进行核查的一般程序的条约草案文本。

当然，任何有关使用了化学武器的说法，对所有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来说，都是一个最为严重关切的问题。 为了保持公约的有效性和权威，立即进行现场视察是十分必要的，不管这种视察是应在其领土上发生了据称使用了化学武器的

事的缔约国的邀请进行的，还是应另一个缔约国的请求进行的。 这样，关于磋商、合作和实况调查的第九条中的规定，就与对据称使用了化学武器的事进行核查的问题有关。因而应当把可以用于核查这种事的程序写入第九条的附件。 因此我们为这一附件拟订了一份提案。 在拟订这份提案时，我们征求了许多国家的意见。

我在此不能详细介绍这项提案的具体内容，这里我指的是那份文件，但是我想提一下其中突出的几点内容。 该提案要求，一旦接到一个缔约国提出的进行视察的要求，国际主管机构应当立即把要在４８小时内进行现场视察的事通知有关的那个缔约国（或那些缔约国）。 得到这种通知的那个缔约国（或那些缔约国），应当为视察小组的到达做好必要的准备。 该视察小组应当由若干具有必要的资格、经验和受过必要训练的国际视察人员组成。同时应该配备一些具有特殊技能或受过专门训练的辅助人员，因为可能需要他们为国际视察人员提供协助。

应当允许国际视察人员携带必要的设备和物资并且不受阻碍地进入有关的那个或那些现场。 他们应当搜集足够的样品，以便能够对据称使用了化学武器的事得出可靠的结论；他们还应当会见可能已经受到这种事影响的人。

收集的样品应当交由至少两个指定的实验室去分析。 技术秘书处应当开出一个持有证明书的实验室名单，这些实验室必须拥有将要进行的那种或数种分析所需的标准化设备。 执行理事会应当批准这一名单。 技术秘书处应当汇集实验室对样品的分析结果，以便结合视察小组的报告考虑这些结果。

国际视察人员的报告应当在视察工作完成之后１０天内提交给技术秘书处。这种报告应当以列举事实为主，并应载有国际视察人员的调查结果。 技术秘书处应当向要求进行视察的缔约国、接受视察的每一个缔约国、据称使用了化学武器的缔约国和执行理事会的成员国各提供一份该报告的副本。

最后，主席先生，我想再补充一点，该提案中有一个条款规定，技术秘书处在执行理事会监督下，应当拟订并在必要时修订技术程序和访问调查表，以指导国际视察人员进行现场视察。

加拿大和挪威提出的这一提案，是根据我们两国对据称使用了化学武器的事进行核查的问题，进行了六年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写成的。 加拿大和挪威提出这一

提案的目的在于为就关于对据称使用了化学武器的事进行核查的一般程序的第九条附件文本进行的谈判提供一个基础。 我们希望，在裁军谈判会议1988年会议开始之前，能够把 这 提案的内容列入目录式的案文之中。该案文将反映当时化学武器公约问题谈判的情况。

对于我今天提出的这一提案，应当联系加拿大和挪威致力于促进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早日结束这一点来看。 它涉及了一个谈判中至今仍未详细谈到的问题。事实上，这个提案是第一份完备的案文，它全面论述了对据称使用了化学武器的事进行核查所应遵循的程序。 我们推荐这个提案，请你们给予积极的考虑。

主席：

我感谢挪威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那些客气话。 现在我请日本代表山田大使发言。

山田先生〔日本〕：

主席先生，首先我想就你担任七月份主席职务向你表示我们热烈的欢迎。 我相信，在你卓越的领导下，我们的审议工作一定会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日本和埃塞俄比亚虽然相距遥远，但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 1984年，当我们得知你们的人民遭受苦难时，日本人民本着休戚与共的精神，立即帮助你们的人民进行英勇的努力，以克服悲剧性的局面。 我还要向在六月份指导我们工作的埃及的法拉尔吉大使表示我们真诚的谢意。

我很高兴地看到在今天的主席台上有负责裁军事务部的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作为我的一个同胞，他担任了联合国中这一最崇高的职务，我祝愿他在完成这个新任务的过程中一切顺利。

我也要对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的研究员表示欢迎，他们今天出席了我们的会议。 我希望，通过这一方案，其中包括由我国政府发起的日本之行，他们能得到宝贵的经验。

今天，我想谈一下外层空间问题。 虽然日本一直在改进用于和平目的的空间

技术。但它一向坚持认为，我们应当透彻地研究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问题。 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望，希望外层空间这一人类的最后边疆不要成为武装冲突的手段或场所。 这个愿望是在联合国大会第1884(XVIII)号决议中表示的，在该决议中大会“郑重敦促所有国家勿将任何载有核武器或任何他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物体放入环绕地球之轨道，勿在天体上装置此种武器，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将此种武器留置于外空”。

到今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已拥有实际利用外层空间的最大一部分技术能力，譬如，通过在大气层外传送的电磁波进行通讯，和把各种不同的仪器或不时把人送入外空。 就此而言，我国代表团对下述事实表示欢迎，即苏联和美国自1985年以来一直在此间日内瓦进行全面的双边军备控制谈判，包括关于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问题的谈判。 此外，我国代表团特别赞赏的是，随着在1985年裁军谈判会议春季会议上设立了特设委员会，1982年以来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设立一个关于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问题的附属 机构。 去年在特设委员会中，我们研究了一系列实质性问题，并且首先就法律问题，其中包括各种定义的问题，具体交换了意见。

我想就美苏核与空间会谈和裁军谈判会议就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问题开展的讨论之间的关系讲几句。 我国代表团总的看法是，美苏双边谈判和多边军备控制与裁军谈判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美国和苏联在目前的空间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它们双边谈判的进展情况对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中进行的讨论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因此，日本敦促美国和苏联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使它们的谈判早日取得进展。 同时，外层空间是对所有国家开放的，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所独有。 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受到直接影响的不仅是两个大国的安全，而且还有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安全。 我们经不起对此重要问题采取莫不关心的态度。 同时，鉴于美国和苏联以外的一些国家，最近在空间开发方面取得迅速进展，我们应当在裁军谈判会议中继续进行工作，以便充分研究一下订立何种多边协议将是有用的问题。

在裁军谈判会议中，我们对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问题应当采取什么

样的具体方针呢？军备控制和裁军对每一个国家的安全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关系。 因此。我国代表团对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方针是以下述认识为基础的，即应当以能够确保和增强各国安全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裁军目标。 我们认为，我们应当为达到实际的而且是能够实现的目标而努力，而不要沉缅于发表政治宣言。 我们也应当这样来处理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充分而又客观地了解目前实际利用外层空间的情况如何。 譬如，预警卫星无疑具有军事作用，然而它们在保持战略稳定方面也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 另一方面，气象卫星搜集地球广大地区上空的气象数据，为农业、渔业和运输等重要的非军事目的服务，但是它们也可以用于军事目的。 对这些因素必须正确看待。

在考虑这许多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应当努力 找到最终能保证我们安全的最佳方法。 不深入研究这种问题，而是以外层空间非军事化或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名义采取一种笼统的、空泛的方针，那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 这样做不会保证我们的安全。 与此相反，我们应当采取的方针是加紧努力，以便准确地掌握目前在许多领域利用外层空间的确切情况。 只有可靠地掌握有关的事实，我们才能对在外层空间进行何种活动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作出客观的判断。 然后我们才可以进而考虑在多边基础上采取的何种措施可以为各国所共同接受 并 且可能是有效的和能够实现的。

我想以我刚才叙述的有关我们方针的概念为基础，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正在讨论的主要问题谈几点看法。

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军备控制和裁军努力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也适用于外层空间。 为了加强相互信任，重要的是所有国家应当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法原则。 同时还必须使裁军讨论摆脱政治宣传。

提供客观情报以便在国家之间建立信任的必要性在去年大会第41/59B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中已经作了说明。 在该决议中大会“重申它确信，更多地提供有关军事能力的客观情报，可能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在全球、地区或分区的范围内促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促进具体裁军协议的缔结”。 不言而喻，根据

客观情报来进行我们的审议工作，是取得丰硕成果的先决条件。 最重要的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在空间开发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在提供情报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苏联迄今为止提供的实质性情报在我们看来是远远不够的。 希望这种局面能够改变。

关于制订行为守则以此作为建立信任措施之一的建议，触及了一个根本问题，即我们如何处理管制或控制国家在与地球大不相同的外层空间里进行活动的问题。试图把根据地球上国家之间关系建立的秩序或制订的规则适用于在大气层外甚或太阳系外进行的活动，将会带来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为那些地方的自然条件与地球上的自然条件大不相同。 我们必须联系关于外层空间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国际法的审查工作，仔细而周全地研究一下这种适用是否恰当或它的范围如何。

与提供客观情报的必要性有关的、就扩大或加强1975年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中规定的报告制度问题进行的审议工作，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我国代表团支持这种建议的基本思想。 从题为“外空和平使用之国际合作”的大会第1721B(XVI)号决议中可以看出，公约第四条是根据下述谅解草拟的，即应当尊重每个国家的独立判断，同时草拟这一条时还考虑到了有关国家根据这项大会决议，如何实际提供情报的问题。

因此，第四条中列出的必须提出报告的项目，仅限于为鉴别空间物体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项目。 诚然，根据上述公约建立的这种登记制度不一定是完备的，但是总的说来，就和平利用外层空间而言，它大概是有效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充分研究这一建议是否能导致采取具体而实际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 这似乎牵涉到许多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报告军事情况的义务是否可以接受的问题，因为它与核查问题有关。

我想谈一下对空间物体及其活动的保护问题。今后，随着参与空间开发活动的国家数目增加以及它们的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保护空间物体及其活动的需要就会变得更加迫切。 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发射了３６颗卫星，用于试验性发射、天气预报、通讯和广播等目的。 我们计划到1990年再发射大约１０颗卫星。 因此日本对卫星保护这个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 我国代表团认为，用于和平目的的

空间物体和它们的活动不应当受到袭击，而应当给予适当保护。

在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已经提出了一项关于给予卫星以豁免权以便使卫星免遭袭击的建议。 如果此建议的主旨是不干扰那些作为国家核查技术手段而发挥重要作用的卫星，它就会有助于进一步稳定东西方之间的关系。这样我国代表团就能给予支持。 然而，我们应当非常小心，以便确保给卫星以豁免权之后不会在事实上保护可能危及其他国家外层空间活动的某些活动。 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以确定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卫星以豁免权。 此刻，我们应当特别注意这一事实，即保护卫星的目的不可能仅仅因为缔结了一项关于不使用武力的宣告性国际公约而实现。

最后，我想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正在讨论的几个基本法律问题谈几句。

在审查与外层空间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有关的国际法时，我们不能避开“空间武器”的定义这个基本问题。 目前存在着若干复杂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解决，那么下一个抽象的定义就很不恰当。 譬如，我们怎样对待双重用途的技术？我们怎样制订为一种武器下定义的标准？哪一方面应当认为更为重要：是使用目的呢，还是客观作用？看来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通过我们努力掌握目前实际利用外层空间的情况，设法鉴别军事利用的例子，将其分门别类，并考虑可能有必要采取的措施。

作为确保遵守外层空间条约第四季 ——该条禁止在空间和其他天体安置核武器或其他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措施，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同一条约的第十一条和十二条：第十一条规定提供空间活动情报，该条后来发展成为登记公约；第十二条规定，月球与其他天体上之所有站所、装置、器材及太空飞行器应依互惠原则对本条约其他缔约国代表开放。 然而，正如我早先说过的，根据登记公约提供的情报是有限的。外层空间条约第十二条是在谈判该条约时认真讨论过的关键条款之一。这一条对天体以外的外层空间未做任何规定。 因此，这些条款仅仅在有限的程度上涉及核查问题。 我们需要弄清这些有限的条款是否足以应付目前空间活动所引起的核查需要。

同1967年缔结外层空间条约时相比，空间技术已经有了惊人的发展。 大规

模的空间追踪雷达能够提供至关重要的情报。而卫星本身显然也能够作为一种核查手段发挥重要的作用。 鉴于情况已发生了这些变化，研究一下何种技术核查手段可以适用于一种多边核查体系，将是大有益处的。 反之，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可以利用的核查手段，我们也许就能继续看看能够就何种禁止性条款在多边基础上达成协议。

有关这方面的一项重要建议是建立一个国际卫星监测机构。 如要实施这项建议，就必须解决许多法律、财政和技术上的问题。 然而，我国代表团同样希望这种建议能够有助于解决核查问题，并且很想看到将来如何处理和发展这项建议。

我已经简要地阐述了我国代表团对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的看法。 作为一个致力于发展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技术的国家，我们愿意继续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就如何将各国的注意力更加准确地集中于核查和其它问题。 一事进行的审议工作做出贡献，同时要考虑到我们可以利用的各种技术。

我满怀希望，在特设委员会主席、意大利的普列西大使的得力领导下，今年我们的审议工作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加拿大政府五月在蒙特利尔组织了一次十分有益的外层空间问题讨论会，我想借此机会向它表示感谢。 作为一名与会者，我要表示我非常感谢比斯利大使个人对我们的重视。

自17世纪以来，日本各地一直在7月份庆祝星节，今天就是这个节日。 这个节日起源于古老的中国神话：隔着银河系与其情人牛郎星相望的织女星，只许可一年一次，也就是今晚与牛郎星相会。 孩子们在抬头遥望流星时总要表示自己的祝愿。 让我们永远保持我们天空美丽、浪漫的色彩吧。

主席：

我感谢日本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并感谢他提到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富有成果的友好合作关系。

我现在请今天我的名单上最后一位发言人——波兰代表图尔班斯基大使发言。

图尔班斯基先生（波兰）：

我很高兴向你——杰出的埃塞俄比亚代表特雷 费大使 表示欢迎。波兰与埃塞俄比亚有着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 我要向你表示祝贺。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七月份主席职务。七月通常是工作紧张的月份。 我相信，你一定会高效率和卓有成效地主持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 我保证，我国代表团一定支持你为使我们工作取得进展所做的努力并予以合作。 我还想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埃及的法拉尔吉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真诚感谢。他熟练地主持了六月份的工作。我也十分高兴地对美国代表团新团长弗里德斯多夫大使表示欢迎。 我祝他在日内瓦逗留期间一切顺利。我们期待着继续保持我们与他的代表团之间通常存在的那种合作关系；当然，我们还祝愿他迅速康复。 我也要热烈欢迎主管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明石先生今天来到我们中间。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关系方面事态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各国为裁军做出了特别积极的努力。 有关安全和裁军问题的多边与双边对话已在加紧进行，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倡议和建议。 在这方面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苏联1986年1月15日提出的建议及其后续行动。 人们正在尝试在欧洲这个两个联盟的军事潜力特别巨大和密集的地区，为裁军谈判建立一个新的论坛。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世界确实处于十字路口，目前的行动将决定今后好几十年的前途，每一个国家，不分大小，不管是不结盟国家还是某个联盟的成员国，都应当为制止军备竞赛的继续进行做出贡献。

基于这个对共同安全应当共同负责的认识，波兰最近提出了在中欧在核与常规力量方面脱离接触的建议。 该计划的纲要最先是由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在1987年5月8日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在这方面，请允许我提请你们注意载有该纲要的文件CD/754。 后来，波兰外交部长奥尔绍夫斯基先生在维也纳欧安会会议上对该计划做了详细说明。 让我简要论述一下该计划的主要思想。

该计划目的在于遏制在欧洲发生武装冲突的威胁。 它规定裁减核军备和常规军备，从质量上和数量上限制军备竞赛，在该大陆的心脏地区建立信任。 实行该

计划的结果 应 当是在各当事方都有同等安全的基础上。确保在比较低军备水平上的军事稳定。

建议采取的这些措施的地域范围将包括一个扩大的中欧地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的领土〕。可能的话还可以将它扩大而把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整个大陆包括进去。

建议采取的这些措施涉及核军备与常规军备、军事理论和建立安全与建立信任。该计划主要内容有四点。

第一。逐渐脱离接触并削减共同商定的可供作战和战场使用类型的核武器；其目的在于开始撤走并削减共同商定类型的核武器——不仅是火箭，还有核有效负载。其中包括在500公里以下的距离内发射的核有效负载。 国际谈判应当涉及所有类型的核武器。以便在这方面不会出现任何“灰色区域”。

第二。逐渐脱离接触并削减共同商定种类的常规武器。首先是那些威力最大、命中率最高、适合用于突然袭击的常规武器。 换句话说。具有惊人的打击力量和命中率、能够用于进攻作战的常规武器也应当属于订立协议之列。 我们准备共同来具体规定这种武器的类型并就撤走和削减这些类型武器的问题进行谈判。

第三。使军事理论的性质发展变化。以便它们能被共同承认为纯 属 防御性的理论。 改变军事理论的方向，使之成为在各当事方看来都是纯 属 防御性的理论。这将有利于实施建议采取的措施。 我们认为，军事理论的内容和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裁军事业中有着越来越重大的意义。 如能讨论一下非进攻性防御的概念，那将会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四。继续不断地探索新的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并就这些措施和严格核查所承担义务履行情况的办法达成协议。 这些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应当具有政治和军事性质，并且应当同核查遵守所承担义务情况的措施联系起来。 必须订出共同认为是有效的具体的观察和视察规定。

该计划是一个综合的统一体。不过，它的四点主要内容的每一点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建议。 它也是一个灵活的提案。因为我们随时准备修改、补充并扩大

它的特定内容。 该计划的细节正在拟订之中，将在不远的将来提交这里。

这项波兰计划与华沙条约缔约国1986年布达佩斯会议公报有共同点，与欧洲在分区范围内进行裁军的其他主张。譬如三个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提出的关于建立无核武器走廊的倡议，也有共同点。在起草该计划时，我们从过去的拉帕茨基计划和哥穆尔卡计划，从帕尔梅委员会的主张和其他主张中得到了启发。 它们的共同哲学就是谋求在中欧削减两个军事联盟的军备并使它们的军事潜力逐渐脱离接触。而中欧这个地区对整个大陆的安全和两个联盟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项新的波兰提案是以我们下述不变的信念为基础的：区域解决办法不仅能给特定地区带来安全，而且可以增强信任和提高政治稳定性，从而有助于在全球建立一个和平共处的基础结构。

该计划建议采取的措施与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至少三个项目有着重大的直接关系。 在裁军谈判会议就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项目2、题为“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项目3和题为“综合裁军方案”的项目8进行工作时，可以将这些措施考虑进去。

裁军谈判会议所有议程项目中的问题，都是十分重要和复杂的。 不过，一般都把各种各样的核军备和核裁军问题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可是裁军谈判会议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几乎没有什么作为，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同出席此间会议的大多数国家一样，波兰不是一个核武器国家。 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认为我们没有在所有国际论坛上坚持不懈地努力以支持制止核武库的增长并开始销毁核武库进程的神圣责任。

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不仅有权利而且有道义上的义务，更加深入、具体和认真地讨论解决核裁军问题。

虽然我们承认大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并且必须由它们来开始裁减核军备的进程，但我们不能赞同下述不幸的现实：所有核国家出席的裁军谈判会议仍然热中于在程序问题上进行争论，其热中程度大大超过对制订具体措施工作的注意。 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双边会谈在制止核军备竞赛和削减核武库方面将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但

是全面核裁军只有作为一项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与的多边事业才有可能实现。 不幸的是，尽管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做了种种努力，但目前的政治现实，尤其是一些核国家的立场仍然无助于进行这种认真的谈判。 然而我们认为，不应当把这看作是目前这种局面存在的正当理由，相反，应当把这看作是一种刺激，促使人们寻求在目前情况下可能采取的暂时的或部分的解决办法。 一举就能最终解决问题，这在任何裁军谈判中都是相当罕见的。

1987年5月在柏林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强调指出，目前首先需要做的是在核裁军领域立即采取实际措施。 在会议公报中提到的措施之一就是“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并将此列为重要优先措施，以求停止发展、制造和改进核武器，进而削减并销毁核武器”。

多年来，核禁试一直是本会议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毕竟本会议具有一切必要的条件去着手进行具体的务实的工作，以求缔结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正如在这个会议厅内一再强调的，一切以加强安全为理由而认为必须继续进行试验的论点现在都已站不住脚了。 苏联通过其一年半多的暂停核试验，既表明了善意，也显示出巨大的政治勇气。 然而，这些却没有得到回报。

社会主义国家又提出了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倡议，并提交了一份载有“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基本条款”的文件供裁军谈判会议审议。 我们的这一方针是灵活的。“基本条款”概述了一个早就应该设立的特设委员会为实现上述目标所要进行的工作的可能的框架。 不过，我们随时准备考虑任何其他建议，只要这些建议能为工作提供基础并最终导致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就行。

我们认为，“基本条款”中没有为裁军谈判会议中其他国家集团所不能接受的思想。 相反，在起草这份文件时，文件作者把其他国家的很多意见和它们所关注的安全问题都考虑了进去。 这份文件还包含有新思想，并且发展了早已在这个或其他论坛上提出过的一些概念。

简言之，它是一个新政治思想的产物。 但是思想，不管多么进步，如果不辅之以共同行动，仍将只是一个哲学概念。 如果我们要严肃对待核禁试问题，我们就必须在本会议上采取这种共同行动。 “基本条款”就是为了公开请求大家共同

思考并共同行动才提出来的。 我们非常欢迎其他代表团提出意见和建议。 鼓励交换意见，只会使工作的目标更加明确。

我怀着极大兴趣听取了杰出的芬兰代表和挪威代表今天上午所做的关于化学武器的发言。 这些发言进一步证明，他们的国家非常而且积极主动地关心化学武器公约问题的谈判，并为这个谈判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还想简单谈一下化学武器委员会的工作。

我今天的工作比较容易。因为苏联的Y.K.纳扎尔金大使在1987年7月2日的发言中，已经对化学武器公约问题谈判目前阶段的工作做出了评价，并表示他的代表团对化学武器委员会工作的步伐已经放慢感到不安。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他的分析和结论。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要在今年取得决定性的进展，而这据表白是大家的愿望，我们就必须把力量主要集中在公约中那些仍然悬而未决的重点问题，而不是那些次要或不那么紧迫的问题。

特别是，应当并且能够目标更明确和更深入地进行工作，以便把第四、第五和第六条的文字最后定下来，其中包括给生产设施下定义，确定销毁化学武器的顺序和建立有关仍未列入表格1的剧毒致命化学品的制度。 此外，对于特设委员会主席在春季会议期间谈得很好的通过质疑进行视察的问题，该委员会应当更加积极地讨论解决。

我们很感谢委员会主席罗尔夫·厄克于斯大使和各组问题的协调专员克鲁茨施先生、马塞多先生和尼尤文休斯先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只有各国代表团共同努力并表现出想要取得实际进展的真正意愿，才有可能取得实际的进展。

波兰作为一个不生产、不拥有、也不打算获取化学武器的国家，正在竭尽所能为迅速把公约文本最后定下来做出贡献。 销毁现有化学武器并且把这种武器永远从军事武库中消灭掉，将是一个漫长、艰巨的过程，需要进行严格的和迄今闻所未闻的国际监督。 因此，尽快开始这一进程是符合我们共同利益的。 我们支持可能有助于消除化学武器的所有倡议，其中包括地区性解决办法。

另一方面，我们对一些国家为开始生产新一代化学武器而进行的活动深表关切。在我们会议上提出的某些建议也同样令人不安。因为这些建议将使得有可能在销毁

过程开始后再生产化学武器。 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与未来公约的精神与文字背道而驰的。 我们的确希望，CD/757的作者能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以利于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订立一个有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我们坚决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夏季会议的剩余时间，以及1988年会议开始之前还可以利用的那段时间，应该同前几年一样用于有益于公约的活动。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荷兰王国外交大臣范登布鲁克阁下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我们希望其他代表团也能持类似的观点。

主席：

我感谢波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 根据今天的发言名单所做的发言到此结束。 还有任何其他代表想在此刻发言吗？没有了。

各位代表谅必记得，在这次全体会议之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特设委员会就要马上在这个会议室开会。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9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在该全体会议之后，裁军谈判会议将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议程项目2的实质问题。本次全体会议到此结束。

上午11时30分散会。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20
9 July 1987
CHINESE

第四百二十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7年7月9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T.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GE.87-62644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20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根据工作计划，裁军谈判会议继续审议议程项目3，题为“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然而，遵照其议事规则第30条规则，任何一个成员国想要提出任何与谈判会议的工作相关的主题来进行审议，就可以这样做。

今天，在我的发言人名单上有加拿大和法国的代表。现在请加拿大的代表比斯利大使发言。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在你荣任主席后的首次发言机会，看到由你这样一位卓越的埃塞俄比亚的代表荣任我们的谈判会议7月份主席这一重要职务，我要代表加拿大表达我自己以及我国政府的欢欣之意。 我还要借此机会对你的前任法拉尔吉大使所做的富有成果的建设性工作表示赞赏，他把本会议的工作向前推进。 虽然现在要重申我以前说过的某些看法似乎为时稍晚，但我希望你和法拉尔吉大使一样，能够在捷克斯洛伐克维伊沃达大使奠定的非常有益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建树。

今天我发言的目的，是要说明加拿大政府对于我们力图要谈判出一项全面的可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现状的看法，并且声明我们有意向本机构提交加拿大研究关于对据称使用化学武器的调查的进一步结果。 我还要简短地谈谈文件CD/766。该文件建议在公约草案第九条后增加一个附件，以具体论述对据称使用化学武器问题进行核查的程序。 我们很高兴地与挪威一起将这一文件提交裁军谈判会议讨论。

能够尽早缔结一项全面的可充分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依然是加拿大政府优先考虑的军备控制目标之一。 在我们看来，这样一项公约应该规定立即停止一切化学武器的生产，并规定在一个特定的期限内有步骤地销毁一切现有的化学武器储存。 应该注意到对安全的合法关切，以确保该公约的实施将不致造成任何新类型的有可能破坏任何缔约国安全的不平衡。 不过，该公约又务必不仅仅制定了一种军备限制的措施，而必须从一开始就看作是一种真正的裁军措施，要涉及彻底消灭这一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全部。

成功缔结这样一项公约对国际安全将是一种直接而又持久的贡献。 此外，它还会对重新唤起公众对这个总的多边军备控制进程、特别是这个谈判论坛的权威的实质作用和效力的信心非常有用。 我们认为这对于裁军谈判会议的长期有效性是不可或缺的。

基于这些原因，加拿大政府颇为满意的是对于谈判的那种严肃认真、建设性而又讲究实际的态度。 这是我们1986年届会工作的特点，现在这一届会议保持了这一特点，确实需要继续取得进展。 这一周，有不少来自若干国家〔其中包括加拿大〕的工业专家来这里参加会议，表明了我们当前所作努力实际受到重视。 我要特别感激厄克于斯大使，他以积极有力而又敏锐的方式主持着我们的工作。 谈判会议的各国代表团现在正以目的明确的认真态度进行工作，这预示着谈判会不断取得重大进展的良好前景。

鉴于化学武器继续在被使用这一不幸事实，要取得这种进展就益发紧迫了。此外，有力的证据表明：已经获得或者有可能寻求获得化学战能力的国家的数目在增加。 联合国秘书长最近的报告再一次证实了两伊战争中一再使用了化学武器，对此，加拿大政府感到惊愕沮丧。 加拿大憎恶并谴责使用化学武器。 这显然违反了伊朗和伊拉克都是其缔约国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中所体现的法律义务。我们再一次赞赏秘书长倡议发动一次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既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来防止化学武器的一再使用，也没有找到有效办法来结束这场悲惨的冲突。 我们再一次呼吁1925年日内瓦协议书的所有缔约国都遵守其义务。同时，我们敦促海湾战争的交战双方，遵照安全理事会第582号和588号决议，通过谈判寻求终止战争行动。

这种一再使用化学武 器 以及据报不少国家有兴趣获得化学战能力所涉问题在若干方面令人惊恐。 它们加重了互相猜疑和不安全感，破坏了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权威。 它们还再具体不过地提醒人们：化学武器的威胁并不限于一个特定地区或者一个潜在冲突的场所，它们强调指出化学武器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必须在全球的范围内予以解决。 这应该加强我们的紧迫感，并且加强我们坚持不懈地为达成一项禁止所有国家军事武库中的这些武器的协议而谈判的决心。

正是从这一背景情况出发。加拿大政府决定了：在化学武器公约缔结之前，应该采取切实的步骤，以防止滥用化学制品制造武器的危险。自1984年开始，在其他一些国家的配合下，加拿大已经对几种被认为于制造剧毒化学武器特别有用的化合物进行了出口管制。 加拿大最近增加了其出口受管制的化合物的数目。 加拿大政府高兴地注意到其他不少国家也已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对某些化学制品的出口进行了管制。 我们认为，如果有更多的国家也这样做，那情况就有利多了。

加拿大定期收集全体会议的所有有关发言及工作文件的汇编并印发给出席谈判会议的各国代表团，作为我们为促进这些最重要的谈判所作努力的一部分。 我希望这些汇编业已证明对这一极为复杂的谈判具有象得力工具那样的价值。 今天我高兴地禀报各位，现在已经有了包括格外繁忙的1986年届会文件的汇编，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分发给各国代表团。

请允许我插入谈谈个人的一种看法，我们不少人已经发现，尽管有我们各个代表团成员的专家评价，尽管这个附属机构的主席作了杰出的工作，还难以对谈判得出一个总的看法。 我们希望这些汇编在使各个代表团形成一个总的看法的过程中有所助益。

加拿大对于核查这一广泛问题的长期间的兴趣现在已是众所周知了。 在化学武器的情况下，我们特别注意与据称使用化学武器的核查有关的种种问题，并且投入力量进行大量的研究。 去年，我向本论坛提交了一本《对据称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的调查手册》。 在这以前这本手册就已呈递联合国秘书长。 我愉快地通知谈判会议，我们不久即将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一份报告，标题为：检验：一种检定人血标本中T-2霉菌毒素的可携式单端孢霉烯族传感器工具箱的进展。 该报告已于1987年5月20日转交给联合国秘书长。 加拿大外交部长乔·克拉克阁下在致秘书长阁下的信文中说：

“最近业经证实的违反国际法使用了化学武器，突出表明了需要增加大量知识，这将有助于提高未来的总的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效力。 这样一项条约，必需对据称使用化学武器的核查作出规定，以便遏制其使用”。

在具体提到可携式传感器工具箱时，克拉克先生指出：

“这一研究项目是作为一种案例研究而进行的，以便对于为调查组提供适当的传感器有关联的技术问题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尽速收集及随后分析标本会对调查组提出许多问题。 如果所断言的是与一种‘新颖的’制剂有关，也就是说，一种以前没有被使用过的或者是与敌对目的相联系的化学物质，那么这些问题就更加不简单了。”

我不久即将提交的这份报告，尽管是为两年的工作提出的文件，仍然留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然而我们愿意与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国共同分担这项工作，他们对这些事项也十分关切。

大家都普遍赞同：我们正在谈判的公约，除了规定停止化学武器的生产并规定其销毁以外，还应该明确禁止使用这类武器。 公约中列入这样一条规定，不仅是重申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所述的禁止使用，而且这样做时在某一范围内列入对使用化学武器的任何断言进行核查的具体规定，将大大加强该议定书的权威性。 当然，我们务必确保公约里不得有丝毫损及1925年议定书的持续的权威性。—— 这一 点是我杰出的同事、挪威的胡利德大使在本周初提及的，而且也是法国代表团正式提出来的。 我们感激他们。 他们是该议定书的捍卫者。

因此，加拿大特别愉快地和挪威一起草拟一个拟议的第九条的附件题为“对据称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核查的一般程序”，它的意图是为核查据称使用了化学武器制定一个切合实际而又可行的框架。 我们感激胡利德大使，他明白无误地介绍了这一联合提案供我们集体审议。 挪威虽然还不是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正式成员国，但是它多年来一直对我们的工作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 挪威和加拿大一样，特别注意与使用化学武器有关的问题，这在拟议的第九条附件的草拟过程中已证明是无比珍贵的。 然而我还是要建议，对于挪威和加拿大在这些领域里的研究所作努力的全部价值——其中大部分具有一种技术性很强的性质 ——只有等到缔结了公约、建立了技术秘书处以执行这一公约及其一切核查要求之后才可以作出评价。 对于芬兰多年来一直与裁军谈判会议及其前身所分担的宝贵工作也同样可以这样说。

拟议的附件反映了我们的看法，即：化学武器的任何一种用途都是对该公约构成最严重的违反，核查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以反映出任何这种断言的严肃性。 它

认识到在本论坛范围内似乎正出现一种一致意见即对据称使用了化学武器的调查必须是立即进行的现场视察。 正如已制定的拟议的附件的目的是要包括有关程序、技术以及分派各适当层次在普遍性和准确性方面的责任的条款。同时要考虑到这样一种现实：需要由执行理事会监督下的技术秘书处制定出许多程序上和技术上的细节。 本附件的目的是指出必要的框架和指导。在此框架和指导下能够制定出更详细的程序和技术并予以有效实施。 我们与挪威代表团一起向谈判会议推荐这一附件。将它列入公约文本之中。

在我发言之初。对于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谈判已经作了一个总的说来是积极的评价。我还引述了强调我们的谈判取得进展的重要性及紧迫性的具体事件。 最后。我想要记上提醒大家注意的意见。 我们所从事的是我们从事过的政治上最为敏感、法律上最复杂而且技术上需要多边军备谈判的一些问题。 如果我们一旦取得成功。这将是多边军备控制历史上第一次缔结了一项重大的裁军协议。还涉及从零开始创立一个精心而永久性的新机构。来监督这样一项协议的实施（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缔结核不扩散条约之前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忆及其职责继续包括除了军备控制以外的种种问题）。 此外。这项协议的付诸实施必将涉及一种史无前例地闯入我们社会中的军事部门和民政部门。 因此。我们需要小心谨慎地从事。几个重要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例如。关于通过质疑进行视察的问题。虽然已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相当进展。但是我们还是未能对所要求的准确程度达成一致意见。 不仅在技术问题上。而且还有对该公约的实施负有监督责任的国际权威机构的建立、运转和管理等有关的种种事项。都还有更为细致的工作要做。

我之所以强调这几点。目的并不是要使大家悲观绝望。 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而且我们不应该因为还有沉重的工作任务在身而灰心丧气。 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使人们了解清楚。 所以。援用不切实际的人为的截止时间不能够达到有益的目的。 让我们千方百计地尽速进行。但又要小心谨慎、深思熟虑地去创造一项公约。该公约的权威性将由于其本身的显而易见的可行性和效力而得以加强。

在结束发言之际。谨向那些为最近举行的试图对裁军谈判会议工作作出切合实际的投入的两次工作会议东道主而向加拿大致谢的代表团表示谢意。

主席：

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及其对主席所说的赞誉之词。 现在请法国代表德拉博梅先生发言。

德拉博梅先生〔法国〕：

由于这是法国代表团在这7月份第一次发言，法国代表团首先要对你，主席先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你荣任本月份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职务。 我们深信，你将卓有成果地指导我们作出努力。 自1980至1983年，你作为贵国驻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特别是作为1980年8月会议的主席等等阅历，在我们看来，都是继续进行我们的工作的非常良好的征兆。 谨向埃及的法拉尔吉大使致以我国代表团最衷心的祝贺，他在6月份以卓越的才能主持了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

苏联代表在上一次7月2日对有关进行中的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发言时，他发言的很大一部分谈及对法国代表团6月16日递交的工作文件的批评性审查。 该工作文件载入文件CD/757，题为“关于公约各缔约国在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十年期内维持安全平衡的工作文件”。 苏联代表所提出来的保留意见和问题在我们看来首先是一种对我们的提案所作的说明有某种误解的迹象。 因此，有必要作一些澄清。

首先，我援引苏联代表的发言如下：“很自然，销毁的次序，正如附件四第二节业经赞同的那样，我们要从必须在整个销毁过程中以不削弱各国安全的原则为基础这个前提出发。”他又说：“在文件CD/757中，从这一总的前提得出的具体结论，既不导致缔结公约，也不导致获得安全”。

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出自这样的思想，即该公约必须在其一开始生效就保证各缔约国的安全，而不是仅保证未来的在所有化学武器都消灭之后的安全。 每个人都认为，在这方面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的是销毁储存的次序问题。 但是销毁的时间表务必不得导致下面这样一种局面：拥有最大量化学武器的国家在至少10年的时间里可以保留这种武器的库存，而其他国家则在该公约生效之时即被禁止拥有这类武器。

此外。非常清楚，没有任何东西保证化学武器的主要拥有国将不会停止销毁他们的储存。 这可能令人遗憾。但是，这样一种不测事件是不能排除的。 因此，我们必须牢记对各缔约国的安全所产生的后果：上述国家退出该公约，或者由于他们的一种违反行为，若不加以补救，将导致其他缔约国行使其退出公约的权利。

为了避免这种显然会极大地损害安全利益的情况，如你们所知，我们建议实际上保留一些在军事上有影响、但却是最低限度的储存直到１０年期的期末，而且，不能绝对排除延长这个期限。 这一储存同拥有最大量化学武器的国家现在掌握的储存量相比，无论如何只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公约规定这些化学武器将保留到第１０年为止。

稍后，苏联代表在发言中说，他认为在我们的建议中 —— 我引用他的原话 —— “要求经法律认可的积聚并扩散化学武器”。 这一批评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毫无根据的。

为什么？因为，假如我们分析这种局面，我们就会发现，即使象公约草案现在的状况，事实上没有诱因会促使各国愿意把对化学能力的选择问题搁置不顾就去加入该公约。 储存将在１０年期以后才被销毁这一事实甚至能促使他们展缓１０年再加入。

另一方面，法国文件建议：应使仅在这１０年期内继续拥有或想要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不得不说并且做到将其整个领土开放供视察。而那种为安全起见所作的储存包括生产单位在内均将受到更加仔细的核查。

我们认为，这些条款远不是鼓励扩散，而应该导致各国丢弃模棱两可；那是对扩散的一种限制。 就此而论，我们必需驳回这种想法。即我们的建议无异于改变现存的现状以有利于扩散。 当前的现实确实存在着一方面一些国家拥有化学武器，而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不拥有化学武器；然而却没有任何东西证明如苏联代表所争辩的那样，该公约一生效，就会根据事实本身使这一差别消失。 我们认为这一情况只有在所有的武器库及所有的生产手段都被销毁以后才会变成现实，而这 —— 如果一切均如公约所设想的那样发生 —— 也只能是公约生效１０年以后的情况。

这些就是法国代表团在此时机想要说的一些意见。

主席：

我感谢法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颂誉之词。

今天在我的发言名单上的发言进行完毕。 还有其他的成员想发言吗？没有。

秘书处今天散发了一份工作文件。该文件载有一个就非成员国提出的要求参加关于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实质问题的非正式会议的决定草案。这一决定草案刊在文件CD/WP 285中。 按照裁军谈判会议通常遵循的惯例，我们或许需要召开一次简短的非正式会议来审议这一工作文件。 然而，由于这一要求是在上星期三散发的，而且至今没有人提出异议。还要记住有关的非成员国早已应邀参加了裁军谈判会议的其他活动。我建议，我们在这次全体会议上立刻就来讨论这一要求。我看没有人反对。我就把载有关于收到新西兰提出的要求参加项目2的实质问题的非正式会议的决定草案的工作文件CD/WP/285提交裁军谈判会议酌定。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会议决定如上。

现在，我要转向讨论裁军谈判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星期要举行的会议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照例只不过是一种简单说明，必要时会有变动。 除了正常的全体会议之外，一次讨论议程项目2的实质问题的非正式会议定于7月16日星期四紧接在全体会议之后举行。 各附属机构的会议经与它们的主席协商之后已经包括在内。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这个时间表。

会议决定如上。

在休会以前，我要再说一遍，紧接着这次全体会议，裁军谈判会议将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议程项目2的实质问题。 该项目的标题是“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裁军谈判会议的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本次全体会议休会。

上午10时45分散会。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21
14 July 1987
CHINESE

第四二一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7年7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GE. 87-62755

主 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21次全体会议开始。

首先，我谨对参加本次全体会议的各位尊敬的客人表示欢迎。 我非常愉快地向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国务大臣戴维·梅勒先生（王室法律顾问，议员）致意。今天他将自担任重要职责以来首次向本会议发表讲话。 他的前任，蒂莫西·伦敦先生每次访问我们时都对我们的实质性工作作出有效贡献。 我确信，本会议将会以特别的兴趣聆听这位国务大臣的讲话。 我祝愿他在日内瓦访问成功。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Nguyen Di Nien 先生阁下将就议程项目8，“综合裁军方案”，发表讲话。 副部长也是第一次参加本会议。 我感谢他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感兴趣。 我很高兴看到他今天同我们在一起。 本会议将会感兴趣地聆听他的讲话。

根据工作计划，本会议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4，题为“化学武器”。 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三十条，任何希望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的成员均可这样做。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联合王国、越南以及墨西哥等国的代表。 现在我请第一位登记发言的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国务大臣戴维·梅勒先生发言。

梅勒先生（联合王国）: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这样讲：今天我能够在这个大名鼎鼎的机构，而且，在您担任主席的情况下发表讲话的确感到非常荣幸。 因为我了解您自己在裁军方面的经历。 这要追溯到本会议的前身，而且，事实上要追溯到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 我担任此项任务不免有些自卑之感，因为我知道，在我面前有这么多关于这个议题的专家，而我自己则是经过在我国担任了将近五年负责内务部事务的大臣之后才负责这项工作的。 因此，我感到有点象那位对罗西尼之死感到非常痛心的小意大利作曲家那样。 罗西尼是一位比他伟大得多的作曲家。 这位伟大人物的逝世使他大为感动。 于是他作了一首葬歌，在罗西尼的追悼仪式上演奏。 演奏过后，他想了解一下演奏效果如何。 因此，他就去找听到演奏的一个同事，那人也

是一个作曲家。 他说，“你认为怎么样？”这位意大利同行面露窘色，双脚在地上来回滑动。 但他内心却怀有外交家的韬略。 最后说道：“怎么说呢，如果你死了，他写音乐，也许会更好些”。 因此，如果你们有谁对我的讲话产生同样感觉，我将完全理解。 现在，主席先生，请让我向您表示祝贺，也向您的前任，埃及的阿尔法拉吉大使表示祝贺，祝贺他成功地主持了本会议。

也许我还可以说明，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举行的招待会上我见到这么多大使以及其他资历很老的人士，是多么愉快。 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人们在这样的招待会上本着友好的精神聚集在一起，这种体现本会议工作要旨的共同努力精神给一位来访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我确信，此种招待会形成的人际关系的确有助于在本会议厅以及其他地方必须从事的具体工作。 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从这里带走的是对围绕本会议桌明显存在的合作精神的一种极为有利的印象。

英国政府在经过上个月的大选之后开始了其第三个任期。 当然啦，我很高兴趁此机会再次告诉本会议——因为我知道我的前任去年也会这样作——英国政府将继续对军备控制赋予最高的优先地位。 我们大家都面临着一种严峻的挑战：不仅要裁减全世界的大量武器储存，而且还要增强相互安全。 世界上没有比这种再大的挑战，也没有比这种再重要的挑战。 我能有机会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感到很高兴，很光荣。

我希望我能够首先与在座的诸位对伊恩·克罗马蒂耶博士表示特别敬意。 当然，你们大家都知道而且感到很遗憾，他将从英国代表团团长这个职务退休。 对他在过去的五年中在本会议所做的种种努力，尤其是在１９８６年作为主席对化学武器谈判所作的指导工作加以赞扬，这决不是随意的恭维。 本会议将非常思念他，我自己的同事更会思念他。 克罗马蒂耶博士在过去的几年中积累的经验和专门知识为我们大家确立了很高的标准。 今天当我介绍英国在化学武器领域提出的新倡议时，我将努力去达到这些标准。

首先请允许我阐述一下英国关于军备控制的总看法。 我们谋求通过相互、均衡以及有效核查协定在较低军备和力量水平上加强安全。 这些目标可能是大家都熟知的。 但是，我想从一开始对这些目标加以重新阐述。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

声明，言外之意是说苏联和东欧等国政府特别致力于和平，特别理解和平的含义。这些有待去证明。 和平竞赛可能比军备竞赛好些。 但是，在谋求安全与持久和平方面，英国政府决不亚于任何政府。

在我们最近的大选中，英国人民绝大多数投票赞成和平，今后他们将继续这样做。 当然他们要和平。 但是，他们也要安全，不受威胁或恫吓或讹诈的安全。当然，英国人民要减少核储存，以便使欧洲更加安全。 但是，他们并不只是为了使欧洲更加安全而进行常规战争。 当然，英国人民要改善东西方关系。 但并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当然不是意味着要在他们对自由和正义的基本信念方面作出让步。 总之，英国人民对于东西方关系和军备控制持有坦率的看法，他们再次赞同英国政府的态度。 这种态度是切实的、稳妥的、现实的。 我希望它也是有力的、积极的、具有远大目标的。

但是，军备控制不是一种孤立的努力，不能在某种高架台上进行而与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一切相脱离。 军备控制的成功是与，而且必须与更为广泛的国际关系气候联系在一起，尤其要与东西方关系联系在一起。 两者相脱节是有致命危险的，就是两者分离也是有害的。 我们进行军备控制的基本目的必须依赖于东西方关系的总气候。

英国政府在改善这种气候方面发挥了作用。 例如，我们的外交大臣为了鼓励对话和交流看法而下决心访问了东欧的每一个国家（阿尔巴尼亚除外）。 他所作的种种努力为首相三月底园满访问莫斯科铺平了道路。 此种政治接触是非常宝贵的。 通过这种接触可以进一步明确双方的希望和意图，有助于以合作取代对抗，可以增进信心和信任。 但是，建立信心和信任单靠接触是不够的。 今天大量武器储存之所以存在，并不单是因为存在不信任，而是因为两种不同制度之间存在深刻的分歧。

华沙条约成员国上月在柏林发表的公报声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倡议是为了消除对抗途径，坚持文明标准，在国际关系中创造一种开放、明朗和信任的气氛”。说得非常漂亮。 但是，实际情况又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约有五百万人被从他们的祖国阿富汗驱逐出国。 在华沙条约这些国家内，我们不可无视那些直接威胁信任和信心而且似乎是为了强调我们之间分歧的种种行动。 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今年居住在英国的人们将到国外作二千五百万次访问。 那些防止其公民离开自己国家的人们必须明白此种控制对相互信任会产生什么影响。

因此，我相信我们西方人想向这些国家传递这样一种基本信息：是的，我们要和平；是的，我们不排斥合作；但是，在我们的关系中信任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在孤立的阶段中是无法建立信任的。 同安全一样，它也是一种无缝之衣，浑然一体。每当我们找到造成不信任的原因时，这种原因就再次强调需要进行充分防卫，从而削弱了进行合作的基础，延缓了军备控制的进展。 但是，进展确是有的。 目前，我们似乎正处在发生某种重大事态发展的边缘。 对此，我表示欢迎。

上个月，北大西洋理事会确认了去年１２月确定的优先事项。 这些优先事项就是：在最近的将来达成一项中程核力量协定；将美国和苏联的战略防御武器裁减百分之五十；彻底消除一切化学武器以及通过重新调整北约特别关注的欧洲地区的不均衡来实现欧洲常规安全。 我们还议定考虑如何进一步发展一种有关军备控制的全面概念。 我希望，这将有助于确定如何更好地在这几个领域及其他领域取得进展——另外还有如何实现在较低的武器和武装力量水平上加强安全的这一目标。这个计划是雄伟的、意义是深远的。 如果能够实现这一计划，东西方关系就会有所好转。 我希望这能够成为我们所有在座的共同立场。

请允许我比较详细地谈一谈我认为是关键的几个问题。 我想依次谈谈核武器、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 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自成一体，但我们不可无视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个问题取得进展就会促进在别的方面取得成功。 但是决不允许因一个问题的解决而破坏我们的全面安全。

关于核武器这个议题，我将首先从有关安全的这一基本事实谈起。在过去４０年间，欧洲一直处于和平之中，而在我们这个大陆之外的其他地方在同一个时期却发生了１５０多次战争。 对此，本会议无须回顾。 我们仍然认为，核威慑——或者最好称为核安全——在维持这一和平方面是发挥了作用的。 为此，我们需要而且继续需要核武器。 但是，我们并不需要使核武器保持在目前这种不断膨胀的水平上；如果再减少许多，我们仍可以达到目的。 随着我们取得进展，我们可以抛弃以往在国际辩论中漫延成灾的枯燥无味、陈旧过时的论点。 英国公众和西方

舆论一贯反对采取单方面办法来解决核武器问题。 我怀疑这种作法是否曾对其他地方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现在我们都主张通过多边办法实行裁军。 对于确保我们相互安全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我们都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辩论——而不是空喊口号和摇旗呐喊。

现在让我谈一谈目前正在进行的核谈判。 这种谈判不可避免地超出本会议的直接控制范围，其步伐和范围主要由本会议厅之外发生的事件所决定。 首先，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美苏会谈所取得的进展使我们欢欣鼓舞。 这两个超级大国共拥有全世界核武器的９５％左右，而且有极大的潜力将军事活动扩展到外层空间。这些谈判对我们都有利。 我们都期待谈判获得成功。

双边会谈的目标在于以空前的规模大幅度削减核武器。 毫无疑问，缔结一项协定取消远中程核力量和５００公里以上短程系统，这将是实现核军备控制的一个重大步骤。 因此，我们赋予它最高优先地位。我们对苏联去年发出的现实主义信号表示欢迎。 然后，这些信号就开始朝向关于远中程核力量协定移动。但是，请让我们准确无误地将事实记录在案。 在１９８１年，全球零点方案不是苏联提出的，而是美国在其盟国的全力支持下提出的。 在雷克雅未克最高级会晤之后，缔结协定的前景再次得到改善。 但是，现在我们仍在敦促苏联同意消除一切远中程核导弹，并接受有关短中程核系统的零点解决办法。这并不是因为这样作就会大大减弱核查问题的难度。 我们都听到了苏联呼吁别人裁减核武器的言论。 这是使他们证明其诚意的最好机会。 让我们希期缔结这一协定。 让我们相信这一协定能得到执行，并能有效地加以核查。 如能这样，就可以很好地鼓励在军备控制的其他方面取得进展。

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一步。 我们必须保持势头。时间不允许我们踌躇不前。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苏联方面正有这种迹象。 我们发现苏联不愿意为推动会谈作出必要的安排。 我们必须关注的是到目前为止取得的进展可能在这后一阶段受到阻碍。 此种人为的障碍暗示苏联如果真的采取此种态度，那就会使我们、我们的盟友以及全世界都很难理解——而且更难接受。 我真诚地相信此种障碍是一定会被排除掉的。

关于战略防御计划，苏联放弃了将其同远中程核力量进行联系的作法，对此我们再次表示欢迎。 联合王国继续认为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是慎重的。 1986年11月在戴维营撒切尔夫人同意里根总统的看法，认为需要继续进行战略防御计划的研究方案，因为这是反弹道导弹条约允许的。 但是，只是如此而已，这是一项研究方案。 它是与苏联多年来在这一领域进行的各种活动相当的。

现在我来谈谈战略核军备问题。 双方都原则上接受削减一半的目标。原先我曾把这一目标说成是北约的优先事项之一。 现在仍然如此。 在中程核力量方面取得的进展不应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看不到在战略领域进行同等、而且现在进行更大努力的必要性。 我们希望苏联现在对摆在会议桌上的美国条约草案作出积极反应。 如果不这样做，或者甚至进一步往后拖延，那将是对苏联意图的一种致命起诉。

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两个协定都付诸实施，我们就可以为给后代留下一个核武器少、但更加安全的世界而真正感到自豪。

最后，我来谈谈限制核试验的问题。 长期以来，核禁试一直是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中的议题之一。 自1977－1980年的谈判之后，本会议的一个委员会对这一议题审议了两年。 关于这一点，诸位比我更清楚。 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此后一直没有能够就为进一步讨论这一议题规定一个职权范围达成一致意见。

与此同时，科学专家小组一直在继续其非常宝贵的工作。 我希望这项工作将继续进行下去，摆脱任何形式的政治色彩。 该小组的工作表明，裁军谈判会议如何才能更好地为讨论限制核试验问题作出贡献。 1977－1980年的谈判结果不了了之。 同时也不必把这个谈判一定看作是现在的起点。 相反，我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那种既解决技术问题又揭露遗留困难的讨论。目前这个科学小组所做的正是技术方面的工作。 如果设立一个委员会就可以在其他问题方面发挥同样作用。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解决核查问题。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尽管一些不太了解情况的人声称已得到解决。 此种前景在西方的工作方案中已得到阐述，而且，事实上，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沃达大使在他以前提出的职权范围草案中也提到这一点。 这两者对我们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

在削减核武器方面取得进展—— 这是我们的目的。 但我们也不排除对核试验进行限制。 我们决不会这样做。 对于美苏就这些问题单独进行会谈，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希望他们在转向其他限制措施之前，能够尽快批准它们在１９７０年代缔结的两个协定。 这种按步就班分阶段进行的方法就是取得实质性持久进展的正确方式。 这种作法充分考虑到了各种真正的安全问题。 通过早日就如何安排讨论作出决定，裁军谈判会议就可以对这一进程作出贡献。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常规武器问题。 我们并不想看到对核武器进行控制—— 我一贯强调这一点—— 但是我们不可无视常规武器造成的威胁和破坏。 对于过去１０００多年的欧洲历史，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这是一部充满一场场残酷战争的历史。 我们决不允许重演这部历史。 请允许我向诸位回顾一下卡林顿勋爵去年１２月曾说过一段话。 他说，“这么多的军备控制讨论似乎只关注核武器…这些讨论似乎暗示，常规战争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任何从上次世界大战活过来的人都不会同意这种看法”。

我年纪太轻，未见到欧洲的最后这场战争。 但是，有一件事件请允许我讲清楚。英国政府及其北约盟友决不会使欧洲成为一个再次进行常规战争的安全场所。否则，那将是一种极大的愚蠢行为，是向黑暗和绝望的倒退。 我已经讲过核武器在维持欧洲安全方面的作用。 随着我们朝向削减各种不同类型核武器这个方向前进，对庞大而昂贵的常规部队—— 装配有破坏性越来越大的武器—— 采取某些措施的必要性变得越来越紧迫。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解决现存的常规力量不均衡的原因。据我们估计，华沙条约组织在坦克方面所占的优势为三比一；在大炮方面超过三比一；在战术飞机方面约为二比一。 自从１９７０年代初以来，我们发现华沙条约组织集结力量不是为了保卫东欧领土，而是为了能够向西欧发起突然进攻和全面入侵。

近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维也纳讨论有无可能设立一个新的谈判论坛进行常规武器的控制谈判，控制的范围包括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整个欧洲。 北约的各位部长在上月的雷克雅未克会议上提出了旨在通过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范围内进行两种不同的谈判来推动这一工作的建议。 一种谈判由所有３５个欧洲国家参加，谈判

内容是在军事领域建立信任的措施问题；另一种谈判由北约及华约的２３个成员国参加，谈判如何在较低力量水平上实现稳定。 西方国家７月１０日在维也纳提出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进行建立信任工作的职权范围。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提出有关进行常规力量稳定谈判的正式提案。

稳定和安全意味着消除不均衡。 我们对戈尔巴乔夫先生二月份在一次莫斯科论坛上的说法感到很受鼓舞。 他说："如果万一在某些方面出现不平衡现象，我们就必须纠正这一情况，纠正的办法不是让处于劣势的一方往上补齐，而是把处于优势的一方往下拉平"。 我们全心全意地赞同这种态度。 不过，我再说一下，当然需要把这种说法变成行动，因为行动胜于雄辩。 然而，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能够就有关这种不对等的程度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华沙条约国家一直没有能够提供有关此种力量的主要事实和数字。 如果"Glasnost"（开放）在这个方面也适用的话，就必须扭转这一局面。

与此同时，华沙条约代表提议进行旨在确保军事思想必须以防御为基础的讨论。众所周知，几年来北约一直宣布，除进行反击外，北约永远不会使用武器。我们的力量以及我们盟国的力量并不是为侵略别国领土而部署或设计的，这是不言自喻，毋庸置疑的事实。 事实上，北约的这些声明是经得住考验的。 有关我们武装力量的数字和部署情况的资料是随便公开畅升提供的。 但是华沙条约国则不提供这类有关其军事力量的资料。 如果能得到这种资料，我们可能会更好地对它们所宣布的有关军事思想的目的作出评估。 这不是通过辩论来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需要就有关地面上实际力量达成切合实际、又可核查的协定。

当然，这些问题我们已讨论了多年，不可能马上就解决。 但是，使人感到失望的是，在维也纳进行的相互均衡裁减军事力量的会谈缺乏进展，这充分说明以上那些障碍是明显存在的。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希望这个论坛能够取得进展。如果真的取得进展，就会为进行有关常规力量稳定的新谈判开创良好的开端。

主席先生，我希望我没有因讲话太罗索 而讨人嫌，也希望你不会为热情地邀我来这里而感到后悔。 但是，我的确想作一次全面的发言，详细阐述一下我们总的立场和看法，最后讲一下我认为在座的诸位都共知的一个方面。 那就是我们特别

希望取得进展，而且我们特别感到联合王国可能会促进达成协议的方面。因此，我最后要讲的就是化学武器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是在座的各位大使最关注的问题。

化学武器当然是说明单边姿态无济于事的典型实例。 联合王国在１９５０年代就放弃了化学武器能力，美国也在１９６９年停止制造此种武器。 但是，苏联只是在今年四月才宣布终于停止此种生产。 即使情况真是如此，现在西方仍面临苏联的大规模储存。 愿意承认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廖廖无几，但有关扩散此种武器的报告却源源不断，不容无视。

我谨对本会议过去在这方面作了大量有益工作表示敬意。 我们在化学武器方面的目标是特别宏伟的。 不只是加以限制，也不只是在现有水平上加以冻结，而是通过一项行之有效，可加核查的全球禁止条约彻底取缔此种武器。 主席先生，刚才承蒙你提到我的前任蒂莫西·伦顿。 自从他去年在本会议发表讲话以来，我们看到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在销毁化学武器及其生产手段方面达成了重大协议；核查制度对民用化学生产的重要性得到普遍接受。 去年在克罗马蒂耶博士领导下开创的势头，由于厄可于斯大使领导得力而得以保持下来。 昨天我有幸同他进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谈。 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去年提出的关于质疑性视察的英国文件受到热情的接受。 文件提出的许多原则问题似乎可以解决。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对某些原则分歧有了更为明确的解决办法，因此，对由此引起的所有实际问题加以通盘考虑就变得更加重要。 请允许我特别谈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我们大家都认为需要通过核查来证实：没有秘密生产化学武器，没有转用或滥用民用工业生产的前体。 但是，同时我们也承认，如果使公约能被大家都接受，就需要使公约的目标与人们对民用工业的合理关注相一致。 这必然意味着要考虑一些非常细致的问题。 上星期在日内瓦这里举行的由许多国家化学工业代表参加的讲习班为对这一关键领域进行详细而切实的讨论提供了一次机会。现在我们必须在这一经验的基础上前进。 我们之间必须就以下几个关键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我们究竟想对哪些化学品进行核查；公约究竟应该涉及哪一级生产水平，以及究竟如何改进全面核查系统以便将科学进步考虑在内。

我的第二个问题以前也许没有受到什么重视。 那就是，一旦所有的谈判问题得以解决，我们就必须迅速而有效地从议定的公约转向将一项实际的全球禁止公约

付诸执行。 这种执行实际是按照谈判者计划的方式进行的。过去我们在联合王国一直强调成立一个能够执行监督公约实施情况这一重要任务的组织。 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才能建立这个组织，以便及时完成一切必要的工作。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今天提出一份题为“使化学武器的禁止行之有效”的英国文件的原因。 我想这份文章业已分发。 文件中载有我们有关需要采取措施的详细想法。 文件建议可将某些方面交由筹备委员会处理。 然而，文件还指出，进一步的工作需要在这里的特设委员会进行。 我们必须确保能够得到充分的核查技术。我们也必须明确了解该组织常设人员可能有多少，费用多大。

我再说一遍，开放不应意味着多说空话，而应意味着多披露事实。 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空话，而是更多的事实和数字。 我们需要了解其他政府拥有什么，放在什么地方以及用来干什么。 我认为现在是所有代表团，包括那些以前拒不申报的代表团，说明其可能的未来申报的时候了。 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符合事实的估计，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对这种相互努力说来必不可少的信任。 联合王国这份新文件提供了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把意图变为有效行为的范围。

我们就化学武器进行的谈判可以导致一项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历史意义的禁止条约。 伊拉克在海湾冲突中使用这些武器突出地说明全面禁止此种武器是多么刻不容缓。 这些武器是威胁整个国际社会的可怕祸害。 让我们将其永远消除干净吧。

最后，请允许我用下面的话来作为结束语：

“人非孤岛”，有一位诗人曾这样说。 军备控制的任何一个方面也不是孤岛。如果在一个方面无法取得进展，就可能使其他方面的努力遭到挫折。 反过来也是如此。 一项新的突破可以使其他谈判受到推动。 前面我已经说过，目前进行的几个谈判中已经产生了这种推动力。 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那种武器储存越多、高调唱得越高的恶性循环，而是随着相互信任的增强、军备削减越来越合情合理，有条不紊这样一种良性循环。 公众对军备控制的关注和希望越来越大。我们中间参加实际谈判的那些人肩负国际社会所赋的责任将这些希望变为现实，将政治机遇变为实际行动。

我希望我今天讲的这些话能够不容置疑地表明，联合王国决不推卸它所肩负的国际责任。 英国政府在军备控制方面一贯发挥充分而积极的作用。 现在当我们开始第三任期之际，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这样去做。

主席先生，请允许感谢您以及您的可尊敬的诸位同事耐心地听我发言，并请允许我这样说：我在这里受到热情的接待并进行了宝贵的谈话，我将带着这些美好的记忆离开日内瓦，我祝愿您以及您所有的同事在今后的重要工作中一切顺利。

主席：

我感谢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所作的重要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讲的美好之词。

我相信本会议所有成员遗憾地获悉该大臣向我们提供的有关伊恩·克罗马蒂耶大使离任的消息。 克罗马蒂耶大使不仅以突出的外交能力代表他的国家，而且以非凡的才干为本会议服务，为解决许多微妙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在担任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方面。 无疑，本会议将思念他。 我谨请求国务大臣向克罗马蒂耶大使及夫人转达我们对他们未来的良好祝愿。

现在，我请越南外交部付部长，Nguyen Di Nien阁下发言。

Nguyen Di Nien先生（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首先，我想表达在我看到与我国保持密切的兄弟关系的英雄的埃塞俄比亚代表担任本月份我们这个非常重要会议主席时的深为满意心情。 我相信，由于您的献身精神和外交才干，您将会促进本会议各项谈判顺利进行。 我也愿衷心感谢本会议使我有机会在今天发言。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问题，我们驻日内瓦的代表已多次阐述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对这个问题所持的看法。 今天请允许我详细阐述一下我们对我国非常重视的几个问题的立场。

目前在即将迈入第三个千年的门槛时，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未来选择：人类要生存下去还是要毁灭。 这种选择的答案并不简单。 使我们感到不满意的是，当前国际形势依然紧张而复杂。 有些力量为了继续谋求军事优势正在加速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企图将这种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去。 虽然，只需现有核武库的百分之一就足以使我们的地球变成一个永远死亡和冻结的星球，但是现在储存着更多的核武器以及各种各样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军事技术的高速发展给世界人民、各个国家以及政治家们留下来的时间越来越少，使他们无法充分认识这种真正危险以及人类在能否制止滑向核深渊方面受到的种种限制。 因此，所有国家无论其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如何，都必须共同大胆而负责地为未来作出选择。 我们大家共同尽最大努力，从全世界消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现在这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在核时代，每个国家都必须采取新的安全考虑。 以往几十年的经验说明，通过核威慑实现安全的概念以及把战争看作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的想法都是过时的；如继续坚持下去只会导致全面战火。 我们关于安全的概念是以这样一种全面安全制度为基础的：在一个无核的非军事化世界中，所有各国享有平等安全，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 我们同意不结盟运动的观点：通过积累军备是无法确保一个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

只有把核武器从我们这个星球上彻底取缔，才能永远消除核战争威胁。 我们认为，为这一努力作出贡献是所有国家，首先是核武器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M. S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有关在本世纪末彻底取缔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综合计划就是对彻底全面裁军进程的一个重大贡献，表现出一种新的政治思想和对人类命运的重大责任感。 哈拉雷第八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对这一极其重要的建议表示欢迎。

面对由继续不断的核军备竞赛而造成的严重挑战，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开展一种争取和平、反对核战争、反对外层空间军事化的日益广泛、日益强大的运动。 这

明显地表现在代表四大洲的六国领导人发表的墨西哥宣言中，表现在第八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政治宣言中，也表现在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与印度总理关于建立无核世界和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暴力的新德里联合声明中。 在诸如东南亚、非洲、北欧、中欧以巴尔干等全球的许多地区正在发展的建立无核区的趋势体现了大多数国家争取实现无核世界的愿望和决心。

虽然我们不遗余力地为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这一最终目标作出贡献，但是我们主张逐步实行裁军和通过现实主义途径来推动这一进程。 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停止核试验是制止核军备竞赛最关键、最有效的方式，这是具有最高优先地位的事项。遗憾的是，尽管有一个核武器国家近两年来曾四次延长其单方面停止核试验，但是就禁止核试验进行的谈判却依然陷入僵局。 究竟谁该为这一僵局负责，大家都有目共睹。 面对这种继续紧张的局势，我们呼吁所有国家，首先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四十个成员国，共同努力争取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出现突破。

区域和平与安全是同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可分割的。 今天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生存问题—— 对欧洲、非洲、美洲、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说来，都是同样严重而紧急的。 巩固和加强任何一个地区的和平与合作都是对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具体贡献。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依然是世界上最乱的区域之一。 在这里，过去四十多年来各国人民从未真正知道什么是和平，而是经受了连续不断的最长久、最残酷的战争，如朝鲜战争，以及特别是印度支那战争和越南战争。 在这些战争中，对当地居民使用了最大量的炸弹和毒性化学品，其中包括二恶英。 目前，虽然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尚未到达欧洲那样的军事化程度；但是，实现军事化的可能性却是很大的，其后果是极其危险的。 几个主要的核大国就在这个区域。 这里集结了大量陆、海空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实行和平共处、合作和友谊的愿望变得日益强烈。 我们同许多国家一起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关于在本区域国家间不使用武力或以使用武力相威胁的倡议；我们支持为使印度洋成为和平

区，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和朝鲜半岛成为无核武器区所作的一切努力。 越南大力支持苏联的倡议，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普遍安全体系，其目的是在该地区国家间平等互利基础上巩固和平、安全与合作。

在东南亚，三个印度支那国家饱经战争带来的痛苦，比谁都更加珍视和平，渴望同全世界各国，首先是各个邻国，发展友谊与合作。 这三个印度支那国家一方面为维护独立和主权而坚决斗争，同时还不遗余力地争取把东南亚变成一个充满和平、稳定、友谊和合作的地区。 我们谋求通过对话，利用政治手段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相互谅解的基础上解决这个地区的问题，包括柬埔寨问题。 我愿借此机会再次重申我们关于同本地区所有其他国家缔订互不侵略和互不干涉内政条约的建议。 我们也想同中国重新建立良好关系。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早在１９７８年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国际社会在裁军谈判史上首次就有关裁军的行动纲领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并设立了一个极其重视裁军谈判委员会—— 即现在裁军谈判会议—— 的相当全面的裁军机构。 该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体现的协商一致意见不仅反映出１９７０年代有所改善的国际形势，而且也反映出国际社会在制止军备竞赛、争取和平和裁军斗争中取得更大成就的强烈愿望。 众所周知，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十年间裁军领域一直陷入僵局，今天人类面临着军备竞赛升级的新危险—— 其程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 就我们这个会议的工作而言，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就在这里谈判的任何裁军问题达成任何具体协定，而有关核问题的谈判还尚未根据适当工作安排开始进行，这实在是可悲的事实。 国际社会所表达的对生存作出适当选择的愿望要求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促使裁军事业发生好转。 越南同意绝大多数的看法，也认为双边和多边裁军谈判应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裁军谈判会议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其参加国来自所有政治集团，来自各别不同的地理政治区域，同时还包括所有五个核武器国家。 我们应该进一步挖掘这个机构的潜力。 虽然，苏美正在进行关于欧洲中程导弹的双边谈判，但是我们仍希望本会议根据其职权范围，从有关的大会决议、

尤其是最近在四十一届大会所通过的第41/86M号决议的精神出发，充分发挥其活力和重要作用，以便促进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和太平洋，乃至世界各地实现持久的缓和、有效裁军、国际和平及合作。

现在我们收到了许多有关核领域及其他领域的切实可行，合情合理的提案，这些足可以构成本会议工作的基础。 现在大家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遵守和核查已不再成为障碍，因此，不应以此作为借口，妨碍或阻挠就全面核禁试条约或就禁止化学武器新公约进行的谈判。 以往的事实表明，要想使本会议发挥有效作用，实现重大突破，就需要所涉各方表现出政治意愿。

几年来，越南一直在申请成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成员国。 越南在本会议参加各种活动，这已证明其严肃认识的态度以及有能力为本会议的工作作出贡献。我愿借此机会重申我们愿意成为本会议正式成员国，并希望能得到本会议普遍支持。

主席：

我感谢越南付外交部长所作的重要发言以及他对主席及我国说的友好的话。我想告诉本会议，发言名单略有变动。 现在根据变动情况请尼日利亚代表，通韦大使发言。

通韦先生（尼日利亚）：

谢谢您，主席先生。 我可以看到，我的尊敬的同事，墨西哥大使已经登记要发言。 如果主席不反对的话，当然，我要服从尊敬的墨西哥大使的决定。

主席：

我认可墨西哥大使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主席先生，我已听说，尊敬的尼日利亚代表有重要事务待办，因此，我告诉付秘书长，让他在我前面发言，毫无问题。

主席：

我感谢墨西哥大使。 尼日利亚大使现在发言好吗？

通韦先生（尼日利亚）：

谢谢您，主席先生。 很抱歉，给您增添了麻烦。 我也必须向尊敬的墨西哥大使表示感激。

上星期，尼日利亚代表团提交了一份文件，已作为CD/768在所有代表团中加以分发，题目为“立即达成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建议”。 由于这是我本月份第一次发言，因此，请允许我在对这份文件进行简要阐述之前，向您，主席先生，表示祝贺，祝贺您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七月份主席。 您外交经验丰富，个人品质优秀，专业技术超群，这都是使各代表团在七月份上半月受到推动和鼓舞的力量源泉。 我们毫不怀疑，你将在余下的任期内继续按照正确的方向指导本会议的工作。 另外，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您的前任、阿尔法拉吉大使表示敬意。 他以他通常贯有的谨慎而有效的方式主持了本会议六月份的工作。

各国代表团收到的尼日利亚文件旨在使消极安全保证这个问题从冷库中摆脱出来，重新摆在本会议的谈判桌上。 在采取这两个步骤期间，尼日利亚代表团自然不得不抖掉多年来使这个议题失去棱角的冰渣，并努力修改一项可能安排中的众所周知的内容。 尼日利亚代表团在提出建议时还竭力面对各种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努力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协调各个国家和集团可以调和的看法与利益。 更重要的是，我们谋求为核裁军事业尽一份微薄之力。

派代表参加本会议的大多数国家，事实上联合国各成员国，都在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中宣布放弃制造核武器的主权。 它们通过单单这一项行动就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作出了贡献，改善了国际气氛，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 有些国家为此作出重大牲牺并将其安全寄托在脆弱的国际纪律以及其他国家的人道主义上。它们至少应该得到明确而具有约束力的保障；使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这才是顺理成章、公平合理的。 在这一方面，那些尚未签署不扩散条约的国家中有些国家可能会决定签署这项条约，或者加入类似的协定。那些属于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军事联盟，或在其领土上部署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将必须承认其特殊情况需要特殊的安排和条件。 尼日利亚的提案并不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并不摆出一付自称能解答一切问题的架式，但应能通过具体方法积极促进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禁止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讲到这里，请允许我申明，由于我在日内瓦和瑞士的任务即将结束，我愿借此机会简单扼要地谈一谈过去三年来我们这里的工作情况。 尼日利亚代表团认为，本会议的问题是所有代表团都很清楚的。 我们的立场过去曾详细而全面地阐述过，我不打算一一重复。 我只想说明的是，在过去的三年期间，裁军谈判会议确实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论坛，使几个主要的积极进行军事活动的国家及其他国家能够阐明其立场。 本会议设法保住了裁军这个议题并使其能够坚持下来，成为一种施加压力的机构，对几个主要的军事对手在其目前的多边和双边谈判中改变其态度产生了预期的影响。

裁军谈判会议在过去的三年中没有取得多少最后的结论性成果，但是我们不应将此理解为，我在上面列举的有关本会议的许多有益方面遭到了破坏。 我这种说

法并无什么新颖之处。 本会议必须继续做其力所能及的事情，必须继续对公众舆论加以启发，必须防止使对所有国家具有严重后果的紧急裁军问题完全变成双边性的问题，还必须继续自己动脑筋寻找完成其艰巨任务的最好办法。

在我即将离开日内瓦之际，我谨愿说明，我是多么喜欢我在会议担任的工作啊，我从与在座的各位大使的交往中得到了多么大的益处啊！ 我感谢诸位对我的支持、谅解和友谊。 我祝愿诸位万事如意，并盼望再次与大家在其他论坛一道为国际和平与和谐而工作。

主席：

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所作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我确信本会议一定都同意祝愿他在未来的工作中万事如意。 尼日利亚早在２５年前从一开始就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以极为遗憾的心情眼看尼日利亚大使离任。 我确信在他离任之后他的代表团中一定会有一位重要而干练的成员来接替他的工作。 我祝愿他福星高照、万事如意。

现在请今天最后一位发言者，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发言。

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译自西班牙文）：

主席先生，对于我们之中那些象我自己这样的人来说—— 我们曾有机会领略您在以前作为埃塞俄比亚代表参加本多边谈判机构的工作期间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和对裁军事务的卓越见识—— 现在看到你主持我们的讨论感到极为满意，并保证墨西哥代表团同您进行毫不保留的合作，以使您圆满地履行您这一重要职责。

同样，我们谨借此机会向您的几位前任、尊敬的埃及代表阿尔法拉吉大使、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沃达大使再次表示祝贺。 他们分别在六月份和四月份干练地主持了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 主席先生，最后，我国代表团同意您刚才所说的有关尊敬的尼日利亚代表，我们尊敬的同事，通韦大使即将离任的话。

大约在１５年之前，１９７２年４月１０日，旨在消除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公约

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开放供签署。 在其序言中，该公约各缔约国确认在该公约中达成的协议只是朝向达成另一个，更为广泛协议的第一个步骤。 公约第九条用下述措词界定了这个新的协议。 下面我引原文：

> “本公约各缔约国确认有效禁止化学武器的公认目标，并为此目的承诺继续真诚地谈判，以便早日就禁止发展、生产、储存这类武器和销毁这类武器的有效措施，以及就有关为武器目的生产或使用化学剂所特别设计的设备和运载工具的适当措施，达成协议。”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本会议把相当一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这个方面。 由于大家的努力，自从１９８４年我们首次决定赋予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以真正的谈判权限以来，其工作速度确实加快了，由于各个成员国表现出了政治意愿，使得看来无法逾越的障碍得到了克服。 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６年，委员会的工作分别在图尔班斯基大使和克罗马蒂耶大使的领导下，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为此，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关于第二位大使，听说他因健康原因不久即将退休，我感谢十分难过。

现在我们正在进入我们谈判中的决定性阶段。 大家把这个阶段恰如其分地称作为我们工作能否成功的至关重要的阶段。 在这方面，特别使我国代表团感到满意的是，主持这项工作的担子落到了尊敬的瑞典代表厄可于斯大使的肩上。 当他在１９８４年担任这个职位时就已经证明他具备超人的外交艺术。

为了实现我们为自己规定的宏伟目标，我们决定应尽可能扩大公约的范围。因此，我们确定出应加以禁止的七项基本活动：化学武器的发展、生产、储存、获取、拥有、转让以及使用。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公约中规定，目前的各拥有国有义务销毁其化学武器武库及生产设施，从而使公约具有一种可靠裁军工具的性质。 关于这些分门别类的规定，取得了普遍一致的意见。 对此，我国代表团感到极为满意。

为了试图囊括所有可能的情况并考虑到现已掌握的议题的范围，一直在努力确定各种包罗万象的定义。 因此，化学武器不仅指弹药和运载方式，而且还指对公约目标构成危险的物质，但为准许的用途生产的并在数量上符合使用的目的的物质除外。

在公约生效时—— 我们希望不需很久时间就可生效 —— 各缔约国将必须告诉有关国际机构它们是否拥有化学武器和生产设施。 然后，拥有国将首先有义务提供有关其武库的数据。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拥有国必须讲清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领土内存放化学武器的地点，以便可以在原地核查申报的确切程度。 因此，我们欢迎苏联最近作出的同意提供其武库地点的决定。 虽然我们懂得这样作会涉及微妙的国家安全问题，但我们仍希望，那些仍然认为提供此种情报为不妥之举的国家能够在不久的将来重新考虑其立场。

一旦弄清楚了武库的特点，公约草案对武库所有国规定的基本义务就是将其销毁。 公约提议在十年内彻底销毁目前现存的化学武器。 我国代表团认真考虑了为什么将这个期限规定这么长的种种理由：例如，销毁设施的能力以及为了保护环境而必须采取的预防措施。 但是，尽管如此，我国代表团仍认为应继续努力尽可能缩短这个期限。 在公约生效后至少必须再等十年之久才能使爆发化学战争的危险完全消失，在我们看来这未免有点过份。

销毁顺序是几个主要拥有化学武器国家正在谈判的事项，至今尚未就此达成协议。 作为一个原则立场，我国代表团认为最好从最危险的武器开始销毁，以迅速消除最大的危险，而把毒性最小的放在最后销毁。 遗憾的是，化学武器的拥有国并不赞成这种观点。 它们想把其使用毒性最大的武器的能力完好无损地保持到最后一分钟。 我们希望它们重新考虑这一态度。 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自私的。并希望它们认真考虑以下这一事实：对未来公约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重要武库能否迅速消失。

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至今尚未能够就生产设施问题达成协议。 我们知道，有关代表团正在继续就这一微妙问题进行深入磋商。 我们希望不久它们将能够向我们提出它们议定的解决办法。

现在我来谈谈两个就其重要性来说对我们工作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问题：我指的是被称作“不生产”问题以及一切与核查有关的问题。

刚才我说过，我们现在正在谈判的公约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防止在未来制造化学武器。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然对民用工业加以控制，其中包括对生产可能转用于被禁止用途的物质的工业加以某些限制，这种作法无疑将影响到所有缔约国，不管是化学武器的拥有国还是非拥有国，也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一个时期以来，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讨论中一直在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可能产生的危险程度，可以把有关的物质分为三个基本类型。 在这种划分的基础上，制定了几种轻重缓急程度不同的核查办法。 这样，附表1所列物质—— 大多是神经毒剂—— 凡生产量每年超过一吨者都将受到禁止；附表2所列化合物—— 关键前体—— 的制造将受到严格的国际视察，以避免将其转用于被禁止的目的；最后，附表3所列物质—— 可能被用来制造化学武器、但大量用于合法的和平活动的物质—— 有关其生产和使用情况必须尽可能确切地向有关国际机构申报。

为了健全这一制度，我们必须考虑由“商用剧毒品”引起的问题。 换句话说，此种物质就是指民用工业使用的高度毒性物质，例如，在制药部门和杀虫剂生产部门。 为了有效地处理这些物质似乎有必要为其设立一个特别的类别，一种不同于已经确定的那三个类别。 然而，由于在可能加以考虑的化合物以及对其适用的措施类型方面存在着意见分歧，因此，妨碍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而谈判各方都承认，这个问题的解决既是必要的，又是紧迫的。

我们都知道，目前这几个附表不可能是尽善尽美，一成不变的。 当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向有关国际机构申报其武库的组成时，将对这几个附表进行首次审查。很可能这些武库将包括在谈判过程中没有考虑到的化学品；那么，就必须考虑将这些物质列入附表内。 此后，如果我们想要使公约保持其充分效力，根据科学技术的进步，定期对附表进行修改补充，这将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大家已认识到为此目的而制定灵活、应急而可靠办法的重要性。 这样，将有可能在附表中列入和从中撤销新的化学品，或者把它从这个附表转入另一附表。 我们在本届会议期间一直在为此目的而工作，并已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

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要使一项国际裁军协定对其所有缔约国都有效地发挥作用，建立适当的核查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化学武器公约当然也逃不出这个一般法则。 现在正在拟定的这个草案目标宏伟远大，还确立了一个旨在保障其所有条款得到遵守的、范围很广的核查制度。

公约本身应创建一个独立的国际机构，负责执行这些微妙的任务。 在我们看来这种作法似乎是一种确保公约信誉的最佳解决办法。 大家都可以回忆一下，这就是２０年前拉丁美洲国家在谈判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时选择的办法。 当时设立的那个机构一直在发挥着令人满意的作用。

由于对公约规定的许多义务进行核查而造成的问题显然是相当可观的。 一方面，要保障将来不生产化学武器，不进行被禁止的活动；另一方面又要考虑保护贸易秘密以及不可过份干预国家民事活动，这样就使适当核查机构的设计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大家都意识到这一工作的艰巨性，并必须争取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顾全更大利益，作出某种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主要的机构就是由所有缔约国组成的协商委员会。 由于大家都希望公约拥有尽可能多的加入国，要想使委员会在出现危机情况时作出应急决定，迅速而有效地加以干与，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因此，将有必要设立一个成员有限的委员会附属机构，称作执行理事会，正式附属于委员会，并在委员会闭会期间履行其一切职责。

在执行理事会的组成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我国代表团认为，选择该机构成员的唯一有效标准是公平的政治和地理分配办法。 如果象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一样使用此种办法，每个集团将根据它认为适当的参数自由选出其代表。

关于决定的作出这个难题，我国代表团倾向主张采取由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决定这一简单而明确的程序。 我们认为，如果要求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就会严重妨害委员会和理事会的工作。 因为这样就会使每一缔约国得到可以在任何时候行使的否决权，这就会妨害公约履行其正常职能。

即将委托协商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负责的国际核查机构将包括确保其充分有效性的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谋求尽可能完善的申报和例行视察制度；另一个是只在

非常情况下用的“安全网”—— 质疑性视察—— 目的是为了弥补正常程序的不足。

我们在谈判中，强调—— 这种强调是合理的—— 建立一个没有漏洞的制度，即一种使大家都充分相信公约条款都得到遵守的机制。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已经设计出一整套适用于各缔约国活动的措施，从对销毁武库的永久性核查到对民用生产设施进行不预先通知的系统视察。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为有效地保障彻底消除化学威胁而设立一个严格的制度。

“质疑性视察”是对例行制度的重要补充手段。 我国代表团认为此种视察是一种非常事件，它是在通过正常渠道没有消除对遵守情况产生的严重怀疑情况下才采用的。 鉴于这种办法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政治方面的损害，我们相信这种办法是不会经常采用的。 然而，我们的确认为一个国家在认为必要时要求进行此种视察的权利不得受到限制。

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能够就有关质疑性视察的合理程序达成协议。 有的国家提出过份要求—— 立即开放设施—— 另外一些国家则过份犹豫不决—— 视察需经接受国同意—— 这两种态度互不相让，因此无法找到一个各方都满意的中间立场。而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去年在有关工作组主席主持下进行的深入磋商中拟订的、但由于有一个代表团反对而没有能够列入委员会报告的那个文本就是一个极好的谈判基础，因为这个文本载有一些现实可行的建议，并将拒绝视察的可能性限制到最低限度。

今年是公约筹备工作至关重要的一年。 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本会议的两个成员国，美国和法国，最近正值由它们发挥重大作用的公约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之际，竟然认为关于在其原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中加进新装置的这种决定是妥善的。

作为一个不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墨西哥极为重视缔结一项公约，彻底消除这种致命的毁灭性武器。 正如我们在类似情况下一贯所为，我们在这方面的兴趣可以通过许多事实加以证明。 例如，尽管我国代表团是裁军谈判会议最小的代表团之一，但是作为一个成员国，今年我们几乎集中了全部精力来执行一个工作小组协调员的任务，而这个工作小组则是构成委员会１９８５年设立的那个基本机构的三个工作小组之一。 我们之所以一贯这样作，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加紧努力，

以便能够尽快向联合国大会转交一份象公约这样重要的协定，其目的现在是，而且将来无疑仍是永远消除化学武器。 让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一年中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取得成功。 事实上，我们的努力早在许多年前就在当时称作裁军委员会会议的这个谈判机构开始了。

主 席：

我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 除非另外有人发言，否则今天登记发言到此结束。 我认可苏联代表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首先，我想对尊敬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副外长Nguyen Di Nien同志表示欢迎，欢迎他通过发言对我们的工作做出了贡献。 我还注意到今天上午尊敬的联合王国国务大臣戴维·梅勒先生所作的发言。 我之所以请求发言，正是与他的发言有关。 在我对这个议题发表评论之前，我想首先向即将离开我们的尼日利亚的通韦大使以及即将退休的联合王国大使克罗马蒂耶先生表示最好的祝愿。

我不打算对梅勒先生的整篇发言发表评论，而是仅谈谈几点总的看法。 联合王国的这位大臣呼吁我们要言行一致。 这本身是正确的；言行应一致。 但是，我认为梅勒先生发出这一呼吁时显然看错了对象。 的确，有人在这里说了不少漂亮话。 梅勒先生今天在他的发言中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把这些漂亮话变成相应的行动。

联合王国的这位国务大臣使我们想起北约曾经宣布，除了还击外不使用其任何种类的武器。 对这种态度，我们只能表示欢迎。 大家都知道，在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军事理论中也有类似的条款。 不过，在这种北约口号的背后，有着与我们的建议完全不同的东西。 在西方发出的这些漂亮词语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所有这些军备的继续积累。 因此，战争的危险日益增加，而稳定局势却不断遭到破坏。

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军事理论不但规定除了反击之外不使用其军备，而且还载有其他规定，其中包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规定。 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不只

是言词，而是苏联已经自己承担的义务—— 一种单方面义务。

现在让我们看看禁试问题。 联合王国的这位大臣也在一定程度上重视这个问题。 目前，几个西方大国还在将试验问题同核裁军和裁减常规武器这两个问题都联系在一起。 这样，这个问题—— 几个高度优先、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正在被转入属于长期目标的类别中。 我认为此种行动是与我们经常在这方面听到的言论不相一致的。

梅勒先生还谈到阿富汗问题。 我必须申明，我们在这方面的言行完全是一致的。 我们已经从阿富汗撤出六个团，并将尽快把全部军队从那里撤回来。 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美国及阿富汗的各个邻国都作出对等的行动；此外还需要在国际方面作出努力。 阿富汗国内现在正在进行调解，任何人不得对此进行阻挠。

梅勒先生谈到M．S．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莫斯科论坛发表的讲话，特别提到他说的下述内容：不管在哪一方面出现不平衡，我们都必须把这一局势纠正过来，纠正的办法不是让落后的一方往上补齐，而是把前边的往下拉平。 他对这些说法表示欢迎，但又说必须把这些言论变为行动。 这是我特别想详细论述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何变言论为行动。 言论可以用来进行无休止的相互批评。 言论是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 要想变言论为行动就需要达成一致意见。 而要达成一致意见又需要进行对话。 我们的确提议进行这种对话；但可惜我们并非总能—— 远非总能—— 受到积极响应。 联合王国这位大臣提到的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言论也出现这种情况。 为了将这些言论变成具体行动，华沙条约缔约国曾向北约成员国建议举行磋商，将两个联盟的军事理论加以比较。而且在柏林通过的一份有关这一议题的文件申明，我下面引用文件原话：“可能进行协商的其它题目是某些种类的武器和军队方面出现的不平衡和不对称情况，以及寻求如何通过由具有优势的一方削减的方式消弭这一状态的方法，但这种削减应导致越来越低的水平。” 这样，华沙条约缔约国就提出了变言论为行动的具体方法。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可惜的是，我们一直没有收到北约各国关于同意举行此种磋商的答复。 我认为，我们现在该由相互指责转向就军备限制和裁军的所有方面进行相互对话。 只有相互对话，而不是相互指责，才能导致将会加强普遍安全的措施、行动。

主 席：

我感谢苏联纳扎尔金大使发表的评论。 今天还有人想发言吗？我发现没有人想发言。

在本次全体会议休会之前，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会后将在本会议室开会。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16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在下次全体会议结束后，根据本周会议时间安排，本会议将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议程项目2，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本次全体会议现在休会。

中 午 散 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22
16 July, 1987
CHINESE

第四二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7年7月16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T.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GE.87-62812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４２２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我要代表裁军谈判会议欢迎一位卓越的来访者西班牙的国际安全与裁军事务司司长卡洛斯·米兰达大使今天来到我们中间，他要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向裁军谈判会议发表演说。 这是他承担这一重要职务以来首次访问这个多边裁军谈判机构。 承蒙他关心我们的工作，谨向他致以谢意。

按照工作计划，裁军谈判会议将继续审议议程项目４，题为："化学武器"。不过，根据议事规则的第３０条规则，凡是愿意就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发言的成员都可以发言。

列入今天发言人名单的有西班牙和墨西哥的代表。 我欣然邀请第一位发言人、国际安全与裁军事务司司长卡洛斯·米兰达大使发言。

卡洛斯·米兰达·Y.埃利奥先生（西班牙）：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致以谢意，不仅感谢你刚才对我所表达的十分热烈的欢迎，而且要感谢有幸在这一专门献给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德比托里亚的会议厅讲话。 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本月份主席之职，我希望在你干练的指导之下，我们能够朝着我们的共同目标继续取得进展。 在这个裁军谈判会议上，观察员代表团通常不象其成员国那样常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而且我们难得有机会向开会的许多月份中就任过或将要就任主席的所有杰出人物致意并表示祝贺，因此，请允许我向你的前几任主席所作的努力表示感激，同时，我们保证同你的继任者充分合作。

不久以前，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西班牙观察员拉克莱塔大使宣布了西班牙政府的决定，西班牙将采取必要的步骤加入不扩散条约，那时还提到了西班牙政府的安全和裁军政策。 今天，我愉快地来到你们中间，正是为了阐述，虽然是简略地阐述，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计划中有这些项目的情况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使我高兴的是，在陈述我们观点之时，裁军进程在我们时代中两个主要的军事大国之间的双边谈判似乎正在受到一种确实是重大的推动，裁军谈判会议也有了转机，旨在实现从地球表面消灭一整类具有大量毁灭性的极端残酷的武器即化学武器这一新的又是十分必需的多边贡献正在进入最后的阶段。

西班牙长期存在的对于裁军问题的兴趣和关注在近几年来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得到了新的促进。 此时此刻，我将冒着不谦逊之嫌，只提其中的一项措施，即：在外交部内设立了新的司，国际安全与裁军事务司，我荣幸地负有领导该司的责任。

安全与裁军是密切相连的。 因此，其结果是均衡的裁军，并且通过据以能迅速而有效地核查的协议实现的裁军，必须有助于加强安全，这是千真万确的。 然而，我们不能够牺牲必要的安全即，在受到攻击时进行防御的可能性，或者牺牲遏制潜在的侵略者的能力来进行裁军，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按照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19段，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进行全面而彻底的裁军。 但是，在这一最终目标有可能实现之前，军备限制和裁减协议能够而且必须防止军备竞赛，办法是以尽可能低水平的军备、并且以遏制一切侵略趋势的均衡方式来维护安全。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核武器的平衡能力似乎已经担保了这种遏制，因为这类武器的杀伤力过大及其产生一种彻底毁灭的威胁的能力，使我们可以不需要起决定作用的其他的、更为微妙得多的均势了。

但是，我们时代的两个主要军事大国的最高当局，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里根总统1985年11月就在这个城市宣告：核战争不可能打赢，务必不打核战争。 随着这一断言，我们准会得出我们大家都赞同的结论：我们必须使这种战争不可能发生，而使之不可能的唯一途径是：核武器的最终消失。

好啦！在走向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必须牢记在心的是对于均衡和安全的基本考虑。 这种均衡和安全，只有在不仅考虑到核武器，还要考虑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其他一切武器，还有常规武器，在全球范围内审议这种均势的一个渐进过程中才能实现，而且显然还要牢记这一事实：使之均等的因素原则上不应该是让在某个时期或某种武器处于不利条件的一方增长其力量，而应该是让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原则上削减其实力。

在这一方面，必须指出，“均势”这个词本身并不确保安全，也不确保和平。在目前一般都保持了高水平的实力以及还没有着手消灭突然袭击或大规模进攻的一切可能性的情况下，“均势”，不论是核的还是常规的均势，都是不够的。正

因为如此，“均势”这一词需要加以限定，补充以“较低水平的实力”这一说明。只有在我们以较低水平的实力达到了普遍稳定、不具有大规模进攻或突然袭击的可能性的时候，核军备才会开始失去意义。 如果我们需要——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在核裁军进程中取得进展，我们也必须力争在常规武器领域取得进展。

在这一方面，我要花片刻时间提一提为起草关于普遍稳定的任务而进行的非正式的探索性讨论。 这些讨论目前由那些参与欧安会进程的２３个国家在维也纳举行。 必须从以签署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为开端的进程、并且以1986年斯德哥尔摩会议采取一整套措施加强安全与信任的情况下来看待这些讨论。请允许我在这里指出这些措施所体现的信任和这些讨论的基本联系。 这些讨论把采取裁军措施作为他们的最终目标。 如果一点儿也没有先前的信任作起码的基础，要在严格意义上的裁军领域取得进展是不可想象的。 至于我正在提及的讨论，我要强调的是，有２３个国家参加了讨论，鉴于存在着两个政治—军事联盟，毫无疑问，这２３个国家对于影响本大陆安全的事务具有重大的责任。 上星期五，即７月３日，葡萄牙提交了一份关于欧安会中安全问题的提案。 参加会议的其他１５个国家也是其提案国，而西班牙是其中之一。 这一提案打算举行两套不同的谈判，但两者都要在欧安会进程的范围之内进行：其一是要扩大并加深斯德哥尔摩所采取的建立信任措施，并且有可能采取新的措施；另一套则以较低水平的实力实现欧洲的普遍稳定，而这将在其实力对欧洲的基本安全关系具有最直接影响的那些国家中进行。

现在让我们回到核裁军这个主题上来。 在这个进程中，主要军事大国的特殊责任以及它们的双边关系的重要意义是不能忽视的。 但是，这一现实不应该导致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这个问题的多边谈判机构裁军谈判会议应该受限于等待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双边协议的结果。 裁军谈判会议有它自己的议程，而且，在不忽视现实所强加给它的限制的情况下，它应该大胆地承担起它自己的职责。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该把其方案中出现的所有题目都列入其议程。 眼下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下面这一事实：除了列入综合裁军方案——我们要向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致贺，他作为处理这一方案的特设委员会的首脑作出了毫无保留的努力——裁军谈判会议还没有研究该方案的项目４：

常规武器，因为，尽管常规武器问题在各种各样的地理区域有其种种特性，但是常规裁军却是全面裁军公式的一个基本方面。 那种说常规武器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一切武装冲突中使用的武器的说法是不对的，而那种说全世界花费在军备上的巨额款项的８０％专门用于改良或购买常规武器的说法也是不对的。 倒不如说，常规军备的削减，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类军备从其结果来说是均衡的削减，将有助于核武器的削减，或者说是增加了我们总有一天会实现核武器消失的可能性。 我还必须说，如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２２段所说，在就核裁军措施进行谈判的同时，应该根据不减损各方安全以促进或加强处于较低军事水平的稳定的原则，就均衡地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问题进行谈判，赞同这一意见是谨慎而又有远见的，更何况这一说法是得到该文件中有关行动纲领的第三章第４５段和第４６段确认的。

西班牙政府一再宣称它要使西班牙成为一个无核国家的意图，这一意图是符合经公民投票表达的深得民心的决定的。 迄今西班牙一直是一个事实上的无核国家。 从现在起不久，在今年年底以前，在交存了西班牙加入不扩散条约的文书——对此，西班牙政府早就获得国民大会的一致核准，当前的问题是有待参议院在夏季过后一俟议会休会期一过就予以批准，届时我们将交存这一加入文书——以后，我们的国家将放弃获得核武器的权利。 这也将加强1986年3月１２日公民投票批准的禁止在西班牙领土内装置、储存或者引进核武器这一行动，并且将驱除一切可能产生的说西班牙没有放弃将其变成一个核国家的权利的猜疑。在这一方面，我还要说：西班牙希望在这一领域里它将受不扩散条约缔约方欧洲共同体的无核国家的同样制度的约束。

至于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项目１，任何人都不会感到吃惊的是，我国既是一个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缔约国，也决然赞成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根据这一愿望，我们对苏联的连续暂停核试验感到高兴，同时也为他们最近中断了这一暂停试验而感到遗憾。

我们还感到遗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迄今未能设立一个委以审议禁止核试验的一切方面以及全面禁止和限制试验所涉及的核查问题的特设委员会。 另一方面，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希望在注视着美国和苏联当前进行的谈判，我们希望

谈判将为由于接受不断削减进行试验的次数和爆炸力而逐渐朝着最后目标迈进铺平道路。

显然，在实施某种核试验和这种武器仍然是一种遏制因素这一事实之间还存在一种联系。 以前我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我必须指出，我国政府是知道核武器所起的作用的，但同时我们也认为，通过逐步的重大的均衡而且可核查地削减目前部署的核武器，这种遏制能够维持，并且总的战略稳定能够得到改善，而这是朝着最后消灭核武器的最终目标迈出的第一步。

因此，我们怀着极大的希望来看待美国和苏联正在这里日内瓦进行的谈判进程的发展。 我们希望（因为我们认为成功是必需的），谈判进程的发展将使我们能够把部署在欧洲的中程核导弹迅速而且如果可能又可取的话——因为这样做是可取的——全部都消灭掉。这种导弹一颗也不要残留在苏联的亚洲部分领土上或美国国内。 同样，必须实现业已存在的削减苏联和美国战略核武库的一半这个前景，办法是尽早签署一项导致这一结果的条约。 我们的意思是，如果可能的话，这两件事都应该在今年签署。

到现在为止，我已提到了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与项目1、2和8有关的问题。对项目3我还要说几句。 和审议项目1和2一样，谈判会议至今还没有能够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来审议项目3，对此我们感到遗憾，因为项目3也应该有特殊的进展。 诚然，核战争的防止看起来似乎是一个范围很广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与停止核军备竞赛、核裁军和禁止核试验有关的问题，但是它也还有其他的特殊方面。在我们看来，一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全部是核战争的情况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除非不幸不能排除的那种意外爆发战争的那种情况：所涉及的各系统的复杂程度、而且留待官员们作直接干预的时间之短促，以致想要抛弃那种前提已不可能。 无论如何，我们深信，防止核战争的最好办法是先下手，防止一切战争。 我们再一次明白了核军备与常规军备之间不可回避的联系，我们明白核大国之间的一场常规战争一开始就会存在的危险，它能够转变成一场具有普遍后果的核冲突。

我很高兴地对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现在正在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 众所周知，西班牙今天并不拥有这种武器，它并不希望拥有这种武器，而且它赞成尽早缔结一项条约，不仅禁止使用、而且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这种武器，并且将那些早已存

在的那些武器强行销毁。

1925年议定书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大步（西班牙是该议定书的缔约国），然而却保留了拥有化学武器的可能性以及用作一种报复手段的合法性。 虽然这些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使用过，我们却愤慨地看到已被使用于其他的冲突，特别是用于今天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冲突之中。 因此，只有彻底地禁止制造并拥有这些武器，才是不可能使用化学武器的一种绝对保障。 当然，这种类型的条约反过来又需要制订严密的程序来核查其所有缔约国都遵守其条款，而且还需要普遍参加，首先而主要的是军事大国的参加。

当然，我国赞成迅速、有效而牢靠的核查制度，我们认为，应该作出必要的努力来解决仍然是悬而未决的最大问题：我们认为这就是对化学武器储存设施的情况或者是生产设备的情况进行质疑性视察的问题。 我们对于各种原则方面表现出来的良好处理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这将迅速地转变成为文本，以确保在这项未来公约的实施方面发挥这一最后的“安全网络”的职能所必需的速度及功效。 我们仍然认为载入文件CD/715的联合王国的提案为这项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基础。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代表团为此目的积极地参加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特设委员会当然还必须解决其他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诸如：必须接受各种核查程序的化学品表格，申报武器库、报废武器、销毁次序、机构体制，还有对业经证明违反了未来公约的事件将采取的制裁或措施等等。 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把报复的可能性排除在外，那么基本的一点，就是要绝对保证该公约得到尊重。

关于现有化学武器的销毁次序问题，西班牙代表团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 这个工作文件的目的是要实现一种削减办法，即在每一个年度销毁期内，每一种化学品都要列入“均等的风险梯度变化曲线”，以此作为计算中值的致死量或中值的失效量，这是化学武器的军事利用方面最重要的参数。 在这个基础上，就能够确定每一种化学品风险的等效质量，这就有可能对有待销毁的各种化学品作一个比较，或者对将要取代的物质作个比较。 有时由于与处理储存、销毁设施的能力有关的迫切需要或者其他的任何考虑，包括政治方面的种种考虑，可取代物质就必不可少了，这样最好具有进行比较的坚实依据。 我们的提案与其他提案并不矛盾，而且

我们准备学习研究任何合并提案，只要能够产生所期望的结果就行。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到目前为止，要想制订旨在允许，即使是暂时允许，重整化学军备以便达到一种今天并不存在的新的均衡的条款，或者是意味着诱使今天并不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获得化学武器的条款，我们认为都是不可取的。

现在我要专门化点时间简要地谈谈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 西班牙议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最近批准的一项协议宣布：西班牙在保留安全和稳定所必需的武装力量水平的同时，主张采取逆转地球上军备竞赛并且防止将其扩展到外层空间的裁军措施。 我不打算讨论是否有军备部署在外层空间的问题，但是我们确实认为，外层空间毫无疑问地已经被用于军事目的。 这一利用，即使是军事方面的，在许多情况下具有稳定的因而也是有利的效果。 然而我们也深信，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法规，不足以保证外层空间不设置空间武器。

我国政府深为疑虑的是：旨在摧毁空间目标的无论是空基还是陆基武器的新系统，竟会有助于创造更大的稳定与安全。 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种系统的军备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一种新的竞赛，而这一回是在空间的军备竞赛，其后果是削弱战略稳定。 当然，这是一个其主要责任归咎于两个主要军事大国的问题。西班牙在其他讲坛上早已申述过，而我在这里重申西班牙支持这样的看法，即：这两个国家应该遵循反弹道导弹条约中迄今已经阐明的条件，而其他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得到各缔约国的同意，并且不得损害战略稳定与安全。 因此，在没有这方面的协议又没有考虑欧洲利益的情况下，我们原则上反对任何一种战略防御的部署，无论它是以空间为基地，还是以大陆为基地。

鉴于现有的法律秩序很不充分，它只是具体地禁止在空间或天体部署核武器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首先而且是主要的关注是反卫星武器的发展。 我们高兴的是美国国会没有授权试验这种针对真实目标的武器，而苏联这方面的试验也已停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达成一项协议应该说是可能的，而且有必要研究为核查该协议的遵守情况而可能设立的机构。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其中到底有多少困难，我们并非不清楚。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已经重新设立了特设委员会，来完成对于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必要性有关的形形色色的困难问题的审议工作。 我们同样感到高

兴的是，已恢复了议程项目6的工作，我们以极大的兴趣注意到由杰出的尼日利亚代表团所递交的文件CD/768。 我们认为，这一文件为讨论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所应该得到的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这类武器的种种保障方面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基础。

我们还感到高兴的是，处理议程项目7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即放射性武器的特设委员会在继续进行其工作。 对这个问题，我只限于说：我们的看法是，所争论的这两个问题，即禁止放射性武器和禁止攻击核设施，是两个十分独特的问题，之所以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具有一种共同的特征，即对人类生命以及放射性物质散落的环境造成的后果。 但是，条约结构则必须大不相同，我们的意见是，虽然对这两个项目的研究可以继续同时进行，但在特设委员会里把这项研究分开来进行的趋势是正确的。

在我发言的前几段里早已提到了综合裁军方案，而且我已经说出了我们认为有关这些优先项目的基本点。 我不想重复我已说过的话，现在我只是想表达我的希望：迅速完成应该不迟于向即将到来的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三届会议提交的文件。

你们大家都知道，西班牙在其国土上没有核武器，既不拥有它自己的核武器，也没有第三方的核武器。 它也不拥有化学武器或其他任何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西班牙政府主席1984年向议会提交的和平与安全计划，仔细设想了一个专门谈及裁军的具体项目，而西班牙的人民以浓厚的兴趣密切注视着同安全及裁军有关的问题。 这种兴趣与日俱增，构成了对诸如西班牙所具有的那种议会民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公众舆论，这是西班牙政府决心在这些方面取得进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最后，我要提及，即使只是简略地提一提裁军谈判会议在其成立以来所已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西班牙对其工作的重视。 我们认为，正是从这一重要意义出发，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是可取的。 那些想要参加其工作的国家应该尽其所能这样做。 在这一方面，西班牙希望，即将到来的扩大组织的问题，（它现在被搁置了，）将尽快得到解决，而且西班牙现在还要在这里再一次重申它对成为，而且是决心尽早地象一个正式成员那样成为裁军谈判会议一部分的兴趣。西

班牙的政治人口、经济还有军事方面的重要性使这一愿望获准是绰绰有余了。

诚然，裁军和军事遏制这些目标并不足以保证和平和人类安全，缓和、寻求和平解决冲突和保护人权是迫切需要，因而也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导方针。诚然，这些问题超越了裁军谈判会议的职能范围，但是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在通过了载有裁军措施的协议之后，造成公平而均衡的裁军，而且可以核查。 它在这方面所能做出的贡献，是在裁军与缓和 的关系方面取得进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 这样，我们就能深信我们这一代以及后代的和平与安全是有保障的。

主席：

感谢西班牙代表的发言，并且感谢他对主席所说的赞誉之词。 现在请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格外高兴地听到你对西班牙外交部国际安全与裁军事务司司长卡洛斯·米兰达先生所致的欢迎之词。 我也要向米兰达先生致谢，他非常客气地提到了我在特设委员会的综合裁军计划方面做出的菲薄贡献。

去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以135票赞成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题为“停止一切核试验爆炸”的第41/46A号决议。 在该项决议中，国际社会的最具代表性的机构除了其他以外，铭记着“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是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一个基本目标，并且联合国一再将实现这项目标定为最高优先事项，而大会讨论这项问题已超过30年，并已通过50多项决议”，并且强调大会“曾于8个不同场合最强烈谴责这些试验”，并自1974年以来就表示深信核武器试验的继续“将会加剧军备竞赛，从而增加核战争的危险”。 在同一决议中，大会在“再次表示严重关切在违背绝大多数会员国愿望的情况下，核武器试验有增无已”之后，呼吁“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国，尤其是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三个保存国，促使该会议1987年届会开始时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便就一项彻底停止核试爆的条约进行多边谈判”。

墨西哥代表团自从裁军谈判会议1987年的工作开始以来，就与在纽约的最积极地促进我刚提到的第41/46A号决议通过的那些国家代表团一起，试图贯彻

执行大会的建议。 遗憾的是，在我们称之为春季会议上没有可能执行建议，到现在看来夏季会议也不可能了。 夏季会议不久就要结束，今年的会议也是如此。

因此，这些代表团即印度尼西亚、肯尼亚、秘鲁、斯里兰卡、瑞典、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和墨西哥的代表团已决定共同提出这份今天已经散发的任务草案，其中第一段忠实地反映了大会同意的内容，因为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一段里说将设立“一个有关议程项目1的特设委员会，旨在为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进行多边谈判”。 我要在这里冒昧地插一句：在上面标有CD/722字样的这一文件的英文正本译成西班牙文时，第一段中有几个错，因此，秘书处要散发该草案的一个新的译本。

我冒昧地大胆希望，对这一草案的客观研究，和对1984年散发的和现在散发的草案进行的比较，将更显示出这一草案的建设性精神和它的灵活性。 这种客观研究允许作种种解释，这种种解释与可以合法地持有的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任何观点都不发生冲突。 这个问题，大会非常恰当地予以最高优先项目的地位，在我们的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也占据着首屈一指的地位。

主席：

感谢墨西哥代表所作的发言。 今天的发言人名单上的发言就结束了。 还有其他的发言人想要发言的吗？我看没有。

现在转过来讨论秘书处已经散发的下星期会议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和往常一样是个指示性的，必要时还会有变动。 在制订时间表时，已经同各个附属机构的主席进行了协商。 如果大家没有异议，我将认为裁军谈判会议通过这个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我要宣布一件事：应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的要求，我要通知裁军谈判会议：本周的时间表内所列的通告中有个变动，原订于明天7月17日星期五下午3时的会议将改在由迈斯特大使主持的特设委员会的一个短会之后，紧接着就将举行时间表上所列的联系小组A的会议。 根据本周的时间表，我记得在这个全体会议之后就立即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

裁军谈判会议的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21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这

次全体会议现在休会。

上午11时零5分散会。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23
21 Juiy 1987
CHINESE

第四二三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7年7月21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T·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GE. 87-62860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４２３次全体会议开会。

按照工作安排，本会议将继续审议议程项目４“化学武器”。 然而，按照议事规则第３０条的规定，任何成员如果愿意，可就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发言。

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有澳大利亚、阿根廷、印度、加拿大、新西兰和中国的代表。现在请今天的第一位发言者澳大利亚代表巴特勒大使发言。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看到你主持本会议的工作。 我们已经十分赞赏你的指导并期待着在七月份继续与你一起工作。 而且，我必须表示我们深切感谢埃及大使，你的前任阿法拉尔吉大使，上个月他以熟练的技巧和能干的方式指导了我们的工作。

在本会议及其前身机构内，多年来为一项永远禁止所有国家在一切情况下进行任何核试验的条约—— 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进行了工作。 工作是在两个主要方面进行的：政治方面和技术方面。 政治方面的工作就某些角度而言处于令人不能满意的状况，这是众所周知的，我将在以后的发言中谈论这一问题。 然而，技术方面的工作已在进行并进行得很好。 的确，这方面的发展是积极的，我们澳大利亚人相信，我们正处在实际跃进的边缘。

我所提到的是，下个星期，科学专家组将在日内瓦复会并将就第二次全球性地震监测实验进行工作，这一实验将首次包括交换波形数据的工作。 这将成为国际合作的出色显著、意义重大的事件，这不仅仅在于其科学目的，而且在于它表明，将能够核查全面核禁试。 在第一次全球实验时，有３７个国家参加，７５个地震台站之间建立了联系。 显然，在下次实验时将至少有同样的数目。

自１９８４年上一次全球性实验至今以来，地震监测领域内的工作无论是在国家方面还是在国际合作方面都没有停止。 请允许我简要阐述澳大利亚自己在国家方面和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方面进行的工作，以此作为此类持续发展的例证。

考虑到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又因为就本底噪声来说澳大利亚是“安静”的大陆，澳大利亚特别适合于在地震监测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科学专家组指定澳大利亚为计划于1988－1989年重大网络试验的四个国际数据中心之一就是对这一点的确认。 这四个国际数据中心将完成国际地震监测网构架的要求。 1984年，澳大利亚政府根据其支持及早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立场决定，提高澳大利亚的能力，对国际地震监测网作出贡献。 1986年9月，澳大利亚政府在坎培拉开设了澳大利亚地震中心，该中心将来自澳大利亚大陆和南极洲的地震台站和台阵的地震资料汇集一处。 1987年6月，澳大利亚政府提供了一种新型地震台阵处理机，这将提高对于地震数据的分析。 这一系统能够检测和识别出在主要的美国、法国、苏联和中国核试验场地进行的当量低至几千吨的核爆炸，当然，众所周知，联合王国的试验是在美国场地进行的。 我们计划在短期内开始经常性地出版一份澳大利亚地震中心公报，提供该中心所监测到的核试验的所有详细情况。我们把这同样看作是符合去年大会关于通报核试验的第41/59 N号决议精神的，在该决议中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包括核武器国家，遵守决议，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供它们所具有的关于核爆炸时间、地点和当量的资料。

澳大利亚自身的国家地震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国际合作：与新西兰和与美国进行的合作，联合管理最近提供的Alice Springs地震台阵处理机；以及与参加科学专家组工作的其他国家进行的合作。 今年4月30日在阿皮亚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总理签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地震监测协定已经使我国与新西兰的合作正式化。 我荣幸地代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代表团向本会议成员国散发该协定的英文本。我还愿提及，该协定正由秘书处作为CD/775号文件以所有语文进行分发。

关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这一协定，我愿阐明以下主要几点。 这一协定有助于科学专家组的努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积极地参加了科学专家组的工作。该协定表明两国高度重视核试验的地震监测。 协定重申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于尽早达成全面核禁试条约所作的有力和积极的承诺。 该协定表明我们对早日就支持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所需要的核查制度取得进展给予的重视，这是在这样一项条约能够生效之前所必须完成的任务，而且通过其有效的执行，本身就可以提高达成

一项条约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此类本身就是积极的双边合作有着一种宝贵的示范作用，增进了人们对于地震监测方面国际合作的兴趣，特别是，对于建立国际监测网络可能性的兴趣。 我们希望这一协定进一步增强这样的信念，现在已经是建立全球性地震网络的时候了。

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８日，整整一年以前，我向本会议提交了CD/717号文件。这是澳大利亚关于立即设立一个全球性地震网络的提案。 去年未能就该提案作出决定，但是在本会议的记录和报告中都注意到了该提案，而且，就象已经提到的那样，事情正在发展。 现实是，即将来临的全球性实验将出于一切实际需要在实验期间设立这一网络。 如果通过CD/717号文件所载提案，就将能够确保永久性地设立网络。 我们要求本会议在１９８７年会议结束之前通过我们的提案。这很容易，但具有实际意义，也完全符合在座各位所声明的关于核实验的政策。这将成为本会议一大实际成就。

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现在做这件事情呢？”或者“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事实是，虽然正在进行着各种双边会谈，虽然我们正在这里讨论问题，虽然大会正在通过各种决议，以及具体的集团在其他地方发表了重要的宣言，如政治方面的六国集团，但是很显然，达成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协定还有待于解决。这一协定将会到来，我们相信这一点，因为它是必要的。 即使那些说这一协定尚未成熟的人也从来没有说过这一协定不会到来。 现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就干等吗？我们的回答是“不”。 我们认为，我们应当沿着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明智的行动方向走下去：为这一构架—— 一项条约的构架，增添每一块必要的砖瓦，这样，当最后一块砖瓦准备好时，将其添加上去并完成条约时就不会浪费时间。 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如果我们在协议达成时没有准备好，这将是悲剧性的。 现在建立一个全球性地震网络将意味着我们作好准备。 同时，通过表明一项全面的条约是可核查的，我们将能使核试验问题的政治方面和技术方面之间出现积极的互相影响。

这一积极的相互影响的中心部分是我们将要向核试验国家发出的信号。它们说核查是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否认这一点并且说，“让我们首先开始谈判，以后再考虑核查问题，”这将对核试验国家意味着什么呢，这将对政治前景产生什么影响呢？显然对此更好的回答是，“如果你们在核查方面有问题，那么是不是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政治方面，这将对严肃认真表达出来的忧虑作出反应，并将解除这些忧虑。 建立一个全球性地震网络恰好是这样一种反应，恰好是这样一种解除办法。 今年我们应作出这样的反应：我们应通过CD/717号文件所列的提案。

如果我们有了议程项目1下的特设委员会，就可在那里讨论该提案。但现在可在全体会议和科学专家组中讨论该提案。 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以任何方式对其进行讨论。 让我们将其作为国际合作中实际前进的一步，作为朝向禁止核试验的一个首要步骤，并且让我们现在，就在今年，以本会议的名义这样做。

主席：

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美好的话，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坎波拉大使发言。

坎波拉先生（阿根廷）（译自西班牙文）：

主席先生，阿根廷代表团十分高兴地欢迎你回到裁军谈判会议主持七月份的工作。几年以后你再次作为你的国家的代表出现在本会议，这使我们得到了信心和保证，在1987年会议倒数第二个月份中我们的工作将取得进展。 在这方面，你的获得公认的经验是在我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取得较好成果的有力保证。我还要欢迎美国的新代表弗利德斯通夫大使，我确实希望与他保持我曾经与他的前任洛维茨大使之间保持的那种密切的友好和工作关系，洛维茨大使一向受到我们的爱戴。出人意料的是，我发现自己竟要同时向以下各位告别：克罗马蒂耶大使，我们向他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达纳帕拉大使，我们祝愿他在履行新的职务时取得成功；以及通韦大使，我们祝愿他在专职方面取得最大可能的良好成功。

阿根廷代表团在今天全体会议发言名单上登记以讨论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特设委员会正在按其职权范围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在普列赛大使的主持下该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正在逐步前进，普列赛大使在这方面的才干肯定是无负于意大利的前辈们的，在为建立一个探索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体制而进行研究方面，意大利一向是一个先驱者。 特设委员会已经就其工作计划的第一和第二个项目完成了议事工作，我们知道，这两个项目是有关防止军备竞赛以及已有条约在裁军领域内建立起的法律制度。

在涉及第一个项目时出现的引起人们最大兴趣的问题之一是确定外层空间现在有没有部署武器。 为数很少的几个空间大国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答复，例如，声明它们没有在外层空间永久性地部署武器。 我们认为，如果国际社会得知到目前为止在外层空间没有部署武器，国际社会才会真正感到放心。 我们认为，把这种在外层空间没有永久性地部署武器的情况向公众通报的途径，最好是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 在这方面，如果特设委员会增列一个段落，声明派出代表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在外层空间永久性地部署武器，那就是足够的了。 这一声明避免了什么是空间武器的复杂问题，因为所要做的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声明，而派出代表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没有部署任何性质或类型的武器。 这只不过是一个声明没有部署武器的问题。 就象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只要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中出现这一声明就足够了，我们希望，没有哪个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拒绝增列这样一个段落。 在这方面的一项声明可成为一个出发点，就此可进一步提出带有适当核查措施的较为具体的约束性提议。

特设委员会工作计划项目2涉及有效的多边条约在裁军领域内设立的法律裁军制度，在就该特设委员会工作计划项目2进行工作时，我们有机会看到有益的交换意见，我们认为，这种意见的交换澄清了这一问题的若干方面。 首先，这一法律制度确定，天体只能专门用于和平目的，这是公认的事实，此外，该制度排除了对天体的军事利用，排除了试验和部署核武器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也排除了既不是核武器也不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其他武器。 关于外层空间，公认的是它不能受

到试验或部署大规模毁灭性核武器的影响。 另外，不允许在地球轨道上安置核武器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也是得到公认的。 遗憾的是，在涉及试验和部署既不是核武器也不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其他武器方面，还没有就管制外层空间的多边法律制度达成协议。

我们不时听有人说，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应当以公海的法律制度为模式，我们必须要说，这使我们感到不安。 我们认为，正相反，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目的在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它与一个基本目标是相应的，这就是避免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以任何方式与公海制度相象。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为外层空间设立一个与公海法律制度相象的制度，在争取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目标方面我们就将会完全失败。 目前在海洋上的局势是，那里有配备所有类型武器的军事舰队交叉往来，只要看到这一点就足以使人得出结论，可以想象外层空间最不幸的前景就是象公海那样被属于进攻性和防御性的军事性空间物体所横行往来。 海上军备竞赛的现象绝不能在空间重演。

特设委员会现在已经开始就其工作计划第3个项目进行工作，该项目涉及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提案和今后的倡议。 很显然，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首先必须采取的措施是避免部署武器，这要求在这方面的约束性承诺并通过将确保遵守该承诺的检查制度。 在其他项目方面，裁军谈判会议正在证明，当有了使裁军的目标与国家安全和工业及商业保密的目标协调起来的政治愿望时，就有可能拟定复杂的核查程序。 为什么不能设立一个登记发射入空间物体的约束性制度呢？只要有了政治愿望，这是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事。 遗憾的是，空间大国希望为它们自己在军事使用外层空间方面保留大量的行动自由，并且愿意保持其大多数发射入空间的物体的机密性质。 因此，一些国家活动的秘密性质不可避免地造成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态度。

《1975年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为可加以完善的规则提供了适当的基础，首先，完善的方法是建立其约束性质，其次是在规则中列入关于核查的条款，从而能够检查所记录的资料是否可靠。 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有效实

施以及与此相应的核查制度将解决一系列有关和平用途的人造卫星不受侵犯的问题，因为这将有可能确定一空间物体的用途，从而断定其是否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可为登记具有特殊功能的卫星作出类似安排，如观测卫星、预警卫星、监测裁军协定遵守情况的卫星，等等。

在今天，在有关起草裁军条约或协定的各种问题中，可能核查问题最集中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近两年来—— 准确地说，自大会通过有关核查问题的第40／152/0 号这一得到两个军事联盟支持的决议以来，我们确实看到一场实际的外交竞争来表现出谁对核查方案更为积极。 今天，核查是任何裁军协定的首要和初步步骤。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正在对十分复杂的方案进行检验，我们全都意识到在核武器试验、以及发射性武器、消极安全保证等等其他问题方面核查问题的形势。在我们所提到的问题方面，核查应当能够解决一些复杂的局面，例如，避免在象化学工业这种普通和广为分散的工业中生产不许生产的物质。 目前，正在逐步地以令人钦佩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建立核查机制。

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内对有关核查问题进行的分析未引起人们更大的注意，尽管事实上外层空间的活动来自地球表面十分有限的几个地方。 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吃惊。 为数极少的几个空间大国也仅有很少几个地方用来将物体射入空间。对设置于空间物体的性质进行的核查可在发射场地进行，这将能够完全排除所有有关送入空间物体的军事或和平性质的各种疑问。 显然，在带有军事和战略性质负载的运载工具发射基地实施监测和核查机制将会受到各空间大国的反对。 因此，可以推论说，将此类场地开放，对将要安放于轨道的负载进行核查，虽然仅仅是视觉核查，将要求空间大国作出政治决定，使其利用外层空间的政策具有一定的明朗度。总之，在结束这一发言时，我仅要指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完全取决于空间大国政治愿望的简单行动。

主席：

我感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美好的话，现在请印度代表特杰大使发言。

特杰先生（印度）：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利用这一机会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本会议7月份主席。 我们高兴地看到尊敬的埃塞俄比亚代表主持我们的工作，埃塞俄比亚与印度保持着长期、历史悠久的友好和合作关系。 我谨愿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在你履行职责时将充分合作。 我还愿利用这一机会对你的前任，分别于6月和4月份主席本会议的埃及阿尔拉法吉大使和捷克斯洛伐克维沃达大使主持本会议工作的方式表示赞赏。 请允许我对最近参加我们工作的新同事印度尼西亚的塔尔米奇大使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弗利得斯道夫大使表示热烈欢迎；我期待着密切地与他们一起工作。 当然，我们会十分想念通韦大使、克罗马蒂耶大使和达纳帕拉大使，我与其他各位一样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我相信即将返回本国的通韦大使会在他新的和重要的岗位上取得成功。 我还想通过各有关代表团对在蒙特利尔组织外层空间讲习班的加拿大政府、以及今年夏季早些时候在奥斯陆组织化学武器公约Holmenkollen 研讨会的挪威政府表示感谢。 在就本会议面临主要问题中的两个问题产生新的设想方面这些讲习班对我们来说是特别有意义和有帮助的。

今天我在发言中将专门讨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议题。 追求核优势的无止境的竞赛中这一新的比赛不仅代价最为昂贵，而且正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裁军事业也是最严重的潜在威胁。 在裁军谈判会议内，我们具有进行谈判的任务，我们受到阻碍未能在核军备竞赛这一关键领域内进行谈判，这是不幸的，然而，如果我们不做任何事情来防止这一笼罩着整个地球的威胁，那就将是加倍的不幸。

我们意识到蒙古的巴亚特大使１９８６年期间作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主席从事自己工作的外交技巧。 我们相信，在意大利的普列赛大使能干的主持下我们将能够在１９８７年期间就这一项目取得实际进展。

自１９８３年以来，在反卫星武器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方面有着迅速的进展。 而在我们的会议内，不幸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本会议看来陷入了各种枝节问题。 使我们迫切呼吁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的原因是，我们感到忧虑，谋求以空间为基地的防御系统会导致破坏现有军备管制协定、从而加剧毫无限制的竞争，同

时在这一过程中，打破整个双边和多边安排的网络，增加核战争的可能性，更不用说在这一领域内所耗费的大量资源。

就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进行的辩论悠来已久并从未得到解决。我不愿对目前正在加以研制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可能性和／或局限性进行讨论。只要指出将军备竞赛引入外层空间不会使我们从相互保证摧毁过渡到相互保证生存就足够了； 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合乎逻辑的手段是核裁军。

各不结盟及中立国家一向对这种理论表示怀疑，并且已经揭示了将安全理论建立在所谓核威慑逻辑之上的危险。 我们的立场一向是，必须防止以空间为基地的武器的研制和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六国倡议特别强调这一问题。 新德里宣言呼吁禁止研制、试验、生产、部署和使用所有空间武器。 第八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哈拉雷宣言呼吁“裁军谈判会议开始紧急谈判达成一项或酌情达成多项全面防止军备竞赛进入外层空间的协定，从而提高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合作的前景。”特别是，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强调迫切需要“停止研制反卫星武器，拆除现有系统，禁止将新武器系统带入外层空间，以便确保现有保障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条约，以及１９７２年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得到遵守和加强，并根据最近技术方面的进展加以必要的扩大”。 显然，一旦现有军备管制脆弱的网络开始解体，这些条约就会受到违反，进行任何建设性裁军谈判就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们认为，所谓现在没有一项具体禁止采用弹道防御导弹系统的协定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事实是，现已有一个适当而紧密的国际法总体，尽管还不够全面，如果根据关于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条款加以解释，现有国际法不仅能够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而且还能够指明需要通过补充性法律文书的形式加以加强的领域，以提供全面的、有法律约束力的结构。 目前，涉及外层空间内军备关系的法律由条约的条款组成。 这些条约是双边的和多边的， 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为１９６７年的外空条约和１９７２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 必须对照其他协定来审视这两个条约。 直至前不久对条约的最终目标遵守情况尚属一致，但最近，出现了解释上的分歧。 如果我们承认，公正的解释是以忠实遵守条约义务为基础的，这些分歧意见就可以消除。

对现有国际法律制度已进行了一系列详尽的分析。 目前我不准备对此加以详述。 我仅要说，这些协定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宪章，宪章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根据１９６７年外层空间条约，宪章也适用于外层空间，通过承认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宪章进一步表明了这一概念。 “和平目的”一向被理解为意味着非军事目的。 直至１９７０年代中期，两个超级大国都接受这一解释，空间大国之一最近提出了一种新的，性质上不同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和平目的的定义为“非侵略性”。 这将意味着禁止将空间军事化。 我国代表团认为，外层空间条约中提到了联合国宪章，这就使得“非侵略性”的解释成为多余。对南极条约的理解也加强了这一看法，在南极条约中“和平目的”的解释也意味着非军事目的。

另一个意义重大的条约是美苏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双边条约。 某些技术发展和现行的研究方案导致产生了对该条约范围的分歧意见。 在考虑到该条约基本目标的同时，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如果需要的话，可根据最近的技术进步加强该条约的条款。

语义学将使我们对于研究和高级研究、研制和试验、试验室试验、现场试验或示范试验的含义进行复杂的讨论，但这些活动将不是最后结论性的。 语言本身是交流的手段。 我们认为，在此类语义学面前作出决定的唯一有效标准是接受符合范围最广的和普遍接受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原则的内容。 以１５４票压倒多数得以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４１／５３号决议提到“符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并促进国际合作与理解”而进行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活动。 我们认为，我们都可以把这作为合理的标准接受下来，有了这一标准，我们认为就没有必要对于何为被禁止的内容和何为被允许的内容的释义进行任何辩论。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提到了本会议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前两个方面。 对于拟议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方面进行的公正审议揭示了其固有的缺陷，这些缺陷又只能证实，研制此类系统不能使我们摆脱核威慑，而通过把我们带入新一轮的军

备竞赛，此类系统的研制只能增加核威慑的危险性。 其次，我已试图汇集现有国际法律制度的一些基本内容，如果互为补充地将其加以看待，显然这些内容表明这一法律制度是适度的。 然而，有必要使其更为全面。 我在提到关于这方面的建议之前，仅愿提及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另一个方面，即反卫星武器。

人造卫星对我国与对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是将技术用于我们人民利益的努力的一部分。 我们都知道人造卫星在电讯、气象、遥感、航海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应用。同时，这些功能本身还具有另一方面：核查军备限制协定。 在最近，战时作战支援功能也被包括进了人造卫星的能力。 有些可能是间接的，例如在通讯和航海方面，而其他这方面的能力可能较为直接，如为进攻性导弹进行目标的确定和导向。对这些能力的认识及其发展结合在一起引起了研制反卫星武器的努力。 如果由于人造卫星在核查方面的作用被接受作为一种对建立信任的帮助，那么将其置于危险的边缘就只会恶化紧张局势并对任何危机的局势起到一种破坏稳定的效果。

在几乎所有的导弹防御概念中，卫星被看作具有基本的功能，在进攻时可被用作感测器或中继站，因此，人造卫星必定具有防御能力。 这就是在研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除了许多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本身具有的反卫星潜力以外研制改进的反卫星武器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 但是，对我们来说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反卫星武器系统之间的区别界限更具有意义，因为这些界限表明能够用来发展一项禁止反卫星武器的条约的办法。 主要的反卫星方法，如空间雷、干扰和欺诈手段以及对地面站进行打击与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没有相似之处。 弹道导弹系统的功能水平与打击卫星的功能水平是十分不同的。 可从友好的领土上对卫星进行打击，确定目标也相对容易，并可在长期内进行，由于此类武器系统在危机局势下使用的可能性大于在敌对形势下的使用可能性，其生存可能性更大，简而言之，虽然有效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打击卫星武器系统的技术是类似的，但其技术差异是很大的。

在制定任何禁止反卫星武器条约时这些区别界限是很重要的。 为做到全面和有效，禁止反卫星武器必须不仅禁止实验、研制和部署所有反卫星武器，而且还必须消除现有的此类武器。 即使在目前阶段，核查和遵守的问题在获得解决之前很可能要求程度很高的政治上的良好愿望和信任；如果谈判的进行出现任何拖延并可能面临部署问题，这一问题就会变得更为困难。 这样一项条约的可能结构可采取一般性做法，附加适用不同类别人造卫星的具体议定书。 显然，今天使用的分类方法可能在明天就会变得不再是完整无遗的了。 这就说明有必要分别列出附加议定书，可在一般性条约方案总体之下制定此类议定书并将其置于该总体之下。 就现况而言，具体议定书可涉及到三个类别，即近地轨道、远地轨道、和地球同步轨道。 但是，这仅仅是指示性的而不是完整无遗的编类方式。 一般性条款的拟定可表明基本的政治承诺。 在本会议内已经提出了这样一项议定书的内容，现在我们有必要全面地发展这一问题。

与此紧密相连，具有较宽范围，适用于所有发射入空间的物体的是１９７５年的登记公约。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公约需要加强，特别是有关就发射物体特性提供资料的第４条的条款。 这样的一项活动完全符合该公约的目标，正如前言所说，“有助于管理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法的实行和发展”。 虽然我们从独立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将近四分之三的所发射的卫星是用于军事目的，但在现有制度之下，根据登记公约要求经常提到的说法是“探索高层大气和外层空间”。 应当承认，军事和非军事用途的分界线是狭窄的，但为了能够公正地对其进行检查和作出判断，我们需要向这一分界线靠拢。 我国代表团将赞成这样的设想，召集一个专家组会议以帮助特设委员会完成这一任务。 作为开始，专家组的职权范围将是制定根据登记公约第４条需加以提供的资料的必要参数。 这样一项活动不仅将促进前言中所强调的目标，而且还将极大地有助于建立信任。

对这方面有了较好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关于空间物体不受攻击或干扰的多边协定的提案的讨论。 显然，这样的一个协定需要合适的核查，在这方面本会议已经收到了有关提案。

我们有办法开始审议旨在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具体规定和措施。 印度政府迫切希望，在所有其他代表团真诚作出承诺并合作的情况下，裁军谈判会议将为后人成功地维护外层空间这一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主席：

我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说的美好的话。 现在请加拿大代表比斯利大使发言。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主席先生，在早先的发言中，我曾对你和你的前任指导我们的工作时表现出来的才智和技能表示赞扬。 我将不再对此重复，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现在我对我们的智慧更加深信不移。 但是，请允许我利用这一机会和许多我的同事一起对克罗马蒂耶大使的离任表示遗憾，他是我们的英国同事，我还要对达纳帕拉大使和通韦大使的调任表示遗憾。 我们将想念他们各位，我希望今后我们将再次相会。

由于我发言的主要议题将是核查问题，请允许我说，今天早上我们听取的各项发言中多次地提到了核查问题，这是真正令人鼓舞的。 我不知道以前我们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场合，我也怀疑一年以前这种情况是否会出现，因而这是极其令人鼓舞的。 事实上，今天我要求发言是想提交讨论两份文件。 第一份是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４日至１７日在蒙特利尔召开的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团长和会议观察员代表团团长外层空间讲习班的总结报告。 第二个是加拿大外交部核查研究股汇编的军备管制核查提案纲要。 各代表团不妨回顾，在４月３０日的会议发言中，我提请注意加拿大强调为达成军备管制协定进行实际工作。 本着这种态度，我们就此类协定的核查问题进行了不断的研究。 我所要提交讨论的两个文件是这一务实态度的两个例证。

一项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的核心是，缔约国同意放弃、限制或摧毁军备或军事力量，以此换得其他缔约国承担条约义务采取同样行动。 要求各国放弃或销毁武

器来获取其他国家承担条约义务，以此作为保护其安全的可行办法是要求缔约国作出十分严肃和困难的决定。 实际上，一国接受一项取代武器的条约，以此作为保护自身安全的一种手段。 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行动，因为所有国家政府的一项首要责任是必须保护其各自国家的安全，不管它们对安全一词是如何下定义或如何理解的。 考虑到传统的及现代的对国家安全的关注，核查问题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这是一缔约国在一项军备管制协定的生效期间确保信件其他缔约国遵守其义务，同时表明自己诚意的一种手段。

我愿加以强调的加拿大的立场是，认真谈判和起草适当有效的核查条款就防止对一项军备管制或裁军协定的信心恶化来说是首要的。 这使得涉及核武器和核试验的各种协定更具有充分的理由。 在一个国际有效制裁较少的世界中，核查必然不可避免地发挥着确保一项条约有效并保持有效，减弱或消除紧张而不是造成紧张的一种重大作用。

正如6月19日渥太华关于核武器和法律会议的一次研讨会上指出的那样，可以认为核查能发挥一系列重要职能，但看来其中四种特别重要：制止不遵守情况；建立信任；消除不稳定；以及条约评估。

核查的基本作用是开辟一个监测不遵守一项协定的情况的可靠前景。因而有助于保护一项协定所有缔约国的安全。 如果适当而有效的核查增加了可能违反公约一方受到监测的危险，则就会减少通过违反协定谋取优势的诱惑力，其制止作用也就得到了提高。 被揭露的违反一方将要付出政治代价。

其次，核查还在于论明对条约的遵守，而不仅仅是不遵守或可能的不遵守。持续表明对一项协议的遵守可以建立并保持对其他缔约国的意向的信心。 对整个条约法来说，诚意的概念最为重要，在军备管制方面更是如此，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履行条约义务及对条约的解释。 因此，在已得到证明的诚意的基础上增强信任可对有关各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普遍的国际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同样，如果玩世不恭地假设对方必然不可避免地不守信用，则就否定了整个军备管制进程，并有可能成为自说自话的预言。

但是，核查还有着第三个作用，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作用，即，在出现疑问时澄清事实并消除疑问。 当发现性质模糊的活动时，有效的核查体制将通过明确的证据抵销不确实的警报。 如果对一项活动的合法性继续存在着疑问，将有可能表明条约规定中存在不足，或表明诚意不足。

最后，核查可提供对条约本身的有效性进行监测评价的手段。 核查的规定通过提供广泛的客观的，切实相关的数据，可为不断审议和评价一项条约的实践活动提供宝贵的资料基础，并有可能指明在条约本身或其适用方面进行更改的方式，并可为今后的条约提供有用的和建设性的指导方针。

我们在邀请裁军谈判会议各代表团团长及观察员代表团团长出席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４－１７日在蒙特利尔召开的外层空间讲习班时，正是考虑到了上述这些问题。该讲习班的目的在于实际表明，加拿大政府严肃认真的看待裁军谈判会议所接受的“审查，并通过实质性和普遍性的审议查明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的责任。 不妨回顾，加拿大代表团已经向裁军谈判会议就本议题提交了一系列的工作文件。 我们已经提出了三份工作文件，分别论及外层空间军备管制协定的稳定和不稳定的特点；有关外层空间军备管制的国际法；以及涉及外层空间的术语。

这些工作文件的目的并不在于提出特殊的加拿大政府的观点，而是要建立并促进汇集这一领域内的资料，并尽可能全面地阐明问题。 我感谢印度代表刚才特别提到蒙特利尔外层空间讲习班，该讲习班的目的与上述目标一致，是为了提供一个在非正式气氛中就一系列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范围广泛的法律问题交换意见的机会，并特别注意与外层空间有关的现有法律制度。 该讲习班还使与会者接触到加拿大PAXSAT研究结果的一部分，该研究涉及利用空间为基地的遥感技术进行军备管制和裁军核查。

今天，我愿述及该次外层空间讲习班的摘要报告CD/773，详细报告是该文件的附件。 这份报告试图提出讲习班各阶段讨论中产生的问题和观点的摘要。 该报告遵循讲习班的目标和气氛，并未试图从这些讨论中得出结论或作出建议。如果有任何代表团或观察员认为其观点未得到充分报导，则我们必须为此道歉，但我们确实尽力而为了。

我们感到很高兴，除加拿大官员以外，３５个国家的代表以及一名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的代表出席了讲习班。 我们认为，对加拿大政府邀请的这一积极反应证明本会议所有成员国代表团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高度重视。 加拿大政府同样具有这方面的兴趣和关注。 希望该次外层空间讲习班激发了对本议题的一些新想法和态度，显示出在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许多问题上，意见的复杂多样，我们必须作出努力使这种复杂和多样化的意见发展成为共同的基础。 显然，在这一领域内不会有什么“迅速办法”。 我们希望这次外层空间讲习班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们争取进展的努力。

现在我要提到军备管制核查提案纲要。 不妨回顾，我在上次发言时提到，我曾亲自携带了总理关于和平竞赛的信件。 我很高兴上次没有携带这份纲要，这是一份相当沉重的材料。 但是加拿大外交部核查研究方案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脱离具体的条约单独审议核查是可能作到并有益处的。 一项具体条约的核查条款必须由该协议的目的、范围和性质来决定，但是，关于一般原则、条款和技术的许多重要工作可在实际谈判开始以前，当然还有在谈判期间加以完成。 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最近开始审议“核查的一切方面”的问题，这项工作是对有助于军备管制谈判者的程序进行潜在有利的国际研究的一个例证。

由于上述原因，加拿大就核查问题进行了大量特殊性质的研究工作。 这一研究的一个方面涉及现有核查提案的规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年月中，军备管制谈判几乎在不间断地进行着，从许多来源提出了大量核查提案，可从中得到许多教益。 各国政府就目前即使尚未积极谈判也是在进行讨论的军备议题提出了许多提案；有兴趣的分析家制定了其他一些提案并已在公开著作中发表。 即使那些几年前提出的提案也仍然可能对现状高度相关。 由于这一原因，加拿大政府汇编了一份纲要，目的在于提供一份收自各国政府和政府间机构的出版物和声明及有关本议题的学术著作的几乎７００份军备管制核查提案的快速参考目录。 我们正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供这份纲要，从而确保所有代表团有机会在同一个以随时可取的形式汇编的综合资料基础上进行工作。 加拿大政府希望，这将有助于在发展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方面取得进展。

主席:

我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 现在请新西兰代表格雷厄姆博士发言。

格雷厄姆先生(新西兰):

新西兰与澳大利亚一起联合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地震监测协定以供参考。 这一协定使我们两国多年来在资料方面进行的合作和交流正式化,这种合作和交流在未来的年月中将继续发展和扩大。 除其他内容以外,这一协定反映出地震技术在军备管制方面,特别是在全面核禁试方面可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两国都十分严肃认真地看待全面核禁试问题。 在全面禁试的政策问题取得突破之前,重要的是生产性地将这段时间用于完善技术方面的基础设施,当达成全面核禁试时此类基础设施将使核查成为可能。 我们十分高兴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我们的作用。 我们认为,尽早而不是推迟达成全面核禁试的明智态度用不了多久将会被有关各方所接受。

主席:

我感谢新西兰代表的发言,现在请今天的最后一位发言者,中国代表范大使发言。

范国祥先生(中国)(译自中文):

主席先生,不久前我曾向你表示祝贺,今天我愿对你取得的杰出成就表示热烈祝贺。 我还愿意再次为埃及大使所作的工作表示我们的感谢。 我还愿对那些已经或将要离开我们的杰出的同事表示我的敬意,他们是联合王国的克罗马蒂耶大使、尼日利亚的通韦大使,他不久将离开我们,以及斯里兰卡的达纳帕拉大使,他已经得到新的任命。 就裁军谈判会议来说这是正常的,人们不断地来来往往,但是,当我看到这么多位杰出的同事离开我们时,我感到相当遗憾。

今天我想谈谈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 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已越来越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关切，这是有其原因的。 中国有句谚语，叫做“风不来，树不响”。 两个空间大国加紧发展外空武器的现实，使人们不能不担心外空可能会部署武器的可怕前景。 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进入轨道，第一艘“阿波罗”飞船登月成功之时，世界人民热烈欢呼这些杰出的成就，把它们视作是人类和平探索和利用外空的先驱，当时人们并没有为外空的军备竞赛而忐忑不安。

但是，曾几何时，三十年后的今天，不仅外空充斥了用于军事目的的各种类型的卫星和航天器，陆基的打外空物体的武器早已出现，而且可置基于外空的新型的奇异外空武器的出现也已不再是不可思议的遥远的未来。 近年来两个空间大国加紧发展外空武器的活动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一个空间大国为发展外空武器，不断投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并不时传出在研制新的外空武器方面已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消息；另一个空间大国也不甘示弱，公开表示在发展外空武器方面“决不允许自己落后”。 一个说要加速发展，一个说决不落后，两者亦步亦趋，你追我赶。人们对此自然不会视若无睹，充耳不闻。 它们两家虽然也在就外空武器进行谈判，当然，谈总比不谈好，但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未能就禁止外空武器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它们当前的争论只是以什么速度和在何种范围内着手发展外空武器的分歧，是如何按照各自的需要安排发展外空武器的时间表，而不是真正谋求禁止一切外空武器。 两个空间大国争相发展外空武器的严峻的现实，理所当然地引起国际社会严重的关切。 裁军谈判会议外空特委会能于１９８７年较早时期较顺利的建立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各国人民对外空军备竞赛严重关注的紧迫心情。

国际社会对外空军备竞赛所以十分关注，还因为外空军备竞赛会使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发生质的升级。 它们的战略核力量现时已形成大致的均势，任何一方都难以压倒对方。 军备竞赛向外空发展必将使双方的战略态势发生新的变化，使核裁军问题变得更复杂和困难，并促使军备竞赛轮番升级，从而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军备竞赛向外空发展的严重后果将不仅涉及两个空间大国的安全。

许多国家已在担心两个核大国的载有核弹头的各种导弹会在它们的上空飞来飞去，如果武器被部署到外空，灾难随时会降落到任何国家头上。 全世界人民对此自然更为担心。 所以，制止外空军备竞赛，防止“外空武器化”是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安全的重大问题。

如上所说，两个空间大国是当前唯一拥有和正在继续发展外空武器的国家。国际社会的注意力，理所当然地集中到它们身上。 它们对停止外空军备竞赛理应负有特殊的责任。 如果两个空间大国真正具有停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政治意愿，就应采取切实措施，承担不发展、不试验和不部署外空武器的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尽快谈判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外空武器的国际协定。 第四十一届联大通过的第41/53号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决议，也“敦促苏联和美国以建设性精神加紧其双边谈判，以便早日达成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协议”。

自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这一议题列入裁谈会的议程以来，不少代表团就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提出了内容广泛的主张和建议。 外空特委会可以就这些建议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关系的密切程度，分别其轻重缓急，在取得一致认识的基础上，有次序地进行处理。 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研究、解决那些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最直接有关的问题上来。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众多的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建议中，一些代表团提出首先就禁止反卫星武器达成协议。 现在，反卫星武器是已经存在的外空武器，首先禁止反卫星武器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 因此，我们不反对首先禁止反卫星武器。 但是，我也想指出，禁止其他类型的外空武器也绝不应受到忽视，这包括两个空间大国正在发展的定向能、动能等新型反导外空武器和其他外空武器。 我们应当禁止一切外空武器。

我在去年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议题的发言中曾经指出，现有的关于外空的国际条约的产生，都有当时的具体情况，因而有一定的局限性。 随着外空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由于超级大国利用新的技术把军备竞赛向外空扩展，这些法律文书尽管有其积极意义，但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在的需要，不足以从根本上防止外空的

军备竞赛。 为了“外空非军事化”这一根本目标，有必要就缔结新的国际协议进行谈判，并以实现“外空非武器化”为当前阶段的主要目标。 为防止军备竞赛向外空扩展，这一工作不应再拖下去。

外空为全体人类共同所有，应当只用于和平目的。 中国反对外空军备竞赛，不论谁搞，都不赞成。 我们一贯主张对外空的探索和利用必须服务于和平目的，服务于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造服于全人类。 中国作为古代火箭的故乡，曾对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过贡献。 在现代，中国人民也正在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 我国的航天技术虽然仍处于研究试验和开始应用的阶段，但已在为和平利用外空进行服务。 中国已经与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和平探索和利用外空方面进行合作和交流。 中国已经和正要发射的各种应用卫星，包括国土普查卫星、地球资源卫星、通讯卫星、广播卫星、气象卫星等，已经并将要有力地促进中国现代化经济的建设和国际间经济、科学和文化的交流。 中国人民将尽力为和平利用外空作出自己的贡献。

１９８７年外空特委会由于有意大利大使普利斯干练的主持和许多代表团的积极参加，它的工作是有进展的。 通过广泛交换意见，澄清了一些问题，这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各方的立场和观点。 有些代表团今年又提出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新建议。 与此同时，综合裁军方案特委会也就外空问题，特别是它的优先地位问题进行了讨论。 人们对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愿意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积极工作。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想借此机会对加拿大比斯里大使及加拿大政府为我提供机会去蒙特利尔参加外空讨论会表示深切的谢意。 加拿大代表团为推动裁军谈判会议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工作所作的出色的贡献是大家公认的。

主席：

我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 今天发言者名单到此结束。 是否还有其他代表愿意发言？ 我看到印度代表特杰大使愿意发言。

特杰先生（印度）：

我作为２１国集团议程项目３协调员发言。 我愿代表２１国集团介绍议程项目３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草案载于１９８７年７月２１日的CD/515/Rev. 3号文件，并且已经散发。 人们普遍公认，这一议程项目所涉及的防止核战争问题对国际社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这一重要性还反映于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发表的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联合声明中，核战争打不赢也决不能打。２１国集团认为，设立具有所提议的职权范围的一个特设委员会将能使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就本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 我们希望这一草案将有助于本会议进行的讨论。 因此我代表２１国集团请你，主席先生，尽早将这一职权范围草案交裁军谈判会议作出决定。

主席：

我感谢特杰大使对这一文件所作的介绍。

根据本星期的时间表，我愿提到，紧接着本次全体会议，将在本会议厅内召开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联系小组A的一次会议。

在宣布今天的全体会议休会之前，我愿告知各位，比利时外交部长廷德曼斯阁下将在星期四的下次全体会议上作为第一名发言者对本会议讲话。 我愿宣布，在这一特别场合我们的全体会议将于上午１０时３０分开始，而不是平时的上午１０时，从而迎合该位部长的时间表。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我们可以这样做。

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７月２３日星期四上午１０时３０分开始。本次全体会议休会。

会议于上午１１时５０分休会。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24
23 July 1987
CHINESE

第四二四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7年7月23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T.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GE.87-62908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24次全体会议开始。

在我宣读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之前，我想对斯里兰卡大使尼哈尔·罗德里戈先生表示欢迎。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比利时代表、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日本代表、新西兰代表和匈牙利代表。 由于比利时外交大臣要在晚一些时候来，所以他一 到 我即让他发言。 现在我首先请今天第一个登记发言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发言。

弗里德斯多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美国代表团欢迎你回到日内瓦主持裁军谈判会议本月的工作。 长期以来你对本会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现在你作为主席的任期又延至7月份。

我还高兴地对比利时外交大臣莱奥·廷德曼斯阁下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期待着听到他今天上午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还向我们离任的同事 ——斯里兰卡的达纳帕拉大使和尼日利亚的通韦大使告别。 我们祝愿他们在新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此外，我还要通过我们联合王国代表团的朋友们向克罗马蒂耶大使转达，我们对他宣布离开此会议深感遗憾。伊恩·克罗马蒂耶为了促进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长期来与参加本会议的各国代表团一起进行了艰苦的工作。 在他干练领导下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应是他对和平事业献身的雄辩证明。 我们对他和他的家属表达我们衷心的谢意和最良好的祝愿。

今天，我想主要谈谈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 简单地回顾一下就可看到，在瑞典的罗尔夫·厄克于斯大使主席的干练领导下，在1987年会议的春季会议期间完成了许多重要有益的工作。 特设委员会拟订了关于核查活动和监督化学武器储存及生产设施的文本。 还拟订了其他一些文本，概括地提出了技术秘书处，筹备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能以及修改清单的方式。 关于规定视察团的组成及任务的工

作已经开始。 这份新材料和其他文本一起附于未定文本之后作为今后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该未定文本在4月时曾加以更新和修正以反映出春季的工作。 这项有价值的、细致的工作以及一些代表团在立场方面的重要改变使人们感到出现了好势头。 这届会议的春季会议是在充满乐观主义的气氛中结束的。

在本届会议夏季会议中间，气氛有些变化。 我开始听到一些代表团说人们的情绪低落，对谈判进展速度表示悲观，对达成一项公约所需时间之长表示不悦。我担心这样一种看法将会对仍须完成的工作产生消极影响。 我认为今年春季事态出乎预料的迅速发展使人们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法，期望在今年年底就可达成一项化学武器公约。 这种没有基础的乐观态度掩盖了仍须完成的工作。

今年夏天，由于谈判更深地涉及到禁止化学武器的关键方面，因此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此外，各代表团已开始研究某些困难问题，过去，为了能在争议较小的一些领域取得进展而把这些问题暂且搁置了起来。 在任何谈判中，随着工作从一个水平发展到另一个水平，这些都是合乎自然的事态发展。

我并不完全赞同其他人表示的悲观情绪。 今年夏天我们一直在做着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工作。 更多的代表团积极地参加了讨论。 过去被搁置一旁的困难问题现在正着手处理，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原因。 但是，任何人也不应认为谈判一项有效的化学武器公约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事。 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某些细节的制订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达成一项有效的条约，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各种问题，解决我们的分歧，制订出必要的细节。 我们必须通过这一进程使我们的重点集中在我们正在争取实现的目标上 — 不是集中在只能产生一项无价值的协定的人为的时间最后期限上，而是集中在将能向我们提供安全和化学战争的威胁将被铲除这样一种真正信心感的公约上。

这一努力需要的是建设性的建议，而不是论战。 我们需要的是主意，而不是花言巧语。 本着这种精神，我想对尊敬的苏联代表纳扎尔金大使于7月2日在本会议上所提出的某些评论给予答复。

他7月2日的讲话把我6月30日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错误地认为是说美国不想，尽快达成一项有效的、可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条约。 请允许我向参加本会议的所有代表团再次保证，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曾在1984年提

出了一份全面的公约草案。并且从那时起已提出了许多文件和提案以促进谈判。但是，制订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需要认真的工作和审议。因此我们不应当、也绝不能不顾及确保公约的有效性而忙迫草率行事。

对于苏联批评美国邀请参观犹他州图埃勒销毁化学武器设施的言论我感到失望。在1983年的工作会议期间，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许多其他代表团的成员曾参观了这个设施。 我认为，在国务卿舒尔茨和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4月份就苏美相互视察设施达成一致意见时，他们就把此看成是苏联和美国通过交流关于销毁化学武器这一问题的情况来建立相互信任的一次机会。 这必竟是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希望，苏联将能很快对美国的邀请作出积极的反应。

纳扎尔金大使的发言还表明，他觉得美国关于质疑性视察问题的立场仍不明确。美国认为，质疑性视察应当包括一个签约国的所有有关地点和设施，不论是私有财产和政府所有财产。这一点已说得明白无误。 针对苏联的担忧，美国特地在1986年4月修订了其公约草案以使这一立场更加明确。 如果苏联代表团仍有困难，我提议他们提出其他措词以供审议。

苏联7月2日的发言把特设委员会关于有关不生产化学武器的第三组问题的工作说成是“转圈子”。 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该委员会在厄克于斯大使和墨西哥的巴勃罗·马塞多先生的领导下今年夏天在这个领域里取得了进展。 例如，化学工业专家们举行的一次成功的会议澄清了一些问题，并确定了普遍具有一致意见的领域以及需要进一步做工作的领域。 又例如，关于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讨论产生了一个文本，可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再举一个例子：美国方面提出了一份关于生产能力的工作文件得到了普遍接受。

在苏联7月2日的发言中，批评了美国在日内瓦进行谈判的同时计划生产化学武器。 苏联最近宣布停止生产化学武器这一事实表明：自美国于1969年单方面停止生产以来的18年间，苏联一直在继续生产。 我国代表团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美国为时已晚的现代化少量储存是顺利完成这里正在进行的谈判的一个障碍。 实际上，苏联化学武器的大量储存正是在化学武器谈判开始和继续这一整个期间进行的。 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来说明由于美国对自18年前停止生产化学武器以来所造成的巨大不平衡现象作出反应谈判就不能继续进步了。 苏联化学武器的大量储

存是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使得我们大家的安全受到威胁，因此需要采取补救行动，直至通过一项全球性全面的有效禁止来消除所有军火库储存的化学武器。

在7月2日还提出了在该公约非缔约国领土上进行的活动问题。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比多国公司这一狭隘的问题广泛得多。 实际上，美国并不认为多国公司在该公约非缔约国领土上生产化学武器是一个特殊问题。 任何根据美国法律组成的公司，无论其活动实际上在何地进行，均不得在生产化学武器方面帮助一个非缔约国。 在美国看来，真正与所有方面有关的问题是在该文件非缔约国领土上进行的与该公约有关的活动，而不管是谁在进行这些活动。 实际上，问题的来源往往是非缔约国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施加政治压力，包括施加促使加入该公约的压力。 这次苏联对涉及在非缔约国领土上的活动的态度是全然不明确的。我国代表团想请苏联提出自己的立场以便我们加以研究。

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声明它们拥有化学武器。 据信大约另有15个国家拥有或正在寻求获得化学武器。 美国十分担心的是，在缔约国销毁了它们具有威慑力量的储存后，这些国家中的一些国家可能仍处在该公约之外并继续拥有化学武器。 很明显，这样一种状况会影响到美国关于批准的决定，而且，我肯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我们应当把我们在此讲坛的注意力集中在为了减小这种危险而能够采取的措施上。

美国在4月23日的发言建议，在这一领域中建立信任应从裁军谈判会谈所有成员国方面都更加开诚布公开始做起。 美国表示担忧的是参加这些谈判的一些其他国家对于其化学武器计划一向守口如瓶，它指出，拥有这类武器的国家在谈判中拒不承认这种能力时，就使得信任受到严重破坏。

一些国家已表示它们不拥有化学武器。 但是，本机构的许多成员国却对此问题保持沉默。 我国代表团要求其谈判伙伴们表示它们是否拥有化学武器和生产化学武器的设施。 我们还请求苏联以及可能承认拥有化学武器的其他国家，象美国已经做到的那样提供关于其化学武器生产能力的详细资料。 美国曾在三年前就向苏联提出过这个问题，但至今未收到任何答复。 我们希望在这星期开始的双边会谈期间得到这一资料和数据。 双方都已严肃表示希望取得进展。 我们认为，数据的交流能够成为取得这种进展的基石。

更加开诚布公的态度也适用于商业性工业资料。 正如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国务大臣戴维·梅勒于7月14日在其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发言，而是更多的事实和数字。 我们需要知道其他国家政府有些什么，在什么地方有以及它们用它做些什么”。 我的代表团支持梅勒国务大臣要求苏联和其他国家在其商业性化学工业活动及其化学武器生产能力方面更加坦率的呼吁。

在我结束讲话之前，我想指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今年夏天尚未开始研究质疑性视察问题。 正如我的代表团在4月23日所指出的那样，在春季进行的非正式讨论已表明在一些领域的看法看来是趋于一致的。 我期待着为记录和增加这些领域的一致而作出努力。

最后，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工作报告于8月份通过时，很可能会反映出今年已经完成了许多工作。 它也很可能会反映出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去做，不仅是为了解决关键问题，也是为了制订执行该公约所必需的详细程序。 令人遗憾的是，今年夏天工作的一项特别重要的成果将不载入该报告。 那就是各代表团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逐渐趋于一致。 这种一致将作为进一步制订文本的基础。 我们今年已取得了进展，而且我们已为更进一步取得进展打下了基础。 我们应为这一成绩感到骄傲。 它应引起我们更使我们继续决心把我们的工作进行下去。

主席：

我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讲话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表示感谢。 我现在请日本代表山田大使讲话。

山田先生（日本）：

在裁军谈判会议夏季会议的工作处于这种中间阶段之际，我想就关于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的目前阶段作些大概回顾并表示我的代表团的看法，希望能够有助于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在这届会议的春季会议上，由于瑞典罗尔夫·厄克于斯大使干练且积极地行使主席职责，我们采取了新的工作方式并取得了许多具体成果。 其中有：

(a) 就销毁一切经宣告的化学武器，消除移作他用的可能性达成了协议。 移

作他用会使核查复杂化；

(b) 就除销毁化学武器的顺序问题之外的其他销毁详细办法纲要达成了协议；

(c) 根据销毁化学武器纲要首次详细审议了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销毁问题；

(d) 结合草案关于准许的活动的第六条，审议了修改清单以及细目〔1〕化学品指导方针的方法；

(e) 在组织方面审议了筹备委员会以及关于国际视察团的指导方针。

我愿对这些成果表示我的代表团的高度赞赏，因为它开辟了新的天地，以帮助我们渡过谈判的这种复杂的前期阶段。 我愿要求所有代表团都保持本届会议春季会议的这种势头，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以便我们可以能够尽早地缔结这项公约，以此来满足国际社会的热烈期望。

由于谈判日趋复杂 —— 正如目前的情况一样 —— 绝不要忽视化学武器公约基本目标之所在就犹为重要。 这些目标是：首先，“销毁”，即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和有关的生产设施；其次，“不生产”，即禁止今后研制或生产化学武器。 “销毁”和“不生产”这两项目标是不可分割的，正象一辆马车的两个轮子。 这两项目标在公约制度内必须占据平衡的地位。 我还必须强调指出，我们的工作是禁止化学武器。 别无其他。 我们绝不能为化学工业为了和平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和研制工作制造障碍，因为它们是造福人类和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

我的代表团十分重视现有化学武器和有关设施的销毁。 日本不拥有化学武器，也不打算获得化学武器。 在化学武器国家有十年功夫处理其化学武器的时候，日本将遵守该公约的规定，合法地约束自己作为一个非化学武器国家。 为了我国的安全，自该公约开始生效起，必须将一切现有化学武器和生产设施置于严格的国际管制之下并按照国际上一致同意的方式加以清除。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本届会议春季会议过程中能够就销毁化学武器的详细办法纲要达成一致意见。 我想指出，就这个重要问题，我们有以下几点共同的理解：

(a) 所销毁的化学武器须是“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之下 —— 无论其所在地 ——”的所有化学武器；

(b) 所有化学武器的销毁均应在“不晚于12个月内开始和不晚于10年内完成”;

(c) 各缔约国可较快地销毁其储存;

(d) 只有在特别指定的、经适当设计并有适当设备的设施内才能进行化学武器的销毁。

而且，在核查措施方面:

(a) 各缔约国须采取它们认为适宜的措施以确保其储存设施的安全，并应避免移动其化学武器;

(b) 各缔约国应为通往任何化学武器、销毁设施以及这些设施的储存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提供便利;

(c) 国际视察员应能畅通无阻地视察储存设施的各个部分，并可要求对视察中任何不明之处进行澄清。

我的代表团真诚地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考虑到这些共同的理解顺利地结束我们的工作。

在整个销毁阶段一个国家的安全是我们必须注意应当关注的问题。 虽然所有化学武器国家都应同时开始销毁化学武器的程序，但是鉴于现有储存量的巨大不同，应当探讨拥有较大储存量的国家加速销毁的办法。

我还想请求所有化学武器国家尽早地宣布拥有情况以及它们有关储存的构成和其他因素。 化学武器国家方面的这种做法以及非化学武器国家宣布不拥有化学武器 —— 正象日本的情况一样 —— 不仅会有助于我们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的工作，而且有助于在该公约开始生效时规划核查工作。 我真诚地希望其他国家能遵照美国在1986年树立的榜样提供有关资料。

有关销毁的其他方面问题是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问题。 过去该问题方面也已做了不少工作。 我们有以下各点共同理解，不应加以破坏:

(a) 应在10年内宣布并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b) 所销毁的这种设施须是“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之下 —— 无论其所在地 —— 的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c) 化学武器销毁设施应在30天之内宣布，并通过现场视察尽快对这一宣布加以认可;

(d) 各缔约国须立即停止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一切活动并在3个月内关闭这类设施;

(e) 在这类设施关闭之后应尽早开始国际性系统监督，直至这一设施在10年内消除为止。

随着化学武器储存销毁工作的进行以及对民用化学工业施加控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长期存在可能会增加对该公约制度的潜在危险。 我的代表团希望尽早看到这类设施的拆除。

下面，我想谈谈"不生产"的问题。 我要对到目前为止在确定须加控制的化学物质以及它们应受该公约管辖的制度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 这一工业的代表们最近举行的会议也是极为有益的。 尽管就此问题已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但是我还是认为对这个问题加以正确看待是重要的，以便分清各类问题和为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取得进展。

关于不生产问题的谈判涉及到两个不同的方面:

㈠ 不生产化学武器问题本身; 以及 ㈡ 对化学工业某些物质的生产等加以监督。 到目前为止的讨论有时往往混淆这两个不同的方面。 根据第六条的规定，对其生产须加禁止或须加以其他控制的那些化学物质又被分为三个类别，分别列于附件的三个细目中，对每一类别化学物质的管制方法现正在制订中。

细目(1)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即不生产化学武器问题本身，而这正是该公约的主要目标。 另一方面，细目(2)和(3)则是第二方面的问题; 在这个细目中列出的化学物质旨在用于和平目的，但也置于一种监督制度之下以防止将其错误地用于武器目的。 这种做法的目的是提高对公约制度的信任。 我们认为，在这两者之间有些概念上的明显差异。

在我们看来，这些清单和到目前为止制定的管制制度，总的来说是合理的。为了加速我们达成最后一致意见的工作，我们必须对细目中各种化学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清楚的认识。 我们还必须适当考虑化学工业代表们在最近会议上所表示的合理关注。

我们现在有一段时间没有研究定义问题了。 草案第二条中的现有措辞是在最近我们的谈判取得进展之前拟订的。 现在，我们在销毁化学武器和生产设施方面

已澄清了许多问题。 我们已确定了须加管制的化学物质以及管制这些物质的制度。我们应在牢记通用标准的同时根据这些成果来重新审查定义问题。

质疑性核查问题，核查安全网，由于其性质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我愿指出，伊恩·克罗马蒂耶大使关于这个问题所确定的共同理解的四个方面(CD/734)是非常有意义的。 要求质疑的程序、派遣国际视察员的时间期限、他们到达现场和设施的途径、保障提出查询和被查询国家合法的安全关注以及必要的后续行动等这些相互关联的方面都需要通过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来进一步研究和仔细制订。

为确保遵守该公约而规定的核查措施将包括数据交换、常规视察、监督设备的使用、以及质疑性视察等等。 应要求这些核查措施来监督关于化学武器储存、生产设施、销毁设施和不生产的各种声明以及有关"使用"和秘密储存及生产设施的问题。 这将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我认为，在确定须加管制的物质以及管制程度方面，我们应对我们公约的研究工作保持有一种现实的看法，以便根据这项公约制订出一种切实可行的、合理的、效益高的核查制度。

在谈判的这种早期阶段，由于会议十分繁多，我们有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工作的基本和本来目的以及我们已经达成协议的各项原则。 我们还应牢记我们的目的是起草一份必须赢得普遍接受、完全不难加以执行并因此并不太复杂的公约。 本届会议夏季会议所剩时间不太多了，但是我希望这段时间能够被很好利用来一个一个地达成共同和确实的协议。

在结束讲话时，请允许我感谢特设委员会主席厄克于斯大使，还有三位议程项目协调员—— 比利时的尼厄文纽斯先生、墨西哥的马塞多·里瓦先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克鲁茨克先生，他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我还保证我的代表团决心致力于早日实现化学武器裁军。

我还想对联合王国的伊恩·克罗马蒂耶大使在我们的化学武器工作方面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表示赞扬。 我祝愿他早日痊愈、生活舒适。 我还与我的尊敬的同事们一起祝愿斯里兰卡的达纳帕拉大使和尼日利亚的通韦大使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一切顺利。 请允许我对斯里兰卡新任代表罗德里戈大使参加我们的会议表示我的代表团最热烈的欢迎。 我期待着与他紧密合作。

主席：

感谢日本代表的发言。 现在对即将在本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比利时外交大臣莱奥·廷德曼斯阁下表示热烈欢迎。 廷德曼斯先生自1981年起就任此职，曾作为外交大臣于1983年6月14日在当时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上发表过演说。 他在国务活动中作出了卓越贡献，自1968年以来他一直是政府成员，1974至1978年间曾出任首相。 我相信本会议将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他的讲话，同时预祝他对日内瓦的访问成功。

廷德曼斯先生（比利时）：

主席先生，首先必须感谢你的欢迎之辞。 祝贺你当选为七月份的会议主席。你在多边裁军会谈中表现的丰富经验和精明干练使你声誉卓著，主席任职期间更确立了你的声望，其实，你并非第一次担任此职，你1981年就担任过主席。 我知道你的工作得到了由经验丰富的外交家科马蒂纳大使和贝拉萨德圭大使领导的秘书处的协助配合。

我是今天早上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罢工的受害者，我的飞机误点。对此我表示抱歉。

当本会议于1979年1月建立，比利时[illegible]与其成员时，它就如当时的外交大臣在开幕式上所说的那样，带着通过有力行动谋求实现国际社会普遍裁军目标的坚定愿望参加这一机构的。 这个目标当时刚由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确定的。 这届会议的最后文件确定了优先考虑的事项。 它强调了裁军事业的普遍性，所有大国，核国家和非核国家都对其负有责任，在此精神下建立了一个单一的多边谈判机构，以取代局限性太大的裁军委员会会议。 这些进展是60年代和70年代之后出现的，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为实现限制和消灭武器的目标作了重大努力。 国际关系的良好气氛使人们期望多边谈判机构的建立将给裁军事业带来决定性的推动力。

裁军谈判会议确实是一个能使整个国际社会一些国家的代表长期齐聚一堂的唯

一谈判机构。 因此， 它肩负着全世界所有那些将其希望寄托于加强和平，阻止军备竞赛和逐步裁减军备的人们—— 不论其是否为本会议成员——的正当期望。

当回顾我们自1979年以来所取得的有限进展及裁军谈判会议近十年来对裁军进程所作的有限贡献，并探究其根源时，必然会产生许多值得记取的结论。 首先，裁军系政治现实，其进程取决于国际形势，而不是相反。 其次，不能把裁军降低为一句口号或成为一种徒具形式几乎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目标。 但裁军本身也不是目的。 它是实现和平稳定的手段。 目的是加强普遍安全，这就意味着现实的态度，渐进的过程，坚定的努力以及充分地考虑重大政治军事平衡，忽视这一点将是无益的。

我1983年在本会议的讲话中，曾强调了8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恶化如何使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的谈判突然间，几乎是全面地陷入停顿。 现在则是热烈地期望能看到超级大国间的谈判产生具体的，甚至是惊人的结果。 我之所以更加欣慰地说这番话是因为这些结果并非对比利时没有影响，消除中程核力量与我们直接相关。不可否认，在日内瓦进行的其它谈判—— 通常只是双边的，因为仅涉及美、苏两国系统—— 不属于裁军谈判会议范围之内，但它无疑将对裁军谈判会议的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签订一项军备控制协定，从而导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一特别敏感领域的能力大大削减，这毕竟还是第一次。 这将是超出欧洲安全范围的重大成就。

在我们渴望的消除中程核力量条约起草和签订之前，无疑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我希望能及时克服最后一些困难，从而能在年底之前缔结一项协定。 我国将竭尽全力对谈判各方给予支持， 特别是我们将与布署中程核力量有关的盟国一起，为在解决与核查有关的问题方面取得进展而努力。 现在我可以宣布，就比利时而言，它准备接受在其领土上实行严格的措施。

应该从渐进和先后有序的原则对待裁军。 构成安全的各因素不可分割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同时就所有问题进行谈判。 这是一些应分别轻重缓急来解决的问题。

比利时的安全要求属于特定的东西方力量均势的范围，它认为应优先解决的问题是：首先缔结刚刚提到的中程核力量协定，如有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缔结一项削减苏联和美国战略武库百分之五十的协定；在削减兵力的基础上建立欧洲的常规稳定（即将在明年初开始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会议将对发展在军备控制领域已经取

得的成果作出重大贡献）；尽早缔结一项关于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协定（这是裁军谈判会议现今的主要活动，我说也是主要责任）。 这些优先解决的问题不应以时间顺序来看待，它们是军备控制努力必须进一步加强的所有方面。 然而如果已经取得的成果不能首先确保得到维护，进展将是不可设想的。 我特别关注反弹道导弹条约，它是我们借以防止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必要手段。 反弹道导弹条约显然已经产生了解释上的严重问题，这须由缔约各方共同解决。 我们认为，试图阻止考虑从目前的形式转换为一种包括比现在更多的防御手段的威慑形式，看来是讲不通的。 当然，全面均势一定不要因此而受到损害，并且为了大家的利益，稳定必须得到加强，如果可能必须在削减兵力的基础上实现这种加强。

所有这些领域—— 空间武器、战略武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 都密切相关，但各有其独自的特点，因而必须分别处理。 各项谈判因而也应尽可能平行地进行，然而不要带来不平衡，例如破坏各国根据自身的地域战略考虑自由采用的安全体系的内在一致性。 两个超级大国从消除中程核力量开始的大幅度减少核武库是可能和可取的，并不影响这种一致性。 同样，我们都欢迎全面消除化学武器的条约。 剩下的是常规武器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问题注定要在今后一些年中在军备控制舞台占主要地位，如果我刚才提到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领域的目标如我希望那样实现的话，则更是如此。

西方防御体系是建立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相互配合的基础之上的。 按照目前的力量均势情况，接受全面非核化的建议对盟国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这里有一个我还不能说明的界限，一旦我们对削减核能力的追求超过了这个界限，则将对其安全产生影响。 这确实将引起对４０年来证明将继续维护和平的威慑系统的基础产生怀疑。

现在我将谈及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直接有关的问题。 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禁止化学武器和停止核试验。 比利时认为取得进展甚至成功的可能性目前是现实存在着的。

在比利时土地上首次使用化学武器的７０多年之后，现在正是最终消除长期以来阻碍实现全面禁止这种极其野蛮的武器的犹豫和相互猜疑的大好时机。 尽管我们这里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可悲的现实是化学武器仍然在继续使用和扩散。这

些武器仍然在使用，尤其是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冲突中。 联合国秘书长组织的调查已证实了这一点。 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升级，甚至平民亦难幸免。 比利时知道据有化学武器国家越来越多，因此，它及其欧洲伙伴和其他国家一起参加了控制一些重要化学物质出口的国际体制，以逆转这种趋势，并使制造这类武器更加困难。这一体制仅是旨在保证在国际公约产生之前，使日内瓦议定书得到遵守的临时性措施。

我国自参加今年的裁军谈判会议以来，就积极支持这一目标的实现。 今年比利时担任B工作小组的主席，该小组专门负责拟订今后的化学武器裁军，特别是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公约条款。

对化学武器的储存和销毁进行国际核查已在原则上被接受，而且许多核查方式也已确定。 监测关闭和拆除生产设施的情况也是如此。

关于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查制度也在拟订中。 已知的作战物剂及其前体已经清查，并且已议定将其置于国际监督之下，因为如果仅用于研究，它们都可用于和平目的。 在这一必须涉及的方面已取得了重大进展。 我们对消除化学武器和为非禁止的目的生产的化学物质之间明显的混淆表示欢迎。 大家现在开始认识到避免不适当地妨碍化学工业和研究发展的必要性，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无论在我刚才提到的核查这一领域里已经取得或者可能要取得什么样的进展，但是在对质疑性视查这个关键问题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之前，这些进展将是不足的。核查公约中所规定的设施的真正价值，归根结底取决于是否遵守宣布这些设施的义务，无论它是化学武器贮存设施还是生产双重目的物质的工厂。 因此系统的核查制度必须用有效和有约束力的质疑性视查制度来完善和加强，以形成一套完整的措施，使任何违反公约的现象，无论在任何地方发生，都能被查出，从而被制止。

拟议建立的国际组织将是核查化学武器销毁情况的先锋。 它应能在生效后尽快开始活动。从联合王国去年7月14日在此提出的出色的工作文件中可以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具体设想，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在这方面，我很高兴能够宣布，如果本会议提出将这个国际组织设在我国，我们将对此给予有利的考虑。

裁军谈判会议进行的谈判旨在保证继续遵守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所确立的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规定。 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努力的成功取决于能否得到国际社会尽可能多的国家以加入和批准的方式给予的支持。 这意味着要有广泛的国家

参与谈判过程。 所有参加者都应能就公约草案的各方面，提出各自的建议并阐明各自的立场。

如果我们设法把某些令人关切的问题考虑在内，就将会促使未来的公约，得到普遍接受。 当然，对安全的要求不能降低可能是最重要的，这一问题应该结合销毁现存化学武器的情况来解决。 在这方面，显然必须要考虑到各国拥有的化学武器，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一点。

如果未来的公约在法律上不一致，则其普遍性就可能受到损害。 未来的公约要根据第一条中表述的基本原则，制订得富有逻辑这将是非常重要的，以便所用措词尽可能不产生含混不清和模棱两可的解释。

最后，关于化学武器的实际定义不应有任何含混之处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主张给武器本身一法律定义，并且希望不是仅开列一张这种武器可能包含的物质要素清单。 比利时代表已向其它代表非正式地提出过建议，以期对此进行讨论。

比利时没有军事化学能力，而且也没有取得这种能力的意图。 在部分比利时领土上可能找到一些废旧化学弹药，这些弹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造成了许多具体问题。 我国坚持认为，未来的公约不应该无益地使这些废旧化学弹药给继承了它们的国家带来的问题复杂化。

停止核试验是裁军谈判会议的另一个需要 [illegible]先讨论的问题。 在这个领域里需要的同样是现实主义和循序渐进。 从全面销毁核武器的观点看，全面停止核试验是理所当然的。 就我们而言，我曾说过，我们认为全面销毁在短期或中期内是不大可能的。 然而，比利时仍然赞成当条件成熟，并且取得两个超级大国裁减百分之五十以上战略武器储备的重大进展时，再实现停止核试验的目标。

同时我们必须以渐进的方式处理停止核试验问题。 比利时欢迎超级大国间就此问题进行的接触和讨论。 看来在核查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 我还乐于指出，看来将出现更加开诚布公和更加富于建设性的态度。 停止核试验只有在具备足以使人们放心的核查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级限禁试条约和和平利用核爆炸条约的生效无疑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大一步。 制订交换有关试验计划的信息和事先通报及邀请专家监测爆炸当量也都促进实现我们的目标。 按照这个思路，规定试验次数的最大限度，或者根据军备控制取得的进展来减少试验次数和裁减核能力，

也是有用的措施。 它有可能形成一个导致全面停止试验的过程，尽管为此所需要的时间还不能事先确定。 依我看来，这是裁军谈判会议应该采取的工作方向。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是将我们的行动局限于毫无裨益的宣言，现实主义将迫使我们以这种方式看待事物。

我下面简要地谈谈裁军谈判会议讨论的另外两个方面，即外层空间的放射性武器问题。

比利时欢迎裁军谈判会议对与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有关的一些事项进行检查。保护卫星问题，制订适当的多边制度，拟订国际行为守则，都是裁军谈判会议可以在多边一级进行有益辩论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与反弹道导弹条约及战略防御计划无关，我们认为，后两个问题仍然属于两个超级大国直接权限之内的问题。

关于放射性武器问题，裁军谈判会议中目前出现的新态度，使人们希望有可能就一项关于废除这类武器的公约进行谈判， 而不必人为地把此同禁止攻击核电站公约的谈判联系起来。 假使如此，在这个领域里出现一个有利的结果也是可能的。

作为结尾，我想说的是，目睹我们工作取得的鼓舞人心的进展，实在感到振奋。请允许我重复重要的一点，比利时认为坚决销毁化学武器是当务之急，它将不遗余力地争取实现这一目的。 为此，它高兴地赞同已经作出的关于可能延长裁军谈判会议正式会议之外的工作的建议。

我要强烈地呼吁，彼此都应表现出政治意志，消除可能影响缔结化学武器公约的障碍。 裁军谈判会议的信用，或者进一步说，裁军领域的所有努力的信用，正处在关键时刻。

主席：

我对比利时外交大臣阁下刚才所作的重要发言，以及他在讲话中对我本人所作的赞誉之词，表示感谢。 现在，我请新西兰代表福琼大使先生发言。

福琼先生（新西兰）：

主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作为新西兰的代表发言。 这的确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尤其是能够在比利时外交大臣廷德曼斯先生这样一位杰出的重要的发言人之后，而且是在你担任会议主席期间进行发言。 众所周知，新西兰一向支持裁军谈判会议。 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观察员身分，因为这使我们能够密切关注会议的工作。 一旦时机成熟，新西兰便打算提出要求成为正式成员国。

我们认为，小国同样能够在裁军进程中发挥特殊作用。 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致力于议订军备控制协定的唯一多边机构，提供了一个使无核小国借以能够作出贡献的手段。

重要的问题是，裁军谈判会议肩负着国际社会的期望，议订有效的军备控制措施，并对核武器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各种步骤予以补充和支持。 今天再没有其他领域比在化学武器领域更明显地需要采取急切而有效的行动了。 我国代表团感到宽慰的是，今年以来在缔结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公约达成一致意见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是，仍有许多工作要作。

对于缔结这样一项公约的必要性大家并无争议。 仅仅两个月以前，秘书长印发了他指派的专家代表团提交的报告，报告证实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冲突中仍在使用化学武器。 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专家们的调查结果一致表明，伊拉克部队在攻击伊朗部队时曾反复使用化学武器，伊朗的平民百姓也受到化学武器的伤害，而且伊拉克的军事人员也遭到化学战剂的伤害，所有这些情况更加迫切地要求国际社会必须予以严重关切。

我们无论怎样谴责这种继续使用化学武器和不断违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行径都不为过分。 日内瓦议定书明文规定，毒性化学品残无人道，决不应该在战争中使用。 而最近报道的伊朗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遭受化学武器攻击一事更

令人毛骨耸然。 使我们深为关切的是，有些国家对秘书长的呼吁置若罔闻，对安理会提出的关于严格尊重并遵守日内瓦议定书的条款的要求也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所有这些都更加表明有必要签署一项新的公约，借以加强并扩大现有的反对进行化学战的禁令。 新西兰代表团期待裁军谈判会议进一步促进谈判工作，以便早日通过一项全面的化学武器公约。

正如我们有理由为化学武器谈判不久便能议定一项公约而感到乐观一样，我们也有根据希望关于在欧洲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中程导弹的谈判能够更快达成协议。如果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完全可以指望今年晚些时候举行最高级会谈，并由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签署一项中程核力量条约。 毫无疑问这将受到新西兰的热烈欢迎。

这样一项条约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强调是都不会过分的，即使中程核力量仅仅只是核武库中一个很小的部分。 但是消除这些核力量的协议远不仅仅是一项建立信任的措施。 作为迄今为止首次达成的削减核武器协议，它将标志着核军备竞赛的一个重大转变。 它将证明，安全保证未必取决于核武器数量的不断增加，反而能通过削减核武器，甚或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消除全部武器得到加强。 新西兰认为，早就应该在对安全问题的看法上实现这样一个重大的转变。

象其他军备竞赛一样，核军备竞赛的根源也在于谋求安全和有必要通过诉诸武力来威慑侵略者。 这种威慑手段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 几千年来它为人类提供了安全的基础。 虽然核时代的到来赋予威慑以新的重要意义，虽然这种事态发展大大增加了所有国家与保持威慑均势的利害关系，但这是一种永远也不可能被证实为成功的理论。 它有着自相矛盾的地方，即虽然人们在为时已晚的时候，可以肯定威慑失败了，但人们永远不能有确凿的证据说明威慑成功了。

另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为了制止战争你必须能够使潜在的敌手相信你能够赢得你正在设法制止的战争。 但是核武器的威力如此之大，以至这种对自身优势的估计变得毫无意义。 即使是有限的核战争，不仅对交战双方而且也许对世界其他地方也会是毁灭性的灾难。 正如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于1985年11月最高级会谈中一致认为的那样："核战争打不赢，因而决不能打"。 在核时代，

“我们”威慑“他们”的想法显得更加荒诞可笑。 现在的情况是核武库正威胁着我们大家的安全。 许多人认为，以此来谋求安全，结果使整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安全。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把希望寄托于核威慑。 在欧洲，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各国相互对抗，大量集结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 人们用威慑理论来证明这样做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欧洲布署的核武器的数量显然太多。 而且其他军备的数量也太多。 威慑的手段在比今天现有武器水平低得多的情况和没有核武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生效。 我们只能感到欣慰，因为这一点终于被承认，人们已开始认真地采取行动来保卫安全，而不是靠核武器来维护安全。 消除欧洲中程导弹协议对全世界将预示着是军备竞赛的转折点。 我们大家都翘首以待，用杰弗里·豪爵士的话来说，“盼望着一个核武器更少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对新西兰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更加强调区域性常规安全合作。 在欧洲，我们了解到，人们正在活动酝酿一种办法，即通过重新振兴西欧联盟建立一种共同防御态势或是一支欧洲防御力量。 全球范围内，也正在对区域性的承诺和义务进行类似的重新评价。 目标必然是实现一个免除核毁灭威胁的世界。

由于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各国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和化学及常规武器，对欧洲安全的忧虑也许必然会导致对全球安全概念的歪曲。 作为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个西方国家，新西兰很难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我们这一地区的安全离不开欧洲的安全。 这种说法忽视了当前的现实。

实际情况是，南太平洋地区与欧洲不同，那里没有布署核武器。 我们非常幸运，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大国对抗更没有核武器对抗的地区。 令人欣慰的是，低水平的常规力量一直维持着本地区的安全。 1986年12月11日开始生效的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旨在确保现有平均不要因引入核武器而被打破。 上个月新西兰国内通过的反核立法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新西兰无核区、裁军和军备控制法案规定，禁止载有核武器的船只或飞机进入新西兰境内。 作为一项严格制止部署核武器的措施，这项法案正是构成真正军备限制内容的实质。 长期以来，各国一再表示核裁军非常重要，然而核武器的扩散却

在有增无已。

新西兰已开始真正采取行动冲出这一圈子。 无核区法案、我们对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的支持以及我们继续以常规手段履行区域安全义务的决心，这三者是相辅相承的。 它们是在对维护新西兰安全的当务之急进行严肃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在评估了对我们安全构成的各种威胁之后，制订了与这些威胁的程度和性质相应的政策。 这种分析与其他任何国家所作的分析别无二致。 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的结果反映了我们这个地区当前所处的战略环境。

我们承认欧洲安全面临的当务之急有所不同。 这就是我们并不希望欧洲各国照搬我们政策的原因所在。 不过，新西兰同样也不认为西方的安全必须依赖核武器。 我们相信除核威慑之外的确存在着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 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可信赖的西方国家，我们有必要帮助传播这种观点。 我们认为，我们这么做并没有损害西方的安全利益。 其实，如果我们推行不仅削弱西方国家的安全而且也削弱依靠一个既稳定又安全的世界而生存的中立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安全的政策，那便是目光短浅而且最终会自取失败的。 我们的政策表明，除了核武器之外还有其他选择，而这是应该予以认真探讨的问题。

对目前双边会谈的积极看法是核武器之外的选择终将会出现。我们因此而感到欢欣鼓舞。 所有国家，特别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均有责任支持美国与苏联的谈判。 如果它们失败，我们大家也都失败。 但是如果它们成功了，那么整个世界将信心倍增地去努力争取一个更加安全可靠的未来。

主席：

我感谢新西兰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我本人所说的那些友好言词。 现在，我请匈牙利代表梅斯泰大使先生讲话。

梅斯泰先生（匈牙利）：

主席先生，我谨趁此机会，为你担任主席向你表示祝贺，并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在你即将结束主席职务的时候，我们对你在主持会议讨论期间所表现的沉着稳健表

示满意，并对你为会议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作出的贡献表示高度的赞赏，这决不是一种客套和恭维。 你的前任，尊敬的阿法拉尔吉大使，以极大的热诚成功地主持了会议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称道。

请允许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向诸位表示，刚才看到比利时外交大臣莱奥·廷德曼斯阁下出席了会议，并聆听了他饶有兴味的发言，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高兴。同时我还想向斯里兰卡大使尼哈尔·罗德里戈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请他相信，我国代表团将与之合作。 我还想说几句表示礼貌的话，让我向我们的同事，已经离任或即将离任的通韦大使、达纳帕拉大使和克罗马蒂耶大使道别，祝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我还特别想请联合王国代表团转达我们对克罗马蒂耶大使的祝愿，希望他早日康复。

随着裁军谈判会议对列入议程的各种裁军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实质性审议，围绕着一个严格说来也许并不是裁军问题的主题，大家坦率地交换了意见，但这个主题严重地关系到旨在取得裁军成果的种种努力的成败。 我不无兴趣地注意到，针对核威慑理论及其对有关裁军重点任务的谈判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代表们发表的一些观点。 在此我仅举其中某些代表的发言为例，比如苏联的外交部副部长费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6月9日的发言，阿根廷的保罗·阿方辛总统6月11日的讲话以及几分钟之前新西兰的福琼大使的发言。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旨在寻求真正的裁军措施的努力尚未取得成果。 于是自然地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声称赞同和实际奉行威慑理论与各种裁军努力均无结果两者之间有无直接的相互关系？

威慑论的拥护者们一贯声称，核武器，或广而言之，可靠的军事力量，是维护他们国家安全的保证。 他们认为，过去四十年来正是威慑理论防止了东西方之间的战争。 同样，人们也可以说，不管实行威慑主义与否，欧洲反正一直没有战争。就对没有发生战争原因的看法而言，这种意见也许同样是符合实际的。 但如果人们进一步说，威慑手段并没有制止欧洲以外其他地方的战争，那么有关威慑的威力的神话就变得不那么可信了。

威慑论的拥护者们宣称，武器的力量是和平的保障。根据这样一种想法，可以

认为，因为国家之间互不信任才有了武器，而不是相反。 然而，建议采取的补救办法，不是消除互不信任的根源，而是维持和加强威慑的可靠性。 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发展新的武器和武器系统并使之现代化以及增强它们的破坏力和准确性，也就是增强武器的可靠和实际作战能力。

反对这种理论的人— 我就是其中一员 — 认为，威慑的神话是自欺欺人，是企图逃避当今世界的现实。 维持威慑的作用是进行军备竞赛的代名词。 在各国安全依赖建筑在缺少信任基础上的威慑手段的世界上，军备竞赛必然成为一个自动加剧的过程。 它造成互不信任，因为它使人们半信半疑而不是信任，随之而来的是更尖端的武器。 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不足之处 — 即使为了从理论上分析我承认它的出发点是正确的 — 在于它完全是静止地看问题。 它根本不考虑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即更尖端的武器本身，就带有使包括这些武器的拥有者在内的所有人不安全的种子，无论有关各国政府的意愿如何，武器越是高级就越成为造成不安全的内在根源。 要摆脱由于缺乏信任逐导致军备竞赛而军备竞赛反过来又扩大不信任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就必须一方面找出并消除互不信任的原因，另一方面，还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逐步消灭战争手段，这样就能加强信任感。这也可能跟军备竞赛一样，但却是在相反的方向上变成一个自发而自行维持的过程。 这一过程，必定给所有国家带来真正的全面安全。 要实现这样一个安全制度，就要求国际关系中的所有各方在有关裁军的相互关连的关键领域共同作出努力。 在这方面所取得的任何成果，无论大小，无让是全面的还是部分的，象征性的或实质性的，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取得的成果，将在心理上产生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具有开创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欢迎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就核裁军的关键问题和制止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问题进行双边会谈并认为它们的会谈极端重要的原因之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的任何议程项目所取得的确实成效也同样非常重要的原因之所在。 这里存在着各种可能。 虽然我们承认迄今为止尚未解决的问题确有影响，但是只要有关各方具有坚定的政治意志，签署一项全面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还是能够做到的。 争取全面禁试的一个步骤对抑制核军备竞赛也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在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方面还存在着各种具

体的可能性，我愿就这个主题详细阐述我们的观点。 但是在论述实质问题以前，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加拿大代表团，并通过它向加拿大政府表示感谢和赞赏，感谢他们今年五月在蒙特利尔主办了与外层空间有关问题的研讨会。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在我发言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思想观点中占有特殊地位。 各种军事技术手段至今还未作为一种可靠威慑手段部署到外层空间，虽然众所周知，存在着这种企图。 因此，在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方面取得的任何确实成效，那怕仅仅是关于它的某一个具体方面的成效，都将受到极大的欢迎。

以能干而富有献心精神的帕格利斯大使为主席的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的会议进展情况表明，有必要开展更加合理的工作，以便制订各种具体措施加强有关各国在外层空间活动的国际法律制度。 情况表明，就整个外层空间问题而言，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 但是，无论在全体会议上还是在该委员会的议事过程中，代表们所作的发言，往往都集中强调了为围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提供保护的必要性，即为了不妨碍它们的运行，需要保证它们不受攻击。 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发言一般都表达了这一愿望，但是各代表团还未制订出为人造卫星提供保护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成为外层空间委员会在今后工作中应予明确重视的一个方面。 即使在该委员会这届会期结束前的这段时间内，它也可以考虑是否可以将工作集中于研究甚至提出旨在确保人造卫星的运行不受妨碍的具体措施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莱奥·廷德曼斯阁下的发言，他在讲话中提到了有可能在外层空间方面采取的步骤。 关于这个问题，可能会出现一些重要问题，也许值得该委员会加以认真而深入的考虑。

其中有一些问题比较容易回答，比如，是否有关各方都对为人造卫星提供安全感兴趣。 依我看来，回答是肯定的，没有半点含糊。 所有国家，不管其是否拥有人造卫星，都极为关心人造卫星正常而安全地运行的问题。 我看好象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如果没有这些卫星世界将陷于混乱。

其他一些问题就不这么简单容易回答了，虽然情况表明，各种意见在相当程度上已趋于一致。 这些问题如下：目前的国际法律制度是否毫无疑问地足以确保人造卫星在轨道上安全运行，或者是否还需要制订一些进一步适当的多边法律措施以

提供必要的保证？是否所有人造卫星，无论军用还是民用，都应该受到适当保护？鉴于不管是军用还是民用的人造卫星没有一个 — 至少是目前没有 — 装备了武器，是否有必要并且有可能对它们加以区别？带有军事任务、对国际安全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人造卫星应该受到保护吗？在这种情况下，是否禁止反卫星武器问题应得到适当的考虑？能够认为目前的反卫星武器与确保人造卫星正常运行的目标是一致的吗？有待制订的措施是否应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性质？有待制订的措施应该是多边性质的，并得到适当的参加遵守，这样做是否可取？

上述问题只是参加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的代表们应予解决的根本问题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代表团中的有关专家将在该委员会的论坛上更详尽地阐述这些问题。 我确信，对这些问题的详细审议，将为该委员会的工作指出一个具体而正确的方向。

主席：

我对匈牙利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向会议主席讲的那些热情的话，表示感谢。

按照今天的发言人名单进行的发言到此结束。 此刻还有其他成员愿意发言吗？好，没有了。

现在请让我来谈谈裁军谈判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周将要举行的会议的日程安排。秘书处分发的那张日程表只是原则性的安排，必要时将作调整。 昨天我和附属机构的主席会晤，日程安排是同他协商拟订的。我们交换意见之后认为，也许有必要对会议日程作出进一步安排。 如果重新作出安排，秘书处会把修订的日程表分发给大家。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本会议同意我的安排。

就这样决定。

根据本周的日程安排，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在这次全体会议结束之后，裁军谈判会议将紧接着举行非正式会议，专门讨论议程项目2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实质问题。

在宣布这次全体会议休会之前，我想告知裁军谈判会议，21 国集团已请求将就载于文件 CD/515/Rev.3 的议程项目3的特设委员会的任务草稿分发给与会

代表，以便在7月28 日星期二举行的下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出决定。 对此我将作出相应安排。 根据目前的惯例，我将在发言名单上的人发言完毕之后，首先是在非正式会议上，然后是在全体会议续会上，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通知。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联络小组B 的协调员，邀请与会代表团于1987年7月23 日星期四下午4时在1号房间，就联络小组B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进行非正式磋商。

鉴于今天没有其他事情要做，我想宣布会议休会。裁军谈判会议的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28 日星期二上午10 时举行。 这次全体会议到此休会。

中午12时25分散会。

DOCUMENT IDENTIQUE A L'ORIGINAL

DOCUMENT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